



太平廣記

(第六冊)



中國古典名著
青苹果電子圖書系列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六册

卷一百二十六——卷一百五十

目

录

第六册

第一百二十六卷 1

●报应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刘毅 张和思 梁元帝
奚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霸
曹惟思 邢璠 万国俊 王瑶 陈岷
萧怀武 李龟祯 陈洁

第一百二十七卷 25

●报应二十六

苏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
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
昙畅 午桥民 卢叔敏 郑生

第一百二十八卷 45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
宗谅 蔡阳氏

第一百二十九卷 62

●报应二十八 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
荆 杜疑妾 后周女子 张公
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

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
严 晋阳人妾

第一百三十卷 83

●报应二十九 婢妾

竇凝妾 严武盗妾 绿翘 马
全节婢 鲁思鄆女 鄂州小将
金卮

第一百三十一卷 102

●报应三十 杀生

田仓 临海人 陈甲 麻姑 谢
盛 李婴 许宪 益州人 章安
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
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第一百三十二卷 129

●报应六三十一 杀生

王将军 姜略 贺悦 李
寿 方山开 王遵 李知
礼 陆孝政 果毅 刘摩
儿 店妇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第一百三十三卷 151

●报应三十二 杀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棱 王洞微 孙季贞 崔

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
子 章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贞 僧秀荣 毋乾
昭 李绍

第一百三十四卷 176

●报应三十三 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
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
先 童安珩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
言

第一百三十五卷 201

●征应一 帝王休征

帝尧 周武王 越王 临洮长
人 汉高祖 陆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燕 晋武帝 晋
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
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
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
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
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
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
蜗牛

第一百三十六卷 230

●征应二 帝王休征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
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
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郢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王 晋高祖 伪
蜀主舅

第一百三十七卷 252

●征应三 人臣休征

吕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应
枢 袁安 陈仲举 张承 张
氏 司马休之 杜慈 武士护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贾隐林 张
子良 郑纲

第一百三十八卷 275

●征应四 人臣休征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
孺 王智兴 牛师 杜中立
李蟠 马植 高骈 孔温裕
孙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
远 张箴 齐州民 朱庆源

第一百三十九卷 298

●征应五 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

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
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
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蟆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
俭 太白昼见

第一百四十卷 324

●征应六 邦国咎征

大星 火灾 水灾 僧一行
汪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
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第一百四十一卷 338

●征应七 人臣咎征

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第一百四十二卷 352

●征应八 人臣咎征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
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
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鷟
唐望之

第一百四十三卷 367

●征应九 人臣咎征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
佺 黑齿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暉 宋善威 李处鉴 曲
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王儼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第一百四十四卷 394

●征应十 人臣咎征

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涯 王潜
韩约 王氏 王哲 杜牧
卢献卿 卢骈 封望卿 崔彦
曾 崔雍 庞从

第一百四十五卷 415

●征应十一 人臣咎征

李钧 高骈 钜鹿守 陕
师 严遵美 成汭 刘知
俊 田頔 桑维翰 钟傅
顿金 湖南马氏 王慎
辞 安守范

第一百四十六卷 431

●定数一

宝志 史溥 耿询 尉迟敬德 魏征 娄师德

王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碍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第一百四十七卷 454

●定数二 田预 王峻 高智周 王儼 裴仙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第一百四十八卷 477

●定数三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琯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第一百四十九卷 491

●定数四 曲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第一百五十卷 510

●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祎 裴谕 李揆 道昭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刘毅 张和思
梁元帝 奚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霸 曹惟思 邢璠
万国俊 王瑶 陈岷 萧怀武
李龟祯 陈洁

程 普

程普，字嘉谋，吴孙权将也，领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尝杀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热，百余日便死。（原阙出处，今见《三国志·吴志·普传》裴注引《吴书》）

程普，字嘉谋，是吴国孙权的大将。封为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曾经杀死了叛军几百人，都把他们投入火里烧了。当天程普浑身病热，一百多天就死了。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晋庐江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戮。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马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徙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下明抄本作可。）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导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颡，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自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疾，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由黄泉。”经宿死。（出《还冤记》）

羊聃，字彭，是晋朝庐江的太守。为人性情刚硬粗暴。依仗和朝廷有姻亲的关系，非常放纵。只要因极小的怨恨，就立即将他加刑杀死。征西大将军庾亮，用囚车押送羊聃把全部的罪状禀报了朝廷。右司马上书羊聃杀了郡里的大将官吏以及老百姓简良等二百九十多人，降职流放了一百多人，应当受到“死刑”的刑罚。但依照“八议”请示赦罪。显宗下诏说：“此事是从古到今所没有的，这个可以忍受，那么，什么不可以忍受？有什么“八议”，应下狱叫他自尽。”羊聃的哥哥子贲先是娶了南郡公主，因为羊聃的事自己上表请求解除婚姻，皇帝没有允许。琅琊孝王的妃子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苦苦替聃求情。于是司徒王导上奏说：“羊聃罪过不容宽恕，应当处以重法。但是山太妃担忧伤感得了重病。陛下蒙受太妃的恩情，应当饶恕羊聃一命”。于是皇帝下诏书说：“太妃只有这一个舅舅，这样直言相求到了口吐鲜血的地步，忧虑的心情十分深重，我自幼受苦。受太妃抚育之恩，就象亲生的母亲。假如太妃不能忍受难忍的痛苦，以致出了什么意外，我也没有脸面活着，现在就赦羊聃死罪，来安慰太妃渭阳的大恩。”于是将羊聃废去爵位做了老百姓。过不久，羊聃病的厉害，眼前常看见简良等说：“冤枉难道可以忍受吗？现在来取你到黄泉来。”经过一宿羊聃就死了。

刘毅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儿庆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弥羸瘦。当毅发扬都时，多有争竞，欺凌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后，夜单骑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报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主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吒出寺，因上大树，自缢而死。（出《还冤记》）

南朝宋高祖平定了桓玄后，用刘毅做抚军荆州刺史。刘毅到荆州，就杀了牧牛寺的寺主。说藏匿桓家的儿子庆做和尚。并杀死四个僧人。后来梦见这里的和尚来说：“你为什么屈枉地杀死我们！我们已经禀告了天帝，恐怕你也活不多久了。”刘毅因此就得了重病不能吃东西。一天天瘦弱。当刘毅发兵扬都时，有许多争论，刘毅侵犯凌辱宰辅，宋高祖因此派人讨伐他。刘毅被打败后，夜里独自骑马突围投奔牧牛寺。和尚说：“抚军从前屈枉地杀死了我们的师傅，我们修道人从

无报仇的道理，可是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主师多次显灵，说天帝要处死抚军，在寺院杀掉。”刘毅便慨叹地走出寺院，在大树上，上吊死了。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断狱囚，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锁桎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破胆丧魂，号生罗刹。其妻前后孕男女四人，临产即闷绝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锁，手脚并有肉桎束缚，连绊堕地。后和思为县令，坐法杖死。

北齐张和思，审狱中的囚犯，不问善恶贵贱，一定要使囚犯遭受枷锁刑具的惩罚。囚犯痛苦到了极点。每当看到他，就吓得胆破魂飞。给他起外号叫活着的魔鬼。张和思的妻子前后生了男女四人，临产前就闷绝的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着，手脚都有肉链子束缚着，连着肉拘系着一起落地。后来张和思做县令，因为犯法用杖刑被打死。

梁元帝

后周文帝宇文泰，初为魏丞相。值梁朝丧乱，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在荆州，遣使通和，礼好甚至，与泰断金立盟，结为兄弟。后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犹人臣，颇行凌侮。又求索无厌，乃不惬意，遂遣兵袭江汉，虏系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纳茹茹主郁久闾阿那坏女为后，亲爱殊笃。害梁主之明年，坏为齐国所败，因率余众数千奔魏。而突厥旧与茹茹怨仇，即遣饷泰马三千匹，求诛坏等。泰许诺，伏突厥兵马，与坏宴会，醉便缚之，即日灭郁久闾姓五百余人。茹茹临死，仰天而诉。明年冬，泰猎于陇右，得病，见孝元及坏为祟。泰发怒肆骂，命索酒食与之，两月泰卒。

北周文帝宇文泰，当初担任魏丞相，正赶上梁国丧乱，梁孝元帝做了湘东王，当时在荆州。元帝派使者与魏讲和，双方表示友好以礼相待，并和文泰断金立盟，结成了兄弟。后来平定了侯景，孝元帝即位，文泰处在臣子的地位，而欺凌侮辱，而且索取没有止境，但他仍不满意。于是派兵袭击江

汉，俘获了朝官和老百姓一百四十万口，并且杀害了孝元帝。另一件事是魏文帝先娶了茹茹王郁久闾阿那坏的女儿做妻子，他们十分亲爱。文泰杀害梁孝元帝的第二年，阿那坏被齐国打败。于是率领剩下的数千人逃奔魏，而突厥过去和茹茹有仇怨，就派人给文泰三千匹马，求请文泰杀了坏等人，文泰答应了。他埋伏下突厥兵马，与坏宴会，等坏酒醉后就将他捆绑了。第二天杀了郁久闾百姓五百多人。茹茹临死时仰天控诉。第二年冬天，文泰在陇右打猎，得了重病，看见了孝元帝和坏向他索命，文泰发怒肆意漫骂，命人拿酒食给他，两个月文泰就死了。

窦轨

唐洛州都督鄯国公窦轨，太穆皇后三从兄，性刚严好杀。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之：冬月无瓜，轨曰：“一盘好瓜，何谓无耶？”即而惊视曰：“非瓜，并是人头。”轨曰：“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唐洛州都督鄯国公窦轨，是太穆皇后的叔伯哥哥。他性

情刚烈十分厉害，并且喜欢杀人。做益州行台仆射，杀死了许多将士，并且杀害了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他在洛阳病得厉害，忽然说：“有人给我送瓜来。”左右的人告诉他说：“冬月没有瓜。”窦轨说：“确实是一盘好瓜，为什么说没有呢？”不一会又惊恐地看着说：“不是瓜，都是人头。”窦轨说：“是跟我要命来了。”又说：“快扶我起来见韦尚书。”说完就死了。

武攸宁

唐建昌王武攸宁，任（明抄本“任”作“别”。）置勾任，（明抄本“任”作“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唐建昌王武攸宁，另外设置了“勾任”，法外胡乱征收财物，百姓被逼的倾家荡产的十家就有九家。老百姓向苍天诉苦，满路上的人都长吁短叹。武攸宁建筑了一百多步长的大库二百多间，将所征收来的东西都贮存在那里面。后来天火

烧了大库，东西被烧得一干二净，百姓无不痛恨咒骂。武攸宁不久得了脚肿病，脚肿得像瓮粗。他酸楚疼痛的不能忍受，几个月后就死了。

崔进思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恃郎中孙尚容之力，充纲入都，送五千贯，每贯取三百文裹头，百姓怨叹，号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风船没，无有子遗。家资田园，货卖并尽，解官落职，求活无处。此所谓聚敛之怨。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依仗郎中孙尚容的力量，押送进贡的金钱去京都。送去五千贯，每贯里另收三百文作路费。百姓怨恨叹息，哭天号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风，沉了船，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为了赔偿，家里的财产田园全部卖光，被解除了官职，落到无处求生的下场。这就是所说的横征暴敛的报应。

祁万寿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性好杀人。县官每决罚人，皆从索钱，时未得与问，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胜数，囚徒见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称心，即就狱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扭，或无口鼻，或无手足，生而皆死。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天生喜欢杀人。每当县官判决处罚人的时候，他都跟着要钱，还没有送到以前，就拿粗木仗打犯人，象这样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囚徒们看见他，都丧魂落魄。对哪个犯人稍微不称心的，就立刻到狱中打他，让他痛苦到就要死的程度。祁万寿的妻子生孩子，有的脖子上缠绕着肉链；有的手脚带着肉的镣铐；有的没有口鼻；有的没有手脚。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杀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经月患重，台官问疾，见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数百鬼，遍体流血，攘袂缺齿，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绯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许时？’答曰：‘比缘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搅之，曰：“大快”。家人走问之，曰：“御史孙容师刺我。”其子经御史顾琮讼容师，琮以荒乱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师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终，皆不知其所以。司勋郎中张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问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身死，百姓皆欢，三庆也。”天后笑曰：“霸见憎如此耶！”

唐侍御史郭霸，上奏杀死了宋州三百多人，因此突然得五品官。正月患重病，台官去探视病情，看见一个老巫婆说：“郭公的病不能救了。有几百个鬼，遍体流血，扬起袖子，呲牙咧嘴都说不能放他。有个穿青绿色衣服的人吆喝穿红色衣服的人说：“早应当抓他去，为什么要这么久？”回答说：“他

遭的罪还不够他得到五品官时所作的恶，不应让他马上死。”不一会郭霸用刀子刺自己乳下，在里边乱搅，说：“非常痛快。”家里人跑去问他，他说：“御史孙容师刺我。”他的儿子经御史顾琮诉讼容师杀人，顾琮说他的理由荒谬没有根据就没有受理。那天夜里，郭霸死了。孙容师也在第二年六月在郭霸死的那天死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勋郎中张元一说：“从春天干旱，至郭霸死了雨水充足了。天后问：“外面有什么事？”元一说：“外面有三庆。天旱降雨，是一庆；中桥建成为子孙万代造福，是二庆；郭霸死了百姓都高兴，是三庆。”天后笑着说：“郭霸被憎恨到这种地步了吗？”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当章仇兼琼之时，为西山运粮使，甚见委任。惟思白事于兼琼，琼与语毕，令还运。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琼，请留数日。兼琼大怒，叱之令出，集众斩之。其妻闻之，乘车携两子与之诀，惟思已辮发束缚，兼琼出监斩之。惟思二男叩头乞命，来抱马足，马为不行，兼琼为之下泣云：“业已斩矣。”犹未释。郡有禅僧，道行至高，兼琼母师之。禅僧乃见兼琼曰：“曹法曹命且尽，请不须杀，免之。”兼琼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卢府长史事，

赐绯鱼袋，专知西山转运使，仍许与其妻行。惟思至泸州，因疾，梦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负心杀人甚多，无分毫善事，今冤家债主将至，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两子为僧，家中钱物衣服，尽用施寺，仍合家素餐，堂前设道场，请名僧，昼夜诵经礼忏，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当死矣。”惟思曰：“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酱食之，即能餐矣。”既觉，具言其妻，妻赞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场转经，且食羊肝，即饭矣，如是月余。晨坐，其亡母亡姊皆来视之，惟思大惊，趋走迎候。有一鬼子，手执绛幡前引，升自西阶，植绛幡焉。其亡姊不言，但于幡前下俚，傲傲不辍。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杀人无数，今冤家欲来，吾不忍见汝受苦辛，故来视汝。”惟思命设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毕，与姊皆去。惟思疾转甚，于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场中，昼日眠觉。有二青衣童子，其长等焦侥也，一坐其头，一坐其足。惟思问之，童子不与语。而童子貌甚闲暇，口有四牙，出于唇外。明日食时，惟思见所杀人，或披头溃肠，断截手足，或斩首流血，盛怒来诟惟思曰：“逆贼与我同事，急反杀我灭口，我今诉于帝，故来取汝。”言毕升阶，而二童子推之，不得进，但谩骂曰：“终须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余，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惧，与妻子别。于是死者大至，众见惟思如被曳状。坠于堂下，遂卒。惟思不藏人也，自千牛备升为泽州相州判司，常养贼徒数十人，令其所在为盗而馆之。及事发，则杀之以灭口，前后杀百余人，故祸及也。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在章仇兼琼当郡守时，做西山运粮使。兼琼对他很信任。惟思向兼琼禀告事情，兼琼和他说完，命令立刻运输。惟思妻子生孩子有病，于是把情况告诉兼琼，请求留几天。兼琼大怒呵叱他，让他出去，集合众人宣布杀他。惟思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坐车带着两个孩子和他诀别。惟思已披头散发被捆绑着。兼琼出来监斩。惟思两个儿子跪地磕头乞求饶命，上前抱住马脚，马不能走。兼琼为此也哭了说：“就要杀了”，只是不想释放。郡里有个和尚，道行非常高，是兼琼母亲的师傅，和尚于是去见兼琼说：“曹惟思没有几天活了，不必你来杀他，不如让他自己死。”兼琼于是放了惟思。第二天，派惟思去卢府做长史的差事。赐给他绯红色的鱼袋，专任西山转运使。并且允许与他妻子同去。惟思到了卢州就得了病。梦见一个和尚告诉他说：“曹惟思一生当中违背良心，杀人很多，没有做一点好事。今天冤家债主将到了。怎么办呢？”百般哀求祈祷，和尚说：“你能让两个儿子做和尚，将家中所有的钱财衣物都施舍在寺院里，全家还要吃素，在堂前设置道场，昼夜不停地念经，恭敬地忏悔，可以延长一百天的寿命。如做不到，立刻就要死了。”惟思说：“这些事情都很容易，只是苦于不能吃素怎么办？”和尚说：“拿羊肝水浸泡，加上椒酱吃它，就能吃了。”醒了以后，把梦中的事情都告诉了妻子。妻子很同意。立即让两个儿子做了和尚，又象说的那样设置了道场不停地念经，并且吃羊肝当饭。象这样一个多月，一天早晨，他的死去的母亲和姐姐都来看他，惟思非常惊讶，走上前去迎候，有一小鬼，

手里拿着红色的旗子在前面，从西面台阶升起，树起了红色的旗子。他死去的姐姐不说话，只在旗帜下面跳舞，象喝醉酒那样跳个不停。他的亡母哭着说：“惟思活着不知罪，杀人无数，现在冤家都要来，我不忍心看见你受苦，所以来看你。惟思让人摆设上祭祀母亲的东西，母亲吃了。他姐姐跳舞一刻不停，不说一句话。母亲吃完了就和姐姐都离开了。惟思病得更严重了，于是羊肝也不吃了，经常趴在道场中，整天睡觉。有两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长的非常矮小，一个坐在他头上，一个坐在他脚上。惟思问他们，童子不和他说话。童子的表情很悠闲，口里有四棵牙，都露在嘴唇的外面。第二天吃饭时，惟思看见了他所杀的人，有的披散着头发烂了肠子截断了手脚，有的被砍去了头流着血，都充满愤怒来见惟思，说：“逆贼与我们一起做事，情况危急反到杀我们灭口，我们现在已对上帝控告了，所以来拿你。”说完就升上台阶，两童子推他们，不让进去。但谩骂说：“你是死定了”惟思知道不能免，把作的恶事全承认了。象这样被惟思杀的人每天都来，都被童子所推，不能到惟思跟前。一个多月，忽然两个童子失踪了，惟思非常恐惧，和妻子儿子告别，于是死的人都来了。大家看见惟思象被拽着的样子坠落到堂下就死了。惟思不是好人，从干牛备升做泽州相州判司以来，常养几十个贼徒，让他们到处偷窃而给他们住处。等事情要暴露了，就杀了他们灭口。前后共杀了一百多人。因此报应就来了。

邢璠

唐邢璠之使新罗也，还归，泊于炭山。遇贾客百余人，载数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牙犀之属，直数千万。璠因其无备，尽杀之，投于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惧人知也，则表进之，敕还赐璠，璠恣用之。后子綽与王鉷谋反，邢氏遂亡，亦其报也。

唐邢璠出使新罗回来时，船停在炭山，遇到了一百多个商人。他们装载几船货物，都是珍珠翡翠沉香象牙犀牛角之类的东西，价值几千万。邢璠趁他们没有防备，把他们全杀了，尸体投到了海里，把这些货物全都据为己有。回到京城，怕人知道，就表示要送给皇帝。皇帝下诏赐给邢璠。邢璠任意地使用它。后来他儿子邢璠和王鉷共同谋反，邢璠全家都被朝廷诛杀，这也是他的报应啊。

万国俊

唐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出身，残忍为怀，楚毒是务。奏六道使，诛斩流人，杀害无数。后从台出，至天津桥南，有鬼满路，遮截马足，不得前进。口云：“叩头缓我。”连声忍痛，俄而据鞍，舌长数尺，遍身青肿。舆至宅，夜半而卒。

唐朝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家庭出身，为人残忍，处事阴险狠毒。曾上奏告六道使，诬陷被流放的人，杀人无数。有一次从衙门外出，到天津桥以南时，发现满道都是鬼，拦挡马腿不能前进。他口中还说：“给你磕头，饶了我”喊声悲惨痛苦，不一会又按着马鞍，把舌头伸出几寸长，全身都青肿了。把他用车运回住所，半夜就死了。

王瑶

会昌中。有王瑶者，白云：远祖本青州人，事平卢节使。时主公姓李，不记其名，常患背疽，众医莫能愈。瑶祖请以牲币祷于岱宗，遂感现形，留连顾问，瑶祖因叩头泣血，愿垂矜悯。岳神言曰：“尔之主师，位居方伯，职在养民，而虐害生灵，广为不道，淫刑滥罚，致冤魂上诉。所患背疮，盖鞭笞之验，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无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见主公，洎归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瑶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于主公夫人，云：“何以为验？”瑶祖曰：“某当在冥府之中，亦虑归之不信，请谒主公，备窥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圆寸余，以授某曰：‘尔归，将此示吾家。’具衣袂见在。”夫人得之，遂验临终服之衣，果有裁裂之处，疮血犹在，知其言不谬矣。（出《耳目记》）

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个名叫王瑶的人。自己说：祖上本是青州人，曾在平卢节度使麾下作事，当时他的主公姓李，记不得姓名了，背上经常长疮，很多医生都不能治好。王瑶的祖辈请求用供品到岱岳庙去祈祷。于是感动了泰山神。现出

原身来查问，王瑶的祖辈就叩头并哭出了血，请求泰山神能发发善心。泰山神说：“你的祖师位居高官，本应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他残害生灵，做了很多坏事，乱施刑罚，致使冤魂告状。所患的背疮病就是在阴曹地府被鞭打的结果，一定不会好，上天的责罚，没有办法宽恕他。”王瑶的祖辈要求拜见一下主公。等他回到了青丘，主公已经死了。王瑶的祖辈就把在泰山所看见的事，都告诉了主公夫人，夫人说：“凭什么来证明你说的是真事呢？”王瑶的祖辈说：“我在冥府里，也怕回来你们不信，就请求拜见了主公，看见他全身绑着绳索。主公就撕下一块贴身的衣袖，大约有一寸见方，交给我说：‘你回去，把这块衣袖给家人看。’现在衣服袖子还在。”夫人得到衣袖后，就检验主公临终所穿的衣服，果然有撕裂的地方，背疮流的血还在。知道他说的不是假话啊。

陈岷

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岷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岷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岷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岷

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岷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悼惶。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岷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

闽王审知刚刚占领晋安，开府以来，要办的事很多，经费不足，孔目吏陈岷献计，请求让有钱的富人充当“和市官”。于是就任意向他们征收索取，却给他们很少酬金。有钱的富人都怨恨他。陈岷由于这样很受宠爱，被提升为支计官。过了几年，有两个官吏，拿着文书到陈岷住的乡里，问陈岷家住在哪里，人们问是要干什么，回答说：“他献计设立和市官，由于这个原因倾家荡产的很多。凡倾家荡产的人的祖先，都向水西大王告状，大王派我们来追究的。”陈岷正有势力，人们都害怕他不敢说。第二天陈岷从府里骑着马回来，急忙召集家里人，准备斋饭摆上祭典，神色彷徨疑惧。这天，乡里又看见二个官吏去陈岷家，于是陈岷突然死了。当初审知起事，是他的哥哥潮首倡的。等到审知占据闽中，就给潮立了个庙在水西。因此世人叫他水西大王。

萧怀武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与己不相协，及积金藏镪之夫，日夜捕逐入院，尽杀之。冤枉之声，闻于街巷。后郭崇韬入蜀，人有告怀武欲谋变者，一家百余口，无少长戮于市。（出《王氏见闻》）

伪蜀有个寻事团，也叫中团。由小院使萧怀武主持，相当于军巡的职务。怀武指挥这个团捕捉贼盗，年头多了，因此官位很高，搜刮了巨万的钱财。住宅宏伟仅次于王侯，歌妓美女是当时第一流的。所管辖的中团有一百多人，每人又

都蒙养了十多个属于自己的部下，时而聚时而分，人们不能辨别，就管他们叫“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人，以及作小生意的小孩这些人，都是中团的“狗”。百姓互相间偶尔有说牢骚话的人，官中没有不知道的。还有的分散在州郡以及达官贵人家当厨师、当马夫、驾马车、拉乐器的，都是中团的“狗”。无论是公家的还是个人的事情，没有不立刻传达到怀武那里的，因此人们都心里怀有恐惧，常常怀疑自己的身边知近的人都是“狗”。怀武杀人不知道有多少，刚刚灭蜀，有与自己不协调的，以及积金藏钱多的那些人，日夜不停地加以逮捕，并全把他们杀掉。喊冤叫屈的声音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后郭崇韬进入四川，有人告发怀武想要谋反叛变，怀武一家一百多口，不分老少全部被杀。

李龟祯

乾德中，伪蜀御史李龟祯久居宪职。尝一日出至三井桥，忽睹十余人，摧头及被发者，叫屈称冤，渐来相逼。龟祯畏惧，回马径归，说与妻子。仍诫其子曰：“尔等成长筮仕，慎勿为刑狱官，以吾清慎畏惧，犹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乾德年间，伪蜀御史李龟祯，长久地担任司法官员。有一天，他出去，走到三井桥，忽然看见十多人。他们破了头的，披着发的，喊冤叫屈，渐渐向他逼来，龟祯十分震惊害怕。调回马头直奔家中向妻子孩子讲了这件事。于是告诫自己的孩子说：“你们长大出外做官，千万不要做刑狱官。凭着我清白谨慎胆小怕事，还有被冤枉的，现在后悔怎么能来得及呢？”从这以后，得病而死。

陈洁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谳刑定狱，尝以深刻为务。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螬子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

伪蜀御史陈洁，天生凶恶狠毒。审判处理案件，曾经把严酷做为规范。十年里，经他手判处死刑的有上千人。因避

暑，到亭子里，看见一个长腿的小蜘蛛挂着丝在面前，他伸手去接，突然变成了大蜘蛛咬住他的中指，甩落到台阶下面，就变成一个厉鬼，说：“来要你的命。”陈洁惊讶害怕的不得了。手指渐渐变成了疮，痛苦极了。十天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氏 卢叔敏 郑生

苏 娥

汉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广”信原作“信广”，据下文及明抄本改。“理”明抄本作“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

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臂欲汙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诛，上报听之。（出《还冤记》）

汉朝时何敞任交趾刺史。有一天到了苍梧郡高要县，晚上住在鹄奔亭。还没有到半夜，见有一女子从楼下走出来，自己说：“我姓苏名娥，字始珠。原来是广信县修里人。很早就失去了父母，又没有兄弟，丈夫也早死了。家中有各种丝绸一百二十疋，以及奴婢一人，名叫致富。因我们孤苦穷困又很瘦弱，不能自己使生活振作起来，想要到临县去卖绸布，就向邻居王大伯租了一辆牛车，价值约一万二千钱。用车装着我和绸布，让致富赶着牛车。在去年的四月十日，来到这座亭外，当时天色已晚，行人已经断绝，我们不敢前行，因此就停留在这里。致富突然肚子痛，我就去亭长家乞讨浆水和火，亭长龚寿听说后就拿着刀和戟，来到车旁，问我说：‘夫

人从什么地方来？车上装的什么？你丈夫在哪里？为什么独自行走？’我回答他说：‘这些不必劳累你来过问了。’龚寿就趁机抓住我的手臂想要污辱我，我不顺从，他就用刀直刺我的肋下，我当时就死了，他又杀了致富，在这个楼下挖了个坑，把我和致富一块儿埋了。取走了财物，并杀了牛、烧了车，把牛骨杠着扔到了这个亭东面的空井里。我死得好惨，无处投诉，所以才来告诉您。”何敞说：“现在要挖掘你的尸骸，凭什么作为验证呢？”女子说：“我全身穿的都是白色衣服，脚上是青丝鞋，还没有腐烂呢。”挖掘出来一看，果然象她说的那样。何敞就派人去抓龚寿，拷问之后全部供认，又到广信县核对，同苏娥说的相同。又收监了龚寿的父母和兄弟等。何敞说龚寿杀人，按一般刑律不至于诛连同族，但是龚寿作恶，隐瞒秘密有一年多了，王法所不能容。而鬼神自己出来控诉，这是千百年来没有的事，请求全部斩首，用来帮助阴间来杀他们，上报后同意何敞的处理意见。

涪令妻

汉王恽，字少琳，为郿县令。之郿亭，亭素有鬼。恽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进。恽以衣与之，进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口，埋

在楼下，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 恽曰：“当为汝报之，无复妄杀良善也。” 鬼投衣而去。恽且召游徼问，即服。收同时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葬之，亭永清宁。（原阙出处，今见《还冤记》）

汉朝人王恽，字少琳，作郿县县令。到郿亭，郿亭经常闹鬼，王恽就住在楼上。到了夜间，有一个女子，自称要诉冤，没穿衣服就自己进来了。王恽就拿衣服给她穿，她上前说：“我原本是涪县令的妻子，在随丈夫赴任途中，经过此亭，亭长带人杀了我家大小十口，掩埋在这座楼下，抢走了衣服和财物。亭长现在是你县的乡官掌巡察缉捕的‘游徼’”。王恽说：“我一定为你报仇，不能让他再杀好人啊。” 鬼放下衣服走了。王恽立即召来游徼审问，他全部招供了，又抓了同时作案的十多人，一起杀了。后来挖出被杀的人，送尸骨回家乡埋葬了，郿亭从此就清宁了。

诸葛元崇

琅琊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赴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丧欲还。覆

门生何法僧贪其资，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父亡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奉迷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麒麟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明日视儿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如发闻。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梦，托二徐验之。徐道立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曰，悉如鬼语。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之，差人送丧还扬都。（出《还冤记》）

琅琊人诸葛覆，南朝宋文帝永嘉年间作九真太守。其家眷全留在扬都居住，只带着长子元崇去赴任。诸葛覆于任内病故，元崇那年才十九岁，护送父亲灵柩回乡。诸葛覆的学生何法僧贪图诸葛家的财产，在送元崇回乡时与同谋把元崇推到水里淹死，瓜分掉诸葛元崇的钱财。元崇的母亲陈氏梦到元崇回来了。并叙述了父亲的死以及自己被害的全部经过，尸骸顺水漂流，怨恨无比，和母亲分别已经一年，现又被害死在外地，含悲饮恨，又向谁去述说呢。长呼短叹不能自禁。又说，因走得匆忙急迫所以疲劳极了，就躺在窗下的床上，把头枕在窗台上。告诉母亲说：“您明天看一下我睡觉的地方，就知道我说的是事实。”陈氏悲痛惊醒，点着火照着儿子睡过的地方，被水浸湿的地方好象人的形状，于是全家号哭，就象发丧一样。当时徐森之刚刚任职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

立是陈氏表姐的儿子，就向他详细说了所做的梦，托付二徐察验此事。徐道立遇到了诸葛覆的丧船，对照其父子死亡的时间，与鬼说的完全相同。就逮捕了行凶的两个人，二人都认了罪，依照法律把他们杀了。后又差人护送死了的诸葛覆的灵柩回扬都。

吕庆祖

宋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庆祖自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贷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便斋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谓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全。”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奴教子畦畴不理，许当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啮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颈，曳著后门。初见杀时，从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执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著壁。”言卒而遂灭。无期具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伤破，录奴诘验，承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头如被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出《还冤记》）

宋朝永康人吕庆祖，家产很富，平时派一名叫教子的奴仆看守家园，庆祖自顾办自己的事，有一天忽然被人杀害。同族中有个弟弟名叫无期，以前曾向庆祖借过钱。大家都说庆祖是被无期杀害的。无期便拿着酒菜到庆祖的灵柩前祷告说：“你遭到这样惨死，都说是我干的，请你魂魄显灵，让别人知道谁是凶手。”回来后，到了三更天，看见庆祖来说：“近日察看家园，见我的仆人教子不整理田舍，我就说要狠狠地惩罚他，他就用斧子砍我的后背，并用帽子堵我的嘴，我趁机咬住他的三个手指，都被我咬碎了。他又拿刀刺我的脖颈，拉扯着到了后门。当初我被杀时，其它仆人也有在场的，只是和他不一样，他是杀我的主犯。教子现在想要逃跑，我把他的头钉在墙上。”说完就不见了。无期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了庆祖的父母，他们暗中到教子的房里，看到墙上果有一把头发，是用竹签钉上的，又看教子的手指头，也真的受伤了。抓住这个奴仆审问，他全部认罪了。又问他，你既然反叛了主人，为什么不逃走呢？教子说：“我的头好象被人拽住了似的，想要逃却逃不掉。”大家见人事相符，就杀了教子连同他的两个孩子。

元徽

后魏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舍宅为宣中寺，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购徽，乃斩徽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悬祖仁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捶之，问得金及马。而祖仁死，时以为祸报。（出《广古今五行记》，明抄本作《伽蓝记》及《还冤记》）

后魏庄帝永安年间，北海王元顥攻入洛阳，魏庄帝向北逃走，城阳王元徽献出自己的宅园作宣中寺，随着皇帝出逃。后来尔朱兆活捉了庄帝，元徽只好投奔前洛阳县令寇祖仁。寇祖仁听说尔朱兆悬赏提拿元徽，就杀了元徽把首级送给尔朱兆。尔朱兆梦到元徽说：“我有白银二百斤，一百匹马，现在寇祖仁家，你可以去取来。”尔朱兆就把寇祖仁的头吊在大树上，用大石头坠着他的脚，用鞭子打他，问他白银和马都放在哪里了。就这样寇祖仁被活活打死，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作恶的报应。

李义琰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诣县陈情。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夜，义琰据案俛首，不觉死人即在，犹带被伤之状，云：“某乙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验，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寻觅。”义琰即亲往，果如所陈，而仇家始具款伏。当闻见者，莫不惊叹。（出《法苑珠林》）

唐朝陇西有个叫李义琰的人，在太宗贞观年间，任华州县尉。华州县忽然失掉一个人，没有人能知道他到那里去了。这家的父亲和兄长都怀疑是与他们家有仇的人家害的，就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了。义琰接受了这个案子，但不能做出决断。夜间点上灯烛，细细的追问。到了深夜低头伏在桌子上，不知不觉看见死人来了，好象还带着被打伤的样子，那人说：“我是被某人打死的。又把我扔到一个井里，您应该早去验证，不这样的话，恐怕被移到别的地方，以后就不好找了。”义琰听了他的话后立刻亲自前往巡视，真的象鬼在梦中所说的那

样。这时，那个和死人有仇的人家才认罪伏法。当时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惊叹的。

岐州寺主

唐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于厕中。寺僧不见都维那久，遂告别驾杨安共来验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贞观十三年，岐州城里有个寺主，同都维那不和，于是就杀了都维那，尸体肢解为十二块，扔到厕所里。寺内的众僧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都维那了。就告诉了其衙里的别驾杨安共来验查，但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杨安共要走，众僧都来送他，这时忽然发现寺主左臂的袈裟上，有些血迹，杨安共就追问他，寺主说：“都维那被杀那天晚上，我没有穿袈裟，有他的鲜血，恐怕是诸位神佛和菩萨显灵的结果。”最后寺主伏法被杀了。

馆陶主簿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当去之时，佐使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欵。至岁暮，妻梦，具说被杀之状，兼言所盗财物之处。妻乃依此诉官。官司案辨，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尝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出《法苑珠林》）

唐朝冀州馆陶县的主簿姓周，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高宗显庆年间，他奉命到临渝关牙市办事。当他去的时候，有两个助手跟从他去。周主簿带的钱财稍多些，两个人见钱生恶心，就用土袋子把主簿压死，所带的钱财全部被盗走，只剩下了随身穿的衣服而被埋葬。到了年底，主簿的妻子做了个梦，主簿向她说了被害的全部经过，又提到了被盗去的财物现在藏的地方。周的妻子凭这梦中的情景报告官府。官府立案分析审理，得到了全部实情，并起出了被盗去的钱财，那两个人都因犯法而被处死。相州智力寺的和尚慧永说，他曾

亲眼见到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这件事。

僧昙畅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讲。夜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一练。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子，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其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披持弓箭，乘马趁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乾封年间，京城西明寺的和尚昙畅，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骡子去岐州棱法师处听讲。途中遇上个人，穿戴着破旧的衣帽，手中掐着念珠，自己说是贤德的人，叫五戒，晚上到马嵬店住宿。五戒拜佛念经至半夜不停。昙畅以为五戒精练到如此地步。四更天，就一齐出发。离开旅店十多里，五戒忽然从袖子里拔出一把两刃刀刺杀昙畅，那奴仆跳下马钻进草地跑了。五戒骑着马驮着东西也立刻离开了。店主人还

没有醒，梦见晁畅告诉说：“昨夜五戒杀我。”不一会，奴仆跑到，告诉店主，就象梦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同时住宿的三卫子，带着弓箭，骑着马追赶了四十多里，用弓箭逼住他，五戒立刻下马乞求饶命。就捆绑着送到县里杀了他。

午桥民

唐卫州司马杜某尝为洛阳尉，知捕寇。时洛阳城南午桥，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厅事，忽有一人为门者所执，狼狈至前。问其故，门者曰：“此人适来，若大惊恐状，再驰入县门，复驰出，故执之。”其人曰：“某即杀午桥人家之贼也，故来归命。尝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财物数百千，恐事泄，则杀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不疑。将财至城，舍于道德里，与其伴欲出外，辄坎轲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熬其心肺，痛热发狂。因为诸火遮绕，驱之令入县门，及入则不见火，心中火亦尽。于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备言之。由是命尽取其党及财物，于府杀之。（出《纪闻》）

唐朝卫州司马姓杜曾任洛阳县尉，主管捕捉盗贼。当时洛阳城南的午桥，有一家失了火，这家的七口人都烧死了。杜县卫正在办公，忽然看见有一个人被门卫抓住，样子非常狼狈来到面前。杜县尉问是什么缘故。门卫报告说：“这个人才来的时候，好象受很大的惊恐的样子，再次跑进县衙门，又很快地跑出去，所以我就把他捉住了。”那个人说：“我就是杀午桥人家的坏人，所以来自首。”原来同伙的有五个人，一同抢劫了那家人家，抢得财物有几百千钱，恐怕事情被人发现，就杀了他们全家人，放火烧了房子，好象自己烧死的，好叫别人不生疑。把钱财送到城内的道德里藏起来，和同伙想要逃到外地，但道路不平坎坷绊绊不能走，今天从道德里往南逃，忽然看见天上有六七团火，大的象葫芦，小的象酒杯，遮挡在他们前面，不能南逃，因此又往北跑，又有小火团直接进入心中，烧到心腹，又痛又热发了狂，又因好些火团遮饶着他，驱赶着他让他进县衙门，等到进了县门就看不见火了，心中的火也没有了，于是又跑出衙门，那些火团又全在空中，遮拦着不让他跑出，他自知不能幸免，所以才全部招认供出了。由此杜县尉命人全部抓获其同伙并缴获了全部财物，在县衙把他们杀了。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缙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遂自缙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紫衣人，擎小幘，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侣，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已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十数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时缙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

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某见其囊中书，谓是绫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疋耳。自此以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乎！”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出《逸史》）

唐朝的卢叔敏，住在缙氏县，就是已故的太傅文贞公崔祐甫的表侄。当时祐甫刚当上宰相，有信给卢生，让他进京考举人。卢生就从缙氏县奔赴京城。他的行李很少，有一头驴，驮着两个布袋。有一个才十多岁的小书僮。刚从县城出发，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拿着个小包袱，与卢生同行。自己说是送状子进京城，言谈举目很谨慎，卢生因为奴仆太小，很愿意和他作伴，那人也帮卢生扶鞍解蹬，一路上帮了不少忙。每次到了旅店，卢生一定要分些茶酒给他吃，那紫衣人也很领情。到鄂岭，起早走出十多里，天才亮。紫衣和小童仆赶着驴在后面走。忽然听到后面有呼叫声。小童说紫衣人打了他。卢生说：“小奴有什么过错只管说，我一定要教训他，你何必随便亲自打他呢？”说完，只见紫衣人从怀里抽出刀，刺破了小童的肚子，肠子和血都流出来。卢生害怕逃跑，开始还骑着驴，跑了十多步，发现紫衣人在后面紧追，慌忙丢掉了驴和鞋，又跑了十多步，紫衣人追上来，用刀把他刺倒，

和小童仆一块儿死在岭上。那时缙氏县的县尉郑楚相，和卢生是表兄弟。这天早晨起来，在厅堂中忽然困倦睡着了，梦到卢生披散着头发，满脸是血，对县尉说：“我已经被贼人杀了。”县尉因此询问详情。卢生说：“我死得太冤枉了，但是这个贼人现在还没有抓到。”说着就牵了一头白牛，这牛跛着左腿。卢生说：“表兄要记住这条牛，明年八月一日天亮时，贼人要从河中府与他的同伙卖牛来，从这里经过，进西城门，最后面那个赶着这条牛的人就是杀我的人。”郑县尉惊醒，于是说给同僚们听，第二天，州府通牒下令捉拿贼人，才知道卢生真的被贼人杀害了。在书袋里找到了崔宰相的一封信。河南府尹下令捕捉凶犯很急迫，但是一点踪影也没有。到了第二年七月末，郑县尉同县宰商量，直到快天亮，在西城城外埋伏下弓箭手，郑县尉亲自领了些人，埋伏在路边，直到太阳刚刚出来，果然有一些从西边赶着牛来的人，后面有一条白牛跛着腿，走得慢，赶不上大队，有一个人赶着它。这头牛就是郑楚相在梦中牵着的那头，于是就抓获了那人，还有同伙的六七个人也全都抓到了，赶着跛牛的人，就是杀卢生的贼人。审问后他全部供认。又说：“这位先生对我有恩，但我把他口袋里的书，错误的认为是绸缎，于是劫杀了他，等我打开那些布袋，才知不是绸缎，只得到两匹绸布罢了。从那时起到现在，经常仿佛看见这个年轻人在我的身旁，这件事如果不泄露，我都要去死，现在已经被捉到了，还敢隐瞒吗？”他就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和同伙的那些人一同死在刑场。

郑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趫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得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

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出《宣宝志》）

唐朝荥阳人郑生，擅长骑马射箭，凭勇敢强悍矫健敏捷而闻名，家在洛阳郊区。有一天乘着酒醉，手拿着弓，腰上挂着箭囊，骑一匹快马，独自在田野间奔驰，离他家约几十里了，天色已晚，又赶上大风雨，没办法，郑生就在大树下避雨，过了很长时间雨才停，但是天已黑了，迷失了道路，只好骑着马随意走。走不多远，忽然看见路旁有座门楼。走近才知是座神庙。郑生把马拴在庙门外，刚进到屋里，忽然害怕心跳，立刻藏在东厢房下，听到庙左边的空屋子里有悉悉窣窣的声音，郑生心里怀疑是鬼，就拉起弓，搭上箭等待着，不一会看见一个男人，身体高大但衣服很短，身后背个包袱拿着剑从空屋子里出来，然后就提着剑大声说：“我是强盗，你难道也是强盗？”郑生说：“我家住在洛阳郊外，到这之前因独自骑马在田野里跑，正遇大风骤雨，又迷了路，所以才到这里藏身。”拿着剑的人说：“你既然不是强盗，难道没有伤害我的心吗？且放我逃走，一定要经过东屋廊下，希望你解下弓弦交给我，我才敢放心走。不这样，我就会死在你这小子手里。”原来郑生经常另备一个弓弦在衣袖里，就解了弓弦，扔到剑客前面，偷偷地把另一个弓弦系到弓上。贼人已经得到弓弦，就到了东屋下，要杀掉郑生灭口。郑生急忙拉

弓搭箭，贼人就逃跑了，并说：“你这小子果然聪明，我犯了罪本来该死啊！”郑生说：“我不害你，你为什么怀疑我？”贼人多次拜谢，郑生就躲到西屋来躲避贼人，看见贼人跑了，他又害怕贼人率领同伙再回来，就上到高处藏起来。过了很长时间，月亮出来了，忽然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漂亮，从空房子里出来，在院子里哭，郑生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家住在这个村子里，被强盗引到这里来，他贪图我的衣服好，就在空屋子里把我杀了，扔掉尸体跑了，今有幸遇到公子，希望你为我昭雪申冤。”又说：“那贼人今天晚上应该藏在田横的坟墓里，希望你快点追他，不要失掉机会。”郑生答应了妇人拜谢后走了。等到天亮，郑生查看，果然看见一具女尸。郑生立即骑马到洛阳，把所遇到的情景向河南府尹报告了。府尹命令府吏去捕捉，果然在田横墓里抓到了贼人。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公孙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殒。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倘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垞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

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唐朝王屋县主簿名叫公孙绰，到任没几个月，突然得急病死了，还没来得及埋葬。这一天，县令独自一人在厅堂里，忽见公孙绰穿着官服，从门外进来，县令很吃惊，起来说：“我和你现在是阴阳两界，什么原因来找我？”公孙说：“我有冤屈，现在邀见你请你为我昭雪，不才曾愧在你的部下，难道这么快就没有情面了吗？我的寿数本来没尽，但因奴婢们讨厌我，我死了才利于他们盗窃。我的家在河阳县，长官果有心为我报仇，请选派得力的衙役，秘密地带着你的命令去抓捕，一定不会让他们漏网。我的房檐从东数第七条瓦垅下面，有我的人形，用桐木刻制的，上面钉着钉子，已经有所变化了。”说完就没有影了。县令很惊异，就挑选了几个强健的吏卒，都是平时公孙绰对他们厚待的，带着密令书信送给河阳县县宰，把公孙家的奴婢都抓起来了。又到屋堂的檐上去搜查，真的找到了人形，大约有一尺多长，周身都钉着钉子，有的木质渐渐变成了肉质，敲击它还能发出声音。公孙绰家贮藏的以备将来退居时用的粮食等物，全都被他们盗走了。县令于是申报到州府，那几个做恶的奴婢都被杖杀。

王安国

泾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穡，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窬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摯之无子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门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勿下疑脱泄字。）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晨有二牛来，蹊践狼籍，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赍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遁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

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纠缠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讵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于法。（出《集异记》）

泾河北边偏僻农村有个叫王安国的庄稼人。他勤劳耕种，衣食都能自给。唐敬宗宝历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有两个强盗跳墙进了王安国家，都拿着利刀，安国不敢出声，室内的衣物，被贼人抢劫一空。安国有一个儿子，名叫何七，刚六七岁，正睡觉被惊醒，就大叫有贼，立刻被贼人射了一箭，应弦而死。安国的屋外有两头紫色的驴，也被贼人牵去。黎明，村里人都集聚在他家，共同商量抓贼的办法。不一会儿，何七的魂灵踏着房门大声哭泣说：“我死是命里该着，不必过多悲伤，我悲伤的是我再也见不到父亲和母亲了。”哭泣了很长时间，邻居来聚集的有五六十人，都被感动的哭了。何七说：“不要想抓贼的办法了，明年五月，他们自己就会来送死。”于是就召唤安国，贴着耳朵告诉他贼人的名字，希望他不要泄露出去。到了麦熟时，安国有半顷麦子，正要收割，一天早晨有两头牛来到麦地，把麦子践踏得不象样子，安国就把牛牵回家，问遍了村里的人，说：“谁家的牛把我家的麦子踩坏了？我已经栓住了，牛的主人应该拿东西作赔偿换回牛，不然的话，我就要报告官府了。”村里人都来了，都说：“这两头牛不是咱们左邻右舍所养的。”大家聚在一起看了很长时间，忽然有两个外村的人来到了，说：“是我们的牛，昨天晚

上受惊逃跑，没想到跑到这里来，所损坏的麦子，请让我加倍赔偿来换回我的牛。”村里人就问他们从哪里来，又检查他们买牛的文契，其中一头牛是用紫色的驴换来的，安国就想起了何七的话，等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和何七说的一样，于是就把他们绑起来，说：“你们就是去年冬天射死我儿子抢去我的财物的人。”两个强盗互相看了看，就不再隐瞒了。说：“真是命里注定啊！死是不可逃避的。”然后就说了为什么到这里来。说：“我们杀人抢劫之后，立刻逃到宁庆的郊区，考虑到事情已经很久了。因此才出来买牛要回到岐上，但昨天到了这村子北边二十多里的地方，牛就徘徊不往前走了，等到天黑，才过了这个地方，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个小孩大约有五岁，光着身子乱跳，把我们弄得迷迷糊糊，过了一宿才醒，醒后去看牛，只见系着两头牛的绳子没有断，好象被解开似的，牛已经跑得不见影了，我们顺着牛蹄印找到这里来。去年冬天的贼寇，那里敢逃跑。”村里人把二盗贼送到城里，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之贾也。父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

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升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诣上元县，舟楫之所交处，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缙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醒吾惑者。于是褐衣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隽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愆，而神告如此，当为子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车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门，门而东，非兰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释惑，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

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北隅有名兰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兰喜召之。我又闻其从父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见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郡佣苦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兰逾敬念，视士寂，即目视其子不若也。兰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兰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出，虑其擒一而惊逸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伏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逐纂于此焉。（出《续幽怪录》）

尼姑妙寂，姓叶，江州浔阳人。当初嫁给任华，是浔阳的商人。她的父亲叶升，和任华经常往返在长沙和广陵之间

作生意。唐朝贞元十一年春天，去潭州没有返回，过了归期已经几个月了。有一天，妙寂忽然梦到了父亲，他披散着头发，光着身子，满身是血。哭着说：“我和你丈夫，在湖中遇上强盗，都已经死了。我平时看你是个意志坚强，有志向的人，上天允许由你替我们报仇，但神灵的意思，不想明白地说出来，所以我用隐语告诉你，如果真能明白而报了仇，我也就没有遗恨了。”妙寂问：“隐语怎么说？”叶升说：“杀我的人，车中猴，东门草。”不一会又见她的丈夫，形貌和父亲一样。哭着说：“杀我的人，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着丈夫的肩痛哭一场，于是被她妹妹叫醒了。她哭着告诉母亲，全家都很惊慌，念那隐语，一点儿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遍访了邻居中的老人，乡里的聪明智慧的人，都解不出来。秋天到上元县去，这里是各地舟船交汇的地方，四方的官员名士多在这里休息，再加上城内有瓦官寺，寺上有阁楼，靠山俯瞰大江，万里远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也是江湖中最秀美的地方，游人行船到这里，没有不登楼远眺的，妙寂想我穿上僧尼的黑衣服到那里，寻找可问的人，一定会有解开我疑惑的人。于是穿上粗布衣服到上元去，在瓦官寺干活，整天拿着扫帚，洒扫楼阁，有空就倚着栏杆，等待能解谜的人。看见戴高帽系宽带一边走一边吟唱的人，一定跪拜而问。过了几年，没有遇到解开谜团的人。到了贞元十七年，是辛巳年。有个叫李公佐的人，辞掉了岭南从事来到上元，揽衣登上阁楼，神采英俊豪放，和平常人很不一样。妙寂就上前哭着拜见，并且把梦中的事说出来问他。公佐说：“我平生就喜欢给人解疑，况且你的冤恨太大，再说神灵告诉了这些，我应该

为你想一下。”说罢低头默默地走了几步，高兴地告诉妙寂说：“我想出来了，杀你父亲的叫申兰。杀你丈夫的叫申春。”妙寂悲喜交加呜咽着，请他说明怎么讲法。公佐说：“猴是申年生的，车字去两头又说猴，所以是个申字；草而门，门而东，不是藺字吗？禾中走，就是穿田过，这也是个申字，一日又加夫，就是春字啊。鬼神想要迷惑人，所以拆开来说。”妙寂听后又悲又喜，好象不能自禁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擦了眼泪拜谢说：“贼人的名字已经知道了，昭雪冤恨有了门路，你为我解除了疑惑，我发誓要报你的大恩。但我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诚心诚意信奉佛祖，祈祷你福如东海。”后来，在泗州的普光寺有个梵氏戒坛。当僧尼的人一定要到那里去，四面八方的人都象车辐条向着车轴那样去那里，僧尼也频繁地聚会，参观的人象到菜市一样。公佐从楚地到秦地去，坐了一条船去那里参观。看见有一个尼姑，眉清目秀，好象以前见过，每次经过她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公佐，好象有话要说的样子。时间长了，公佐要离开了，那尼姑急忙招呼他说：“您难道不是贞元年间的南海从事吗？”公佐说：“是呀！”妙寂说：“那么你记得我吗？”公佐说：“不记得了。”妙寂说：“我就是当年在瓦官寺阁楼上求你解车中猴的人。”公佐想起来了说：“你最终抓获了贼人了没有？”妙寂回答说：“自从明白了梦中的话后，我就女扮男妆，改名士寂，到处给别人作工。几年后，听说蕲黄之间有个申村。因此就去了那里，走访了十多天，才听说这个村北角有个叫申兰的，就前去要求给他家做佣人，不图赚钱，申兰听说后高兴地收留了我。不久又听说他的堂弟有个名叫申春的，于是我就非常勤奋地给

他干活，不分昼夜地干，只要看到可以干的活，也不管轻重，不等主人发话，申兰家很器重我。白天我和那些佣人勤苦地劳作，夜晚不同他们睡在一起，没有人知道我不是男人。过了一年，我更加勤劳肯干，申兰越加对我好，看待我比他的儿子都好。申兰有时务农，有时经商，有时也到武昌去贩牲畜，全家的钥匙都交给我，因此我就能查看他的柜子。那柜子里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东西，也看见了我父亲和我丈夫平常穿的衣服，我流着眼泪记下了。然而申兰和申春一个在家一个在外，不一同出入，我怕抓到一个惊跑了另一个，这事压了几年。到了永贞年重阳节，二贼喝醉了酒，我趁机跑到州府告发了他们，乘着两人醉酒未醒，抓获了他们。一经审问就招供伏法，我收回了被他们抢去的财物，全部交给了母亲，并请求让我出家。我的师傅是洪州天宫寺的尼姑洞微，也就是过去教诲过我的人。妙寂不过是一个女子，赤诚复仇，老天也成全了我的志向，梦中的话，在您的帮助下，弄明白了，才能够和仇人不共戴天。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您对我的恩情。出家人在寺庙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虔诚地供奉佛祖来报答您了。”公佐听说非常惊异，就给她作了传记。大和庚戌年，陇西李复言游在巴南，和进士沈田在蓬州相会，沈田谈到奇闻怪事，就把传记给他看，他看一遍就能复述。在写志怪的时候，就把它编在这本书里。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选授广州录事参军。将至州，遇寇杀之，沈于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岁，随母而去。贼即广州都虞候也。其子渐大，令习明经，甚聪俊，诣京赴举下第，乃如华州。及渭南县东，马惊走不可制，及夜，入一庄中，遂投庄宿，有所衣天净纱汗衫半臂者，主姬见之曰：“此衣似顷年夫人与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复似小娘子。”取其衣视之，乃顷岁制时，为灯炷烧破，半臂带犹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说之。此子罢举，径归问母，具以其事对，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系而诘之，所占一词不谬，乃诛之。而给其物力，令归渭南焉。（出《闻奇录》）

唐朝的李文敏，被选派作广州录事参军，上任时刚要到达州府，遇到强盗被杀害了，尸体沉到江里，他的妻子崔氏也被强盗抓去。李文敏有个儿子才五岁，随着母亲。贼寇就是广州的都虞候。文敏的儿子渐渐长大了，就让他习诵明经（唐代的一个考试科目）。他很聪明英俊。这一年到京城赶考，没有考中，就去了华州。走到渭南县以东的时候，他骑的马

受惊狂奔控制不住。到了晚上，进了一个小村庄，就住在了这个庄里，文敏的儿子穿着一件半袖的天净纱汗衫，房东老太太看见就说：“这件衣服好象当年夫人送李郎在路上穿的衣服，你长得象李郎，又象他的小娘子。”她拿起衣服看了看，就说这是当年做衣服时被灯火烧破了，半片臂带还在她家里。于是就把李文敏遭贼冠的事说给他听。文敏的儿子听后，决定不考举人了，直接回去问自己的母亲，母亲说的和那老太太说的完全相符。他就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擒拿都虞候，捆绑后审问他，所说的供词与事实一点儿也不差。就杀了他。又判给了文敏儿子一些财物，让他回渭南去了。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入邑毗殷氏家，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数日”明抄本作“即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毗，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

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钺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唐朝时有个樊宗谅任密州刺史。当时属辖的城镇有一群盗贼。拿着兵器进入城镇的种田百姓殷家。掠夺去了金银布匹等财物，并杀了殷家父子，共三口。刺史命令紧急追捕，但过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查获。有个钜鹿人叫魏南华的，居住在齐鲁两地之间，家中很贫穷，宗谅命他作法官带领部下捉拿。一天晚上，南华梦到几个人都披散着头发，并排站在面前告诉南华说：“我们姓殷，父子三人都是无罪而死，希望明公为我们报仇。”南华说：“杀你们的人是谁呢？”回答说：“在我们家东面大约十里的地方有个姓姚的，就是盗贼的魁首。”南华答应了他们，然后惊醒了。又过了几天，宗谅对南华说：“无故杀了我们种田百姓。已经有一个多月，莫非你的部下不尽职尽责吗？你作为司法官，应该亲自前去探察。”南华骑一匹快马前去，还没到现场，忽然看见一个狐狸从路边的深草中跳起来，跑到姚氏住的地方，后面叫喊着追赶的有上百人。那只狐钻入一个洞里。南华命人用锹掘洞，挖出来很多金银布匹，原来是那群盗贼抢劫殷家的财物。南华立即召来姚家的人，审讯他这些财物是哪里来的。姚家人眼睛乱

转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南华就把他下狱，一经拷问那人果然是盗贼的魁首。从此全部抓获了他的同伙，有十个人。那只狐狸虽然藏在洞里，努力搜查也再没有看见，难道不是冤魂借它来引导的吗？那时正是唐文宗大和年间。

荥阳氏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姬，以桐叶蒙其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姬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顷有褰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柱杖之辱，老奶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锤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冶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锤，同瘞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鬻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黷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

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甿。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旌，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櫟，难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祔先人之莹阼，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糞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纓，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籍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苹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奶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遂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褰裳者悼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瘞焉。

唐朝盈州县令将赴任，夜晚住在辖区内城镇的古庙里。刚刚躺下睡觉，见一老年妇人，用桐树叶蒙着脸，伛偻着走到县令面前。县令用拄杖拂掉盖在她头上的叶子，老妇人俯身拾起来就走了。不一会，又返回来，象这样反复了三次。过了很久不再来了。又过了一会，有一个穿麻布衣服的人，从北门上台阶，掀起帘子走到县令面前说：“我有话要对你说，请你不要害怕。”县令说：“你是哪来的妖怪？”那人回答：“我其实是鬼，并不是妖怪。因为我现在的容貌太难看，不敢贸然拜见。这以前我私下让张奶传达我的意思，然而她三次

遭到你用拄杖污辱她，老奶坚决不再来了，她感到没脸再来，所以我只好亲自以痛苦的心情向你述说，希望你不要生气。我是荥阳人，先父曾在此州作州牧，但未满一年家祸不断，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就护丧去洛阳，夜晚在此寺停留，继母给我们喝了野葛花汤，我和妹妹都在当晚被毒死，张奶要哭，也被她用铁锤打碎了脑袋，把我们埋在北墙边的竹林里。我的亲生母亲当天就把这事报告给上帝。上帝说：她作为妻子，却残酷地杀害了奴婢；作为母亲，又毒杀孤苦的孩子。住在暗室里，事情很难明白，在天上都看得很清楚，按理应该处死她，用死报死来酬谢孤儿。于是命令司命官处置然后回报。当天，我的父亲又报告上帝说：我的游魂不灵，生性老实谨慎，以致后妻张狂，害了我的孩子，暴露了不好的家风，也有负于天教，仅仅一死哪能免除罪名。我三任县令，断案办公有些政绩，使百姓安居乐业，那曾想，我做的好事不得好报。遭到了这样丧天害理的事情，天魂游荡，未能回家，长男无辜而死，孀妇又被赐死，请考虑我的棺木正在途中，很难掩埋，请天帝延长她的寿命，能让我归葬在洛阳，与先人葬在一起，我就没有什么怨恨了。第二年，我的继母回到洛阳背上生疮而死，上帝的谴责，已经有了结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怨恨了，感到痛苦的是，一些僧徒把厕所建在我的尸骨上，粪便污物，简直使我不能忍受，再说我妹妹是厕神的小妾，我又是厕神的奴仆，我家累世读书作官，而后代却受到如此摧残凌辱，天门难进，没法上天陈述。知你为人宽厚仁德，所以前来奉告。”县令说：“我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你如挖出我们的尸骨，用香汤洗一下，再盖上衣被，迁到高地，如能

用野草野果来祭奠，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县令说：“好，作这件事易如反掌。”那鬼抽泣着一再拜谢，让张奶悄悄地找鸾娘子同来拜谢县令。张奶马上就来了，大声招呼说：“郭君看到晚间家里没收拾很生气，已经招呼你三次了。”于是麻衣人急忙走了。第二天，县令找到那些和尚，找了些土工，挖掘厕所，仅挖到三四尺深就挖到了尸骨，改葬到别处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 (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荆
杜疑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严 晋阳人妾

王济婢

晋王济侍者，常于闺中就婢取济衣物，婢遂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即令杀之，此人具陈说，济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便应去。”济

数日而死。（出《还冤记》）

晋朝王济的仆人，常常到王济的内室去通过婢女取王济的衣物。于是那个婢女就想要和那人通奸。那人说：“我不敢。”婢女说：“你如果不服从我，我就喊人。”那人最终不肯答应，婢女于是就呼喊说：“这个人想要奸污我。”王济就让人杀了那仆人。仆人将事情的经过全都向王济说了，王济却不相信，于是就将那人拉了出去。仆人回过头来对王济说：“冤枉不可以忍受，我要向苍天告你。”王济于是就得了病，忽然他看见仆人对他说：“先前我把实情告你，你却不理睬，所以你就应当死。”就这样，王济过了几天就死了。

王范妾

晋富阳县令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珮声，觐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无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发，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

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雷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杨都诣范，未敢谢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数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二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死。（出《冥报志》。明抄本作出《还冤记》）

晋朝富阳县令王范的小老婆桃英特别有姿色，与王范下人丁丰、史华期二人通奸。一次当王范出外办事还没回来，帐内督孙元弼听到丁丰屋里有环佩的声音，偷偷察看，看见桃英和丁丰在同一个被窝里躺着。元弼扣门进去，呵叱他们，桃英立刻起来，提起裙子整理头发拖拉着鞋，回到里屋。又一次元弼又看见华期佩带着桃英的香袋。丁丰、华期害怕元弼告发他们，于是就一起诽谤元弼和桃英有私情。王范不经明察，就杀了元弼。有个叫陈超的人，当时在场，帮着说成了元弼的罪名。后来王范外出回来，陈超也出城探视王范。走到赤亭山下，正遇雷雨，天色已晚，忽然有个人架着陈超的腋下直把他拽过去，进入荒泽里，在电光照射下看见一个鬼，

脸特别的黑，眼睛没有瞳仁，说：“我是孙元弼，向皇天诉怨，已被审察处理，一直在等你，今天遇见了你。”陈超跪地磕头，共同定了死生名单，桃英的魂魄也提取在女青亭上了。到了天亮，失去了鬼的踪迹。陈超到了杨都去见王范，没敢把看到鬼这件事告诉他。忽然又看见鬼从外面来了，直进入王范的帐里。到了晚上，王范刚刚睡下，忽然梦见可怕的事而呻吟大声惊叫，连忙呼唤，却不见王范醒来。家里的人就牵着青牛来到了王范的身边，并且又给王范在左手上绑上了用桃木做成的桃人，这样接近天亮王范才刚刚有些苏醒。可是过了十几天就死了。他的小老婆也突然死了。陈超于是逃到长干寺，并改名叫何规。五年后的二月三日那天，陈超到水边喝酒，酒喝到正痛快的时候，陈超说：“现在我不再害怕这鬼了。”他低下头去，便看见了在水中有一鬼影用手抓他。这时陈超鼻子出了很多血，大约有一升左右。没过几天，陈超就死了。

宋宫人

宋少帝子业常使妇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从，命斩之。其夜，梦有一女子骂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梦见者，斩之。其夕，复梦所戮者曰：“汝枉杀我，

我已诉上帝，集群巫与六宫捕鬼。”帝寻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朝宋少帝名叫子业，经常让女人光着身子互相追逐作为娱乐。有一个女子不从，他就下令将那个女子杀了，那天晚上，少帝梦见一个女子骂着说：“你违反正道。不能活到明年庄稼成熟的时候了。”少帝大怒，在宫中找到了个长得象梦中看见的那个女子一样的人，把她杀了。当天晚上，少帝又梦见了被杀的那个人说：“你枉杀了我，我已经向上帝控告了。”少帝于是就召集一群巫士在六宫捉鬼。少帝不久被杀死。

金荆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

复妒矣。（出《朝野佥载》）

后魏末年，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忌妒心特别强。有个婢女叫金荆，杜昌洗头叫金荆给梳理头发，于是柳氏就割下了她的两个手指头。过了不久，柳氏被野蜂蜇了两个手指头，这两个手指头都烂掉了。另有一个婢女，名叫玉莲，会唱歌，杜昌非常喜欢她并称赞她唱得好。柳氏于是就割掉了她的舌头。后来柳氏的舌头也生疮溃烂。病情很重，柳氏就去稠禅师那里表示忏悔。禅师已经事先知道了，对柳氏说：“你因为忌妒，先前割断了婢女的手指，你已经失去了手指；后又割掉婢女的舌头，现在你又应该烂掉舌头。你只有从心里悔过，才可以避免。”柳氏跪在地上恭敬地请求怜悯。过了七天，禅师张大了口念咒语，有两条蛇从口中出来，有一尺多长，又急忙念咒语，于是蛇掉在地上。柳氏的舌头也恢复了原样。从这以后，柳氏不再忌妒了。

杜疑妾

梁襄阳杜疑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特甚。妾得其父书，倚帘读之。疑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疑，因

嚼吞之。疑谓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疑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冤，疑旬日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朝襄阳的杜疑，刚娶了一个小妾，长得年轻美丽。杜疑对她宠爱得特别厉害。一天她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正倚在门帘旁边看，杜疑从外面回来。他的妾自己认为是刚来到这里，害羞把这件事告诉杜疑于将书信放到嘴里咽了。杜疑误认为是情人寄来的，于是让人剖开她的肚子取出书信。她的气还没有断，信就已经从肚子里取出来了。杜疑看完书信，叹息说：“我本意不是这样的。如此糊涂，伤了天下的和气，那里还能长久呢！”那天晚上杜疑看见了他的小老婆诉说冤屈。杜疑过了十天就死了。

后周女子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而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痕，问及慎所在。慎

于时已出为郡，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成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如，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局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明抄本引作卧。）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焉。（出《还冤记》）

后周宣帝在东宫当太子时候，武帝训诫监督特别严格，经常派宦官成慎监督察看，如果有极小的问题不上奏，成慎就应当被处死。于是成慎常常把太子违法的事告诉给武帝，武帝为此百余次用木杖打太子。等到太子即位看见大腿上有木杖打的伤疤，就问成慎在哪里，那时成慎已经离开了朝廷到地方上做了郡守，于是下诏书追回了成慎，回来就处死。成慎奋力大声地说：“这是你父亲做的，我有什么罪，你这样违背正道，对我滥施刑罚，鬼神如果知道了，最终都不能放过你。”在当时后宫里禁忌很严，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谈论说话，还分别设置了监督官，记录罪过。左皇后下边有一个女子因为伸懒腰打呵欠流出眼泪，因此被揭发了罪行，

说她有所想，于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诏书令人讯问拷打她。开始击打她的头部，皇帝就头痛，再次打她，还是这样。于是皇帝发怒说，这是个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断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宫，病情逐渐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骑马，就坐着车回来了。杀那个女子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象人的形状，当时认为是血，随即将那地方冲刷干净，不久又象先前一样，就这样一连几回的出现，官吏挖去了那个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宿之间又同以前一样。这样过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疮烂而死。等到停床的时候，许多床脚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这个女子所睡的床，能够移动，于是就用它供给使用。这大概也是鬼神的意思吧，皇帝之死距离处死成慎仅仅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张公瑾妾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

先与嘉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否？昔张总管交某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君当有相识，可举令作。”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射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否？”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嘉运问曰：“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到今，今已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是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出《冥报记》）

唐朝魏郡有个叫马嘉运的人，在贞观六年正月住在家里。有一天天黑出大门，忽然看见两个人，每个人都牵着一匹马，早就在门外的大树底下站着。嘉运问来的是什么人？回答说：“是东海公让我们迎接你的。”嘉运一向很有学问，在州里很出名，台使以及四方的贵客常常请求接见他，因此这件事嘉运也就不再奇怪了。他对使者说：“我没有马。”使者于是就送上马，嘉运就在大树下骑上马离开了，他的身体却躺在了大树下边。不一会嘉运的魂灵就来到了阴间的一个官府，刚要进大门，就看见门外边有男女几十个人，好象是告状的。其中有一个妇人，先前和嘉运认识，是本郡里张公瑾的小老婆，姓元氏。她手里拿着一张文书，迎上去对嘉运说：“你还认识我不，从前张总管让我见你好几次，总管无缘无故地杀了我，我已向天曹告了他，到现在已三年了，是王天主救护公瑾，所以一直被压制着，现在才得到申冤。官府已经追察张公瑾了。不久他就要到了。我以为只我一人是枉告，你现在也来了。”嘉运先前知道元氏被杀一事，等见到她，才知道自己也已经死了。使者带着嘉运进门，看门的人说：“主公睡觉，不能接见，可去见霍司刑。”霍司刑是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他见到嘉运请他坐下说：“这里官府缺少一个记室官，东海公听说你很有才学，想要委屈你做这个官。”嘉运说：“我贫穷但愿和妻子孩子在一起，不愿做官，能够免除那是很庆幸的。”霍璋说：“你如果不能做，就自己说没有学识，那你可有认识的，可推举他来做。”不一会，有人来说：“主公已经睡醒了。”于是就带着嘉运进去，看见一个人在大厅里坐着，这个人肥胖矮小，脸色青黑，他叫嘉运上前，对嘉运说：“听说你很有学问所以

想要委屈你做记室官，你能做吗？”嘉运拜谢说：“谢谢，但我是个种田的，只是从事教育学生的职业，不够做记室的官。”主公说：“你认识霍璋吗？”嘉运说：“认识他。”于是让人叫霍璋，问他嘉运的才学。霍璋说：“平时知道他研究学问，但没看见他的文章。”主公说：“谁的文章做的好呢？”嘉运说：“有个叫陈子良的人懂得文章。”主公说：“放马生回去。”就立刻命令人去追察子良。嘉运告辞离去。霍璋和他告别，嘉运问道说：“刚刚看见张公瑾的小老婆，她所说的天主是谁？”霍璋说：“是张公瑾的同乡人叫王五戒。他死了以后做了天主。曾维护过公瑾，所以公瑾才能够活到现在，今天他已经不能免了。”说完就离去了。于是就派人送嘉运到了一条很难走的小道，指着叫他从这条路回去，那年的七月，绵州有个叫陈子良的人突然死了，过了一整夜又苏醒过来，他自己说看见了东海公，让他做记室，他推辞说不认字，另外有个叫陈子良的人却死了。张公瑾也死了。到了贞观年间，皇帝在九城官，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打听这事，文本记录并上奏给了皇帝。嘉运后来做了国子博士。在做官期间死了。

范略婢

唐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婢，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出《朝野僉载》）

唐朝贞观年间，濮阳范略的妻子姓任。范略先前喜欢上了一个婢女，任氏就用刀子割掉了婢女的耳朵和鼻子。范略不能制止。不久，任氏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没有耳朵和鼻子，女儿渐渐长大，那个婢女还在，任氏的女儿问那个婢女怎么没有耳朵鼻子，婢女把全部原因都告诉了她。任氏的女儿悲痛地哭了。从此她痛恨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深深地惭愧，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胡亮妾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僚，得一首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砍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无及焉。（出《朝野僉载》）

唐朝广州化蒙县丞胡亮，跟从都督周仁轨讨伐僚人，得到了一个头领的小老婆，胡亮非常喜欢她，把她带到县里。一天胡亮去府里不在家，他的妻子贺氏就用烧红的钉子烙瞎了那个小妾的双眼，小妾于是就自己上吊死了。后来贺氏怀了孕，生下一条蛇，两眼没有眼珠，于是贺氏就去问禅师，禅师说：“你曾用烧红的钉子烙瞎了一个妇女的眼睛，因为你天性狠毒，所以要用蛇来报复，这就是被你烙瞎了眼的那个妇女变的，你好好的饲养着这条蛇，可以免除危难，不这样，灾

祸就要到了。“贺氏饲养这条蛇一二年，蛇渐渐长大，但只藏在衣被里，胡亮不知道此事。他打开被看见了蛇，非常吃惊，用刀子砍杀了那条蛇。于是贺氏两眼都枯干了，再也看不到什么。后悔已来不及了。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制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瘡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梁仁裕做骁卫将军，他喜欢上了一个婢女，而他的妻子李氏对这个婢女非常的妒忌，并且百般的虐待。李氏用绳子将婢女捆绑起来击打她的头，婢女呼喊说：“我的地位卑微低贱，行动不自由，你用绳勒我的脖子，是多么的残忍。”婢女死后一个多月，李氏就得了病，常常看见那个婢女来召唤她。李氏的头上生了许多毒疮，脑袋也烂了，白天黑夜的嚎叫，痛苦实在难以忍受，几个月就死了。

张景先婢

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一婢，其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诒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荆州枝江县的主簿夏荣，是阴间的判官。有个县丞叫张景先，喜欢上了一个婢女，他的妻子杨氏非常的妒忌。一天，张景先出外办事不在家里，他的妻子就将这个婢女杀死了，并将尸体扔到了茅厕里。张景先办事回来，妻子欺骗他说：“婢女逃跑了。”张景先认为妻子残酷虐待婢女，也就不再问了。那个婢女向夏荣告了杨氏。夏荣于是就追查核实这件事。他问张景先说：“你的妻子被病所困扰。”并说了她的病状，张景先怀疑他和妻子有私情，就非常的气愤。夏荣说：“你的妻子白白地杀死了一个婢女，并将尸体扔到茅厕里，现

在要调查这件事，你试探地问问她。”张景先恍然大悟，于是就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病的很厉害，就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夏荣叫人从茅厕里取出了那个婢女的尸骨，用香水冲洗干净，厚葬了她。但是婢女仍不肯放过杨氏，一个多月后杨氏死了。

李训妾

唐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左仆射韦安石的女儿，嫁给了太府主簿李训。李训没结婚以前，曾有过一个小妾，与安石的女儿成亲以后，就把小妾嫁了出去，小妾已经嫁了两个人家。安石的女儿出嫁后，就得一种传染病。身体枯瘦。却怀疑是李训嫁出去的小妾因为不满而诅咒。于是韦安石就叫河南令秦守一将小妾捉

来严刑拷打，小妾痛苦不堪，竟然屈打成招。小妾前后被打了三百多下，最后投井而死。其后不到三天，安石的女儿就死了。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屈死的冤魂将她捉去了。后来安石因犯法被贬到蒲州，在太极元年八月死了。

花严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定，（定原作具。据明抄本改。）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姬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友，御史胡元礼推之，镬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授枷棒之声，夜半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有个叫王弘的，是冀州衡水人。他从小就强横无耻，常常告密罗织罪名陷害好人。王弘曾经在河北赵定游历，看见一位老者，每年都在城里聚集许多人举行斋戒，于是王弘就告发陷害并杀了二百多人。官府认为他有功，就授给他了游击将军的官职，接着又提升他做了侍御史。当时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的，朝廷就秘密派王弘去抓拿他。王弘用大的刑具夹住王安仁的脖子，但王安仁仍不承认有罪，于是王弘就在大刑上砍死了王安仁，立刻把他处理掉了。王安仁有个儿子在军队上，王弘也捉拿并把他杀了。到了汾州，王弘与司马毛公面对面的吃饭，不一会王弘呵叱他下去，砍了他的头。老百姓都非常震惊害怕。后来王弘因犯了诬枉罪，被流放到雷州。带着年轻漂亮的女子叫花严，王弘一向非常喜欢她。王弘在船上伪造皇帝的诏书，花严劝阻他说：“事态已经象这样了，怎么忍心再做不轨的事呢？”王弘大怒说：“你这个老太婆，想要败坏我的事。”于是就将花严的手脚捆绑起，把她扔到了江里。有个在江上划船的人救了花严，王弘又将花严用皮鞭打了二百多下，把她打死了，埋葬在江边。不久，伪造的诏书被发现了，御史胡元去捉拿王弘，把他禁锢起来带了回来。当走到花严死的地方，忽然听到了花严呼唤核实事情的声音，左右的人都没有看见，只有王弘连连叩头说死罪，象是听到受棍棒痛打的声音，到了半夜王弘就死了。

晋阳人妾

唐牛肃舅之尉晋阳也。县有人杀其妾，将死言曰：“吾无罪，为汝所杀，必报！”后数年，杀妾者夜半起，至母寝门呼。其母问故，其人曰：“适梦为虎所啗，伤至甚，遂死。觉而心悸，甚惊恶，故启之。”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想颠倒故也，汝何忧！然汝夜来未饭牛，亟饭之。”其人曰：“唯。”暗中见物，似牛之脱也，前执之，乃虎矣，遂为所噬，其人号叫竟死。虎既杀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处其床，若寝者。其家何其寝，则闭锁其门而白于府。季休光为留守，则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攒矛以刺之，乃死。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出《纪闻》）

唐朝牛肃的舅父在晋阳当县尉。当时县里有个人杀了自己的小老婆，他的小老婆临死的时候说：“我没有罪，却被你所杀，我一定要报仇。”几年以后，杀妾的那个人一天半夜里突然起来，到了他母亲的房门前大声的呼喊，他的母亲问他是什原因，那个人说：“刚才梦见被老虎所咬，伤得很厉害，

于是就死了，醒来心慌，惊恐害怕得很，所以来告诉你。”母亲说：“人们说，梦见死反而是活，梦中的事是颠倒的，你何必忧伤。可是你半夜起来没有喂牛，赶紧去喂它。”那人说：“行。”黑暗中，那人看见一个东西，好象是牛跑了，于是上前去捉它，却是一只虎。那人于是被虎所咬，号叫着死去了。老虎杀了那人以后，就进入了院子里，到了那人的房中躺在了床上，好象睡觉；那家人等着虎睡了，就锁紧房门并向官府禀报，季休光做留守，就派人去捉那只虎，捉拿人的到了，击破那人的屋门，拿起矛来刺那只虎，虎便死了。牛肃的舅父当时做留守判官，得到了虎的头，上了油漆做个枕头。到现在的人们都认为那只虎是被杀的妾。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二十九
(婢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绿翘 马全节婢
鲁思鄆女 鄂州小将 金卮

窦凝妾

唐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沈之。既而还汴，给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永泰二年四月，无何，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发，近在暮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

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駟，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不足征也。”更旬日，又于室内见一书：“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颠倒之甚也。”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词言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仓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惊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窦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曰：“凝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譬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纲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啮咬掐捺，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辄至，则啗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忤乎！”僧惭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

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啗糞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出《通幽记》）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有个外孙女姓崔，家住博陵。有个叫窦凝的人，家住汴州扶风。他想娶崔氏为妻，就托媒人，拿着厚礼去崔氏家求亲。而窦凝原来有一个小老婆现已身怀有孕，崔氏就提出了只有把他的小老婆打发走后才能成亲。窦凝同意了崔氏的要求。于是就带着他的小老婆一起去宋州，船到了车道口，天已黑了，就住在了这里。这天晚上他的小老婆就生下了二个女孩。窦凝趁着这女人疲惫不堪的时候，杀死了她，在死尸肚子里填上沙石连同刚生下的两个女孩，一起扔到了江里。窦凝回到汴州以后，就欺骗崔氏说：“小妾已经叫我打发走了。”于是他们就选了一个吉庆的日子结了婚。婚后十五年间，崔氏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但是所生的男孩都没有活，只有两个女孩活下来。到了永泰二年四月的一天，忽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书信，就拆开观看，却是他死去的父亲留下的手书，上面写着：你枉害人命的事已被发现，近在一个月之内你就要出事。你应该赶紧处理好家中的事务。你的大女儿可嫁给汴州参军崔延，小女儿可嫁给前任开封尉李駘，这都是很好的姻缘。”窦凝不相信，就对他的妻子说：“这都是狐狸精搞的鬼，不可信。”又过了十天，他又在屋里发现一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前面已经提

示你危亡的征兆，你为什么不听，却又糊涂的这么厉害。”看信后，窦凝还是半信半疑。第二天，在院子里又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的音词就更悲哀恳切了。上面写着：“大祸马上就要来了。”这时窦凝才惊慌起来。崔氏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应赶紧祈求上天保佑，避开这场灾祸。”窦凝虽然没有把害死小妾的事告诉崔氏，但自己心里却很恐惧。到了五月十六日的中午，大家都在休息，忽然听着有急促的敲门声，窦凝心中害怕，开门出去一看，原来是被害的小妾。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上前下拜，对窦凝说：“分别很久了，你可好吗？”窦凝一听，吓的急忙跑入了屋里躲藏了起来。那鬼跟着进屋去见崔氏，崔氏一见就惊讶的问道：“你是何人？”那鬼便收敛起恶容对崔氏叙述说：“我是窦十五郎的妾，窦凝要娶你的时候，把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一起害死在车道口，我从不没有辜负他，而他却白白地杀害了我，他为了娶妻，我可以离去，为什么忍心残害我的性命，到这个地步。我身份低贱，十五年来将此事告诉了五岳六神，未得处理，我的怨仇冲天，感动了上帝，上帝下旨许我复仇，所以我今天就来取窦凝的命，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害怕。”崔氏听罢既悲伤又惶恐，连忙致谢说：“我愿意积功德来赎罪，可以吗？”冤鬼严厉地说：“有窦凝一个人抵命就可以了，什么功德能与命相比呢？譬喻有人杀了你，难道可以用功德抵你的命吗？你的话不能使人信服。”冤鬼于是又骂窦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又何必象狐狸似的躲起来，象老鼠一样的乱窜呢。”说罢就到厅堂上把窦凝擒了过来，又是咬又是掐，又是啃又是撕，整整折磨了一天才离开了。临走时还说：“你不要担心

马上会死，我要用尽我的能力，叫你受尽苦头。”从此冤鬼每天必来，来后就啃咬他的支体。那鬼畸形怪貌，变化无常。弄的窦凝一家恐惧不安，而又无计可施。那鬼还去击打窦凝的两个儿女，使她们痛苦不堪。在那时，有个和尚叫昙亮的，很会念咒。窦凝就把他请来，在内阁设了一个法坛，不一会鬼果然来了，但却不敢上台阶，和尚责说：“你这鬼，不应干预人间的事情，你到这里做什么！我呼唤金刚来，立刻叫你化为齑粉。”厉鬼说：“和尚理应诵经念佛，心怀善良，平等处理，而你为什么要掩盖真理和正义隐匿恶贼，并且窦凝无理杀我，我今日来索命，怎么是干预人间事呢？上帝让我来，允许我报仇，难道金刚就允许偷偷杀死受冤屈的人？”说完这厉鬼就登上台阶，象当初一样去抓拿窦凝。崔氏叫和尚暗暗地请求把二个女儿聘走。鬼知道后就愤怒地对和尚说：“和尚给人做媒人，你不觉惭愧吗？”和尚听后惭愧地走了。后来，崔氏和李氏两家把窦凝的两个女儿娶过去，就仓惶地逃走了。而鬼也不去追赶他们。却说：“我用长绳绑住你们的脚，难道你们还能逃得掉！”过了几年，两个女儿都死了，窦凝也中了鬼的毒害，得了疯病，自己吃自己的肢体，跳到水火里去还吃粪便。以致肌肤焦烂。几年后才死了。崔氏后来在东京出家做了尼姑。窦凝的事很多人都知道。

严武盗妾

唐（“唐”原作“广”，据明抄本、许本改。）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乏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

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乃令洒扫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广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扫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嚙。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缙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帝”原作“是”，据明抄本改。）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出《逸史》）

唐朝时四川节度使严武，少年时仰仗意气，以侠义自任。曾在京城和一个军使是邻居，军使家里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严武偷偷地看见后，就用金钱贿赂，收买他身边的人把这个女子引诱到他的家里，一个多月后，就将这个女子偷偷地带走了。他们往东逃出了东关，就隐居在淮水泗水之间。这时军使已经发觉，就跟踪他们紧追不舍。并询问了他家里人后，就向当地官府告发这件事，并写了呈状告

到皇帝那里。不久皇帝下诏万年县捕贼官专门去捕捉严武。捕贼官得令后，兼程赶路，一天可走好几个驿站，沿路已打听到了严武的行踪。严武从巩县。正要雇船南下，听说制使马上就要到了，害怕罪过难逃，就用酒把军使的女儿灌醉，乘着半夜时分，解下琵琶上的弦，把她勒死，然后沉到河底。第二天制使赶到了，把严武的船搜查遍了，也没有发现军使女儿的一点痕迹。只好作罢而归。后来严武做了剑南节度使。在任期间，他得了重病，因他的性格特别刚强，从来不信鬼神迷信的事，如有议论这方面事的人，他就要惩罚他们。忽然，有一天的正晌午时，有一个道士来到衙门前，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峨嵋山来的，要见严武。”把门的人开始不敢说什么，后来道士声调十分严厉，把门的人才不得以地进衙向严武禀报了这件事。严武也觉得奇怪，就叫人把道士引进了衙内。看见道士到台阶前，就大声责骂，好象和什么争论似的，很长时间才斥骂完。然后道士和严武相见，彼此寒暄过后，便对严武说：“你有病，大难就要降到头上了，现在你的冤家就在旁边，你为什么不忏悔自己的过错，摆上香火谢罪，为什么执迷不悟到这种地步。”严武听后十分愤怒，一言不发。道士又道：“你好好想一想，曾经有没有违背良心杀人的事。”严武想了很长时间，说：“没有这种事。”道士说：“刚才我到台阶前，看见一个冤死的人，披头散发的向我哭诉。我开始认为她是山里的精怪，树木变的鬼魅在这里做祟，所以就大声责骂她。后来她说：“她有上帝的命令，是被你冤杀的，已经得到了允许复仇了。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这种事呢？”严武没有想到道士知道得这样清楚，就又问道士说：“那个鬼长的什么

样？”道士说：“那鬼是个女子，年纪有十六七岁，脖子上系着一条象乐器弦似的东西”。武严这才恍然大悟。赶紧给道士叩头，并对道士说：“天师你可真是圣人哪，是有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呢？”道士说：“他现在想要和你见面，你就应当自己去求她。”于是就叫人清扫了厅堂，把没用的东西搬走，在堂上烧上香，把严武抬到厅堂里，清心静气，并预备了衣衫和笏板。仅留一个小僮在旁边侍奉。堂门外，东边有一间小屋，也叫人清扫干净，并挂了个个门帘，道士在堂门外坐着，口里含着水，一面喷水，一面又用柳枝扫地，坐在那里，闭着眼，咬着牙。过了一会看见屋子里有影子晃动，并发出长吁短叹的声音。道士说：“娘子你可以出来了。”过了很久，看见了一个女子披着头发，脖子上有一条琵琶弦系在咽喉下面，用手掀起帘子走了出来，到了堂门里，把头发整理了一下，披在脑后，面对严武下拜。严武一见，又是恐惧，又是忏悔，用手把脸捂住了。这时那女子说：“你也太残忍了，我跟着你逃走，就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可我是对得起你的。你害怕有罪，把我丢弃在别的地方也就可以了，你又怎么忍心把我活活的勒死呢？”严武听后，悔恨万分向女子连连谢罪。并用多念佛经、多烧纸钱的方法祈求免罪。道士也诚恳地为严武请求。女子说：“不行。我是被他亲手勒死的，已经向上帝申诉了这件事，只限期三十年，现在是不可以改变了，死期就在明天黄昏。”说完就走了出去，到了小屋门口，轻轻的飘逸而去。道士也告辞离开了。严武于是赶紧处理家中的事情，果然到了第二天黄昏时，严武就死了。

缘翹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一女僮曰缘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翹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缘翹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练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暱者，意翹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翹入卧内讯之。翹曰：“自执中盟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阖报云：‘练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练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练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翹

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瘞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翹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洩于后庭，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全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覘伺，见偶语者，乃訝不睹缘翹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锤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缘翹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出《三水小牋》）

唐朝西京有一个咸宜观，观里有个女道士叫鱼玄机，她的字叫幼微。是长安娼家女子。长得美丽漂亮，是任何人所不能比的。人们一想到她就会被她迷住。她喜欢读书，善写文章，尤其是对吟诗答对，更是有特长。到十六岁时，她一心想要出家修道。在咸通初年，就在咸宜观里，戴上了道帽，穿上了道服，做了一个女道士。她在临风赏月时写下的好诗句，常常流传在一些文人墨客之中，然而她象室内的花草一样，本质脆弱，往往不能把握自己，所以又常被一些豪强侠士所引诱。于是就跟着他一起生活游历。于是一些风流的人，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来求得和她亲近。有的人拿着酒菜到她这里来饮酒作乐，一定要弹琴互相吟诗做对，有时

也说一些嘲谑玩笑话，那些无才无识的人都自愧不如。她的诗句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还有“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有“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还有“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这些诗句都非常绝妙。她有一个女僮，名叫绿翘，也很聪明美丽。有一天，玄机被邻居请去做客，临走前，告诫绿翘说：“你不要出去，如果有客人来，就说我到邻居家了。”玄机被女朋友留住，一直到晚上才回到了寺院，绿翘迎上门去说：“刚才有个某某客人来过，我告诉他你不在，他连马都没下就走了。”来的客人是玄机一向最亲近的，玄机怀疑绿翘和他有私情，当天夜里，点灯关门，就把绿翘叫到卧室里审问她有没有和来人私通。绿翘说：“多年来，我只知道拿巾端水侍候你，每时每刻都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防止一些杂思邪念，不曾有过象你说的那种事，我没有违逆过你的意思，并且来客只是在门外边，我是关着门告诉他，你不在院，来客没有说话就骑马走了。若说情爱的事，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请师父不要怀疑。”玄机听罢，更加愤怒了，命绿翘脱去衣服，拿着竹板狠狠地拷打起来，竟打了几百下，绿翘只是说没有这种事。绿翘被打得已经站不起来，就请求给一盆水，泼在了地上，说：“师父想要求得一化三清的长生不老之道，却又不能忘掉男女私情的欢乐，不仅自己这样做，反而还怀疑别人，诬陷我这个严守贞操的人，我今天一定要死在你的毒手下了。如果没有苍天，我就没有地方申诉冤屈，如果有，谁能拦住我坚强的灵魂？我发誓，绝不能糊里糊涂的做个阴朝地府的冤死鬼，一定要向上天告发你，决不任凭你放荡无羁，为所欲为。”说完，就死在了地上。

玄机骇怕，就在后院挖了个坑偷偷地把绿翘的尸体埋葬了。自己认为事情办得很秘密，没有人会知道。到了咸通戊子春正月，有人问起绿翘，玄机就说：“春雨过后逃跑了。”一次，有客人在玄机的屋里饮酒取乐，客人因要小便，就到了后院，当走到埋绿翘的地方，就看见了许多绿豆蝇，密密地落在地上，客人把它们赶走了，可是很快的就又飞了回来。客人便仔细地看，发现地上好象有鲜血的痕迹，并且还带有腥臭的气味。客人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他的仆人，仆人回到家里，又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在官府里当小差事，曾经向玄机求借过金钱，而玄机没有借给他，这个差人因此忌恨玄机。今天听说了这件事，就马上到咸宜观门口偷偷地查看。看见有人窃窃私语，奇怪为什么看不到绿翘出入。他就叫来了一些人，拿着挖土的工具，突然闯入玄机的后院，把绿翘的尸体挖了出来。绿翘的容貌还象活着一样。最后把玄机带到了京兆府，府吏审问此案，玄机全招认。在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替玄机求请。府官无奈，只好把此案上奏给皇帝，到了秋天到底把玄机杀了。玄机在狱中还写了诗：“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这是她写的诗中最美的。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讶全节之独语，如相问答。初云：“尔来有何意？”又云：“与尔钱财。”复曰：“为尔造像书经。”哀祈移时，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魏帅侍中马全节。曾经有个侍奉他的婢女，由于偶然间不高兴，就把婢女给打死了。过了几年后，马全节得了重病，忽然看见被打死的那个婢女站在他的面前，家里人都很惊讶地看见全节一个人在说话，就好象和人互相问答似的。开始说：“你来这里想干什么？”又说：“给你钱财。”接着又说：“给你塑造泥像，书写经卷。”苦苦的哀求了多时，那个被打死的婢女也不同意，只是要他偿命罢了。最后马全节不过十天就死了。

鲁思鄮女

内臣鲁思鄮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鄮自问其故，答云：“己杨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杨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鄮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出《稽神录》）

内臣鲁思鄮有个女儿，才十七岁。一天她对着镜子梳妆，忽然看见镜子中有一个妇人，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她赶紧回过头去看，那个妇人就在她的身后。因为惊恐害怕，她一下子扑倒在地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从这天以后，每天都常常看见那个妇人。久而久之，她们全家的人也都能看见了。思鄮问她来这里是什么

原因，那妇人回答说：“我是杨子县乡里居民的女儿，几年前，建昌县录事某某，因事到杨子县来，把我娶做他的小老婆，你的女儿的前身就是他的正妻。过了一年多，我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录事去其它县办事，你的女儿就把我和我的儿子一起扔到了井里，并且用石头把井填上了。而且欺骗她的丈夫，说我私自逃跑了。我正将冤屈向阴司申诉了，偏赶上你的女儿死了。你现在的女儿就是她托生的，但也应当给我偿命。”思郾听后，就派人急忙赶到建昌验证这件事。这时那个录事已经老了，但还活着。就叫人在妇人所说的那口井挖掘，果然找到了那个妇人和孩子的尸骨。这时思郾一家想方设法进行祭祀祈祷来免除灾祸，但都不见效。后来这个女儿嫁给了褚家。但是那个妇人跟在她的身后越来越厉害了。使得她白天晚上惊恐害怕，最后就被吓死了。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

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各述艰苦。某亦怵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覘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

鄂川小将某某人，本是个农家子弟，后来做了官，就想要结交那些豪门大族，因此要谋害原来的妻子。借着回娘家看望她父母的机会，把妻子杀死在途中，把尸体扔到了江边。并把同行的一个婢女也杀了。然后就急忙跑到妻子的家里，哭喊说着说：“我的妻子被强盗给杀死了。”这样人们也就不怀疑他了。事情过了几年，他奉命去广陵，住在一个旅店里，看见一个妇人卖花，特别象他所杀的那个婢女。等走到近前一看，果真是所杀婢女。看见他，还给他拜了两拜。他惊恐的问那婢女：“你是人还是鬼？”婢女答道：“我是人。那时我们被强盗所杀，侥幸没有死，等我们苏醒过来，遇见了一个商人的船只，把我们装在船里往东边去了。现在在这里，我和娘子卖花维持生活。”他又问：“娘子在哪里？”婢女说：“就在附近。”他又说：“我可以见一见她吗？”婢女说：“可以。”于是他就跟着婢女去了。来到了一个曲折隐秘的小巷，婢女指着一个破旧的房子说：“这里就是。”婢女先进去了，不一

会他的妻子出来。俩人一见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娘子详尽地述说了艰苦的遭遇，他也恍恍惚忽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娘子就准备了酒食，又把他请进了内室，并给跟随他的人也都摆上酒菜，结果都喝的大醉。天黑了也不见他出来。跟随他的人十分奇怪，就到近前偷偷地察看，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就直走到内室里去，只看见一具白骨，衣服被撕碎了，流了满地的鲜血。跟随他的人就打听那里的邻居，邻居告诉说：“这是一个空房子，很久就没有人居住了。”

金卮

蜀青石镇陈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杀婢金卮，潜于本家埋瘞，仍牒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经年，迁居夹江，因夏潦飘坏旧居渠岸，见死婢容质不变。镇将具状报州，追勘款伏。其婢尸一夕坏烂，遂置丁氏于法。（出《儆戒录》）

四川青石镇陈洪裕的妻子丁氏，因为妒忌，把一个叫金卮的婢女给打死了。偷偷地在家中的院里埋掉了，并在邻里间宣扬，说婢女金卮逃跑了。一年后，他们家搬到夹江，因夏天发大水把旧居所在的河岸冲坏了，露出了被打死的婢女

的尸体，她的容貌和生前一样没有改变。青石镇的人就把这件事写了呈状报到州里，州官马上追捕归案，丁氏伏罪。金卮的尸体当晚就腐烂了，于是州官就把丁氏绳之以法。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
(杀生)

田仓 临海人 陈甲 麻姑
谢盛 李婴 许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田 仓

后汉溪夷田强，遣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

武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臠，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刘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死焉。（出《酉阳杂俎》）

后汉时溪夷人田强，派儿子田鲁据守上城；派二儿子田玉，守中城；小儿子田仓，守下城，三个堡垒依次排开，当时是为了阻挡王莽。光武二十四年，派威武将军刘尚征讨他们，刘尚的军队还没有到达。田仓曾抓住一只白鳖作羹汤，点起烽火请两个哥哥来，两个哥哥来到后并没有什么事。等到刘尚的军队真的来了，田仓命令点起烽火，田鲁等兄长以为不真实，没有援救，田仓就战死了。

临海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夜中，有人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势弱。

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甚明抄本作“前长”二字。）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续搜神记》）

吴代末年，临海人进山打猎。半夜时分，有一个人身長一丈，穿黄色衣服系着黄腰带，前来对猎人说：“我有仇敌，明天要与我决战，你看见后要帮助我，我自当报答你。”猎人说：“自然要帮助你了，何必谈报答的话。”那人说：“明天早饭后。你可去小河边，我的仇敌从北边来，我从南边出来迎敌，佩白带的是我，佩黄带的是我的仇敌。”猎人答应了。天亮之后，果然听到河岸北边有声音，象狂风暴雨，草木都四面倒下，再看南岸，也是如此。只见两条大蛇，长十多丈，在河边相遇，就互相盘绕着打起来，蛇身有白鳞的渐渐敌不住了，猎人就拉弓搭箭射那条黄鳞的，黄鳞的蛇当时就被射死。傍晚，又看见昨天来的那人来答谢，说：“你可以在这里打猎一年，过年就不要来了，一定记住，再来一定有大祸临头。”猎人说：“好。”于是就不在这里打猎了。几年以后，竟忘记了那人说的话，又前去打猎，又看见佩白带子的人告诉他说：“我说的话你不听，现在要报仇杀你的人怨恨太大，一定会报复你，什么时间，怎样报复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猎人听说后非常害怕，刚要走，就看到三个穿黑色衣服的人，都张着大

口对着他，猎人当时就死了。

陈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薮。歟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士人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后，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吾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记》）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一个士人叫陈甲，原籍是下邳人。晋元帝时，搬到华亭居住，常去东野的大湖边打猎。有一天打猎时，忽然看见一条大蛇长约六七丈，其形状象只大船，黑黄五色，盘卧在冈下。陈甲就拉弓射死了它。但他不敢向别人说起这件事。三年以后，陈甲与同乡在一起打猎，到了从前看见大蛇的地方，就对同乡说：“三年前我在这儿杀了一条大蛇。”当天晚上就梦见一个人，黑衣服黑头巾，来到他家，问他说：“当年我昏醉时，你无缘无故杀了我，因为那时

我醉了，看不清你的面目，所以三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杀了我，没想到今天你自己来送死。”陈甲当时惊醒。第二天早晨患肚子疼病死了。

麻姑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噉脍。华本者，好噉鳖臠。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臠，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脔，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脍，唤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醉，唤家人捧蛇皮肉来。麻姑见之，呕血而死。（出《齐谐记》）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富阳有个叫麻姑的人，好吃鱼汤。还有个叫华本的人，好吃鳖汤。两个人很要好。有一天，麻姑看见一只大鳖，大如锅盖，但头和尾象大蛇。抓到后绑起来，经过一个月，全变成鳖了，就拿来作了肉汤，告诉华本来吃，

味道很香，但麻姑不肯吃，华本就强让她吃，麻姑只好吃了一小块，吃后就很恶心，呕吐一顿，就生病了。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塞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张开口让华本看。华本看见有一条蛇，张开嘴吐着舌信，华本吓得逃跑了，后来总算病好了。华本后来在家里抓到一条大蛇，粗约六七寸，长五六尺，打死后作了汤，说是用鱼肉做的，招呼麻姑来吃，麻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再要求华本把蛇拿来看看，华本因为喝醉了，让家人捧着蛇皮蛇肉给麻姑看，麻姑一看，便吐血而死。

谢盛

晋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船回避。又从其后，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至兴宁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族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杀在地，拾取之，云：“此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还家，一宿便死。（出《幽冥录》）

晋安帝隆安年间，曲阿百姓谢盛，有一天坐船到湖里采菱角。看见一条蛟龙向船边游来，谢盛就划船躲开，但蛟龙

又尾随在船后，谢盛使用鱼叉叉死了它。回到家里还很害怕。到了元兴年间，普天大旱，谢盛和同路的几个人步行走到湖中，只见当年叉死蛟龙的叉子还在地上，就拾起来说：“这是我的叉子。”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当年的事如实说了。没走几步，就觉得心痛，回到家里一宿就死了。

李婴

东晋义熙中，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尝射大麕，解其四足，悬著树间，以脏为炙。方欲共食，遥见山下有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敛取麕头骼皮骨，并火上杂肉，悉内囊中，径负入山。婴兄弟须臾俱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东晋安帝义熙年间，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使弩箭。曾射死一只驼鹿，砍下四条腿，悬挂在树上，然后烤着脏器，正要一块儿吃，看见山下走过来一个人，身长有三丈多，那人迈着大步，手里拿着一个大口袋，来到后就收拾起那只驼鹿的头、骨骼和皮，还有正在火上烤着的杂肉，一起装到那个大口袋里，径直背着下山去了。李婴兄弟俩不一会

儿全死了。

许宪

晋义熙中，余杭县有仇王庙。高阳许宪为县令，宪男于庙侧放火猎，便秽祠前。忽有三白獐从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复以火围之，风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从，遂烧死。而宪以事免官。（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义熙年中，余杭县有座仇王庙。高阳人许宪任余杭县令。许宪的儿子在仇王庙旁边放火围猎，并在祠堂前大便。忽然有三只白獐从屋中跑出，许宪的儿子拉弓射它们，忽然看不见獐子的踪影，许宪的儿子又用火烧围猎，但火反向他扑面而来，他想要逃跑却不知向哪里跑，不一会儿就被烧死了。许宪后来也因为过错而被免职。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见一龟，大如车轮，四足各蹶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颈，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臠，食之。须臾暴死，唯不啖者无恙。（出《异苑》）

南朝宋国元嘉初年，益州刺史派三个人进山砍柴。这三个人在山里迷了路，忽然看见一只大龟，大得好象车轮，四只脚各踩一只小龟朝前走。还有一百多只小黄龟跟在它的后边。三人向大龟叩头请大龟指示出路。大龟伸了伸脖子，好象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三个人就跟着大龟走，终于找到了出山的道路。其中有一个人无缘无故抓了一只小龟，宰杀后做了龟汤吃了。不一会突然死了。只有没吃龟肉的人没有什么意外。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县人尝屠虎。至海口，见一蟹，匡大如笠，脚长三尺，取食甚美。其夜，梦一少姬语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为虎所食。（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朝宋元嘉年间，章安县有个人曾杀过虎。到海口时，看见一只大螃蟹，象大草帽一样，蟹脚就有三尺多长。他把它抓来煮吃，味道美极了。当天晚上，这人就作了一个梦，梦一少妇对他说：“你吃了我的肉，我要吃你的心。”第二天，这个人就被老虎吃了。

元稚宗

宋元穆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愔

在郡，愔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脔截，具如治诸性兽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灸，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此可戒（“戒”原作“噉”。据明抄本改。）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豪，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而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出《祥异记》）

南朝宋国的元稚宗，河东人。元嘉十六年，跟随钟离太守阮愔在郡中任职。阮愔派稚宗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去。郡中役吏盖苟、边定二人随从。走到一百姓家，忽然恍惚好象睡着了，过了很长时间也不醒，这家老百姓以为死了，把他抬出门外，正要准备殡葬用的东西。但稚宗经一晚又能说话了。稚宗说，当初有一百多人，把稚宗捉走，去了几十里地到了一个佛院，众僧人行止饮食，和世间没有什么两样。其中有一个和尚说：“你好打猎，现在应该受到报应。”说着就拉过

稚宗，扒皮剥肉，完全象对待牲畜那样，又把他放到热水里洗，拽着嘴弄出来，剖切一顿，好象要剁成肉酱，再放到大锅里煮，放在火上烤，都已熟烂了，又让他恢复原样，他痛苦万分。经过多次这样折腾才停止。又问他：“你想活不想活了？”稚宗吓得连忙磕头请求饶命。于是一个和尚让他蹲在地上，用水浇灌他，说：“灌一次除掉五百个罪过。”稚宗苦苦哀求要多灌几次。沙门说：“只要灌三次就行了。”这时看见有几只蚂蚁，道人说：“这虽然是小生命，也不可以杀，更不要说比它大的了。鱼肉从此就戒掉吧，到了斋会的时候要穿新衣服，没有新的洗干净的也可以。”稚宗趁这个机会问他：“和我同行的有三个人，唯独我遭此苦难。是什么原因？”道人说：“那两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罪过，知道后再也没有犯，只有你愚蠢糊涂，不知道怎样改悔，所以今天用这种办法惩戒你。”然后就苏醒了，过了几天能起床下地，从此稚宗再也不打渔狩猎了。

王昙略

宋谯国城父人王昙略，常以牛作脯为业。欲杀一牛，牛见刀，辄跳踯欲走去。昙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经少时，其人眼无故血流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朝谯国城有一个叫王昙略的人，平常杀牛做成牛肉干卖。有一天，又要杀一头牛，这头牛看见刀，就跳着不肯前进想要逃跑，昙略很生气，就先用刀刺瞎了牛眼。过了不一会儿。昙略的眼睛无缘无故也流出了血。

广州人

宋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迳来汤中，衔卵而去。三人无几皆死。（出《搜神记》）

南朝宋国元嘉年间，广州有三个人一起到山上去伐木。忽然，他们看见在石窠里有三个蛋，有量米用的升那么大。他们拿回来煮着吃，刚刚把水烧热，就听到树林里发出了象刮风下雨的声音。不一会儿，一条大蛇出来了，粗约三尺，长约四五丈。直奔大锅而来，衔着三个蛋就走了。后来三个人不久都死了。

东兴人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若（“若”原作“欲”，据明抄本改。）哀乞，直是（“是”原作“谓”，据明抄本改。）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踰而死。此人破肠视之，皆断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时死尽灭门。（出《搜神后记》）

临川东兴，有一个人进山，抓到一只小猿猴，就带回家。母猿随后追到这人的家。这人把小猿猴吊在院中的树上，给它看。母猿便拍着脸颊对着人，象哀求他放掉小猿，只是不能说话罢了。这人坚决不放，后来竟然把小猿打死。母猿悲伤地呼唤着，一跳多高，落在地上死了。这人破开母猿的肚子一看，肠子全都断裂了。未到半年的时间，这人的全家都得了瘟疫，不长时间满门死尽。

陈莽

临川陈莽，少以射猎为业。与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树，可三十围，莽息其下。忽有白气，去地十丈许，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闻空中语云：“正中大王。”俄见一大蛇挂树，身有箭。顷刻。有群蛇辘轳向莽，莽虽驱击，而来者数多，盘绕莽身，咂咂有声，须臾散去。视莽，唯见一聚白骨。（出《广古今五行记》）

临川的陈莽，少年就以射猎为职业。有一天，和别人一起追鹿进山，看见一棵大树，直径有九尺多。陈莽在树下休息，忽然有一团白气，离地面约有十多丈，陈莽连忙用箭射，好象射中了什么，满地淌血，这时听到空中有人说：“正好射中大王。”不一会儿，看见一条大蛇挂在树上，身上有一支箭。立刻，就有一群蛇从四面包围过来。陈莽虽然奋力驱赶击打，然而来的蛇太多，都盘绕在陈莽的身上，发出咂咂的声音，一会儿就四散而去，这时再看陈莽，只见一堆白骨了。

沛国人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薺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也。”言讫，其三子之言语，忽然周稳，盖能知过之故也。（出《续搜神记》）

沛国有一个读书人，他的妻子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快要二十岁了，都只能发声不会说话。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从门前经过。见此情景，就问：“这是什么声音？”主人回答说：“是我的儿子，都不会说话。”客人说：“你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主人很惊异，思考很久，才对客人说：“我小的时候，床头上有燕窝，里面有三只小燕雏，它们的母亲从外面找到食物喂它们，三小燕雏都张开嘴接着，每天都是如此。我就把手指伸到燕窝里，燕雏也张开嘴来接。于是我就

用三根薺刺喂它们，它们就都死了。过去有这样的事，现在太后悔了。”客人说：“这就是了。”说完，沛国人的三个儿子都会说话了。这大概是能知过的原因吧。

齐朝请

齐国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见大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又江陵高伟，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啮之而死。（出《颜氏家训》）

齐国有个叫奉朝请的人，家中豪华奢侈，如不是自己亲手杀的牛，就觉得不好吃。到三十多岁时，得了病，当病势沉重时，看见一头大牛向他奔来，他全身就象被刀刺一样，大叫而死。又有一个江陵人高伟，到齐国共有几年了，一向到幽州的大淀里捕鱼。后来也得了病。每天都觉得群鱼咬他，也死了。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见社树上有猴怀孕，便登树摆杀之。梦一人称神，责以杀猴之罪，当令重谪。寺之乃化为大虫，入山，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南野人伍寺之，看见树上有一个怀孕的猴子，就登上树摇晃着把猴弄死了。有一天作梦，梦到一个人自称是神，责问他为什么杀猴，应该受重责。伍寺之就化为一只老虎，进入山中，现在不知在哪里。

苏巷

新野苏巷，常与妇佃于野舍。每至田时，辄有一物来，其状似蛇，长七八尺，五色光鲜，巷异而饷之。径数载，产业

加焉。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之病，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也。（出《异苑》）

新野有个叫苏巷的人，经常同妻子到野外去种地。每次到庄稼地里时，就会有一个形状象蛇的动物来，长有七八尺。全身发出五色之光。苏巷很奇怪，就给它食物吃，经过几年都是如此。苏巷的产业逐渐增加了。他妻子后来偷偷地打死了它。从此就得了能吃的病。每天吃十五斗饭还不饱，不多时就死了。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见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归，为炙食之。其后倪生一子，无舌，人以为牛之报也。（出《述异记》）

阮倪，性情非常残忍狠毒。有一天喝醉酒出了城，看见一头不知谁放的牛，他就拿刀直伸到牛的舌根，割下来回家用火烤着吃了。这以后阮倪有了一个儿子，这孩子生来就没

有舌头。人们都认为是他残害牛的报应。

邵文立

梁小庄严寺，在建业定阴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天监六年，度禅师起造。时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为业，尝欲杀一鹿。鹿跪而流泪，以为不祥，鹿怀一麋，寻当孕育，就庖哀切，同被剝割。因斯患疾，眉须皆落，身疮并坏。后乃深起悔责，求道度禅师，发大誓愿，罄舍家资，回买此地，为立伽兰。（出《梁京寺记》）

梁时的小庄严寺，坐落在建业定阴里，原来是晋朝零陵王庙地。梁武帝天监六年，由度禅师监督修造。当时有个叫邵文立的人，世代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有一次，要杀一只鹿，这只鹿跪着流出眼泪，知道自己要被杀死，但因那鹿怀揣着一只小鹿，不久就要临产了，就跪着哀求，其声凄切，邵文立没有饶过它，它就同小鹿一同被宰割了。而邵文立就因此而得了病，眉毛胡须脱落干净，身上也生了很多疮。他后悔不已，深深地责怪自己，到度禅师那里求道，并发下宏大誓愿，把家产卖光，买了这块地皮，建此佛庙。

梁元帝

梁元帝讳绎，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时绝幼，吞之，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眼以厌之。信宿之间，珠便出，帝寻一目致眇，盖鱼之报也。（出《韵对》）

梁元帝名绎，母亲叫阮修容，曾经丢失一粒珍珠。元帝当年还很小，是他把珍珠咽到肚子里，反说是左右侍人偷去了，于是就烧烤鱼眼来诅咒偷珠人。过了一宿珍珠就找到了，而元帝也立刻瞎了一只眼。这大概是鱼的报复吧。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击杀，屏除像

（“像”字据明抄本补。）设，铺陈床座，于堂上接宾客。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饮噉醉饱，便卧于檐下，及醒，即觉体痒，爬搔隐疹，因而成癩，十许年死。（出《颜氏家训》）

梁孝元帝在江州的时候，有一个人任望蔡县县令，经刘敬叛乱，县衙被焚烧了，县令寄住在一座寺庙里。百姓用牛和酒作礼物送去，县令让人把牛杀了，拆除了佛像和其它陈设，铺床安凳，就在厅堂上接待起宾客来。而那条牛还没有被杀的时候自己解开绳索一直走到台阶下下拜请求免死，县令感到很可笑，就命令左右把牛杀了。酒足饭饱，县令躺在屋檐下休息，不知不觉睡了一觉。等醒了以后觉得浑身发痒，抓搔一阵好象出疹子似的，后来变成癩疮，十多年后死了。

僧昙欢

后周武帝时，敷州义阳寺僧昙欢有羊数百口，恒遣沙弥及奴放于山谷。后沙弥云：“频有人来驱逐此羊。”欢乃多将手力，自往伺之。后见此人，立于东岸树下，遥谓欢曰：“汝之畜养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劳护惜。”欢骤马绕谷

就之，而觅不见。少时灭法教，资财并送官府，公私牵挽，并皆分散。欢还俗，贫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周武帝时，敷州的义阳寺有个和尚叫昙欢，他有几百只羊，每天都派小和尚和寺里的雇工到山谷中放牧。后来，有个小和尚说：“经常有个人来驱赶我们的羊。”昙欢觉得蹊跷，有一天多带了几个人，亲自去看一看。果然看见有一个人站在东岸的大树下，很远就对昙欢说：“你当和尚的畜养猪羊，罪过太大了，你不久的将来就会知道。何必还费力护卫呢”昙欢听了很生气，驱马绕过山谷想找他理论，但到了那地方根本找不到踪影。过了不长时间，朝廷取缔佛教，财产也被没收，公私的事也牵扯不清，资财被分净光。昙欢被迫还俗后，因贫病而死。

释僧群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与石盂，隔一小涧，常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

翼当梁头，群将举锡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归，遂绝水数日而终。临终，谓左右曰：“我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报也。”（出《高僧传》）

释僧群清贫守节，仅吃蔬菜等素食，住在罗江县霍山上，自己修建茅屋，在海中孤独地住着。他的住处山上面有个大石盂，盂中的水深有六尺，平常有清清的溪流流出来，这个地方风景秀丽，古时相传，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僧群于是也不食人间烟火了。他的房屋到石盂中间隔着一条小山涧，平常用一根木头作小桥。过了小桥到石盂去打水，已经一百三十年了。这一天也太巧了，忽然看见一个折了翅膀的鸭子，舒展着翅膀挡在桥头。和尚想用锡杖把它拨走，又怕伤害了它，没办法只好回去。这样和尚断了水几天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对左右的人说：“我少年的时候，曾经折断了一只鸭的翅膀。”发生这件事就是报应啊。

竺法惠

竺法惠，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谓弟子法昭曰：“汝过去时，折一鸭脚，其殃即至。”俄而昭为人

所掷物折脚，遂永疾废焉。（出《高僧传》）

竺法惠和尚，本来是关中人，为人耿直道行很高。有一天走到嵩高山，忽然对身边的弟子法昭说：“你过去曾折断一只鸭脚，这事带来的灾祸就要来了。”不一会法昭就被别人扔的东西折断了小腿，于是造成了终生残疾。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烧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此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阊，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

吾儿否？”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父儿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有道惠法师，本冀州人，与小儿邻邑，亲见其事。（出《冥报记》）

隋开皇初年，冀州城外，有一个小孩，十三岁，经常偷邻居家的禽蛋，烧烤着吃。第二天早晨，有人敲门招呼这个小孩，小孩的父亲让他出去看看，只见一个人对他说：“官府让你去。”小孩就说：“叫我去服劳役吧，我去拿点衣服和干粮。”那人说：“不用。”就带着小孩走了，村南边过去是桑田，已经耕完还没下种。走到这里时小孩忽然看见道的右边有一个小城，四面是门楼，油漆着红色很庄严。小孩很奇怪，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城？”那人呵斥他说：“不要说话！”这样走到城的北门，那人让小孩进去，小孩刚迈进门槛，城门突然关闭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是座空城，地上都是热灰和小碎火，也不深，才没过脚踝。小孩哭喊着往南门跑，刚到南门，南门又突然关闭。又往东门、西门跑，也都是刚到即关。没跑到时开着，等跑到了就关上。当时村里人都出来种田采桑，男男女女很多。都看见小孩在耕地里哭，又四面奔走。都说：“这小孩疯了吗？一大早就上这儿来玩也不休息。”到了该吃饭的时候，采桑的人都回来了，小儿的父亲就问：

“看见我家孩子了吗？”采桑人回答说：“你的孩子在村南跑着玩，招呼他也不肯回来。”父亲就跑到村外，很远就看见小孩还在跑。于是大声招呼他的名字，只叫了一声小孩就停住了，城里的灰火也突然不见。小孩倒在地上，嚎哭着对父亲说了经过。父亲一看他的脚，半个小腿以上，血肉焦干，膝盖以下，红烂得象用火烤了一样。父亲把小孩抱回家治疗养伤。大腿以上的肉还同以前一样，膝盖往下成了枯骨。邻居们听说这件事，都到那小孩跑的地方看，只见脚印还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灰火。做好事就会有好结果，做坏事就会到处是地狱。有一个道惠法师，原来是冀州人。与小孩家不远，亲眼看见这件事。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 (杀生)

王将军 姜略 贺悦 李寿
方山开 王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毅 刘摩儿 店妇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王将军

骁骑将军王某者，代郡人，隋开皇末年，出镇蒲州，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见者皆爱怜之，父母犹钟爱。既还乡里，女年七岁，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邻里戏藏匿之，访问不见。诸兄骑马远寻，去家三十余里，得于荒野中，冥然已无所识，口中唯作兔鸣，足上

得荆棘盈掬。经月余，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为畋猎杀害之报也。后合家持斋，不复食肉。大理寺丞蔡宣明，曾为代府法曹，亲说之。（出《冥报记》）

有个姓王的骁骑将军，代郡人。隋文帝开皇末年，出任蒲州镇守。这个人生性好打猎，被他所杀的禽兽无法计算。他有五个儿子，没有女儿。后来竟生了一个女儿，端庄美丽，见着的人都很怜爱她。父母更加钟爱。王将军解甲归田，回到乡里，这个女儿有七岁了。有一天早晨忽然不知女儿的去向，都认为是邻居开玩笑藏起来了，等到各家去问，都说没看见。于是，她的几个哥哥骑着马到处找，离家三十多里，在一片荒野中找到了，但已闭着眼睛不认人了，口里发出兔叫的声音，脚上扎的荆棘有一小把，经过一个多月，什么也不吃就死了。她的父母特别悲痛，认为这是以前打猎杀生的报应，后来全家吃斋，再也不吃肉食。大理寺寺丞蔡宣明，曾作代郡法官，是他亲自说的这件事。

姜略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好畋猎，善放鹰犬。后遇病，见

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叫鸣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而后苏，因请众僧，急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终身绝酒肉，不杀生命。姜略尝自说其事。（出《冥报记》）

隋朝鹰扬郎将军姜略，天水人。少年好打猎，善于放鹰犬。后来得了病。昏迷中只见有一千多只鸟都没有头。围绕着姜略的床边叫：“赶快还我的头来！”姜略立刻觉得头痛，断了气，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因此他就请了很多和尚，急忙为鸟祈祷祝福，许了愿，好些鸟才飞走。病也立刻就全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喝过酒也不吃肉，不杀生命。姜略曾自己说起这件事。

贺悦

唐武德中，隰州大宁人贺悦，为邻人牛犯其稼，乃以绳勒牛舌断。后生三子，并皆喑哑，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唐高祖武德年间，隰州大宁有个人叫贺悦，因为邻居的

牛损坏了他的庄稼，就用绳子把牛的舌头勒断了。后来他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哑巴不能说话。

李寿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邻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既无罪杀我，我未死间，汝又生割我肉，齑齑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报记》）

唐朝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年，罢职回到京城的府第。李寿喜好打猎。经常用笼子养鹰，有很多对。并且杀邻居的狗喂鹰。不久他就得了病。病中看到五只狗来要求偿命。遂安公对它们说：“杀你们的是奴仆通达，他有罪，并不是我的罪过呀。”狗说：“通达怎么能自己作主呢？况且我们也没有偷你的东西吃，仅从你门前经过，就随便杀了我们。如

果不偿命，最终不放过你。”遂安公拜谢请罪，并说一定为它们追福，其中四只狗同意了，有一只白狗不答应。说：“既然你无辜杀我，我未死的时候，你就生割我的肉，每割一块我就痛苦不堪，我回想你这样狠毒，怎么能饶过你呢？”不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替遂安公求情说：“杀了他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放了他，让他给你追福，不是很好吗？”那只白狗才同意了。过了一会儿，遂安公苏醒了，但已患了中风偏瘫的病，四肢不灵，于是为狗追福。然而，遂安公的病最终也没有好。

方山开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游猎，以之为业，所杀无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时，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觜爪，飞来，攫山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至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幘，谓开山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险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

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开，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旧道而下，复有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护得免。及下山，见一大坑，极秽恶，忽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面及右膊之上，爪迹宛然，终身不灭。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恒以诵经为业。（出《法苑珠林》）

唐朝曹州武城有个人叫方山开。少年时就善使弓箭，特别喜欢游猎，就以打猎为职业，所杀的禽兽不计其数。贞观十一年那年突然死了，但经过一宿又苏醒了。他说：“刚死的时候，被二十多人拉去，走了十多里，上了一座山，有三个鬼牵着山开，登着梯子往上走，要到山顶的时候，忽然飞来一只大白鹰，铁爪铁嘴，抓了山开的左脸颊飞走了。又有一只黑鹰，也是铁爪铁嘴，抓了山开的右肩也飞走了。等到了山顶，被带到一个厅堂，看见一个当官的人，披着红色的衣服，头上戴着黑头巾，对我说：‘你这一生有什么功德，可以全部说出来。’我回答说：‘自从生下来，也没有什么功德。’官人说：‘最好带他到南院去参观一下。’有两个人就带领我到南边去，到一城边，此城非常险峻。那两个人敲了几下城北门，门立刻就开了，只见城里赫然全是大火，门边有几条毒蛇，都有十多丈长，蛇头也有五个斛那么大，口中往外吐火，象要吃人。我非常害怕，吓得不知往哪儿走，来时那个门也关闭了，只知道磕头念佛就是了。这时门却开了，我又

回去见那官人，他要把我送到地狱去受罪。这时旁边的侍者说：‘山开寿数还没尽，但恐怕他进入这城，就不可能出去了，不如暂且放了他，让他积累功德。’官人说：‘也好’。就命前二人送我，照旧从原道下山，又有鹰想抓我，全仗那两个人卫护我才免被抓，等下了山，看见一个大坑，腥臊恶臭，突然被那两个人推到坑里，一会儿功夫我就醒了。”山开说完看自己的脸和右胳膊上边，被鹰抓的痕迹还很清楚，以至终身没有消失。山开于是舍弃了妻子儿女。把住宅当佛院，整天以诵经为事业。

王遵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并时疾甚。宅有鹊巢，旦夕翔鸣，忿其喧闹，兄弟共恶之。及病瘥，因张鹊，断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齿之疾，家渐贫，以至行乞。（出《宣验志》。明抄本作《宣室志》，按御览七四引作出《灵验记》）

唐朝的王遵，河内人。兄弟三人，同时得病很重。宅院里有喜鹊窝，从早到晚飞翔鸣叫，兄弟三个觉得太喧哗很

生气，都讨厌它们，等病好以后，把喜鹊捉住并将它的舌头弄断放了。很快，兄弟三个都得了口腔和牙齿的疾病，家庭也一天天贫穷，到后来只好讨饭度日。

李知礼

唐陇西李知礼，少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以后，诸贼已稍退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曰：（“曰”原作“汝”。据明抄本改。）“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之时”《法苑珠林》四二作“即败”。）即便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列知礼，厉声叫曰：“向者贼退，（原本无“退”字，据明抄本补。）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

犬，此犬直向前啗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其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面及（明抄本“面”上有“唯”字。无“及”字。）目白骨，并五脏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记。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穿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有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噉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僧亦别去。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稍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赍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恐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出《冥报记》）

唐朝陇西人李知礼，少年便矫健敏捷，善使弓箭，又能骑马，还能打弹子。因此他杀死的禽兽很多，有时去捕鱼，抓到的鱼不计其数。贞观十九年那年，他得病几天就死了。死后见到一个鬼，牵着一匹马，这匹马比人间的马大些。那鬼对知礼说：“阎罗王让你去。”说着就让知礼骑上马，不一会儿，就到了阎罗王面前，阎罗王对他命令道：“让你去讨伐贼寇，一定不能失败。如果失败就杀了你。”与知礼一同去的有

二十四个同伴，知礼向东北望去，只见贼寇多得不见边际，天昏地暗，被踏起的尘土象雨一样。知礼等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这时知礼对同去的人说：“王法森严，宁可向前拼杀而死，不可失败而回。”说着，知礼回马冲杀，向贼人射了三箭以后，贼人稍有退却，知礼又射五箭，贼人于是溃败，四散奔逃。打胜之后知礼参拜闫罗王。闫罗王责问知礼：“贼寇虽然败退，为什么开始时你们败退？”令人以麻绳绑了头发和手足，让知礼他们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上面又用一块大石压着辗磨他们，前后磨了四个人，身体全都溃烂，等到了知礼，知礼大叫说：“我毕竟把敌人打退了，尽到我的能力，现在还是被杀，这样怎么激励后人？”闫罗王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放了，还由他自由活动。过了三天，他自己往西北方向走，进入一有墙的院子，只看满院的飞禽走兽，能覆盖三四亩地那么多，都来向知礼索命，渐渐向他逼进。知礼曾射死一只母狗，这时看见这只狗直奔他来啃咬他的脸，然后又咬他的身体，满身没有一处不被伤的。又来了三个大鬼，每个都有一丈多高，都来剥知礼的皮肉，不一会儿就剥净了。只有脸、眼睛，骨头和五脏还剩下了，这几个鬼把皮肉分给那些禽兽吃，奇怪的是那皮肉剥完又生，生完再剥，这样过了三天，知礼真是痛苦难忍，难以用文字表达。总算结束了，大鬼和禽兽们忽然不见踪影。知礼四下看了看，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跳墙跑了，他只顾往南跑，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就觉得身体很轻，好象一跳就能走千里似地。这时又有一个鬼从后面追上他，拿一个铁笼子把他罩上，知礼被罩在笼子里后，只见无数条鱼都来咬他、吃他，吃完了，鬼就回去了，这时那些鱼也不见了。

知礼家以前曾供养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比知礼早死，和尚来给知礼去掉了笼子，对知礼说：“施主一定很饿了。”然后拿出三丸白色药丸，象枣，让知礼吃下去，知礼吃后马上就饱了。那和尚又说：“施主应该回家了。我也该走了。”知礼回来后看见自家的北面有一个大坑，坑里有矛枪立在那里，过不去，又看见侄女和奴婢们抬着一个箱子，箱子里都是用绢丝串的钱，另外放了一些饮食，在坑的东北面。知礼心里想：婢女和侄女怎么作这样的游戏，太怪了。知礼回头向北望去，只见一鬼挺剑直奔他而来。知礼惊慌失措，只好跳到坑里。这一下知礼苏醒了。从死到苏醒一共过了六天。后来问家里的人，才知道那是侄女拿着纸钱和饭食为知礼祭奠，当时看却是绢和铜钱。

陆孝政

唐雍州陆孝政，贞观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为性躁急，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窠，分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政遣人移就别窠。蜂未去之间，孝政大怒，遂以汤就树沃死，殆无子遗。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厅昼寝，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唐朝雍州的陆孝政，贞观年间任右卫隰州府左果毅。孝政性情急躁，作了很多残害生灵的事。他的府内以前有一窠蜜蜂，纷飞聚集在宅院南边的树上。孝政派人把蜂窝移到别的地方，但那群蜜蜂不去，孝政就很生气，马上用开水在树上把蜜蜂全浇死了，连一个也不剩。到了第二年五月，有一天白天，孝政在厅堂上睡觉，忽然飞来一只蜜蜂在孝政的舌头上螫了一下，马上那舌头就发红肿胀起来，把嘴都堵上了，几天后孝政就死了。

果毅

唐贞观永徽间，周至鄠县界有果毅。每客来，恒买豚设饌，卫士家生十豚，总买尽。其最后买者，煮尚未熟，果毅对客坐，遂闻妇人哭声。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厅，又闻哭声，看妻还不哭，如此数回。后更向家，即闻哭声在门外；若门外，即闻哭声在家中。其客大惊，不安席，似闻哭声云：“男女生十个，总被果毅吃尽。”其客数遍听之，了了闻此，客恻之即去。果毅惊，因此得病，数旬而终。长安（“安”原作“客”。据明抄本改。）共传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唐贞观永徽年间，在周至鄠县内有个叫果毅的人。每次有客人来，他都买猪做菜宴请客人。卫士家的母猪生了十只猪，都被他买光了，最后买那只猪，还没有煮熟的时候，果毅和客人对面坐着，这时叫到有妇人的哭声，起初他怀疑是他的妻子哭，跑到屋里看，妻子并没哭。到了客厅，又听到哭声，再回去看妻子，还是没哭。如此几回，后来改在家里待客，又听门外有哭声，跑到门外又听那哭声在家里。那个客人也很吃惊坐不住了，好象听那哭声边哭边说：“男的女的一共生了十个，都被果毅吃光了。”那客人听了几遍都听得很清楚。客人害怕就告辞走了。果毅也非常害怕，后来因此而得病，几十天后死去。长安的人都传说这件事。

刘摩儿

唐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显庆四年八月，遇病而终。男师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险诋。比邻有祁陇威，因采樵，被车碾死，经数日而苏。乃见摩儿男师保，在镬汤中，须臾之间，皮肉俱尽，无复人形，唯见白骨。如此良久，还复本形。陇威问其故，对曰：“我为射猎，故受此罪。”又谓保曰：“卿父何在？”对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见。卿既即还，请白家中，为修斋福。”言讫，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见馆宇

崇峻，执杖者二十余人。一官人问曰：“汝比有何福业？”对曰：“陇威去年正月，在独村看诵一切经，脱衫一领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无量功德，何须来此！”遂索簿勘，及见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虚。侧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寿。”乃遣人送还，当时苏活。（出《法苑珠林》）

唐朝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在高宗显庆四年八月得病而死。他的儿子叫师保，在他死的第二天也死了。父子二人这一生，行为阴险邪恶。他的邻居有一个人叫祁陇威，因为上山砍柴，被车压死，过了几天又苏醒了。当他死的那时候，看见刘摩儿的儿子师保在一个装满开水的大锅里，片刻之间皮肉都被煮化了，一点儿人样也没有，只见白骨一具。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才还复原形。陇威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师保回答说：“因为我经常狩猎，所以让我受这个罪。”陇威又问师保：“你父亲在哪里？”师保回答：“我父亲罪太重了，一时见不到他，你还可以回去。回去后告诉我们家里的人，赶快吃斋，为来世造福。”师保刚说完，陇威被地府的人催促，只好走了。到了一座府第，只见楼院高深，很是崇峻。正堂两边有二十多人拿着刑杖。一个官员问陇威：“你说一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陇威回答说：“我去年正月，在独村几乎诵读了各种经文，也曾脱下一件衣衫施舍，并接受五戒，到现在也没犯戒。”那官员就说：“真象你说的那样，你的功德无量，怎么会到这里来？”于是拿生死簿查看，看完后，才说：

“你这人该死不假，但在旁边注着：受戒布施福助，应该延寿。”于是派人把陇威送了回来。陇威当时就活了。

店妇

唐显庆中，长安城西路侧有店家新妇诞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见闻之者，多断杀生焉。（出《法苑珠林》）

唐朝显庆年间，长安城西路边上有一个店家，新媳妇生了一个小男孩。满月这天，亲戚朋友都来庆贺，店主人让屠夫杀一只羊。那羊多次向屠夫跪拜。屠夫把这事向店家的人报告了，店家的大人小孩都不认为这里有什么迹象，就让屠夫杀了这只羊，把羊肉放到锅里煮。因为别人都忙着料理葱蒜饭菜，就让新媳妇抱着小孩看着锅里的肉，那新媳妇抱着孩子来到锅前。锅突然间自己破了，汤水冲犯灰火直扑母子，母子全被烫死。当时在店里看到听到这件事的人，多数都不

再杀生了。

屠人

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业。因病遂死，乃被众羊悬之，一如杀羊法，两羊捉手，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颈，出血数斗，乃死。少顷还苏。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见绕颈有鲜血，惊共看之，颈有被刺处，还似刺羊，一边刀孔小，一边刀孔大。数年疮始合。（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总章、咸亨年间，京城内有个屠夫，世代相传以此为职业。有一天突然病死，死时觉得是被很多羊悬吊起来，象他平时杀羊一样，两只羊抓手，另外的羊抓脚，其中一只羊拿着刀刺他的脖子，出了几斗血死了。不多一会这人又活了，在他没活的时候，家中的人看见他脖子周围有鲜血，很为惊奇，都来看。只见他脖子上有被刀刺的地方，象他平时杀羊那样，一边的刀孔小，另一边的刀孔大。几年以后疮口才愈合。

刘知元

唐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出《朝野僉载》）

唐朝虔州司士刘知元掌管判司仓。有一次聚会饮酒时，司马杨舜臣对他说：“买肉一定要买带崽的，这种肉肥脆好吃，其余的瘦肉不好吃。”知元以后就挑选怀孕的牛犊和猪羊驴等杀吃。它们被杀死后，怀的胎还动，很长时间才能死。不久，舜臣的一个家奴无病而死，但心口还是热的，七天以后又活了。那家奴说：“在阴间见到一个水牛，白色额头，有个小牛犊跟随它，见到阎王告状说：‘我怀胎五个月，那刘知元无缘无故杀了我们母子。’不一会儿，又见猪、羊、驴等都领子来

告状，诉说冤枉。只见刘知元招供，说是杨司马要我这样做的。”过了三天刘知元死去。又过了五天，杨舜臣也死了。

季全闻

唐则天初，京兆人季全闻家富于财，性好杀戮。猪羊驴犊，皆烹宰于前。常养鹰鹞数十联，春夏采鱼鳖，秋冬猎狐兔。常与诸子取鸟雀，以刀齐刈其头，即放飞，看其飞得远，远者为胜，近者为负，以此戏乐。在家极严残，婢妾及奴客，有小事，或悬开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眜，有皮垂下，至于鼻。从额已后，又有一片皮，垂至于项，有似人着帽焉。后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鹰吻。又生一子，从项至腰有缝，拨看，见其心肺五脏，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鹰犬弋猎，性又残忍酷毒。其妻生男，项上有肉枷，或如鸟兽鱼鳖形，或无眼鼻者数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武则天当政初年，京兆人季全闻家巨富，财产无数，但此人好杀生，无论猪羊驴牛，尽烹宰，经常养鹰几十对。春夏捕鱼鳖，秋冬猎狐兔，又常和诸家弟子抓鸟雀。用刀把鸟头切下，然后放飞，看谁的飞得远，飞得远的为胜者，飞得

近的为负者，这样比赛游戏。季全闻治家也极残忍毒辣。他的婢妾家奴，只要稍有点错误，或者挖心，或者剜眼，残酷到极点。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儿子，有一块皮从上眼皮一直垂到鼻子，还有一块皮从额后直垂到脖颈，好象人戴着帽子似的。生第二个儿子，其牙爪如虎、嘴象鹰嘴。第三个儿子更奇怪，从脖颈到腰有缝，拨开看，可以看到里面的心肺五脏。这三个儿子全是生下来就死了。季全闻有个哥哥，也好养鹰游猎，性格也残忍酷毒，他的妻子所生男孩，脖子上有枷一样的肉，有的象鸟兽鱼鳖，有的无眼无鼻。

当涂民

吴俗，取鲜鱼皆生之，欲食则投之沸汤，僵转移时乃死。天宝八载，当涂有业人取鳊鱼，是春得三头鳊，其子去鳊皮，断其头，燃火将羹之。其鳊则化为蛇，赤文斑斓，长数尺，行趋门外，其子走反顾，余二鳊亦已半为蛇，须臾化毕，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一家七人，皆相继死，十余日且尽。当涂令王休悝，以其无人也，命葬之。（出《纪闻》）

吴地的习惯，捕到鳊鱼都养起来。想要吃鱼的时候，把

鱼放到开水里，等到停止游动时才死。天宝八年，当涂有一打鱼人，当年春天捕到三头鳝鱼，他的儿子剥掉鱼皮，割掉鱼头，点着火要做鱼羹。但那条鳝鱼立刻就变成了一条蛇，红色的花纹斑斓夺目，有几尺长，爬到门外。他的儿子吓得逃开，又回头看的时候，余下那二条鳝鱼也已经半化为蛇，一会儿全都变成蛇，都走了。他的儿子立刻就得了病，第二天就死了。以后一家七口都相继死去，仅十多天全家死净。当涂县县令王休悋，因为看他家已没有别人，命人把他们家的人埋葬了。

张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才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

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出《广异记》）

唐朝泉州晋江县县尉张纵，好吃鱼，有一天突然病死，但心口还是热的。过了七天以后又苏醒了。活了以后他自己说，当初有个穿黄布衫的衙吏告诉张纵：“闫罗王拘你去。”张纵只好跟着他走，不一会儿见到闫王，闫王问那黄衫吏：“我让拘的张纵，不是这个张纵，你怎么错拘了他来？赶快让他走。”闫王身旁有个官吏对闫王说：“这个人好吃鱼，暂时可以惩罚他当鱼。”于是闫王就命令张纵作鱼。还说：以后能恢复本身。张纵就被那个闫王身旁的官吏带到河边，推张纵下水。张纵就变成小鱼，仅一寸多长，每一天都见长，到第七天，已长到二尺多长。这时忽然看见一个打鱼的到河里下网，张纵心里很害怕，但不知不觉已进入网中，被打鱼人捕获。放到船仓里的乱草下面。不一会听到晋江县王丞派人找打鱼人要鱼。打鱼人开始只给他小鱼，被打了一顿，又到放网的地方搜索，便在乱草下得到鲤鱼，拿着回到王家，那鱼到了堂前，看见王丞的夫人对着镜子梳妆，还露着一只胳膊。又被拿到厨房里，被厨师用刀刮了鳞，并不觉得痛，只觉得那刀很冷，不一会又被剪掉头，张纵的原身就活了。当时唐朝殿下侍御史李萼被降职作晋江县尉，正在王家吃鱼。听说张纵活了，就

赶来看他，李萼刚到，张纵就起身迎接并拉着他的手对李萼说：“吃鱼吃饱了吗？”李萼觉得奇怪，问他怎么知道这件事，张纵就详细地告诉了他的全部经过。才知道他吃的鱼是张纵变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 (杀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棱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绍

朱 化

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贍，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

及货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之小羊，尽化为鬼而走。化大骇，莫测其由。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之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与群羊执尔而戮之。”言论而灭，化大惊惧，寻死于邠宁焉。（出《奇事》）

洛阳人朱化，以贩卖羊为职业。唐朝贞元初年，往西走到邠宁，买了那地方的羊返回。有一人见到朱化对他说：“你买卖羊赚钱，应该想办法多赚钱，但你看到小羊，就认为不可以买，你不知道小羊不久就会变为大羊，从小把它买来，等你卖的时候就大了，这里的利润不是很大吗？你买大羊，一定买得少；买小羊，就会买得很多。羊多，赚的钱也多；羊少，赚的钱也少。”朱化觉得是这么回事，就告诉那个人：你要是知道哪里有小羊，我就全买下。那个人不几天就带一个养羊的主人来了。朱化于是买到小羊一百多头。把大羊和小羊混杂在一起赶回了洛阳。走到洛阳城下，只一个晚上所买的小羊都变成鬼跑了。朱化很害怕，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到第二年又去邠宁，看到和他说买小羊的那个人，很生气，就

要把他送到官府去治罪。那人说：“我有什么罪？”朱分说：“你劝我买小羊，我赶到洛阳城下的时候，都变成鬼跑了，这难道不是你使的妖术吗？”那人说：“你贩卖羊，想多赚钱，杀生害命，不知收敛，你犯了弥天大罪，到现在还不醒悟，反而对我发怒，我就是鬼，应该和群羊一块儿抓你杀了你。”说完就不见踪影。朱化更加害怕，不久就死在邠宁。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擢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絀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繫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出《玉泉子》）

唐朝的李詹，宣宗大中七年在崔瑶主持的考试中进士及

第。他平生多方寻找特殊味道的菜肴。每次吃鳖，就绑上它的脚。放到烈日下曝晒，等鳖很渴的时候给它酒喝，然后拿到厨房烹煮，鳖正醉的时候已经被做熟了。又有时把驴拴在庭院里，周围点上火，驴渴得没办法就喝含碱的灰水，洗它的肠胃，然后再拿酒，放入各种调料，再让驴喝，驴未死而被烈火所烤、外边的肉已经熟了。有一天，李詹刚戴上头巾，突然站不住了，倒地而死。不一会，李詹的厨师也死了。过了一天，厨师又苏醒过来，他说：“我看到李詹了，闫王正追责他过分残害动物的生命，李詹对闫王说是我干的，我就说：‘李詹让我干我敢不干吗？’李詹又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样办，是狄慎思传授给我的。’所以我才免死又回来了。”过不久，狄慎思也死了。狄慎思也是进士及第，当时作小谏。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铖。新安县慈润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锄坎地，卷蚕数

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肉及饼饵贮囊，无他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其欸示：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领，就村检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出《三水小牋》）

唐朝咸通庚寅年，洛阳地区饥荒。谷价飞涨，在阴沟里、田埂上到处都有饿死的百姓尸首。到了放蚕的季节，而桑叶大多被虫子吃了，桑叶每斤值一铔。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有个村民叫王公直，有桑树几十棵，特别荫翳茂盛。公直就和妻子商量说：“饥荒这么重，家中也没有粮食，就是尽力养蚕，也不知后果会怎么样。依我看，不如放弃养蚕，乘着现在桑叶价贵就卖桑叶，这样可以赚钱十万。能积蓄一个月的粮食，就可接上麦秋了，难道不比饿死强吗？”妻子说：“好”。于是他就拿着锹挖了一个坑，卷起那几张蚕子埋了。第二天起早，

挑着桑叶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桑叶，得钱三千文。又在集市上买了个猪腿以及烧饼、菜肴等回家。到了徽安门，门吏见他的口袋里流血，点点滴滴洒了一地，于是就让他停下盘问他。公直说：“我刚才卖了桑叶赚到钱，买了猪腿肉以及烧饼等东西装在口袋里，没有别的什么。”公直请门吏搜查，打开口袋，只见有一个人的左臂，好象刚肢解下来的。于是一群门吏把公直反绑了送到居守衙门。居守命令送交河南府尹正王公凝审理。王公命令人审问，要依法处置。公直招供道：我埋了蚕卖掉桑叶，买肉回家，确实没有杀人。请派人到家里检验。府尹就派差吏所由监管，带公直到村里去检查埋蚕的地方。所由领公直到村里后，先召集邻里和保长，画押签字。大家都说确实知道公直埋蚕，没干别的什么坏事，差吏就同村里的众人及公直到埋蚕的地方一块儿挖坑，却坑里只有箔角上有一个死人，缺一左臂，等把公直口袋里那个左臂拿来附上，正好相合。差吏就带公直到府里去报告，把情况向府尹说了。府尹说：“王公直虽然没有杀人的事。却有坑埋桑蚕之罪，法律上可以饶恕，但情理难容。蚕是天地间的灵虫，是纺纱织布的根本，故意剿杀绝尽，同杀人没有什么两样，应该施以严刑，以兹禁绝凶丑。”遂命人在刑场上用刑杖打死。等到派人再到那埋蚕的坑里验尸，则又变成腐烂的蚕了。

黄敏

江西都校黄敏者，因御寇坠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龟，傅之，月余乃愈。而龟头尚活，龟腹间与髀肉相连而生，敏遂恶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与己肉无异，不能而止。龟目所视，亦同己所见也。（出《闻奇录》）

江西都校黄敏，因为抗击敌寇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左大腿，他手下的人迅速地用石头砸碎一只活着的乌龟，给他敷上，一个多月腿就长好了。然而敷在伤腿上的乌龟的头还活着，龟的腹部与黄敏的大腿肉长在一起。黄敏很讨厌它，想把它割掉，刚想下刀，疼痛得象割他自己的肉一样，不能割，只好停止。龟目看到的，与他自己看到的相同。

陈君棱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鹤陂，陂左村人陈君棱，少小捕鱼为业。后得患，恒被众鱼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鱼网盖之，痛即止。后为村人盗网去，数日间，不胜痛而死。德州刺史邓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出《奇闻录》）

曹、宋二州西边有个大鹤陂，在陂左的村庄里有个人叫陈君棱。这人少小时就以捕鱼为职业。后来得了病，觉得经常被很多鱼所咬，痛苦不堪，不知怎么办好。如果用鱼网盖在身上，疼痛就停止了。后来村里人把他的鱼网偷走，几天之间，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而死。德州刺史姓邓的曾任考城县令。知道这件事。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泊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痍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录，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唐朝汾州的景云观有个道士名叫王洞微。家在孝义县。当初作过小官。此人爱好杀生，常钓鱼打猎，从二十岁到壮年，共计杀死的狼、狐狸、雉鸡、野兔，鱼鳖、飞鸟可达万数。后来当里尹，得了病发烧一个多月，那时他忽然觉得屋里有禽兽鱼鳖一万多只，环绕在他的床前咬他，满身都是伤口，几乎没有一点好的皮肤。半夜之后，他的父母兄弟都听到他的卧室里有群鸟鸣叫的声音，声音清晰。这样过了几年，他的病更重了。有人对洞微的父亲说：“你的儿子病很重，最好让

他到景云观去出家。”于是就挑选了一个吉日搬到景云观。在一个多月内，会集很多道士为他修斋授符，洞微的病就好了。十年以后、洞微还是得病死了。

孙季贞

唐孙季贞，陈州人，少好捕网飞走，尤爱啗鸡卵，每每欲食，辄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邻有张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径往孙氏家，称季贞，听（“听”原作“云”，据明抄本改。）其言，实季贞，其形故张生也。张氏之族，即诣官以诉。孙云：“先是吾不当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为冤债所诉，以食鸡卵过甚，被驱入于空城中，比入则户阖矣。第见满城火灰，既为烧烁，不知所为。东顾，方见城户双启，即奔从之，至则复阖矣。西顾，从之复然。南顾北顾，从之亦然。其苦楚备尝之矣。一旦，王谓季贞曰：‘尔寿未尽，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复还？’主者曰：‘邻有张某，死才三日，可借此以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实季贞也。”官不能断。郡牧刘尚书虞，亲呼问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无知者以为验。”季贞曰：“某未死前，尝藏佛经两卷于屋瓦，人实无知者。”命探之，存焉，断归孙氏。（出《玉泉子》）

唐期的孙季贞，陈州人。少年时就好捕捉飞禽走兽，尤其爱吃鸡蛋，每次要吃鸡蛋，就烧熟了吃。死了已经三年了。邻居有个叫张生的人，也已病死三天。这一天忽然坐起来，能下地走，直奔孙家，自称是孙季贞。听他说的话，确实是季贞，但形体又确实是张生啊。张氏家的人就去官府告状。在官府里，孙季贞说：“以前是我不该死，因为一生杀了很多动物，所以被那些冤魂告了，又因为吃鸡蛋太多，被赶了阴曹的空城里，刚进去，城门就关上了，只见满城灰火，不一会大火通亮闪烁，我也不知道往哪去，往东看，才看见两扇城门都开着，我就跑去想出去，但是等我跑到那里时城门又关上了。再往西看，同东城门一样，往南往北都是一样。烟熏火烤，又累又乏，那苦痛让我尝尽了。一天早晨，闫王对我说：‘你的寿命没尽，然而你死了三年了，怎么复生呢？’这时主簿说‘他的邻居有个张生，死了才三天，可以借尸还魂。’闫王就同意了。现在我实在是孙季贞。”官府不能决断。郡牧尚书刘廙，亲自来问他，然后说：“应该用他平生的一件事，必须是别人不知道的来验证。”季贞就说：…我没死以前，曾把两卷佛经藏在屋瓦下面，别人谁也不知道。”官府命人去探查，果然还在。最后孙季贞判归孙家。

崔道纪

唐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捉，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命七十，并宜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时年三十五。（出《录异记》）

唐朝前进士崔道纪，考中后，游览于江淮之间。有一次醉得很厉害，躺在客馆里，他的仆人到井里去打水，有一条鱼随着水桶里的水被打上来，仆人得到这条鱼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崔道纪，崔道纪听后很高兴，说：“鱼汤最能解酒，赶快做了。”吃了鱼汤后很长时间，有一个穿黄衣的使臣从天上下来，立在庭院里，连声呼叫崔道纪，并派人把他拉过来，宣布诏命说：“崔道纪，下方土地的小民，意敢杀害龙子，本来官应至宰相，寿命到七十，现应免除。”说完就升天而去。当天晚上，崔道纪暴病身亡，当时三十五岁。

何泽

唐何泽者，容州人也，尝摄广州四会县令。性豪横，唯以饮啖为事，尤嗜鹅鸭。乡胥里正，恒令供纳，常豢养鹅鸭千万头，日加烹杀。泽只有一子，爱怜特甚。尝一日烹双鸡，爨汤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镬中。一家惊骇，就出之，则与双鸡俱溃烂矣。（出《报应录》）

唐朝的何泽，是容州人。曾经当过广州四会县令。性情豪强专横。整天不是吃就是喝，尤其爱吃鹅鸭。乡胥里正，他经常命令他们供纳，在家里经常养鹅鸭上千只，每天都烹杀几只。何泽只有一个儿子，他特别爱怜娇惯。有一天杀了两只鸡，在灶上烧了火等着水开，他的儿子好象有鬼抓似地被扔到锅里，一家人惊吓得不得了，马上捞出来，他儿子已经和那两只鸡都烂熟了。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剖其肉，载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后归家，忽遍身患疮，楚痛号叫，邻里不忍闻。须得大盆贮水，举体投水中，渐变作龟形。逾年，肉烂腐坠而死。（出《报应记》）

唐朝咸通年间，岳州有一个村人。他把湖池的水放干了抓鱼，结果抓到了很多龟。把龟肉剖挖干净后，装着龟板到江陵去卖，卖了很多钱。回到家里以后，突然遍身生疮，疼得他大哭大叫，邻居都不忍心听。只有把身体全都泡在一个装满水的大盆里，他的身体渐渐地变成了龟的形状才好些。过了一年，他全身的肉都烂掉而死了。

徐可范

唐内侍徐可范，性好畋猎，杀害甚众。尝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髓。又性嗜饒驴，以驴縻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馔。前后烹宰，不记其数。后扈从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见群兽鸟雀啄食其肉，痛苦万状。又须于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网盖覆，方暂得睡。以日继夜，常须如此，命将尽，惟一束黑骨而已。（出《报应记》）

唐朝的内侍官徐可范，好打猎，杀害鸟兽生灵很多。曾拿来活鳖，把甲凿开，然后用热油浇烫，称之为鳖饼。他又特别爱吃驴肉，作法也特别：把驴拴绑在屋子里，用盆调好五味汁液在驴的前面，在驴的周围点上烈火，等驴渴了把五味汁液喝光，再杀驴取肠胃做菜吃。前后烹宰的驴不计其数。后来随从僖宗到四川得了病，每次睡觉都看见一群鸟兽啄吃他身上的肉，他痛苦万状，必须在他的床下面笼上火，再用油醋等浇他的身体，用鱼网覆盖全身，才能觉得好受些暂时睡一会儿。这样日以继夜，必须经常这样作。等他要死的时候

候，只剩一把黑骨头了。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己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出《搜神记》）

近年来建业有一个妇女，背上生一个大肉瘤，大得象斗囊，里面象有很多茧和栗子，走起来能听到声音。她在街市上讨饭，自己说是一个村妇，平常和妯娌们一块儿养蚕，但唯独她养不好，连年亏本，因此她就偷了妯娌的一口袋茧烧了。刚烧完，她的背上就生了疮，逐渐变成这个大瘤。用衣服盖上瘤就觉得憋闷，只有经常露在外面才行，而这肉瘤重得象背个大口袋一样。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尝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并以饲马，马齿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己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出《稽神录》）

广陵有个男子在街市上讨饭。每次见到马粪，就拿过来吃。他自己说：曾经给别人喂马，因为懒，晚上起不来，半夜不能给马上草料，主人家经常亲见检查察视，看到槽中无草，就要训斥他。于是，他就把乌梅和草料混在一起喂马，马的牙被刺痛，就不吃了。最后马竟因此而死。他自己也因这个缘故而得病，看见马粪，就馋得流口水想吃，吃了觉得和乌梅的味是一样的，一点臭味也没有。

何马子

遂州人何马子好食蜂儿，坐罪，令众于市。忽有大蜂数个，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驱而复来，抵暮方绝，如此经旬乃死。（出《儆戒录》）

遂州人何马子好吃蜂卵，因为犯罪，令他在当街示众。忽然有几十个大蜂飞来螫他的脸，他痛苦不堪大声呼叫，看守他的人替他驱赶那些蜂，但赶跑了又回来，直到晚上才绝迹。象这样经过十多天他就死了。

章邵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路歧，贪猥诛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

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乃不晓是子，但见衣袱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袱而前行。及天渐晓，见其衣袱，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出《野人闲话》）

章邵，作商人多年，成为巨富，广有钱财。但他仍干些劫路营生，以求不义之财。有一次遇到鹿，鹿因怕人而逃走，而鹿子却被章邵抓获，邵当即打死，丢弃在树林中。那母鹿在很远处看见惨状，悲号不停。当天，邵想谋财害命晚上走。章邵只有一个儿子，年纪刚有二十岁，这儿子就先走一步与父亲拉开一段路程，走着走着就困了，便在路边的大树下歇一会儿，等着父亲来。不多会儿，就睡在树荫里，章邵不知道是自己的儿子，只见衣服包袱在身旁，而那人熟睡不醒。于是就抽出腰刀，对准那人咽喉刺去，抢走了衣服包袱往前走了。等天渐渐亮了，看清了衣服包袱，才知道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唉！章邵凶恶残忍到这种地步，报应也是应该的呀！

韩立善

蜀金雁桥，有韩立善者，作钓钩，积有年矣。因食鱼，鲠喉成疮，颌脱而死。（出《儆戒录》）

蜀地的金雁桥，有个韩立善，作钓鱼的钩已经很多年了。有一次吃鱼，鱼鲠卡住咽喉，后变成疮。下巴烂掉后死了。

僧修准

蜀郡大慈寺律师修准，虽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蚊子缘栏槛。准怒，伐去竹，尽取蚊子，弃灰火中。准后忽患癣，疮遍头面。医者云蚁漏疮，不可医，后竟终。（出《儆戒录》）

蜀郡大慈寺专管戒律的法师修准。虽整天念经拜佛，但性格偏激暴躁。寺的庭院前种着竹子。很多小蚂蚁攀缘直到栏槛。修准看到后很生气，砍去竹子，把那些小蚂蚁收集起来扔到火里烧了。修准后来忽然得了癣疮病，遍头脸都是疮。医生说这是蚁漏疮，不能治，最终死了。

宇文氏

宇文氏，伪蜀之富家也。孀居国之东门，尝闻寝室上有人行，命仆隶升屋视之，获得野狸三头并狸母，宇文氏杀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期岁，宇文氏适护戎王承丕。丕杀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狱定罪，赦男女，斩宇文氏。吁，得非杀狸母之所报也。（出《儆戒录》）

宇文氏，是伪蜀时的有钱人家。在都城的东门孀居。曾听到她的寝室上有人走步的声音，就让仆奴上房看看，结果抓获了三个小狐狸和一个母狐狸。宇文氏就杀了那母狐狸而把三个小狐狸留下了。还没等到年末，宇文氏嫁给了护戎王承丕，因为承丕杀了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和前夫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被下狱定罪。后来放了孩子，宇文氏被斩首。

唉！这难道不是她杀母狸的报应吗？

李贞

蜀锦浦坊民李贞家，养狗名黑儿，贞因醉，持斧击杀之。李贞临老，与邻舍恶少白昌祚争竞，昌祚承醉，以斧击贞死焉。时昌祚年十九岁，与杀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儿。冤报显然，不差丝发。（出《儆戒录》）

蜀地锦浦坊的百姓李贞家里养了一条狗，名叫黑儿。李贞因为喝醉了酒拿着斧子把狗砍死了。李贞年老时，和邻居一个恶少年白昌祚喝酒时争强好胜，昌祚醉了，拿斧子把李贞砍死了。当时白昌祚十九岁，与李贞杀狗时的年岁正好相同，昌祚的小名叫黑儿。很明显这冤怨相报，竟是不差毫发。

僧秀荣

蜀郡金华寺法师秀荣，院内多松柏，生毛虫，色黄，长三二寸。莫知纪极，秀荣使人扫除埋瘞，或弃于柴积内，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晒干，虫死者无数。经月余，秀荣暴卒。金华寺有僧入冥，见秀荣荷铁枷，坐空地烈日中，有万万虫啮噬。僧还魂，备说与仁秀，仁秀大骇。遂患背疮，数日而卒。（出《倣戒录》）

蜀郡金华寺有个法师叫秀荣。寺院内种植了很多松柏。生一种毛虫，黄色，有二三寸长。这些毛虫到处乱爬，秀荣就派人扫除埋掉，有些就扔到柴堆里，和尚仁秀取柴煮药料，柴取走了，那些毛虫就在烈日下被晒干，死者无数。经过一个多月，秀荣暴病身亡。金华寺有个僧人入冥府，看见秀荣戴着铁枷，坐在空地的烈日中，有数不清的毛虫咬他。这个僧人还魂后，把看到的详细说给仁秀听，仁秀非常害怕，立刻就得了背疮病，几天就死了。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有鹿遭射逐之，惊忙走投乾昭。昭闭于空房中，说与邻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岂宜轻舍。”乃杀之，沽酒炙鹿，共僧饮啖。僧食一块，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呕血，至夕而死。（出《儆戒录》）

蜀郡毋乾昭在射洪县有块庄稼地。因为去收割庄稼。正碰上有一只鹿被人射了一箭并有人追赶，那鹿在惊慌之际跑到乾昭处，乾昭就把它关在空房子里。后来把这件事说给邻居有个叫法惠的和尚，法惠听完笑着说：“天送给的食物，怎么能轻易舍掉呢？”于是就杀了鹿，买酒烤鹿肉，乾昭与法惠同饮同喝。法惠和尚刚吃一块鹿肉，忽然大叫有刀割他的心。然后呕血，当天晚上就死了。

李绍

蜀民李绍好食犬，前后杀犬数百千头。尝得一黑犬，绍怜之，蓄养颇厚。绍因醉夜归，犬迎门号吠，绍怒，取斧击犬。有儿子自内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骇，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绍后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儆戒录》）

蜀郡百姓李绍好吃狗肉。他前后杀狗数百千头。曾得到一黑犬，李绍很爱怜它，并饲养起来。有一次李绍因醉很晚才回来，那黑犬迎门号吠，绍很生气，找到斧子要砍那犬。这时他的儿子从里面出来，斧子正中其头，当即就死了。一家人惊慌害怕，要捕那黑狗，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李绍后来得了病，象狗叫一样而死去。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 (宿业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玕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言

竹永通

隋并州孟县竹永通，曾贷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还。索之，云：“还讫。”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实未还，当与寺家作牛。”此人死后，寺家生一黄犍，足有白文，后渐分明，乃是竹永通字。乡人渐知，观者日数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

于寺赎牛，别立一屋，事之如生。仍为造像写经，月余遂死。
(出《异录》)

隋朝时并州孟县有个叫竹永通的人，曾经向寺院里借了六十石粮食，许多年了不还给寺院。后来寺院向他讨粮，他却说已经偿还了。于是就在佛堂前发誓说：“我如果当真没有偿还，那么，我来生当给寺院做牛。”这个人死了以后，寺院里的一头母牛就生下了一头小牛犊。这头小牛犊的脚上有白色的花文，后来渐渐看清楚了，原来却是“竹永通”三个字。这件事渐渐地被乡里的人知道了，每天都有好几千人来观看这头小牛犊。竹永通家里的人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就用一百石粮食把这头牛犊买了回来，另外盖了一间房子，就象竹永通活着一样，精心地喂养着这牛犊。又造佛像，写经文，给竹永通祈祷免罪。结果一个多月后，这头牛犊就死了。

宜城民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母尝取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迁从外来，

入堂不见人，便偷钱去。母还，觅钱不得，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后年迁亡，其家猪生一狔子，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遂托梦于妇曰：“我是汝夫，为盗取婆钱，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来偿债，将卖与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梦，忽寤，仍未信之。复眠，其梦如初，因起报姑。姑曰：“吾梦亦如之。”迟明，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后二年方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隋朝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面的一个村里，有个百姓家姓皇甫。那家有弟兄四个，老大和老三、老四都勤勤恳恳地从事劳动持家过日子。只有名叫迁的老二，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不务正业。有一次，他的母亲拿出钱来，想叫人去集市上买些东西，将钱放在床上。他母亲这时去了后院，老二从外面回来。他进屋后看见没有人在屋，就偷着把钱拿了出去。他的母亲回来后，发现床上的钱不见了，就把全家人都召集起来查问。大家都说不知道。母亲非常生气，就把大家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全家大小都怨气冲天。到了后年，叫迁的老二死了，他们家养的一头母猪产下了一头猪崽。八月的社日到了，家人就将这头猪崽卖给了远村的一个社官的家里。就在这天晚上，叫迁的老二就给他的妻子托梦说：“我是你的丈夫，因为偷了你婆婆的钱，使全家人都跟着受了冤枉，挨了鞭打。现在我托生猪来偿还这笔债。可是

你们却把我卖给了社官的家里。明日社日，他把我捆绑起来，想要杀了我用来祭祀。你是我的妻子，怎么忍心不告诉家里的人，叫他们把我赎回来。”他的妻子刚刚做了这个梦，就忽然吓醒了，还有些不信，就又睡着了。接着又做了一个和刚才一样的梦。因此就起来把梦中的情景告诉了婆婆。婆婆说：“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天还没亮，婆婆就叫皇甫迁的哥哥拿着钱，到社官家里，把卖出去的猪又买了回来。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年那头猪才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父，是皇甫迁的邻居，他亲眼看过那头猪，所以曾经说起这件事。

韦庆植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见亡女，着青练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果有青羊，项膊皆白，头侧有两条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令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

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唐朝贞观年间，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个女儿死了，韦庆植夫妇二人非常悲痛惋惜。二年后，韦庆植要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做客，准备了饭菜，手下的人还买了一只羊。羊还没等杀，就在这天夜里，韦庆植的妻子梦见了死去的女儿，穿着青色的柔软的丝裙和洁白的上衣，头发上戴着一双玉钗，是平时她所喜欢佩带的。只见女儿来到她的面前哭泣着说：“女儿活着的时候，使用家里的东西，没有跟父母说就偷着拿走了，所以遭了这样的报应。现在我变成了羊，来偿还父母的债。明天天亮我就要被杀掉了，那只青色身子白头的羊就是我。今天特来向母亲请求，希母亲能慈悲、开恩，可怜女儿，救我一命。”母亲吃惊地醒来，天亮就亲自去看那只羊，果然是一头青羊、脖子往上全是白色的毛。头的两边还有两条白道，就和玉钗的形状相似。母亲对着那只羊悲痛地哭了，阻止家人不要杀那只羊，等着韦庆植回来说明情由，好把这只羊放了。不一会，庆植就来了，催着厨师赶快准备好饭菜，厨师告诉他说：“夫人不允许杀那只羊。”庆植大怒，就命令宰夫赶紧把羊杀了。宰夫就把羊吊了起来准备要杀，这时就有不少的宾客已经到了。就看见吊着的是一个女子，长得很端正。向客人诉说：“我是韦长史的女儿，乞求你们救我一命。”

客人们都十分惊讶，制止宰夫不要杀羊，可是宰夫害怕庆植发怒，只听见羊的叫声，并没有听见说什么话，于是就把羊杀死了。过了一会，饭菜都摆在了桌上，可是宾客们坐在哪里谁都不吃。庆植非常奇怪，就问他们不吃的原由，宾客们就把刚才的事全都说了。庆植听后悲痛欲绝就得了重病，一病就再没有起来。京城里的士大夫阶层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

赵太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勿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系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出《法苑珠林》）

在唐朝长安市里有一秒风俗，每年的元旦这天以后，亲

朋们都要轮流请客，人们把这种习俗叫做“传坐”。有一天，东市有个笔生，叫赵太，轮到他设宴请客了。有的客人先到了。看见他家北边窗户后面的石臼上，有一个小女孩，年纪有十三四岁，穿着青色的上衣，戴着白色的帽子。用一条绳子紧紧地勒着脖子，绑在石臼的架柱子上，哭泣着对来客说：“我是这家主人的女儿。过去没死的时候，偷了父母的钱，想要买脂粉，可是没有来得及买就死了。那钱现在还在我家厨房里西北角的墙壁中。虽然我没有花，可是我已经是把钱偷了出来，做了这种事，就有罪，现在就应当偿还父母的这笔债。”说完，就变成了一只白头的青羊。客人惊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主人问清楚了那女童长的模样，正是自己的女儿，她已经死了二年了。于是主人就在厨房的墙壁中找到了钱，象是放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于是主人就把羊送到了寺院里，全家人从此也不再吃肉了。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审，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程期逼促，挝之数十下。马遂作人语，语信曰：“我是汝母，

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与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弛鞍辔，谓曰：“若是信母，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枋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岐州司司法张金庭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出《冥报拾遗》）

唐朝有个居士叫李信，他是并州文水县太平里的人。在隆政府担任卫士。到了显庆年的冬天，随着主管去朔州赴审，他骑了一匹红色的马，还带着它的小马驹。这时正是年末，凝云蔽日，风大雪厚，天寒地冻。走了十多里路，马就不能走了。李信因为路程需要的时间很紧，就连打了这匹马几十下，马就象人似的说起话来。马告诉李信说：“我是你的母亲，因一生中背着你父亲，把一石多米给了我的女儿，所以得到了这样的报应。这个小马驹就是你的妹妹。我们凭着力气来偿还过去的债，你又为什么这样的逼迫我们。”李信听了这些话，惊讶的流下了眼泪。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下拜谢罪，并放松了鞍辔，对马说：“如果是我的母亲，就应当自己回家。”马于是就向前走，李信背着鞍辔，跟着马到了家里。李信的兄弟门看见了马，都悲痛哀伤的互相看着，并另外盖了一个马棚，把马饲养起来，就象侍奉母亲一样。他们又请来和尚烧香念佛，大搞斋戒。全家没有一个不精诚向佛的。乡里的

人们听说这件事，都非常感叹。这时工部侍郎孙元隐和岐州司司法张金庭都因为父母亡故在家里服丧，听说了这事都感到奇怪，所以就去李信家看望访问，看见那马还在。问李信事情的经过，就象人们传说的一样。

谢氏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适周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生时酤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乃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是就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竞施财物。（出《冥报记》）

唐朝雍州万年县阎村，在灞水和渭水之间。村里有个妇女姓谢，嫁到了周县一个姓元的家里。她的女儿嫁给了回龙村一个名叫阿照的人。谢氏在永徽末年死了。龙朔元年的八月，她托梦给女儿来氏说：“我活着的时候卖酒，用小的量酒器具卖，收入家的钱太多而给的酒太少，现在我犯了这样的罪，所以在北山下的一个人家里托生为牛。最近又被卖给了法界寺夏侯师傅，现在他将要把我带到城南耕种稻田，非常辛苦。”等醒后，谢氏的女儿就哭泣着对丈夫阿照说了这件事。到了龙朔二年正月的一天，有一个法界寺的尼姑来到阿照的村子里，谢氏的女儿就向尼姑打听，尼姑告诉她说：“法界寺确实有个夏侯师傅。”谢氏的女儿就去寺里探访他。夏侯师傅说：“最近在北山下买到了一头牛，现在正在城南耕地”。谢氏的女儿哭着请求要去看看，寺中的尼姑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城南地里，这头牛平常只有一个人能驯服它，如果遇见别的人，一定反抗冲撞乱蹦乱跳。但是看见女儿来了，就用舌头遍舐她的全身，并且还流下了眼泪。就这样谢氏的女儿找到了夏侯师傅买回了那头牛。牛就跟着它女儿去了。现在在阿照家里饲养着。谢氏的女儿侍奉这个变成了牛的母亲，十分尽心，什么也不缺。京师里的王侯嫔妃，常叫人召来看她，竞相施舍财物给予帮助。

王珍

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娟五百疋，同作人私费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后（“后”原作“从”，据明抄本改。）王家有礼事，买羊未杀间，其羊频跪无数，珍已怪之。夜系于柱，珍将寝，有人扣房门甚急，看之无所见。珍复卧，又闻之，起看还无所见，怪之。遂开门卧，未睡，见一人云：“昔日与公同作功德，偷十疋娟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将杀之，叩头乞命。”再三恳苦，言讫，出房门，即变作羊。王珍妹于别所，见此人叩头，一如珍所见，遂放羊作长生。珍及妹家即断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运，船上无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饭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定州安嘉县里，有个叫王珍的人，他能做金银活计。曾经给寺院里做些涂金抹银的活，得到了五百疋的绢。和他一起做活的人，私下里用了十疋绢。王珍却不知道。这个人已死了。后来王珍家里要办事情，就买了一只羊准备待客，还没等杀，那羊见了王珍就连连下跪无数。王珍感到非常奇怪，

晚上把它绑在柱子上。王珍准备睡觉，就听见有急促的叩门声，起来一看，什么也没有看见。王珍又重新躺下，又听到有叩门的声音。起来一看，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王珍认为很奇怪，就把门开着躺下了。还没睡，就看见一个人对他说：“过去我和你在寺院里一起做活，偷了十足绢自己用了，你却不知道。现在我已经托生了一只羊，你就要杀了我来款待客人，我向你磕头请求饶命。”再三的苦苦地恳求，说完就走出了房门，即刻变成了一只羊。王珍的妹妹住在别的屋子里，也看见这个人磕头恳求，就象王珍所看见的一样。于是就把羊放了生，从此王珍和妹妹都不吃肉了。王珍在咸亨五年，到海上搞运输，船上没有菜吃，人们都吃肉，王珍却不吃。只是光吃饭罢了。

王会师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母亡，服制已毕，其家乃产一青黄牝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正明抄本作“坚”。）乃于市北己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

人及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恒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唐朝京都西市北店，有个叫王会师的人，母亲死了，丧期已完，他家的母狗就产下了一条青黄色的小母狗，会师的妻子因为小狗偷吃东西，就用木棒打了它几下。小狗就象人说话那样告诉她说：“我是你的婆婆，你这做媳妇的用木杖打我是非常错误的。我因为严厉残酷，虐待家人特别过火，才得到这样的报应。现在既然被你所打，我羞愧留在你家。”说完就走了。会师听说了这件事，痛哭流涕，他把小狗抱回了家。可是小狗又走了。就这样的共有四五次。会师看那狗一定要离开这里，就在市北自己开的店铺的大墙后面，造了个小屋，把小狗安放到了那里，每天都给小狗送饭吃。市里的人以及路过的行人，去观看的特别多，给狗扔食品吃的人数也数不尽。这条狗总也不离开这个小屋。每当斋戒之日，它就不吃东西。就这样经过了一二年的时间。后来没有人能知道这条狗那里去了。

解奉先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壁，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卒后，王家牯牛产一騂犊，有白毛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焉。（出《国史纂异》）

洛阳有个画工叫解奉先，他给嗣江姓王的家里画壁像，没等画完就逃走了。等被抓住了，他却胡乱说：“作工的工时和你给的工钱正合适。”于是就在象前发誓说：“我如果是违背良心，死后愿做你家的牛。”一年多，奉先就死了。他死了以后，王家的母牛就产下了一头红色的小牛，在背上还长有白毛，像“解奉先”的字形。观看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就象市场一样热闹。

童安珣

唐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珣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窳，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借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珣后遂丰富。及珙征所借钱，安珣拒讳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珣背惠忘义，借钱不还，倘神理难诬，愿安珣死后作牛，以偿某。”词甚恳苦，安珣亦给言曰：“某若实负郭珙钱，愿死作一白牛，以偿珙债。”未逾月，安珣死。死后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犊，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珣”，历历然。远迩闻之，观者云集。珙遣人告报安珣妻，珣妻子并亲属等往视之，大以为耻，厚纳金帛，请收赎之。郭珙愤其欺负，终不允许，以牛母并犊，别栏喂饲。安珣家率童仆，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获。（出《报应录》）

唐室宗大中末年，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个叫童安珣的，是乡里有钱的人。当初很贫困，和同乡人郭珙要好，郭珙曾经借给他六七万钱。他就用这些钱来经营贩卖。后来，他就成了乡里的富翁了。可是等郭珙向他讨要所借的那笔钱的时候，

安玕不承认，拒绝给郭，郭珙气愤地烧香对天祷告说：“童安玕，忘恩负义，借钱不还。倘若上天有灵，希望安玕死后变成牛，来偿还我的债。”言词特别虔诚恳切。安玕也用欺诈的言词说：“我如果真的欠郭珙的钱，愿死后变成一头白牛来偿还郭珙的债。”没过一个月，安玕就死了。他死后半年，郭珙家里的母牛产下了一头白色的小公牛。小牛的左肋下长着黑色的毛，清清楚楚地形成了“童安玕”三个字。远近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成群结队地跑来观看。郭珙派人告诉了安玕的妻子，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亲属们都前去看视，感到特别耻辱，愿用很高的价钱请求买回这头牛。郭珙记恨安玕对他的欺骗，没有答应。就把母牛和小牛养在另一个牛栏里。这时安玕家带着仆人，拿着木棍来抢劫。郭珙就安排了很多看守抵御。最终安玕家没有获得这头牛。

刘自然

唐天佑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校。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

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歿于金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肋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出《儆戒录》）

唐昭宗天佑年间，秦州有个叫刘自然的人，主管义军案卷文书。因为连帅李继宗要招集乡兵保卫四川，成纪县的老百姓，有个叫黄知感的，他的妻子长了一头的秀发，刘自然就想要它。他对黄知感说：“如果你能把妻子的头发拿来，我就免除你去当乡兵。”知感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我把自己微弱的身体都托付给你了，头发剪去还可以长出来，人如果死了，就永远不能再见了，你如果去南边打仗不能回来，我的头发再秀美又有什么用呢？”说完，就搂起头发用剪刀把头发剪了下来，知感心里十分的痛悔和忧愁，又被征兵所逼迫，就只好将头发献给了刘自然。但是知感最终也没有免除彼征召，只好去当了乡兵。不久就在金沙之战中死去了。他的妻子昼夜对着天祷告，号哭着向苍天诉说此事。这一年，刘自然也死了。后来黄家的一头母驴生下了一个驴驹，在左肋下写着字。是“刘自然”。城里的人们把这件事传扬开去。于是被郡守知道了，郡守就把刘自然的妻子和孩子叫来

辨认。刘自然的大儿子说：“我父亲一生喜欢喝酒吃肉，如果它能够饮酒吃肉，就是我的父亲。”郡守让人搬来了酒肉，结果那驴驹喝了好几升酒，吃了好多块肉。吃完，就兴奋得鸣叫起来，然后又流下了几行眼泪。刘自然的儿子准备了百千钱请求买回这头小驴，但黄知感的妻子却不接受这个要求，并且每天用鞭子抽打它，说：“这足可以给我丈夫报仇了。”后来经过丧乱，也就不知道这头驴的下落了。刘自然的儿子后来也因惭愧遗憾而死了。

李明府

唐前火井县令（“令”字原阙，据明抄本、黄本补。）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馔，欲刳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李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祈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谕其意，但惊悸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给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拱枋内。为

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曰：“君剖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异。及寻拱料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出《报应录》）

唐朝前火井县令李明府，经过本县，住在押司录事的私宅里。主人准备拿酒食招待他，想要杀一头白羊。这头羊正怀了胎，那天晚上，李明府就梦见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妇女带着两个小孩，跪拜在他的面前请求救命。说得非常悲哀恳切。李明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我不曾杀过人。”那个妇人仍然苦苦地哀求，李明府从梦中醒来，想了一想，没有头绪，就又睡着了。接着又梦见了先前梦见的那个妇人乞求救命。并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怎么忍心不救我呢？”李时府竟然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惊怕悲苦得不得了。接着就又睡着了。又梦见那个妇人说：“长官，你最终不能救我了，我已经死了，这样也算我偿还欠债了。我的前身是押司录事的妻子，有个女佣人有了孕是双胞胎，当时我很嫉妒她，就用竹板子把她打死了。我欺骗我的丈夫说：‘女佣人偷了金钗和盒子，我拷打讯问她，将她打死了。’现在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应，也算还清了她的冤枉债。那金钗和盒子在堂的拱料里，替我告诉主人，请求不要吃我的肉，这也算是很大的功德。”李明府被吓醒了，把主人叫来追问说：“你杀了一只白羊吗？有没有两个羊羔。”主人说：“是杀了一只白羊，从肚里取出了两个羊焦。”这时李明府就把晚上做梦的事全都告诉了主人。

大家都非常感叹并惊异。等到拱料里一找，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金钗和盒子，于是就把羊给埋掉了，并作道场来追荐。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篋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胁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捶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盖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报应之道，其不诬矣。（出《玉堂闲话》）

陇右水门村，有个开店的人叫刘钥匙，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以放高利贷为业。家里积累千金。很能钻营，关于聚集一些难得的货物，搜取民间的资财，就好象拿着钥匙打开

人家的箱子和钱匣，来盗取珠宝珍品一样方便，所以就有了钥匙的称号。他的邻居有个很有钱的人，被刘钥匙所迷惑，就借了他的钱，多少年来他也不提起这件事。忽然有一天，钥匙拿着借债的凭据向此人讨债，结果比原来借的钱数增加了好几倍。一时还不完就以年计算利息，无限期地继续盘剥，终于把所有的资财和物产都归给了刘钥匙。借债的人怨恨得不得了。后来刘钥匙死了，借债那家养的母牛生下了一个牛犊，在肱骨和肋骨之间有刘钥匙的姓名，就象用笔墨写上的一样，被债家用鞭打使役的没有完整的皮肤。钥匙的妻子和儿子刘广，拿很多的钱把它买了回来，放在屋里，象刘钥匙活着那样精心地喂养着。等到死了，就装了棺材埋葬在荒野之中。这个故事和刘自然的故事差不多，也是因果报应的道理，决不是瞎说。

上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乎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写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后，常

住有老牯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都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出《玉堂闲话》）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座齐觉寺，寺内有个老和尚已经九十多岁了。他的门人弟子有一两代，因此不管是僧家还是俗家，都称呼他是“上公”，不记得他的法名了。寺院在常住有庄田，繁殖了不少牲畜。上公有一天晚上梦见了一个老太婆，穿着青布的衣服，向他拜了一拜，就告辞而去了。临走还说：“只欠寺院八百钱。”上公醒来，认为此事很奇怪，就拿起笔把这件事写在卧室的墙壁上。和他住在一起的徒弟们，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没过三五天，常住庄田有一头老母牛不知什么原因死了，管事的和尚就到街上把它卖了。买主只给八百钱，因此去了好多地方，都给这个价钱。管事的和尚就将这种情况全都回报了上公说：“常住的牛死了，想把它卖掉，屠户很多，全都给八百钱。”上公叹息说：“偿还了欠债就足够了。”于是就叫管事的和尚进到他的卧室，读了他在墙壁上所写的字，读后都感叹万分。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出《稽神录》）

庐州营田吏施汴，曾经依仗势力夺取老百姓的田地好几十顷，田主生活没有着落，只好给他当长工。过了几年施汴死了。那田主的家里的母牛生下了一头小牛，肚子底下长着白毛，有几寸见方。等长大以后就出现了杂色的毛，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变成了“施汴”两个字，一笔一划都不缺。有个叫邵修默的道士亲眼看见过。

公乘通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匿，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知之。（出《北梦琐言》）

渚宫有个居民叫公乘通的，一生隐藏奸邪，所以人们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湖南有个老百姓的家里就生了一头黑色的驴驹，它身上长了些白毛显示“荆南公乘通”几个字。公乘通的子孙们听说了这件事，感到非常的耻辱。可是竟然没能寻找到那头驴驹把它买回来。江陵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僧审言

云顶山慈云寺，四方归臻，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审言，性

贪鄙，欺隐本寺施财，饮酒食肉，畜养妻子，无所不为。僧众稍孤洁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笃，自言见空中绳悬一石臼，有鼠啮之，绳断，正中其心，大叫气绝。久而复苏，如此数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犊，腹下分明有“审言”二字。（出《儆戒录》）

云顶山有个慈云寺，四面八方的人都到这里进香，供奉寺院东西的人特别多。寺院里的主持叫审言，他生性贪婪卑鄙，欺骗隐藏人们施舍给寺院的财物，每日喝酒吃肉，还娶老婆、生儿子，真是无所不为。和尚当中如果有稍稍的孤傲和洁身自好的人，一定要遭到他的欺凌和侮辱。有一天的早晨，他突然得了重病，自己说看见空中有一条绳子上吊着一个石臼，有个老鼠咬那根绳子，绳子断了，石臼落下正好打在他的心口上，他大叫了一声就断了气。很长时间又苏醒过来。象这样的有几十回，最后才死了。过了一年，寺院下边的村子里有一头牛，生了一个小牛犊，肚子下面清清楚楚的有“审言”两个字。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
(帝王休征)

帝尧 周武王 越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帝 尧

秦始皇时，宛渠国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国去轩辕

之丘十万里，臣国先圣，见冀州有黑风，应出圣人，果庆都生尧。”（出王子年《拾遗记》）

秦始皇的时候，宛渠国的一个老百姓，乘坐着一只能在水底潜行的螺旋形的船来了。他说：“我国距离轩辕黄帝的墓地有十万多里，我国很早很早以前的圣人就看见冀州有黑风，他就断定冀州应当出现圣人，果然在庆都出现了尧。”

周武王

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与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怒，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记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乃元元之类，嗟殷亡之晚，恨周来之迟。（出《拾遗录》）

殷纣王昏庸无道，想要杀掉各国的诸侯，于是就派飞廉、恶来去诛杀了许多贤臣忠良。夺取了他们的宝器，把它埋藏在琼台下面。又派飞廉等人到附近的各国下令，让各诸侯国之间的烽火台接连相望。纣王登上烽火台来观望烽火所在的地方，发现哪个诸侯国有情况，就和他的军队前去攻打那个国家。杀掉他的国君、囚禁他的百姓，收留他的歌妓美女，并且任意地奸淫虐待。纣王的暴行使神仙都愤怒怨恨了，当时就有一只红色的鸟，嘴里衔着火，好象是星星的光照耀着一样，象烽火火光，于是纣王就迷惑不解，就令各国熄灭了他们的烽火。等到武王讨伐的时候，有个樵夫和放牧的儿童在树上找鸟窝，发现了一个红色的玉玺。玉玺上面写道：“殷朝将要灭亡，而周朝将要昌盛。”文字全是用大篆写成的。记载着：“殷朝的历史已经完了，而姬姓圣明贤德，正兴隆，因此三份天下，而二份应归于周。”于是老百姓们都叹息殷朝灭亡的晚了，遗憾周朝来的太迟了。

越王

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飞，故句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越王进入吴国时，有个红色的鸟跟随着他来回地飞，所以越王勾践就灭了吴国而称了霸，于是越王就建起了一个望鸟台，说这红鸟是吉祥之物。

临洮长人

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皆夷服。于是铸铜为十二枚，以写之。盖汉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说》）

秦始皇的时候，在临洮发现了十二个长人，他们都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秦始皇于是就铸了十二枚铜像，都是模仿着十二个长人的样子制成的。大概这就是汉朝十二个皇帝的吉祥之兆吧。

汉高祖

荥阳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鸠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鸠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鸠，起于此。（出《小说》）

荥阳南面的原野上有一口破旧的井，当地的老人说：“汉高祖曾经在这个井里躲避过项羽，被两只鸠鸟救了。”所以世上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汉高祖当时避战乱，躲藏在破井里，有两只鸠鸟落在井上面，谁知道井下面还有人呢。以后汉朝每年正月的第一天，就要放两只鸠鸟就是从这开始的。

陆贾

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眴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眴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说》）

将军樊哙问陆贾说：“从古到今，人们都说做皇帝的人是上天授给他们以重任，还说事先都有吉祥的征兆，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陆贾回答说：“确实有”。接着又说：“眼睛如果跳，就要有美酒佳肴；灯如果冒火花，就能得到钱财；中午喜鹊如果叫，就要有人来；蜘蛛如果聚集，就会有高兴事。小事都有这样的征兆，大事也应当是这样。所以说，眼睛跳，就要祷告；灯冒火花，就要拜谢；中午喜鹊叫，就要喂它；蜘蛛聚集，就要放了它。如此说来，更何况是天降下的珍宝，皇帝的重位，不是上天授给，怎么能够得到呢？吉祥的宝物就

是一种信号，上天用宝物做为信号，反映到有德之人的身上，所以说是吉祥的征兆。上天如果没有信号，就是凭着武力也不能得到。”

汉元后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乃为皇后，常置之玺笥中，谓为天玺也。（出《西京杂记》）

元后在家时，曾经有个白色的燕子嘴里面含着块石头，象手指甲那样大。掉下来后落在筐里。元后拣起石头，那石头就自然地分成了两块，其中上面写有文字说：“母天后地。”于是就又合在一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天书啊。元后后来做了皇后。她经常将这块石头放在装玉玺的盒子里，称它是“天玺”。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条支国献异鸟，名鵀鵒。其高七尺，解人言语，国太平则群翔鸣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的时候，条支国来献上了一只奇异的鸟，鸟的名字叫鵀鵒。它高有七尺，能听懂人语。这真是国家如果太平，那么群鸟也会鸣叫啊。

吴大帝

吴孙权猎于武昌樊山下，见一老母，问权何获，曰：“只获一豹。”曰：“何不竖其尾？”忽然不见。权称尊号，立庙于山下。（出《武昌记》）

吴国孙权在武昌樊山下打猎，遇见一个老太太，她问孙权有什么收获，孙权说：“只获得了一只豹。”老太太说：“为什么不把它的尾巴树起？”说完老太太就不见了。孙权称帝于江东时，在山下为它立了庙。

魏明帝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色彪发，如人雕镂，自上及下皆合而中开，广五尺。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明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形。土王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又沛国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坛，黄星炳夜，又起毕昂台祭之，言魏之分野。岁时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产一种有连理一样花纹的石头。有十二丈高，形状象柏树。它的花纹和色彩非常鲜明焕发。好象人工雕刻的一样。上面和下面都连在一起，中间是离开的，有五尺多宽。当地的人们说，在秦朝末年，两块石头相距有一百多步，满地都是荒芜的杂草，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等

魏明帝之初，发现两块石头渐渐的靠近了，就象皇宫门前两边的望楼那样的形状。属土王阴之类，魏时把它叫土德。这是神灵显现的征兆。另外沛国有个叫戊己的地方，是土德的吉祥美好的地方。就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戊己坛，坛象黄色星星一样照亮了夜空。又在那里建起了昂台，在那上面写上祭文说：这是魏的分界。从此每年都要修整并在这里祭祀。

晋司马氏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闻声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马仙人及镶玉玦文字之像。后司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录异记》）

水星的精华落到了张掖郡柳谷里，变成了黑色的大石头，宽一丈多，高三尺。到了后汉末年，石头渐渐有了文彩。却不很分明。到魏青龙年间，忽然象打雷似的震天动地，在百里之外都能听见，那石头自己竖立起来，变成了白色，上面有牛马仙人以及玉镶玉玦、文字的图像。后来司马氏做了皇帝，认为是符合了金德。

白燕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笼盛，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以晋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以为瑞应，师旷事晋。古今之议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禅晋之年，在北面的皇宫门前有个白色的燕子，人们认为是神物，就用金笼把它装起来放在了宫里，过了十天白燕不知哪里去了。议论的人们都认为晋是金德吉祥。从前师旷的时候，有白燕飞来筑巢，认为是吉祥的征兆。后来师旷就在晋做了官。古今的议论是相符合的。

晋武帝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条冉弱似金荳。有羌人姚覆，字世分，在厩中养马，解阴阳之术，云：“此草应金德之瑞。”帝以草赐张华，华作金荳赋云：“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武帝做抚军时，在府内后堂忽然长出了三棵草。那草的茎是黄色的，叶子是绿色的，那黄色的茎就好象金子，抽出的绿叶就好象是翡翠一样。枝条柔弱好似金荳。有个羌族人姚覆，他的字叫世分，是个养马的。他有卜算阴阳的本领。说：“这草是金德的吉祥物。”武帝就把这草给了张华，张华就做了一首金荳赋说：“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

晋惠帝

高堂隆尝刻邺宫柱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及晋惠帝幸邺，年历当矣。（出《异苑》）

高堂隆曾经在邺的宫殿的柱子上刻字说：“以后的若干年，应当有天子住在这里。”等晋惠帝到邺的时候，正好和柱子上所刻年代相同。

晋元帝

晋中宗为丞相时，有鸡雏者而雀飞集其背，驱而复来，如此再三。占者云：“鸡者酉，酉者金，夫雀变而来赴之，即王践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时，三雀共登一雄鸡背，三入安东厅。”占者以为当进三爵为天子。（出《洞林记》）

晋中宗做丞相时，有一只麻雀飞落在了小鸡的背上，将它赶走又回来了，象这样赶走又来有两三次。有个会占卜的人说：“鸡属酉，酉属金，所以麻雀前来，这就是做皇帝的象征。”接着又说：“元帝时，有三只麻雀一齐登在了一只雄鸡的背上，所以元帝三进安东厅。”占卜的人认为中宗应当三进爵位才能做天子。

蜀李雄

蜀长老言：“宕渠故赛国，今有赛城、卢城。”秦始皇时，有人长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后五百年外，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焉。（出《华阳国志》）

蜀国有个长老说：“宕渠从前是赛国，所以现在有赛城、卢城。”秦始皇的时候，有个人高二十五丈，发现了宕渠。秦史胡毋敬说：“这以后五百年以外，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人物做皇上。”等到李雄称王，他的祖先就是宕渠人。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应验了秦史胡毋敬的说法。

宋高祖

晋安帝时，冀州桑门释法珍告其弟子普严曰：“嵩山神告我，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并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代之数也。”严告同学法义。以安帝义熙十三年，于嵩庙石坛下，得宝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安帝的时候，冀州桑门有个法珍和尚告诉他的弟子普严说：“嵩山的神告诉我，江东有个刘将军，是汉家的后代，他应当做皇帝。我把三十二枚璧玉和一块金子给了他，是刘氏几代次数的卜算。”普严把这事告诉了同学法义。在安帝义熙十三年时候，法义在嵩山的庙里的一个石坛下面，果然找到了璧玉三十二枚。后来有天下三十二世，相继共有八个皇帝，共享帝位六十年。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两石高丈余，如人，雕刻精奇，形备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时八月，孝武始诞后宫。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闻记》）

南朝刘宋元嘉七年的五月，武陵发大水，善德有大山崩裂，剩下了两块一丈多高的大石头，象人的模样。雕刻的十分精细奇巧，形体非常完备是古代刻制的式样。有个会卜算的人说：“武陵这个地方出天子。”那年的八月，孝武帝在后宫出生了。十五岁被封为武陵王，到三十岁就做了皇帝。

宋明帝

南朝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东王，居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为予（“予”原作“子”，据明抄本改。）置萧惠开宅邸，经营方始，凿池，获赤玉一枚，色如练朱，半圆半方，重五斤，光润如莹。世祖崩，少帝继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恶闻直言，醉为非法。予骤谏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惊怖奔走，西邸遂空。于是百姓悉入邸，适意取物，纤毫毕尽。至夜，少帝醉醒，意颇解释。明日，左右文武方还，予于是不喜居于西邸。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阳门外，始成，予别觅一宅换之，少帝许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旧邸今湘宫寺。河洛讖曰：‘灵曜豫见东南隅。’予二邸皆处宫城之东南，且在巽（“巽”原作“吴”，据明抄本改。）地，盖天应也。”（出《宋明帝自序》）

南朝宋明帝自述说：“我当初被封为湘东王，住在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给我在萧惠建了个住宅，刚开始建造，挖池，获得了一枚红色的宝玉。颜色就象红色的布帛，半圆半方，有

五斤重，光华润泽闪闪发光。世祖死了，少帝继承了王位，我从姑熟进入朝廷。住在西面的宅院里。少帝性情狂暴，讨厌听到直言的话，喝醉了酒做了非法的事，我急忙劝谏他，他却非常气愤，就让人拿着木杖严加防守。左右文武都惊慌恐怖逃走了。西面的住所就空荡无人了。于是老百姓全都进入了西宅，随意的抢夺财物，一丝一毫也没有剩下。到了晚上，少帝酒醒，再三解说劝慰，左右文武才返回来。我从此不喜欢住在西宅。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在建阳门外自己建起了一个住宅，刚建成，我就另外找了一个住宅跟他换，少帝允许了。我就从西宅搬进了新的住宅。新宅在清溪的西面，旧宅是现在的湘宫寺。河洛预言说：‘神灵七曜都出现在东南角。’我的两处住宅都处在宫城的东南面，并且在吴地，这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

齐太祖

齐太祖在淮阴，理城堑，掘得古锡九枚，下有篆书，荀伯玉诸人皆不能识。时纪僧贞独言曰：“何须辨此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帝喜而赏之。（出《谈薮》）

南朝齐太祖在淮阴时，疏理护城壕沟，挖到了九枚古锡器，下面还刻有篆字，荀伯玉等人都不能认识写的是什么字。当时纪僧贞独自说：“不须罢辨认这久远的东西，古锡器有九枚，这是帝位稳固的征兆。”皇帝听后十分高兴而赏识他。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迴泽。有一茅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并“当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还更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出《三国典略》）

北齐神武帝，少年时曾和刘贵、贾智为打猎时相识的朋友。刘贵带着一只白鹰在沃野上打猎，看见了一只红色的兔子。每次捕捉，兔子总是跑掉，于是白鹰就直追兔子到了大泽里。这时有一座茅屋，兔子将要跑进去，却被一条狗咬了，

鹰兔一齐都死了。神武大怒，就用带响的弓箭把狗给射死了。这时屋里走出了两个巨人。拽着神武的衣服非常气恼。他们的母亲是个瞎子，拖着拐杖呵叱他的两个儿子说：“为什么要触犯贵人？”接着就搬出了装酒的坛子，并烧煮羊肉给客人们吃。她自己说有卜算的本领，于是就用手抚摸着来的人，说他们都应当富贵。等抚摸到神武时说：“都是因为有这个人。”等喝完酒出来，再回去探访询问时，那屋子却没有住人。才知道刚才那小屋并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从这以后，大家对神武更加敬重了。

后周太祖

后周太祖时，有李顺兴者，世传汉筑长安城之日，已为北面军王（明抄本“王”作“主”。）或隐或见，愚圣莫测。魏自永熙之后，权雄分据。齐神武兴军数十万，次沙苑，太祖地狭兵少，惧不当敌，计尽力穷。须臾兴来，太祖请其策谋。更无余语，直云：“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语讫便去。于时东军旗帜服色尚黄，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战，大破武于沙苑。（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周太祖的时候，有个叫李顺兴的人，世上人传说，在修建长安城的时候，他已做了北面的军帅。有时隐蔽有时出现，他是愚蠢还是圣明。人们都不能猜测。魏从水熙以后，争权夺势的斗争非常激烈。北齐神武兴起了数十万大军，停留在沙苑。当时太祖所占的地盘非常小，兵力也非常少，害怕抵挡不了，已经用尽了计策，竭尽了全力。不久李顺兴来了，太祖请他出主意想办法。他没有多余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说完就走了。在这时，东军的旗帜和穿的服装的颜色是黄色，而西军则是黑色。太祖明白了李顺兴话的意思，于是就竭尽全力作战，结果在沙苑打败了神武的军队。

陈高祖

陈高祖武帝受禅之日，其夜，有会稽人史溥，梦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视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谈薮》）

陈高祖武帝登上帝位的时候，那天晚上，有个会稽人叫史溥，他梦见了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戴着武士的帽子，从

天而降，手里拿着金板，上面有文字。史溥看着，那上面的文字是：“陈氏有五代君主，共计三十四年。”于是就升入空中而去了。

隋文帝

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柁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柁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出《西京记》）

长安的朝堂，就是过去的杨兴村。村门前的大树现在还在那里。当初南朝周代有个非同一般的和尚，号叫柁公。说话不清楚，不真切，但大多数话都得到了验证。当时村人在这棵大树下集会议事，柁公忽然来驱赶他们说：“这是天子坐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等到隋文帝即位，就有了迁都的想法。

隋炀帝

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义兵汾阳，遂有天下。（出《感定录》）

隋朝末年有个会看云气的人说：“乾门有天子气，一直连到太原非常旺盛。”所以炀帝就在此建造了离宫，并多次出游汾阳来压这股气。后来唐高祖在汾阳兴起义兵。于是就得到了天下。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日，

有献石似龟者，可为验。”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万日。”（出《录异记》）

唐高祖武帝三年，老君现身于羊角山下，秦王叫吉善行进宫启奏，善行告诉老君说：“进京很难，没有用来做凭证的东西。”老君说：“你到京的那天，有一个奉献象龟一样的石头的人，可以做为证据。”等善行到了朝廷门前时，果然有个邵州人献上一块象龟一样的石头，石下面有六个字是“天下安，千万日”。

唐太宗

太宗诞之三日也，有书生皆高祖曰：“公是贵人，有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贵因此儿，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录》）

唐太宗生下三天的时候，有个读书人去对高祖说：“你是贵人，所以才有贵子。”接着又看着太宗说：“这个孩子有龙凤的姿色，这表明将来可以做皇帝。你因为有这个儿子，方

才能富贵，二十岁就能安定人民生活。”

唐齐王元吉

唐齐王元吉于晋阳宫获青石，若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元吉遣使献之，文字暎澈，宛若龟形，见者咸异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浸而经宿磨之，其字愈明。于是内外毕贺。高祖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孤陋寡薄，宁堪预此。宜以少牢祀石龟而酹送之。”（出《广德神异记》）

唐朝齐王李元吉在晋阳宫得到了一块青色的石头，形状很象龟，上面有用红色笔写的四个字：“李渊万吉”。元吉派使者献石，文字非常清楚好象龟的形状，看见的人都感到十分奇怪。高祖说：“不足以相信。”就叫人用水浸泡摩擦来验证。浸泡了好几天，整夜的摩擦，而石上的文字却更加清楚了。于是宫内外全都庆贺。高祖说：“上天有命，祝赐万吉，我学识浅薄，宁肯受这种安排。应当用猪羊祭祀龟石，洒酒祭典后再送给他。”（指李渊）。

唐中宗

唐中宗为天后所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霄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复居帝位。（《出独异志》）

唐中宗被武后废弃在房陵。他望着苍天而叹息，心里默默的祈祷着，便向空中投去了一个石子说：“我以后还能做皇帝，这块石头就不落地。”这块石头扔上去真就没有落下来，被一个树枝缠挂住，到现在还保存着。另外还有一个人过河，捡到了一面古镜，把它献给了皇帝，皇帝照着镜子，那镜子里的影子说：“就要做天子。”没过十天，中宗又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韦后方盛，而鹏举暴卒。在冥司，鞠讯未毕，至王殿前，忽闻官曰：“王今当立相王为皇帝。”王起至阶下，见人身皆长二丈，共扶辇者百人。相王被充冕，在辇中，鬼王见之迎拜，相王下辇答拜，如是礼成而出。鹏举既苏言之，时相王作相矣。后岁余，韦皇后将危李氏，相王子临淄王，兴兵灭之，而尊相王为皇帝。乃召鹏举，迁其官。（出《记闻》）

唐朝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都很有名望。中宗在位时，韦皇后势力正盛。一天鹏举突然死了。在阴司审讯还没有完毕，就被带到了阎王殿的前面。这时忽然听见有当官的说：“大王现在应立相王为皇帝。”大王起来走到台阶下，看见那些人身高全都有二丈，有一百多人一同推着辇车。相王穿着皇帝的礼服，坐在车里。阎王看见了迎上前去礼拜。相王也走下辇车来回拜。象这样的礼拜完了就走了。鹏举苏醒以后说了这件事。这时相王已经做相了。以后一年多，韦皇后将要害李氏，相王的儿子临淄王起兵消灭了韦皇后而推相王做了皇帝。

于是就召见了鹏举，提升了他的官职。

潞州别驾

唐玄宗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州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既而诛韦氏，定天位，（“位”原作“保”，据明抄本改。）因此行也。凝礼起官至五品。（出《国史纂异》）

唐玄宗做潞州别驾时，将要入朝。有个军州叫韩凝礼的人，自己说懂得五兆。于是拿着吃饭用的筷子做试验。不久摆开了筷子来占卜吉凶。一根筷子自己就站立起来了，共倒了三次又三次站立起来。观看的人认为是吉祥的象征。不久唐玄宗就灭了韦氏，确定了天位。因为这件事，韩凝礼做官到了五品。

金蜗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出《录异记》）

唐玄宗在藩邸时，在他寝室的墙壁上有蜗牛形成了“天子”的字样。皇上心里很害怕，用泥把它涂掉了。过了几天又象原来那样。象这样的三四次。等到玄宗即位，就用金银铸造了一百个蜗牛在供桌前供养着，还有用玉石雕刻成的，后来的人有得到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 (帝王休征)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郃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

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寝。胎动之际，有神人长丈余，马具饰，身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构火，又投一剂，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见，复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则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此。肃宗之于说子均、垧，若亲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唐玄宗在东宫的时候，太平公主很妒忌他。早晚都侦察他的行动，只要发现一点点过失就要向皇上禀告。而后宫的人以及他身边的人也都暗暗的持有两种态度，因太平公主的势力大，所以都靠向了太平公主一边。当时元献皇后正怀了孕，玄宗害怕太平公主，就想要叫元献皇后吃药除掉胎儿。但却没有可靠的人商量，有个叫张说的人凭着侍读官的身份进见太子宫、玄宗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这件事，张说也暗中同意。过了几天，张说又来到宫里侍奉玄宗，就在怀里偷偷地带去了三付打胎的汤药献给了玄宗。玄宗得了药很高兴，就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亲自点着火在殿中熬药。药还没有熬好，就觉得有些疲累，就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忽然就象有神灵感应的，抬头一看，有个神仙有一丈多高，还有一匹装饰齐备的马。这个神仙身披金甲，手拿长戈，围着煎药的锅转了三圈，然后把煮的药全都给倒了。玄宗赶紧起来观看，药一

点也没有了，他感到很奇怪。他又点着了火，再放了一付药在锅里煮。自己就躺在了床上。一会来看那药，而神仙又象上一回一样给倒了。就这样玄宗共熬了三回，三回都彼倒了。只好停止了。第二天张说又来了，玄宗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说。张说一听就下了台阶很严肃的向玄宗下拜，并祝贺说：“这是上天的意思啊，这个胎儿不能打掉他。”事后元献皇后想吃酸的东西，玄宗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张说，张说就借给玄宗讲课的机会，就在衣袖里带来木瓜献给玄宗。所以到开元年间，张说对皇家的恩德没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比的。因此肃宗和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就象亲戚兄弟一样。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

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帝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出《宣室志》）

唐朝初年有座神像，是用金子制做的。传说是周隋两朝之间，有个术士熔铸而成的。到了武则天作皇后时，就命人把金像放到了宫中，并把殿门关上，保管得很严密。玄宗曾到过那个殿，打开门看见了金像。这时肃宗在中宫，代宗还很小，都侍奉玄宗。有一回玄宗皇上问大臣和力士们说：“这像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你们也对我说一说。”力士说：“这是前朝所制做的，可以算出做皇帝的人能在位多少年，它的办法是用严厉的声音呵叱它，若是在位的时间很长，那么那像就摇撼震动的时间也长，不是这样，那么摇撼一下就停止了。”玄宗皇上就很严厉的呵叱它，那神像好象有些害怕的样子。摇撼震动了多时，才仆倒在地上。皇上高兴地笑着说：“果真象说的那样，那么我做皇上能有多长时间呢？”力士于是又一次叩拜祝贺。玄宗皇上就叫太子呵叱那神像，神象略微震动了一下。于是又叫皇孙呵叱，结果神像也震动摇摇了很久时间。玄宗皇上说：“我的孙子象我一样。”那以后，玄宗皇帝在位五十年，肃宗在位才六年，而代宗在位十九年。完全和那神像算的一样。

天宝符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识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出《开天传信记》）

唐朝开元末年。在弘农县古函谷关得到了一个宝符，是一块白色的石头，一面写着红色的字，是个“乘”字。认识这个字的人解释这个字说：“这个‘乘’字是四十八的意思，是用来预示那些圣人当皇帝的历史能有多少年。”到皇帝到四川的第二年，正好是四十八年。得到宝符的时候，天下的人们都唱着歌说：“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符的那年，就把开元年号改为了天宝年。”

蜀当归

僧一行将卒，遗物一封，令弟子进于帝。帝发视之，乃蜀当归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出《开天传信记》）

有个叫一行的和尚临死前留下一个物件用袋封好，叫他的弟子献给皇帝，皇帝打开信一看，是蜀地的当归。皇帝开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由四川回驾时，才明白了三个字的微妙的意思。感叹而称异。

万里桥

玄宗幸东都，偶然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

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出《松窗录》）

玄宗到东都时，偶然间秋雨停止天气晴朗了。就和一行大师共同登上天宫寺的楼阁。在上面向远处看了很长时间，皇帝回头感到很悲伤的样子，感叹了几声，对一行说：“我年已六十，最后还有什么祸患之事吗？”一行上前说：“陛下你已经走了万里之遥，皇位正长呢。”安史乱起西行刚来到成都，前面有座大桥，皇上举着马鞭子问左右的人，“这桥叫什么名子？”节度使崔圆打马上奏说：“这桥叫万里桥。”皇上就追忆慨叹地说：“一行大师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我没有忧虑了。”

唐肃宗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埽，乐器屏帟，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

军盍使我闻乎？（上在禁中，尝呼力士为将军。原注“尝呼”作“不知”，“为”上有“呼”字，据明抄本改。）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颇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器器，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令，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顷之，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忍”原作“痛”，据明抄本改。）及今尚未之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之载生三日也，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姬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儿也。”负姬叩头具服。上睨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祿远过甚父。”上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比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乎。”（出《柳氏史》）

肃宗在东都时，被李林甫所陷害，情势多次都很危险。很

短时间，愁得两鬓都长出了白发。有一次上早朝时，皇上看见他就神色骤变说：“你有病就回宫院休养吧，我下朝后就去看你。”等皇上到了宫院，环视宫中庭院打扫得很不干净，乐器、屏风、帟帐等都积满了尘土，左右使用的人，连一个女子也没有。皇上为此很生气，回头对力士说：“太子住的地方条件这样差，你为什么不禀告我。”力士回答说：“我曾经想要禀告皇上，可是太子不允许。他说：‘不要惊动皇上，使皇上挂念。’”皇上就下诏书给力士，让他到京兆尹赶紧挑选老百姓家的、长得细高洁白女子五个人赐给太子。力士刚要走，又返回来告诉皇上说：“我过去曾经到京兆尹宣旨，挑选标致的女子，却闹得百姓喧哗吵闹。而朝中有些好说三道四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也要把这作为借口。我认为就在宫嫔居住的庭院中，选些过去做官而后被没收的人家的。”皇上很高兴。就叫力士告诉掖庭令，按人口簿子进行挑选。选出三人，就赐给了太子，结果章敬吴皇后就是这次被选的一人。过些时候，吴皇后陪肃宗睡觉，她感到很满足，老是睡不醒，还发出一呻吟呼喊的声音，好象还很痛苦的样子，呼吸很困难。肃宗喊叫他，但仍不醒。肃宗就暗自盘算着，皇上把她赐给了我，可是竟然没有什么原因，老也睡不醒，皇上怎么知道不是我照顾的不好呢？就急忙拿着蜡烛去看她。好长时间才醒过来。肃宗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吴皇后用手捂着左胁说：“我是在做梦。有个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拿着宝剑，看着我，对我说：‘上帝命令我做你的儿子。’就把宝剑从我的左胁刺进去，我痛的实在不能忍受。到现在疼痛还没有停止。”肃宗就在蜡烛下检查了吴皇后的左胁，看到有一块象皇冠上

的装饰的红布那样印在那上面，急忙把这种情况上奏了皇上。后来吴皇后就生下了代宗。代宗出生的第三天，皇上来到东宫赐给了吴皇后一个金盆，并叫她用金盆给代宗洗澡。这时吴皇后身体很弱，而代宗的身体还没有舒展开，负责侍奉的老婆婆十分惊慌，就把宫中各位王子以及和代宗同一天出生的而身体相貌都很丰满健康的抱来献给皇上。皇上一看就很生气说：“这个小孩不是我的孙子。”老婆婆连连叩头谢罪，皇上斜着眼睛看着她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快把我的孙子抱来。”于是只好把太子抱来给皇上。皇上一看特别高兴，用手托着太子，面向太阳看他，笑着说：“这个孩子的福禄远远地超过他的父亲。”皇上回到宫里，对力士说：“这个殿里有三个天子，真是高兴啊！可以跟太子喝酒了。”

唐武宗

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𡇗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出《真陵十七史》）

唐朝会昌末年，武宗忽然间改他的名为炎。赶到宣宗时

用“光王”帝号登极。在古文字中，光字确实从炗（意为火儿）而来。唉！先兆竟能象这样明显吗！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甌将饮，顾甌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甌，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遂即帝位。（出《真陵十七史》）

唐宣宗在藩地时，曾跟着皇帝回京城，一次他不慎从马上掉下来，人们都没有发觉。到了二更天，才苏醒过来。这时天正下着大雪，向四周看了看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他冷得厉害。一会巡逻的人到了，非常惊讶，他说：“我是光王，不明白怎么会摔到这里，现在我又困又渴，你给我找点水。”巡逻的人就在附近弄了些水献给了他，于是就离开了。他很久才起来，举起盛水的甌要喝，看见甌中的水全都变成了芳香醇厚的美酒了。他很高兴，独自一个将一甌都喝了。不一

会，觉得身体暖和浑身有劲，就走回了分封的住所。后来他就做了皇帝。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卑”原作“毕”，据明抄本改。）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太子的宾客有个叫卢真的，他的侄儿曾是个和尚。会昌年中期，被淘汰还俗。就补做了光王府的参军。一天，他梦见以前的师傅到他家里询问打听他的情况，他就告诉师傅说：“做了小小的官，不是我所愿意的，经常想念当和尚的生活，希望能再披上袈裟。”师傅说：“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志向，要兴复佛教，现在也不晚。”话没说完，忽然看见四面有日月旌旗，还有上千辆车、上万骑着马的人，并大声宣告说：迎接

光王做皇帝。没过多久，武帝死了，光王果然做了皇帝。这竟然和梦中的事相符合的。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于卧内。上疾稍退，妃具以状告，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忘。”更尝大雪盈尺，而上寝室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挨晕。及上自郾王即位，挨晕之言应矣。宣宗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号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毁，同士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出《杜阳杂编》）

唐懿宗为人宽宏大量、沉稳、厚道，长得也很漂亮高大。他在分封的住处时，得了麻疹，病得很厉害。郭淑妃看见一条黄龙从他的卧室里出来，等皇上的病痛稍微减轻的时候，淑妃就把这件事全告诉了他。他说：“不要把这些话泄露出去，将来不会忘记你。”一次曾经下了一尺多厚的大雪，而他的寝室却一点也没有，各位王子们见了也都感到有些奇怪，大中

末年的时候，京城里的小孩们都把布叠起来蘸上水，然后再把它打开让太阳照射，还说这种法叫做“揅晕”。等到他从郢王而即位的时候，揅晕的说法就应验了。宣宗写了个《泰边陲曲》，写的词说：“海岳晏咸通。”他就垂衣拱手起了年号叫咸通。他的仁慈孝敬之道，是他的天性决定的。然而郑太后厌恶他取代尊位，待他很平常，象对士人一般。公卿大臣辅佐他的都感到气愤不平。

唐僖宗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状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将祈礼者，睚眦顾视，如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变乱，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众，不迹其来。释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坠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在广陵挂起旌旗时，当时正是咸通十二年。泗州有状子说：有两个女僧，到普光寺，对一些

祈祷礼拜的人都张目环视，就象得了疯狂病似的说：“后二年国家将有变乱，这个寺的大圣和尚当登上宝位。”一边说一边沿着走廊喧叫，围观的人聚集了很多，谁也不知道她们是从哪来的。僧徒们非常害怕，正想要拘囚捆绑她们的时候，二个女僧就一齐登上了峻塔，从上面跳了下去。其中一个摔死了，另一个摔伤了，疼痛得昏迷了过去，问她什么，她也不说。丞相立即命令把那状子烧了。还通牒州里把摔伤的女僧打死。到了咸通十四年的时候，果然懿宗皇帝驾崩。八月，僖宗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普王。

李邵

唐李邵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殊不知应本朝年祚。正体书叶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录》）

唐朝李邵做贺州刺史，和一个叫叶茂莲的妓女在江上游玩，撰写了《骰子选》取名“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太平，谁也不知道这个“叶子”应验了本朝的年数。正体写“叶”字，

是“廿世木”。从武德到天祐年，正好是二十代。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出《北梦琐言》）

后唐太祖，他的母亲怀了他十三个月才生。在出生的当天黄昏，他的母亲很危险，就叫家族里的人去雁门买药。这时族人遇见了一个神人，告诉他回去带领部下的人，披着甲衣，拿着旗帜，敲打着乐器和战鼓，骑着马大喊大叫的围着产妇所住的房子跑三圈就停下来。族人果然象神人所告诉的那样去做了，接着太祖也就降生了。那时虹光照亮了室内；白色的气体充满了庭院，井里的水暴涨外流。等到太祖能说话

的时候，就喜欢谈论一些有关军事上的事。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善于骑马射箭。曾经在新城北，把酒倒在毗沙门天王塑像上，请求和他交谈。天王披着凯甲拿着长矛，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墙壁上。他所住的帐内大火聚拢，好象是龙的形状，人们都非常奇怪，他曾经随着去急速征讨庞勋，临阵时神出鬼没，被称做龙虎子。

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媼方妊，帝至，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声闻于外。媼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媼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慎吾辱耳。”后果如言。（出《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皇帝未显贵时，跟随分封地大将李存信巡逻边境，住在了雁门的旅馆里。旅馆里的女主人正怀孕，明宗到时，女主人没有准备酒饭。腹中的胎儿就对他母亲说：“天子到了，应赶快准备酒饭。”声音在外面都能听到。女主人认为

很奇怪，就急忙起来亲自到厨房里做饭，而且还特别恭敬细心的侍奉。明宗因为女主人先傲慢而后又谦恭，就追问她是什么原因，女主人说：“你是大福大贵的人啊。”又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女主人就把肚子里怀的孩子说话的事全部都说了出来。明宗说：“老太婆，你这样恭顺着说，是怕我屈辱你罢了。”后来果然象女主人说的那样，明宗做了皇帝。

潞王

清泰之在岐阳也，有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录，引出，冥间见阴君曰：“汝无他过，今放汝还。与吾言于潞王曰：‘来年三月，当帝天下。’可速返，达吾之旨。”言讫引出，使者送归。及苏，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闻于王。月余，又暴卒入冥，复见阴君。阴君怒而责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达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导吾言，仍请王画吾形及地藏菩萨像。”何惶恐而退。见其庭院廊庑之下，簿书杂乱，吏胥交横。何问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将变，升降去留，将来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词讼见王。及见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问之，备述所见，王未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岂敢虚妄也。”王默遣之。来春，果下诏攻岐阳，

唯何叟独喜，知其必验。至期，何叟之言，毫发无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为天兴县令。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见闻录》）

清泰在岐阳的时候，有个姓何的马步判官，年龄已超过八十岁了，一天忽然死了，复苏后说有一个使者把他拘系去了。引着他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阎王说：“你没有什么过错，现在就把你放回去。替我对潞王说：‘来年三月，他可当天下的皇帝。’你可以赶快回去，转告我的旨意。”说完就把他带出地府，使者把他送了回去。等苏醒过来，就把去地府的事偷偷地告诉了潞王身边的人，人们都认为是妖言胡说没有人相信，所以没有人向潞王说起这件事。一个多月后，何某又突然死了，到了地府又见到了阎王。阎王气愤并责备他说：“为什么接受了我的教导而又不能替我转达呢？”又轻声地说：“放你回去，可赶快传我的话给潞王。还要请潞王给我和地藏的菩萨画像。”何某惶恐不安的退了出来。看见那庭院廊庑的下面，书簿乱七八糟的堆放着，还有一些小官吏们骄横地站在那里，何某就问是怎么回事，使者告诉他说：“这是朝代要改变了，升降去留都是将来的官爵啊。”等何某再次活过来，就假借说要打官司见潞王。等见到了潞王，又说：“我有秘密的事告诉你。”潞王就让左右的人退避，然后就问他，何某就把去地府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潞王。潞王不相信。何某说：“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死就是眼前的事，怎么敢胡乱说呢。”潞王就默默地把他打发走了。来年春天，果然皇帝下诏书命

令攻打岐阳，这时只有姓何的老头独自高兴，知道阎王的话一定应验了。到了日期，姓何的老头所说的话丝毫不差，清泰果真当了皇帝。就封何老头为天兴县令。因此说人的寿考和显卑都是天意所定，哪里是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呢？

晋高祖

清泰中，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常一日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其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闲话》）

清泰中，晋高祖在并部还没有得到帝位。曾有一天，他很舒缓的、慢慢的对辅佐他的官吏们说：“近来白天睡觉，忽然梦见若干年前在洛阳时，我和天子坐在一辆车上在路上走，路过了他过去的住宅，天子就让我进去。他再三再四的谦让，没有办法，就只好提马进去了。到了厅前下马，我走上了东边的台阶，面向西坐下，这时天子已经赶着车走了。那个梦

就是这样。”下属的官吏们没有一个敢说什么的。这年冬天，果然就发生了改权变政的事。

伪蜀主舅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之有蜀，盖先兆也。（出《王氏见闻录》）

伪蜀主的舅舅，世代富足昌盛。在兴义门建造了一处深宅大院。宅内有二十多所院落，房屋和墙壁全都用彩画装饰着。宅院里有高台深池、奇花异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真是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里，有一棵红牡丹，种植的年代

已经很久远了。他叫人把它取回来，于是就挖了一丈多深的土才挖了出来。就用木柜装着，从秦州运到成都，有三千多里的路程，经过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等险要狭窄而又极为漫长的路，最后才运到了城都，就把它种在了新的宅第。便请少主来欣赏。少主感叹宅的建筑结构如此的豪华美丽，就和宫室差不多。接着就提起笔来，在柱子上大大的写了一个“孟”字。当时人们都说：“孟”字是不能忍受的意思。第二年蜀被打败，孟氏进入了城都，占据了那个宅第。忽然看见柱子上有红纱笼罩着，走到跟前一一看，却是一个“孟”字。孟氏说：“真是吉祥啊，我不能变换这个住处了。”孟氏得蜀，原来是有先兆的。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 (人臣休征)

吕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应枢
袁安 陈仲举 张承 张氏
司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贾隐林 张子良 郑綱

吕 望

吕望钓于渭滨，获鲤鱼。剖腹得书曰：吕望封于齐。（出《说苑》）

吕望在渭水边上钓鱼，钓上了一条鲤鱼。剖开鱼的肚子，发现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吕望将在齐国受封。

仲尼

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征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征在之庭中。（五者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征在以繡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斂于大泽，得麟，示夫子，系绂尚存。夫子见之，抱而解绂，涕下沾襟。（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灵王二十一年的时候，孔子生在鲁国襄公的时代。夜晚有二位女神，拿着香露给孔子的母亲征在洗澡，天帝下界演奏钧天乐曲，空中还有话说：“上天感谢你生了圣人，所以才奏起和乐。”另外还有五星精在征在的庭院里排列着。孔子没出生之前，有麒麟从嘴里吐出一张纸条给都城里的一户人

家，纸条上面写着：水精的儿子，将继衰弱的周朝之后做为“素王”。征在就把拴印章用的绣丝绳绑在了麒麟的角上。有个会相术的先生说：“孔子是在殷纣王和汤武王之后应了水德将成为‘素王’”。到了定公二十四年，鉏商在大泽打猎，得到了一只麒麟，拿来给孔子看，母亲征在给麒麟绑的那条丝绳还在它的角上。孔子抱着麒麟把丝绳解了下来，并且还流下了眼泪，泪水沾湿了衣襟。

文翁

汉文翁当起田，斫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正砍所欲，后果为蜀郡守。（出《小说》）

汉朝有个叫文翁的人，要开一个水田，就想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个小池。夜晚有一百多头野猪就用鼻子运土往柴草里倒，等天亮池塘建成了。水稻年年丰收。一次他曾经想砍倒一棵大树，想要砍的地方，离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树前，文翁就祈祷说：“我要能做个二千石谷的官，斧子就应当砍在

这个地方。”说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所要砍的地方。他后来果然就作了蜀郡守。

董仲舒

汉董仲舒常梦蛟龙入怀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说》）

汉朝有个叫董仲舒的，经常梦见蛟龙投入怀里，于是他就写了《春秋繁露》这部书。

何比干

汉何比干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子。未已，门首有老姥，年可八十余，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礼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尧至晋有阴功，今

天赐君策。”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孙能佩者富贵。”言讫出门，不复见。（出《幽明录》）

汉朝有个叫何比干的人，梦见贵客来临，车马盈门。醒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没等说完，门口就有个老太太，年岁有八十多了，要求避雨。这时外面雨下得很大，可是老太太的衣服却没有被淋湿。比干就把她让到了屋里，并且以礼相待。老太太就说：“你的祖先是后稷的后人，他们辅佐尧帝直到晋帝，有阴功。现在上天赐给你一册书。”这书好象竹简、长九寸，共有九百九十枚。老太太授书给比干并说：“子孙谁能佩带它，谁就能富贵。”说完就走出了门，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

五鹿充宗

汉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为名学也。（出《西京杂记》）

汉朝五鹿有个叫充宗的人，他跟着弘成子学习。成子小时候，曾经有路过他家的人，把一块带有花纹的石头给了他。石头象小燕子的蛋那样大小，成子就把它吞了下去。于是就特别的聪明醒悟。成为了天下无所不通的学者。成子后来得了病，就把这块石头吐了出来，给了充宗，所以充宗也成为了有名的学者了。

王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琊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赀，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廩，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彊，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出《拾遗录》）

后汉时永初三年，国家资财不充足，于是就下令百姓官

吏如有给国家钱的人就可以做官。琅琊王溥，他的祖先王吉，曾做昌邑中尉。到王溥时一代接一代的家境就衰败了，等到了安帝时，家里就穷的没有钱维持生活了。又不做官，只好挟着纸笔，在洛阳市里靠写书信挣点钱花。王溥这个人，长得漂亮，而且很有才华，所以去找他写东西的人，男的就赏给他些衣帽，妇女们就给他些金玉。在一天里，他就收了满满一车的衣物和珍宝而回家了。他积累了十仓粮食，因此九族的亲戚，没有不敬慕他的吃穿的。洛阳的人都称赞他是靠行善事才富起来的。王溥先前家穷时，挖井得到了一个铁印，上面刻着：“佣力得富至亿缗，一土三田军门主。”王溥就用十万钱去买了个官。结果做了中垒校尉。“垒”字是三个“田”字加一个“土”字，校尉是掌管北军垒门的官，所以说是“军门主”了。

应枢

后汉汝南应枢生四子，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珣，七世通显。（出《孝子传》）

后汉汝南有个叫应枢的人，他生了四个儿子。一天土地庙被神光所照射，而应枢看见了神光，就去问会卜算的人。卜者说：“这是天降瑞符啊，你的后代会兴旺。”应枢于是就探测得到了黄金。从这以后他的几个孩子都在官学学习，并且都和才气很有名声。到应场时，应枢家七代都很显赫通达。

袁安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此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录》）

汉朝有个叫袁安的人，他的父亲死了，母亲就让他准备好鸡酒去请会占卜阴阳的人，问一问把父亲埋葬在什么地方好。半道上他遇到了五个书生，问袁安去做什么，袁安就把实情都告诉了他们。书生们说：“我们知道一块好的葬地。”袁安就把他们请到家中用鸡酒款待了他们。吃喝完了，书生们就告诉了袁安埋葬的地点，并且说：“应当在你这代做贵公。”

说完就告别而去。走了几步，再四处环视，书生都不见了。袁安怀疑他们是神人，就把父亲埋葬在书生指点的地方。不久袁安就做了司徒，他的子孙后代也都十分兴旺显达。四代共有五个做贵公的。

陈仲举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出《幽明录》）

陈仲举未显贵时候，曾经出外住宿在主人黄申的家里。正赶上黄申的老婆晚上要临产，仲举却不知道。到了夜里三更天的时候，听见有叩门的声音。过了好久，就听见有人应道：“屋里有贵人，不可以上前，应当从后门进去。”一会又听见

去的那个人返回来，屋里的人就问他：“你看见了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叫什么名字，能活多大岁数。”回来的那个人说：“是个男孩，名叫阿奴，能活十五岁。”屋里的人又问他说：“以后他应当怎么死？”回答说：“给人家盖房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仲举听到这里，就默默的记在了心里。十五年后，仲举做了豫章太守。他就派了一个官吏前去打听，从前叫阿奴的那个小孩在那里，他家中的人说：“帮助东家盖房子，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了。”仲举后来也果然大贵了。

张承

孙氏怀张承时，乘轻舸于江浦，忽见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咒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于房中，一宿不复见，母嗟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者张家有白鹄，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鹄是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阖闾葬其妹，殉以美人宝剑珍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云覆其溪谷，美女游于塚上，白鹄翔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极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为白鹄。”后承生昭，位辅吴将军，年九十，蛇鹄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氏身怀张承的时候，乘坐着一艘轻快的小船在江边上，忽然看见一条白蛇，有三丈长，窜进了小船中。她就默默地祷告说：“如果是吉祥的征兆，那么就不要再咬我。”孙氏随后把它带回家，把蛇放在房中，一宿没有再看见那条蛇。孙氏十分叹惜。邻居们都互相告诉说：“昨天张家有只白天鹅展开翅膀飞上了云天。”有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于是张承的母亲就找人卜算吉凶。占卜的人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天鹅是长寿之物，从屋里飞到了云中，这是从低往高升的象征。从前吴王阖闾埋葬他的妹妹，用美人、宝剑，以及珍贵的物品做为殉葬品，把江南的好东西几乎都拿尽了。没过一千年，就有美丽的彩云覆盖了溪谷，美貌的女子在古墓上游玩，白色的天鹅在森林中飞翔，白色的猛虎在山间吼叫。这些都是从前的精灵，现在又出世了，这将预兆你的子孙后代能做高官，名扬江表。因此你如果是生个男孩，可以给他起名叫白鹄。后来张承生下张昭，官位是辅吴将军，活了九十岁。这是蛇鹄带来的吉祥。

张氏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鹄自外入。止于床。张

氏恶之，披怀而咒曰：“鸠，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飞入我怀。”鸠飞入怀，乃化为一铜钩。从尔资产巨万。（出《法苑编珠》，明抄本作《法苑珠林》）

晋朝长安有个张氏，白天自己在室内，有一只鸠鸟从外面飞进来，停在她的床上。张氏很厌恶它，就敞开怀祷告说：“鸠鸟，你来如是我的祸事，就飞上天花板，如是我的福事，就飞到我的怀里。”结果鸠鸟真的飞进了他的怀里，而且变成了一块铜钩。从这以后，张氏家资产上万，发了大财。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安帝族子，遇难出奔。所乘骹，常于床前养之，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即试鞫之，则不动。休之还坐，马又惊。因骑马，即骤出，行十里余，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驰，仅得归晋。（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朝司马休之，是安帝同族的后代，因遇难而外逃，他骑的马常在床前喂养，忽然那马连声嘶叫不吃东西，它在注

视着马鞍马不动。休之就试着韉上马鞍，马不动，休之就又坐了下来，可是那马又惊叫起来，休之于是就骑上了马背，马就突然奔驰了出去，跑了十多里路，这时慕容超收使已到，休之就骑着马奔驰，才得到回晋。

杜慈

秦苻生、寿光年，每宴集，后入者皆斩之。尚书郎杜慈奔驰疲倦，假寝省中，梦一人乘黑驴曰：“宁留而同死，将去而独生。”慈闻惊觉，取马遁走，乃免。余皆斩。（出《广古今五行记》）

前秦的苻生和寿光年间，每次聚众宴会，凡是后来的都要斩首。尚书郎杜慈因奔驰劳累，就迷迷糊糊地在官衙里睡着了，他梦见了一人骑着一头黑色的毛驴说：“你若留在这里，就要一同死，如离开就可以活下来。”杜慈听了这话就惊恐地醒了，骑着马逃跑了。结果免了这场灾祸。而剩下的没有走的人都被杀了。

武士護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護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厦之秋。”及士護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出《太原事迹》）

唐朝有个叫武士護的人，是太原文水县人。小时候，与县里人许文宝靠着卖木材为生。他们曾栽植了数万棵小树，有一天小树要长成了茂盛的森林，他们就可成为大富翁。一天，士護与文宝在树林下面读书，士護自称是个厚材，文宝自称是枯木。私下里说一定能富贵。等到高祖发起义兵的时候，士護也就穿着铠甲跟着入关。乡里的人们都说：“士護靠卖木材的原故，果然遇到好结局。”等士護富贵显达了，文宝依附他，官位做到了刺史。

张文成

唐率更令张文成，杲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国史异纂》）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蜘蛛大如栗，当寝门悬丝上。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出《朝野僉载》）

唐朝率更令张文成，一天早晨听见一只猫头鹰在庭院的树上叫，他的妻子认为是不吉祥的征兆，就连声唾骂它。张文成说：“赶快洒扫干净，我要改官了。”话还没说完，祝贺的人就已在门外等着了。还有一个传说，文成在景云二年时，做鸿胪寺丞，帽子、腰带以及绿袍都被老鼠咬了。有一个象栗子大小的蜘蛛，悬挂在卧室丝网上。过了几天，遇大赦，他被提升授五品官。他的儿子不宰，也被老鼠咬了腰带，几乎要咬断了，不久被选授博野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出《嘉话录》）

唐朝的上官昭容，是侍郎仪的孙子。仪的儿子有罪，他的儿媳妇已怀了孕，被弄到宫里后，生下了留在肚子里的孩子昭容。昭容的母亲将要生他的那天晚上，梦见有个人给他一杆秤说：“拿着这杆秤去衡量天下的女人。”郑氏希望他是男孩。等生下了昭容，母亲看着他说：“称量天下，难道是你吗？”幼小的昭容就发出一呕呕的声音，好象答应说：“是”。

崔行功

唐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鹄，衔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加大夫也。（出《国史异纂》）

唐朝秘书少监崔行功，在没做五品官以前，忽然有一只八哥，口里含着一个东西飞进了他的住室，把东西放到案上就飞走了。原来是一个鱼袋钩铁。没过几天，崔行功就被加封为大夫之职。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

诉，于狱中叠石像佛，默祈冥助。时近腊月，心慕同侪，叹咤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鸟子噪，即是富贵时至。”即惊觉，复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鸟数十，大如雀，时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呼，逐出希逸，坏锁。取怀玉，权知留后。（出《酉阳杂俎》）

唐朝李正己本名叫李怀玉，是侯希逸的内弟。侯希逸镇守淄青的时候委任怀玉做兵马使。不久流传流言蜚语，侯希逸知道非常恼怒，就把李怀玉囚禁起来，将要依法严惩。怀玉怀着满腹冤屈没有地方申诉，就在狱中用石头堆起了一个佛像，并默默的祈祷请求神灵帮助。这时将近腊月，他非常羡慕同辈的人，就叹息怒骂着睡了。这时就感觉有人在头上告诉他说：“李怀玉，你富贵的日子到了。”于是他吃惊地醒了，环视四周，却不见有人。天还没亮，他感到非常奇怪，就又睡了。这时就又听到有人对他说：“你看见墙上有青色的鸟鸣叫，就是富贵的时候到了。”他又惊讶地醒来，仍然没看见有人。过了一会，天已放亮，忽然有十多只青色的鸟，象麻雀那样大小，这时落在墙上。不一会就听见三军呼叫的声音，撵走了侯希逸，打碎了牢锁，救出了怀玉，叫他暂时做留后的地方官。

李揆

唐代宗将（“将”原作“帝”，据明抄本改。）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钱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诫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时方盛暑，揆夜寝于堂之前轩，而空其中堂，为昼日避暑之所。于一夜，忽有巨狐鸣噪于庭，仍人立跳跃，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恶之，是夜未艾，忽闻中堂动荡喧阗，若有异物，即令执烛开门以视。人辈惊骇返走，皆曰：“有物甚异。”揆即就窥，乃有暇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损害，阶前素有渍瓜果大铜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门，亦无他变。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及归，亲族列贺，因话诸怪，即遣启户，揭盆视之，已失其物矣。（出《异苑》）

唐代宗坐着华丽的车子去送别上计郡守，文武百官在外大量购置送行用的物品。皇帝乘坐着车来到了大殿的横门下，忽然停住了车，召集北省官员们对他们说：“我曾记得，先主在朝时，每当给计吏送行时都要有‘恩诏’下达民间，用来告诫勉励。而现在为什么没有呢？这样可以吗？”宰相勿遽一时没有回答。皇帝说：“干脆停止上朝回去撰写送行的文章，等待写好了再饯行吧。”这时中书舍人李揆赶紧上前跪伏在地上，上奏说：“皇帝送计吏，诏书已经下达很长时间了，远近的人都知道，现在突然改变送行的日期，恐怕四方官民得知，要胡乱的猜疑。现在停止送行，须要找个理由，请让我立刻动笔起草一个通知，乞请皇上稍稍停一下车。”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叫人拿来纸笔，让李揆在皇帝面前起草。随即派书工抄写。不一会就写完了。接着就以诏书的形式宣读了。从此以后，每遇重大的事情，皇帝都要亲眼看见李揆在不在场。朝廷内外每天等着李揆被提升，当时正是盛夏，李揆晚上就睡在了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上，中堂是空的，是白天避暑的地方。一天晚上，忽然有只大狐狸在庭院里鸣叫。还象人站立起来那样的跳跃，两只眼睛放出光焰，过了很长时间，跳墙走了。李揆非常厌恶，这一夜都没有睡着。忽然又听见中堂里有动荡喧闹的声音，好象有奇怪的动物，就叫人拿着蜡烛打开门看，人们都惊恐害怕的往回跑，都说：“有个东西长得特别奇怪。”李揆就靠近前去看，却是个蛤蟆。大小就象三斗的大锅。两眼通红，蹲在地上，嘴里还吐着沫子，李揆不让人损害它，就用放在台阶前一个可装十斗的平常浸渍瓜果的

大铜盆，把蛤蟆扣起来，并把门也插上，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天刚要亮时，李揆入朝，这天他就被提升为相。等回来时，亲戚族人都排着队来祝贺。于是就谈起夜晚的怪事来，就派人打开房门，揭开铜盆来看，盆下面扣着那个大蛤蟆已经没有了。

贾隐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岂敢令朕止于林木间？”姜公辅曰：“不然，但地亦应。”乃奉天尉贾隐林谒帝于行在，帝观隐林气色雄杰，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语。隐林即天宝末贾修之犹子，帝因召于卧内，以探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帝甚异之。隐林奏曰：“臣昨梦日堕于地，臣以头戴日上天。”帝曰：“朕此来也，乃已前定。”遂拜隐林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出《神异录》）

唐德宗想要去西边巡视，有个善于观察星相的人启奏说：“遇见有林的地方就停下。”皇帝说：“怎么敢叫我停止在林木中。”姜公辅说：“不这样，就是地也应远林木的。”有个奉天

尉贾隐林到行宫拜见皇帝，皇帝看贾隐林气度长相非凡，又是出身在忠臣英烈的家里，符合了知星者所说的话。隐林是天宝末年贾修的侄子，皇帝把他叫到了卧室里，来试探他的智谋筹略的深浅程度。隐林在皇帝的床前，用竹板在地上画，并陈述攻守的策略。皇帝感到很不一样。隐林对皇帝说：“昨天晚上梦见太阳从天上掉下来，我用脑袋又把太阳顶上了天。”皇帝说：“我这次来，乃是以前已经定数的。”于是就封隐林为侍御史，在皇帝身边负责纠正错误，揭发罪行的工作，不久又改任了左常侍。

张子良

唐永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瓮，水尽，入井饮之。是月九日，节度使李锜，诏召不赴阙，欲乱。令子良领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围城，李锜就擒，子良拜金吾将军，寻拜方镇。（出《祥异集验》）

唐朝永贞二年的阳春三月，彩虹照进了润州大将张子良的住宅。先进到盛水的缸里，水没有了，又到井里去喝。这

个月的第九天，节度使李錡，因诏书召他进宫，他却没有来，想要做乱。于是皇帝就命令张子良领兵收复宣歙，子良很快地调头反兵围城，李錡被捉，子良被提升为金吾将军。不久又升为方镇。

郑綱

唐丞相郑綱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迁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綱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出《祥异集验》）

唐朝丞相郑綱的住宅，在昭国坊南门。一天忽然住宅里投来了碎石瓦块，连续五六夜没断。郑綱就搬到了安仁西门的住宅躲避，结果碎石瓦块也跟着来了。过了很长时间，他又搬回了昭国坊。郑綱开始信奉佛教，吃住常常在禅堂里。等搬回昭国，他进到佛堂，喜蛛满屋，结网而挂，离地面有一二尺高，数不清有多少。就在那天晚上，碎石瓦块也没有了。第二天郑綱就被封了宰相。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 (人臣休征)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师 杜中立 李蟪
马植 高骈 孔温裕 孙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远 张箴
齐州民 朱庆源

裴 度

唐中书令晋公裴度微时，羈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

“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度曰：“见我龙钟相戏耳！”其秋，果领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宗问宰臣，度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进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度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许滑三帅，先于鄆城县屯军。度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大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生武德，振辉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觐，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囊鞬，迎于道左。愈有诗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出《剧谈录》）

唐朝中书令晋公裴度未显贵的时候，客居洛中。曾经骑着一匹跛脚驴，进到皇城里，正走上天津桥。当时淮西不朝于朝廷有好几年了。有两位老人倚着桥柱子站着，嘴里说道：“蔡州用兵的时间已很长了，官府征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忽然看见了裴度，吃惊而发呆地走开了。裴度的仆人背着书囊走在后面，彼此距离稍远一点。仆人听老人说：“刚才忧虑蔡州没有平定，原来是等待这个人做将。”等回来以后，仆人就把手这件事告诉了裴度。裴度说：“他看我这潦倒的样子，特意戏弄我罢了。”那年的秋天，

果然参加乡试，第二年就考中了科举。到执掌重务时，朝廷议定授予吴元济符节和斧钺，邀请朝中的英才对答事宜。宪宗问宰相和群臣们，裴度上奏说：“贼臣飞扬跋扈四十多年了，朝廷圣明暂且含忍，是考虑到怕伤害了一方的生灵，可是却没有听到他们有归顺朝廷的意思，而且还想要独霸一方。如果再授给他们重权，反而会更加助长他们凶恶叛逆的气焰。凭着皇帝你的聪明威武，分封的诸镇都愿意尽力于王事。请皇帝给我下一道诏书，我愿带兵去讨伐叛贼，一定平定妖孽。”于是皇帝就任命裴度做了淮西节度使，兴师讨伐逆贼。这时许滑统帅三军先在鄆城县驻扎了军队，裴度统领五万精锐人马和他会师，擂鼓摇旗纪律严明，一直攻到了蔡州城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献上擒获的叛贼，淮西就平定了。回朝后入朝廷被提升为正司徒，做侍中中书令。文人而兼武德振天下光耀古今。等到留守洛师时，还常常说起天津桥那两个老人的事。在出征淮西时，奏请韩愈从中书舍人提升为掌书记。等平定了叛贼回朝觐见时，乐和李仆射正做华州刺史。他们都穿着出征的衣服。拉着马，带着弓箭袋，在大道上迎接裴度。韩愈还写了一首诗说：“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段文昌

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鞞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为皋奉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是时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后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出《录异记》）

唐朝丞相邹平公段文昌，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世人。没做官以前，流落在荆楚之间。常常喝酒喝得半醉，拖拉着鞋在江陵大街上来回地走。一次大雨刚停，路上特别泥泞，在大街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宅院，门下形成水渠，文昌借着酒

醉，就脱掉了鞋袜在水渠里洗脚。就好象旁边没有人一样，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做了江陵节度使，一定要买了这个宅院。”旁边听见的人都感到很可笑。那以后文昌果然做了镇守荆南的官，他就买下这个宅院。又曾经辅佐太尉南康王韦皋，做了成都馆驿的巡官，忽然失去信任，被韦皋给撵走了。叫他去代理灵池县尉。他带着一个瘦弱的小童，骑着一匹劣马，急忙往县里赶路，县城离灵池有六七里。天已经黑了，路上行人已没有了，忽然有两盏灯笼在前面引路，并喊着：“太尉来了。”等到了城门，两盏灯笼都灭了。文昌以前替韦皋办事奉命去长安，一向和刘禹锡交情很深，这时刘禹锡做礼部员外，正和会占卜的人闲谈，文昌就进去请见。占卜的人隐藏在竹帘子后面，等文昌走后，占卜的人出来问刘禹锡说：“员外想探问官运，日期还很遥远。须等十年以后，刚来的这个客人当了丞相的时候，才能提升为本曹正郎。”这时刘禹锡很不得志，连续任外官，后十多年，文昌做了丞相，才把刘禹锡提升做了礼部郎中。

李逢吉

唐丞相凉公李逢吉，始从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负壁而坐，忽见一（“一”原

作“妇”，据明抄本改。）人，介甲持矛，由寺门而入，俄闻报李判官来。僧具以告，自是逢吉与僧善。每造其室，即见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为常矣。故逢吉出入将相，二十余年，竟善终于家。（出《补录记传》）

唐朝丞相凉公李逢吉，开始在振武那里做事的时候，振武有座金城佛寺，寺院里有个和尚，七十多岁了。曾经有一天独自一个人靠着墙壁坐着，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铠甲手拿长矛，从寺院的门口进来。不一会就叫着说：“李判官来了。”老和尚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李逢吉。从这以后李逢吉和老和尚相处很好。每次到老和尚房里，就看见那人在他到之前就先到了。时间久了也就认为很正常了。所以李逢吉做将相二十多年。最后竟得善终死在家里。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

滩上当有鸂鶒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鸂鶒。”宴未终，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出《剧谈录》）

唐朝河南府伊阙县前面有一条大河，每当官员中有人做了御史，河水中就事先露出小沙滩来。河水清澈，河石沙砾着实可爱，丞相牛僧孺做县尉时，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小滩露出来了。第二天，县官和同僚的人都摆上酒宴在亭子上观看，并召来了年岁大的老人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有个老官吏说：“这一定是任命分司御史，而不是西台御史。如果是西台御史，那么沙滩上应当有两只紫鸳鸯对立着。从前和现在的城里人都把这种现象看做是验证。”僧孺暗暗的揣摸着；县里和我一起做官的人里，没有一个能超过我的，因此举起酒杯说：“既然沙滩已露出来，还愁一对紫鸳鸯不出来吗？”饮宴还没有进行完，不一会就有紫鸳鸯飞下来了。没过十天，牛僧孺就被提升为西台监察御史。

王智兴

唐王智兴始微时，尝为徐州门子。有道士寓居门侧，智

兴每旦起持帚，因屏秽于道，必埽其道士之门，道士深感之。后智兴母终，辞焉。道士谓智兴曰：“吾善审墓地，若议葬，当为子卜之。”智兴他日引道士出视地，道士以智兴所执竹策，表一处，道士曰：“必窆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及智兴再往埋穴，其竹策有枝叶丛生，心甚异之，遂葬焉。智兴又曾自郡赍事赴上都，宿鄆城逆旅，遇店妇将产。见二人入智兴所寝之舍，惊曰：“徐州王待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后五岁，当以金疮死。”智兴志之。及期，复过店，问妇所生子，云：“近因斧伤，已卒矣。”（出《唐年补录纪传》）

唐朝有个叫王智兴的人，他在卑微的时候，曾经做徐州管门的人。有个道士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智兴每天早晨起来都拿着扫帚清扫，除去道上的脏东西，而每次又一定要把道士的门前扫干净。天长日久，道士非常感谢他。后来智兴的母亲死了，他就把这件事告诉道士，道士对智兴说：“我会看墓地，如果商议埋葬的事，我给你卜算找个风水宝地。”一天智兴就领着道士去看墓地。道士用智兴拿着的竹杆在一处做了标记。道士说：“一定要把你的母亲落葬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可以长寿，而且两代都可以做高官。”智兴第二次去挖墓穴时，那竹杆上长满了竹叶，他心里感到特别奇怪，就把母亲埋葬了。智兴又曾经从郡去上都办事，就住在了鄆城的旅馆里。正遇上店主的妻子将要临产，看见两个人进到智兴住的房间里，惊讶地说：“徐州王侍中在这。”又说：“所生的孩子五岁时当因金疮而死。”智兴记住了这些话，等到第五

年时，智兴又路过这个店，就询问妇人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最近因为斧子砍伤而死了。”

牛师

唐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奇章公牛僧孺以旧相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方知将相之任，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镇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尚书除观察使。明年冬，僧孺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话录》）

唐朝长庆中，在鄂州里巷间的人。每当说话，就用牛字来帮助。又有一个和尚，自称牛师。他一会愚昧，一会聪慧，有人说话中伤了他，他就一定说：“我的兄长马上就到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没有多久，奇章公牛僧孺以旧丞相的身份做了武昌的节度使统领军队。虽然那些话是听不到了，可是牛师还活着。这才知道，将相的任职都不是偶然的。以前是元和初年，韩尚书皋镇守夏口，就任节度使，以后又做了观

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尚书出任观察使，第二年冬天，牛僧孺才来。以宰相任节度使来镇守夏口，是从牛僧孺开始的。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时，贍于财产，他无所采取。其与游徒，利于酒炙，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坐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璣之出镇，旗竿道折，乃钁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璣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杀之可以应其祸。（出《玉泉子》）

唐朝有个叫杜皋的人，他的字叫中立，少年的时候，家里有充足的财产。他没有什么爱好，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在一起，为了吃喝，他其实很看不起他们。一天，在城外送迎客人，客中有个会相面的人，一个个地看着在场的宾客，然后单独指着中立说：“这人日后可以做大将军。”在场的听了大笑。中立后来娶了真源公主并做了沧州节度使。当初李钁

出镇，旗杆在路上折断了，他就把拿旗的人杀了。中立在路上旗杆也折断了，他把拿旗的人打了二十杖。李纁竟没有灾祸，而中立却死了，难道是杀人可以解脱灾祸吗！

李螟

唐司空李螟，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螟曰：“虱者螟也”，遂改名螟。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闻》）

唐朝司空李螟，当初名叫虬。在他去赶考的那年，偶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屋子的墙壁上。过了一夜，突然看见名字上被人添上了一笔，那“虬”字就变成了“虱”字了。李螟说：“‘虱’字是‘螟’啊。”于是就改名叫李螟了。第二年，果然就考中了。

马植

唐丞相马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矣。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出《本事诗》）

唐朝丞相马植，被免除了安南都护的职务。因和当时的宰相不和，被调到了黔南做官，他特别不得志。途中把船绑在了峡谷附近的古寺旁边。古寺前面有长长的河堤，河堤的两旁有片树林，夜晚，月色特别明亮。他看见了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大堤上慢慢地走。并随口吟诵着：“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他听得清清楚楚，那吟诵的人连续地说了四遍。于是就派人迎上去询问，可是那人却不见了。后来马植在黔南被评为大理卿，后又提升为刑部侍郎，兼管盐铁。后做了丞相。

高骈

唐燕公高骈微时。为朱叔明司马，总兵巡按。见双雕，谓众曰：“我若贵，矢当叠双。”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贯二雕。众大惊异，因号为落雕公。（出《感定录》）

唐朝燕公高骈没发迹时，做总兵朱叔明的司马。总兵巡行审查，高骈看见两只大雕，就对大家说：“我如果是贵人，一箭就应当射中双雕。”他就观察双雕一上一下飞着的时候，一箭果然射下了双雕。大家都非常地吃惊诧异。因此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落雕公”。

孔温裕

唐河南尹孔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

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孩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出《因话录》）

唐朝河南尹孔温裕，担任补阙职务的时候，曾因进谏讨阙党项的事，被贬为郴州司马。很久以后，得到堂兄温业的书信说：“宪府想要让你做侍御史。”他每天都等待着诏书下达。忽然又得到了一封书信说：“宰相准备叫你当右史。”但都没有音信。一天有喜鹊落在庭院好象说话的样子。幼小的孩子下拜并且祷告说：“希望早日得官。”喜鹊飞走后，就从空中落下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补阙”二字，他感到很奇怪。没过多久，他就做了补阙官。

孙偓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见。期年之后，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

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亦甚异也。近有孙炜，乃偓之嗣，备言其事。（出《玉堂闲话》）

长安城有个孙家的宅院，孙家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代了。这里的堂室特别古老，那堂前的一个大柱子上忽然长出了槐树枝。孙氏开始还用布帷遮挡着不让看见，一年以后，槐树的枝叶逐渐茂盛起来，整个柱子都变了形状，把屋子都给顶坏了。这时秘密再也隐藏不住了。来观看的人有当官的也有老百姓，每天车马行人十分拥挤。不长时间，孙偓外居岩廊，当副节制官。人们都认为是应了“面三槐，三公位焉”的预兆。他自己也特别奇怪。附近有个叫孙炜的人，是孙偓的后代，他详尽说了这事。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告于别驾张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苇也，合生

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侑，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盛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以饮博为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出《北梦琐言》）

唐乾符末年。有个范阳人叫李全忠。从小就精通《春秋》，喜欢鬼谷子的学问。曾经做棣州司马。忽然在他所住的屋里长出了一棵芦草，有一尺长共三个芦节。他心里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别驾张建章。张建章是一位通今博古的人，就说：“过去蒲洪把生长在池沼中的长有九个节的蒲草看作是吉祥的征兆，才改姓蒲的，后代子孙很兴盛。芦草应生长在池塘和沼泽地里，可是长在屋里，这可不是寻常的事了。你以后一定能做高官，芦草长有三个竹节，这表明官位可以传递三人，你可记住我的话。”李全忠后来辅佐李可举，做戎校，但各位将官把李可举撵走了，而推举了李全忠，这样全忠官位一直做到检校太尉。临阵打仗特别有威严。全忠死后，他的儿子匡威被三军撵走。匡威的弟弟匡侑，带着家眷奔赴京城，到沧州景城的时候，被卢彦盛杀害了。先前匡威年少好跟人斗，又不拘小节，整天靠饮酒赌博活着。曾经有一天，和许多游客们在桑乾赤栏桥的旁边钓鱼，自己把酒洒在地上说：

“我如果有幽州节制官的缘份，就应钓个大鱼上来。”果然他钓了一条三尺长的大鱼。人们都感到特别的奇怪。

侯弘实

侯弘实，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贫，长为军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于檐下，天将大雨，有虹自河饮水，俄贯于弘实之口。其母见，不敢惊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实之口，不复出焉。及觉，母问有梦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饱足而归。”母闻之默喜，知其必贵矣。后数月，忽有蜀僧诣门求食。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有后福，合得儿子力。”侯母呼弘实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蛭龙也。但离去乡井，近江海客宦，方有显荣。”又曰：“此子性识惨毒，必有生灵之患。倘敬信三宝，即得善终。”言讫而去。弘实后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同光三年，从兴圣太子收蜀。蜀平之后，无何，与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诛灭，弘实得赦，寻为眉州刺史，节度夔州。复自宁江，迁于黔府，一州二镇，皆近大江，官业崇高。敬奉三宝，信心无怠。然于临戎理务，持法御下，伤于严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谬矣。（出《鉴戒录》）

侯弘实，本是蒲坂人，从小家里很贫穷，长期是军外子弟，年龄才十三四岁。一天曾在屋檐的下面睡觉，天将要下起大雨，有条彩虹在河中喝水，一会就钻进了弘实的口里。他的母亲看见了，不敢惊动他。很长时间，这条虹才全部的进入了嘴里，不再出来了。等弘实睡醒时，母亲就问他做梦了没有，他回答说：“刚才梦见到河里喝水，饱饱的喝了一顿才回来。”母亲听了默默地高兴。知道弘实将来一定有出息。几个月后，忽然有个四川的和尚到弘实家门前要吃的，临走时对侯母说：“你应当有后福，全靠儿子的力量。”侯母把弘实叫出来，让和尚给他相面，和僧看了看弘实说：“这个孩子是条蛟龙，但要离开乡井，接近江海去做官，才能有显耀的机会。”和尚又说：“这个孩子性情残忍毒辣，一定要有人命的祸患。倘若敬奉信仰佛门，就能得到好的归终。”说完和尚就走了。弘实后来果然在军队里做了将领。同光三年，跟从兴圣太子收复四川。四川平定以后不久，他和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叛乱，等康延孝被诛杀以后，侯弘实才被赦免。不久做了眉州刺史。夔州节度使又从宁江迁到了黔府。一州三镇都靠近大江，他官位很高，敬奉佛教十分虔诚，专心不倦，然而在军队上从事管理，持法严厉，过于惨酷。因此知道四川的和尚所说的一点也不错。

戴思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出《玉堂闲话》）

后梁朝大将戴思远，在浮阳任职时，有部下叫毛璋的人，此人性情轻躁强悍。曾和数十人一齐追捕盗贼。回来的时候在旅馆住宿，毛璋枕着宝剑睡觉。半夜，那宝剑忽然的大声吼叫着跳出了剑鞘。跟从的人听到了叫声都惊恐诧异，毛璋也感到神奇，于是他就拿着宝剑祷告说：“我如果他日能占据这里的山河，你应当再鸣叫跳跃，如果不能，就请停止。”毛璋祷告完就又睡下了。还没等睡熟，那宝剑又象原来一样吼叫跳跃起来。毛璋非常自信，那以后戴思远要离开镇里，毛璋请求留下来，被同意了。没有多久，毛璋连同这个州都归

顺了后唐庄宗，庄宗让毛璋做了这个州的刺史，后来竟统帅了天下。

张箴

密牧张箴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尺鷃，衔一青铜钱，堕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冠间。其后累财巨万，至死物力不衰。即飞鸟堕钱，将富之祥也。（出《玉堂闲话》）

密牧张箴小时候，曾有一只形状象一尺多长的鷃鸟那样的飞鸟，口中含着一枚青铜钱，掉在了张箴的怀袖里。张箴感到很奇怪，就把这枚铜钱系在了衣帽上，那以后他积累的财物上万，到他死的时候，财物富庶不减，这就是飞鸟投钱，是富裕的吉祥征兆。

齐州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自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赐”原作“伤”，据明抄本改。）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文绣，置于匮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乏矣。（出《玉堂闲话》）

齐州有一家富翁，郡里的人都叫他刘十郎，以卖醋卖油为职业。自己说：“年轻时，家里贫穷得很，和妻子给人家舂米来维持生活。忽然有一天晚上，正在舂米，那舂米的棒子突然发出了声音，一看，棒子已折断了。夫妻二人互相看着十分忧愁叹息，好长时间才睡下。天快亮醒后，有一个新的舂米棒子在石臼的旁边，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夫妻二人上前一看，又惊讶又高兴。从这时开始，在挖地时得了很

多隐埋在地下的财物。所以就认为舂米的工具碓杵是神鬼所恩赐的，就把它看成是宝贝收藏了起来。接着就放弃了舂米的活计，渐渐地做起了买卖。几年之内，就获得了百倍的利息。家里积累了千金。夫妻把那舂米的棒子看作是神物，就用彩色的绣花绸子包了起来放在了柜匣里，一年四季都要祭奠。从这以后夫妻也就富足起来，并且也渐渐的老了。等他们死了以后，物力渐渐的差了，现在他们的儿孙又都贫穷了。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选，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汲水以回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选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出《稽神录》）

婺源尉朱庆源，被罢了官待选时，家住在豫章的丰城。庭院的地势很高土质很干燥。忽然长出了一棵莲花，他们全家都很震惊而且害怕，千方百计来祭祷消灾。莲花不停地长着，就筑起大堤抽水来浇灌它，于是就变成了大池塘。芡和荷花

生长的特别茂盛。这一年，朱庆源被选授了南丰令。后三年，又晋升做了大理评事。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 (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蟆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俭 太白昼见

池阳小人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有小人，长一尺余，或乘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人皆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

兵盗日盛，而竟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发现了小人。有一尺多高，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所有的东西都能操持料理。他们自己都互相称小人。三天就没有了。王莽非常厌恶。从这以后兵匪盗匪四起并且一天比一天厉害，王莽最终被杀死。

背明鸟

黄龙元年，吴始都武昌。时越雋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状，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其声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瑞。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为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黄龙元年，吴国开始首都在武昌。当时越雋的南面献来了一只背明鸟。形状好象仙鹤，它不对着亮处呆着，朝北筑鸟窝。鸟的肉多而羽毛少，它的叫声变化多端。如果听到了

钟磬笙竽等乐器的声音，它就会展开翅膀摇动着脑袋翩翩起舞。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这年吴迁都到建业。许多地方都进奉了很多的珍奇瑰宝。吴人发音不同，叫成背亡鸟。国中的人都认为是大妖，不到百年，应当有丧乱背叛、流亡的事情发生。百姓失散到处奔逃，一片废墟没有烟火。果然象吴人所说，后来这鸟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王琬

晋武帝太康七年，郊坛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鲜明，恒卧坛侧。觉见人前则去。骑督王琬，以骏马追之。狗徐行，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复还。郊丘非狗所守，后遂大乱。又武帝时，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余步。帝不思和峤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乱。（出《郭颂世语》，明抄本“颂”作“颁”）

晋武帝太康七年，在郊坛下有一条白狗，高三尺，毛色光亮鲜明。常常趴在坛的旁边。发觉有人上前就离开了。骑督王琬，骑着骏马追赶，狗慢慢的走，但是马却追不上。用箭射，可是狗又逃掉了。王琬走了狗又返回来。郊丘不是狗能看守的，后来就发生了战乱。另外，武帝的时候，幽州有

狗，能用鼻子在地上走三百多步。预兆反映在武帝不考虑和峤的话而立了惠帝。到了衰落混乱的地步。

张聘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乱，乘我。”聘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早？”寻牛人立而行。聘□□□□曰：“天下将乱，非止一家。”其年张昌作乱，先（“先”明抄本作“将”。）略江夏，众推为（“江夏众推为”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帅。于是五州残乱，聘方族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惠帝太安年间，江夏张聘所骑的牛张嘴说话了。牛说：“天下乱，就骑上我。”张聘十分害怕，就回到了家里。而狗又说：“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早？”不久牛象人那样的直立行走。张聘说：“天下将要大乱，不只是一家。”那年张昌作乱，将要侵略江夏，江夏的百姓推举张聘做帅。在这时，天下大乱，张聘全家族都被消灭了。

张林

晋怀帝永嘉中，嘉兴张林有狗名阿永。时天下饥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明抄本“言”作“前”，“肉”作“食”）。”故健，今饿不复行耶。狗忽语云：“我道天下人饥死！”狗语不已，闻者怖走。时天下荒乱，帝没于胡。（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怀帝永嘉年间，嘉兴有个叫张林的有一条狗，名叫阿永。当时天下闹饥荒，狗走起路就要倾倒。张林说：“阿永，说话给你肉吃。”狗以前健壮，现在饿得不能走路了。狗忽然说：“我说天下的人都因饥饿而死。”狗说个不停，听到的人都十分恐怖的吓跑了。当时天下正闹荒乱，怀帝死于胡。

东瀛公

晋东瀛公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时大雪，当其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马。或谓马无齿则不食。未几，晋大乱。（出《异苑》）

晋东瀛公名腾，字叫元迈，在永嘉元年时镇守邺。当时雪下得很大，在他们门前十多步的地方连水点都没有，东瀛公腾觉得很奇怪，就用锹挖那里，结果挖出了一个用玉做的马。有一尺多高，没有牙齿，东瀛公腾认为这马是国王的姓，称它是吉祥之物。有人说马没有牙齿就不能吃东西。不久，晋就大乱。

长广人

宋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段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文帝元嘉末年，有个长广人得了疫病。只是能吃东西而躺不下，吃一顿饭就发觉身子长长了，象这样的十多天，头就长出了屋子。段究当时是刺史，他估计该时长广人有三丈高。过了些时候又渐渐的缩短，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过了几天就死了。不久，文帝就被元凶所杀害了。

黄丘村

宋江陵黄丘村，有羊生羔，两头一颈，在上者鸣，在下者不鸣。俄而刘义、司马休之相继作乱，人多兵死。（出《渚宫旧事》）

宋朝江陵的黄丘村，那里有一只羊生下了一个羊羔，在脖子上面长了两个脑袋。长在上面的能鸣叫，长在下面的不能鸣叫。不久刘义、司马休相继叛乱。许多人在叛乱中战死。

韩僧真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并州祁县人韩僧真女，从母右肋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养之。太后临朝，为元义、刘腾幽于永巷，后竟被尔朱荣沈于河。魏室因兹大乱。（出《广古今五行

记》)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的时候，并州祁县人韩僧真的女儿，从她母亲的右肋下生出来，胡太后就叫人把她送到了宫廷中宫嫔居住的地方抚养。等太后上朝，那个女孩就被元义、刘腾在永巷给囚禁了。后来竟然被尔朱荣给扔到了河里淹死了。魏因此就发生了叛乱。

洛阳金像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毛眉鬓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焉。（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普泰元年的时候，洛阳的金像忽然长出了眉毛头发，全都齐备长全了。尚书左丞魏季景对人说：“张天锡时有过这种事，他的国家于是就灭亡了，今天这种现象，也是不祥的征兆。”果然到了第二年，广陵被废弃而亡。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鱼皆骧者，见于水上，若顾望焉，帝入宫方没。此下人将举兵睥睨乘輿之象。寻有侯景之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武帝大同元年时，武帝到玄武湖游赏，湖中的鱼都仰起头来，露在水面上。好象向四处张望。等武帝回宫时鱼才进到了水里。这是有人将要举兵侧目窥察皇上乘车的象征，不久就有侯景发动了叛乱。

惠炤师

齐末惠炤师者，不知从何许而来。骑一竹枝为马，振策驰驿，盘蹩回转。或时厉声云：“某处追兵甚急，何不差遣？”

遂放杖驰走，不遑宁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见黑云飞乌群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称云，伏喽罗语。国人见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识。不知名字者，呼为伏喻调马。（“伏喻调马”四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齐未动之前，惠瓘走杖马，来到殿西骑省，密告诸贵唐邕等，急救东方，吴儿大欲入，晓夕孜孜，守阙不去。数日，吴明彻自广陵北侵淮楚。国家遣兵将救，始集兵马。惠瓘已去城四十里，于白壁南待军，指麾号令。大将至，谓齐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浆水！”后吴人纵水淹渍，齐军多有伤没。在京百官朝集，惠瓘亦骑杖执策，立于武成之后。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勿（“勿”原作“忽”，据明抄本改。）听浪语。瓘狂言如旧，不可止约。后于天平寺宿，与一大德僧共密语：“天地开辟，上古无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义、老经佛法，优劣多少？”凡所顾涉幽隐之事，无所不论。迨至天晓将去，谓曰：“慎莫漏我此语！若泄，打杀汝。”去后，此僧语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圣人，非寻常，不可轻忽。闻其所说，诸佛得道者，咸经亲事，序述犹如指掌。见语勿道，恐诸不知，怀骄慢心，将来获罪，所以相告。午后，惠瓘密将拳石手巾裹来，语此僧云：“戒你莫说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执以奉闻，恕而不问。齐将破之时，北宫东北角割十步为弘善寺，惠瓘曾到寺宿。其夜寒墙住太子宫院，盗入宫人房里，被捉。瓘曰：“不久人人皆入，何为独自约我？”又以状奏，诏复舍之。时宫校贵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参谒，车马衣服，侍从绮丽。惠瓘寻逐车后，眼语挑弄，云：“罢道之日，与我作妇。”官者驱逐。且语且

前。贵人等以炤狂悖，为后主所容，但笑而不责。每逢见僧众，则恶骂嗔打，手执砖瓦，不避头面。云：“无用之时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于后失经五六日，忽复自来，则厕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军马遍满，昼夜供承，不可周悉。图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晋阳，炤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云：“法轮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东夏，不收图籍，府库典诰，州县户口，洛京故实，并为军人毁灭。至今大比民贯，（“至今大比民贯”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创始营造。炤所说造籍，悉符验焉。而炤竟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齐末有个叫惠炤师的，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骑着一根竹枝当做马，挥动的鞭子奔跑驰骋，盘着瘸腿来回旋转。有时厉声说：“某地方追兵非常急迫，为什么不派遣我。”于是就放下竹杖快速的奔跑，没有时间休息。有时早晨去南殿，晚上又到北城，象他说的那样，果然有报警的消息特别紧急。每当他远远的看见黑色的乌云，飞翔的乌鸦，成群的猪，只要是黑色的东西，一定要低下身子，表现得很严肃很有礼貌的样子。有时忽然的自己说自己是埋伏的盗匪。国内的人看见他的，没有不感到奇怪并讥笑他的。京城里的人全都认识他。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都叫他是伏喻调马。齐末没发生动乱以前，惠炤骑着竹杖快速奔跑，来到殿西骑省，偷偷告诉诸贵唐邕等人，赶紧救助东方，吴人将要攻进来了。而他白天晚上非常勤勉的守着城不肯离开。几天后，吴明彻从

广陵北侵入淮楚。朝廷派兵准备救助，刚开始集合兵马，惠瓘已经离开城有四十里远了。他在白壁的南面等待着军队，指挥号令。就象大将军到了一样，他对齐安王高敬德说：“要努力，做好防水的准备。”果然后来吴人放水淹渍，齐军死伤的人很多。在京城百官纷纷上朝，惠瓘也骑着竹杖，拿着马鞭，站在武成的后面。诏书下达，把惠瓘交给天平寺，常常叫三个人看守他。不要听他的放纵的话。惠瓘仍然象原来那样的狂言乱语，没有谁能拦阻限制他。后来惠瓘住在天平寺，和一个名叫大德的老和尚一齐偷偷的议论着。从开天辟地、上古没有统治，一直谈到了君臣父子，仁义道德，老经佛法，有多少好的，多少坏的。凡是所涉及到的不公开的事情，没有不议论到的。等到天亮才离开。惠瓘对老和尚说：“千万不要泄露我说的这些话。如果泄露出去，就打死你。”惠瓘走后，这个老和尚就告诉了一两个有资格有名望的人说：“惠瓘是个大圣人，并不是寻常的人。不可以对他轻视疏忽。听他所说的这些事，许多修行圆满的有道德的人，都亲自经历过，他叙述的了指掌，你们听见这些话不要说出去，我恐怕你们不了解他，而对他怀有傲慢的想法，将来得罪了他，所以才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午后，惠瓘偷偷的把拳头大小的石头用手巾包裹着来了。对这个老和尚说“告戒你不要说出去，你却不能忍耐。”说完就用手巾打他，只打了一下就把和尚给打死了。寺里就写了状子告他，而皇上却宽恕了他。齐国将要灭亡的时候，在北宫的东北角割舍了十步的地方做了弘善寺，惠瓘在寺里住，那天夜里他就跳墙去了太后的宫院。偷着进到宫人的房里，被捉住了。惠瓘说：“不久人人都会进来，为

什么要单独的约束我？”人们又写了状子上奏，结果诏令又把他放了。当时宫里的贵人和朝庭内外的亲戚妃子，宫女出家的人，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那天，都会叩拜皇上。骑着马坐着车来的人很多，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惠瓘就跟在车后边，眉目传情般挑弄她们说：“等你们停止修道的时候，给我做媳妇。”官差撵他走，他就一边说一边往前走，贵人们都认为惠瓘是个疯子，被后主所宽容，只是讥笑他而不责备他。惠瓘每当看见和尚们，就厌恶谩骂并发怒的打他们。手里拿着砖瓦，不管是头还是脸直打过来，说：“没用的时候就全都去掉。”和尚们碰上他的也一定要躲开他。在这以后失踪了五六天，忽然又自己来了，就在茅厕里睡觉，有时手把着竹杖坐着睡。说：“官府这么多，军队马匹遍地是，白天黑夜都承担着供求的任务不可以不周悉。所以疆域图和户口册不能不制作。”等到周兵进入晋阳时，惠瓘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说：“法规倾覆了。”说着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武帝平定了东夏，没有收藏疆域图和户口册，府库里的经典诰命，州县的户口，京城里的故事史实，一起被军人毁弃。到现在大比三年一次调查人口，考查官克之制为百姓所习惯，才开始谋求制作。惠瓘所说的制作户口册的事，全都符合应验了。而惠瓘竟然不知到哪里去了。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光直属天，自东方而来，有白龙长十许丈，西北向，舐掌而鸣。西北有黑龙，亦乘云而至。风雷相击，乍合乍离，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复有大鲤鱼三，从小鱼无数，乘空而斗。雷雨又甚，大风发屋，至暝乃止。鱼不复见。明日，有两黑蛇，大者长丈五，小者半之，并伤腰颈，死于窦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鱼三而斗者，尉迟回、王谦、司马消难，（“消难”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三方起兵乱之异。（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天，荥阳汴水北面，有龙争斗。刚开始看见白光直连接天空，一会从东方来了一条白龙，有十多丈长，面向西北用舌头舔着脚掌大声的鸣叫。在西北面有条黑龙，也乘着云彩到了。风雷撞击，忽然合拢，忽然分离，一会的工夫暴雨倾盆，从午时一直下到申时。这时白龙升上了天空，黑龙坠落到地上。又有三条大鲤鱼，有无数条小鱼跟从着，在空中争斗，这时雷雨又特别的大，大风刮坏了房屋，

到了天黑时才停止。鱼再也看不见了。第二天，有两条黑蛇，大的有一丈五尺长，小的有大的一半长。两条蛇的腰和脖子都受了伤，在洞前死了。黑蛇则是周天元帝及靖帝将要死的预兆，那三条大鱼争斗是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起兵叛乱的异常征象。

苏氏

周靖帝大象中，阳武苏氏，家临河。闻园中有犬声，往视之，见三兽，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者。斗久之，黑者死，黄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灭亡之象。后数岁，周遂灭。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黄。（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靖帝大象年间，阳武有个姓苏的，家靠近河边。一天听到园子里有狗叫的声音，就去看，看见了三个野兽，形状象水牛的样子。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黑色的，争斗了好长时间，结果黑的死了，那黄的和红的都跳入了河里。黑色，是周所崇尚的颜色。死的是灭亡的预兆。几年以后，周就灭亡了。隋得到了天下以后，旗帜和祭祀的用品都崇尚红

色，战服崇尚黄色。

突厥首领

隋开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领数十骑，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临崖告人云：你等无事触他南方圣人之国，不久当灭。俄而国内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朝开皇初年，突厥阿波没有叛乱以前，有十多个骑马的首领，追赶一只兔子追到山上。山上有一只鹿，靠在山崖旁告诉人们说：“你们不要常触犯南方圣人的国家，不久就当灭亡。”很快国内就发动了叛乱。

陈后主

陈后主时，秣陵有泉，深不可测，产鱼鳖甚众。恒有声

如牛，邑人惧之，不敢犯。无何，忽见牛头于岸下，里民牵而出之。于是争捕，其鱼乃尽。江东旧以牛头山为天关，今牛头已获，盖示国将灭而关毁也。后年，隋平陈。（出《广古今五行记》）

陈后主时，秣陵有一个大泉。深得不能测量。泉里出产鱼鳖特别多。常常能听到泉里有牛叫的声音，城里的人非常害怕，谁也不敢去泉里打鱼，没有多久，就在泉的岸边忽然看见了牛头，老百姓就把它拉了出来。于是人们就争着捕捞，那泉里的鱼就没有了。江东过去把牛头山做为天关，现在牛头已经被获了，这大概是启示着国家将要灭亡而天关毁坏了。两年后，隋平定了陈。

渭南人

隋时，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闻二豕对话，其一曰：“岁将尽，阿耶明杀我供岁，何处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妇家，”因相随而去。天将晓，主人觅豕不得。宿客言状，至人如其言得豕。其后蜀王秀得罪，将杀，乐平公主救之得全。后数岁而帝崩，天下大乱，秀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

记》)

隋朝时，渭南有个人借宿别人家里。晚上他听到了两头猪的对话。其中一头猪说：“快要过年了，阿爷明天就要杀了我过年。到什么地方躲避呢？”另一头猪回答说：“可以去河北的一个妇女家里躲避。”于是两头猪就一起离开了。天刚亮，主人寻找猪却没有找到。借宿的人就将听到的话跟主人都说了。主人按照他说的地方找到了猪。那以后，四川王秀犯了罪，将被处死，被乐平公主救了，得到了保全。以后的几年里，皇帝死了，天下发生了动乱，王秀终于被杀，那猪大概预兆他们了。

猫鬼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出《朝野僉载》）

隋朝大业年间，发生了猫闹鬼的事。家里养的老猫变成

了令人厌恶的鬼魅。猫很有神灵，传送着诬陷的告密，所以京城以及郡县里被杀的有好几千家。四川王秀也因此被定了罪，隋朝灭亡以后，猫闹鬼的事也就停止了。

长星

唐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出《朝野僉载》）

唐朝仪凤年间，在天空中有长星占了半个天，出现在东方，三十多天才消逝了。从这时开始就有吐蕃叛变、匈奴造反、徐敬业作乱、白铁余叛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横、契丹越过了营府、突厥突破了越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一共死了一百多万人。三十多年，战争没有停止。

大鸟

唐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鸬，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鸬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出《朝野僉载》）

唐朝调露年间以后，有乌鸦象鸬鸟那样大，颜色象麻雀。飞起来好象是刮风的声音，成千上万的排成队，当时的人叫它是鸬雀，又叫它突厥雀。如果是大鸟飞来，那么突厥也一定到了。后来果然没有错。

虾蟆

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

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出《潇湘录》）

唐高宗曾经得了头风病。到各地寻找名医，但最终没能治好。宫中有个人说是世代从事行医的职业，请求炼治药物，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开始挖地安置炼药的炉子，忽然有一个蛤蟆从地里跳了出来，颜色好象黄色的金子一样，背上写有红色的“武”字。宫人不敢隐瞒，就把这件事向皇帝禀告了。皇帝很是惊讶奇怪，立刻命人把它放到了园林的池子里。宫人又在别的地方挖地，结果又挖得蛤蟆，就象开始挖出来的那个一样。皇帝认为这是不吉祥的征兆，就让人把它杀了。那天晚上，宫人突然死了，后来武后竟然居尊夺得帝位。

幽州人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与囚字无

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出《朝野僉载》）

天授年间，武则天有喜欢改字造新字的习惯，但又多有忌讳。有个幽州人叫寻如意的，呈上了一封信说：“‘国’字里面是个‘或’，而‘或’是天下大乱的象征。请在‘口’里写上‘武’字来镇住它。”则天看后非常高兴，就下令按照要求造字。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有一个人呈上一封书信说：“‘武’退在‘口’里，这和‘囚’字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非常不吉祥的。”则天看后，非常惊讶。立刻追回了命令，改令‘口’中为八方那个字。后来孝和做了皇帝，果然在上阳（意照八方）宫囚禁了武则天。

默啜

唐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云：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蛎螯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鹊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载》）

唐朝长安二年的九月一日，太阳全被遮蔽了。这天默啜贼就到了并州。到了十五日这天晚上月亮也全被遮蔽了。而默啜贼又全都退了出去。世上流传的谚语说：“如果枣子塞进鼻孔，那么种子就要悬挂在楼阁上推迟耕种。”又说：“如果蝉鸣叫，种植黍米就不能丰收。”又有谚语说：“春天甲子日下雨，就要千里大旱；夏天甲子日下雨就会发大水；秋天甲子日下雨，庄稼的头上就会长出枝杈；天鹅在距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窝，那年就要发大水。

张易之

唐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逆贼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出《朝野僉载》）

唐朝长安四年十月的时候，天气阴暗雨雪连绵，一百多天看不见星星。到了正月杀了逆贼张易之、昌宗等人，废除了武则天。

孙俭

唐幽州都督孙俭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俭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鸛鸛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鸛食其肉焉。（出《朝野僉载》）

唐朝幽州都督孙俭发兵讨贼，薛讷给他一封信说：“月末不可以发兵，这是最不吉利的。”孙俭说：“六月宣王北伐，薛讷怎么知道，有敢再说不发兵的就杀了他。”军队出发的那天，有一道白虹在军门前，垂下了头。那以后，又有大星星坠落在军营内，但兵将没有敢说的。军队出发后，幽州境内的乌鸦和鸛鸛鸟全都没有了，都跟着军队去了。过了二十天军队就被消灭了，而乌鸦和鸛鸛鸟都来吃他们的肉。

太白昼见

唐延和初七日，（按《通鉴》卷二百十：“延和秋七月彗星出西方”，“日”疑是“月”。）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昼见，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按《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七月甲子诛太平公主萧至忠岑义等”，“二月七日”疑是“二年七月”。）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廷和年初正月七日，太白星显示在白天。那日，太上皇辞让帝位。这是改换国主的预兆啊！到了八月九月，太白又在白天看见了。国改年号“先天”。明年二月七日，太上皇被废除，杀了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放了崔湜，不久也把崔湜杀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六 (邦国咎征)

大星 火灾 水灾 僧一行
汪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大 星

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落。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黄本改。）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吐蕃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颖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

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载》）

唐朝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有一个大流星象瓮那样大，还有象盆那样大的，贯北斗星，都坠落在西北方。小的跟着落下来的有无数个，天上的星星全都摇动了。到天亮时才停止。七月襄王死了，死后给“殇帝”称号。十月吐蕃进入了陇右，掠夺羊马，死伤了无数。这年的六月，大风将大树和房屋都给刮倒了，长安街上的树，连根拔出的十棵中就有七八棵，长安城刚开始建设时，隋将高颖领头所种植的槐树，大概有三百多年了。到这时被连根拔出。终南山的竹子，开花结子，布满整个山谷，大小就象是麦粒。那年天下闹饥荒，那些竹子也都枯萎而死。岭南的也是这样。人们都拿它来吃，醴泉下了面粉，象米粒，人可以吃它。后汉襄楷说：“国里的竹柏枯萎时，不出三年，国主当死，人家的竹子结了子而枯死的，家长当死。”终南山的竹子开花而枯死了，果然在开元四年的时候太上皇驾崩了。

火灾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爍爍，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挹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燕人家，遂免笞罚。（出《朝野僉载》）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都发生了火灾。白天有人看见有火精红而干燥燥的，火精所到的地方就起了大火。东晋的时候，王弘做吴郡的太守，也发生了这样的火灾，王弘就用鞭子打他的部下，认为他们做事不小心。后来王弘在大厅处理事务，看见了一个东西红得象指挥行动的旗帜，飞到了人家的屋上，不一会就起了大火。才明白了发生的火灾不是由于人引起的。遭点燃的人家，于是免除了鞭打的惩罚。

水灾

唐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澠池缺门，营于穀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唯行纲夜樗蒲不睡，接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唐朝开元八年的时候，契丹叛乱，关中派兵救援营府。到了澠池的城门，驻扎在穀水的旁边。半夜里突然涨水，淹死了二万多人。只有行纲夜樗蒲不曾睡，他就上高处才幸免没有淹死。村店全被淹没，上阳宫里水满外流，宫里的人被淹死的十个里就有七八个。那年京城的兴道坊，一夜之间就塌陷变成了池塘，淹死了五百家。当初在邓州的三鸦口看见有两个小孩用水互相泼洒。不一会，有一条大蛇有十围多长，张着大口向着天。就有人砍射它，不久乌云满天大雨倾盆，天昏地暗，大水漂流淹死了二百多家。那小孩和蛇都不知道哪

里去了。

僧一行

唐开元十五年，一行禅师临寂灭，遗表云：他时慎勿以宗子为相，蕃臣为将。后李林甫擅权于内，安禄山弄兵于外，东都为贼所陷。天宝中，乐人及闾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纥为破。后逆胡兵马，竟被回纥击破。国风兴废，潜见于乐音。时两京小儿，多将（“将”原作“小”。据明抄本改。）钱摊地，于穴中更争胜负，名曰投胡。后士庶果投身于胡庭。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鞠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无路，即其兆也。（出《广德神异录》）

唐朝开元十五年的时候，一行禅师临死的时候，曾给皇帝留下了一封信说：“有一天，千万不要用宗子做相，蕃臣做将。”后来李林甫在朝庭内独揽大权，安禄山在朝庭外发动兵变，东都被逆贼所攻破。天宝年间，那些乐人以及里巷都喜欢唱胡地的《渭州》曲，唱回纥为“破”音。后来逆胡安禄山的兵马，竟然被回纥所打败。因此说国家形势的好坏，在

乐音里可以暗示出来。当时两京的小孩，大多数喜欢把钱摆在地上，在穴中争夺胜负。并把这种做法叫做“投胡”。以后士大夫和庶民果然投身到了胡庭。两京有童谣说：“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等到夺回了被占领的地方，那些从前的官吏及士大夫们被绑在了三司狱，审讯罪状，最后他们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路申冤雪耻。这就是那童谣所预兆的啊。

汪凤

唐苏州吴县毗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泊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鬻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实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鍤，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

谬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绯绦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如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出《集异记》）

唐朝苏州吴县有个农民叫汪凤，他的住宅在通津。在那里常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不到十多年的时间，汪凤的妻子、孩子，以及家里的仆人等，几乎全死了。汪凤感到住在这里很不太平，于是就把它卖给了同城里一个叫盛忠的人。盛忠住了没有五六年的时间，他的亲戚又死了不少。盛忠十分忧愁害怕，就想降低价钱便宜卖出，可是吴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卖出去。城里有个叫张励的人，家里很有钱。跟从他的人多，势力很强大，是城里有名的坏蛋，他横行霸道，和盛忠住邻居。他每天到官署去上班，都要经过盛忠的门前。一天他远远的看见了盛忠的宅院里有两股青气，象箭杆那样粗，而且密接无间直贯长空。张励认为住宅的下面埋藏的全是宝玉，而年久无人知道，所以精气才往上升腾。但他却不把这种想法告诉给别人，自己天天的观察。一

天他就到了盛忠那里，请求用一百缗铜钱买盛忠的住宅。不久就搬了进去。他又在早晨看见了青气非常的旺盛。于是就准备了簸箕和锹，挖那冒着青气的地方。挖地不到六七尺深，就碰上了一块大磐石。挖掉那磐石，就发现地下有个石柜，上面刻有图案，制造的工艺卡分精巧。四周还用铁索链捆绑着。都用铁水把四周坚固地焊上，又用石灰把它封得很严密。四面各有七个红色的文字标记着，那文字好象是写错了的篆字，而又弯弯曲曲的勾连着，使人难以认识。张励就用钳锤用力敲打拆开石柜。等石柜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铜锅，可以盛下十斗的东西，锅口用盘盖着，又用铅锡将它紧锢保护，还用紫印九颗来回地在上印着。但印文和前面的笔体不一样，全象石篆字，人没有能解释的。张励拆掉了铜盘，那锅口用红色的丝织品覆盖了三层。张励刚揭开，忽然有一只大猴从里面跳出来。人们都惊讶害怕，没有敢靠近的。过了很长时间，大猴跳越着不知到哪里去了。张励就看那锅里，便有石头上刻的字说：“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在这里囚禁神猴，有发现的，发现后十二年，胡兵就要大肆扰乱，天下烟尘四起，而发现的人不久也就要灭族。”祯明就是陈后主叔宝的年号。张励在天宝二年十月发现了神猴，到了十四年的冬天，安禄山起兵叛乱。从这时以后一年张励家也就都死了。

僧普满

唐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待之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莫能知。及贼泚称兵，众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也。双珠者，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贞元，岁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贼已平，故云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出《广德神异录》）

唐朝大历年间，泽潞有个和尚，号叫普满。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任何拘束，看上去不象和尚的样子。有时歌唱，有时大笑，没有能明白他的用意的人。他所说的事情，常常都能得到验证。因此当时的人待他为万回。（意为多转轮回）建中初年，他在潞州佛舍里题诗有好几篇而后就死了。所记下的诗说：“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都没有知道的。等到贼泚采取军事行动，

大家才理解醒悟诗的意思。此水就是“泚”字，泾水是指从泾州兵乱，双珠是泚和滔，青牛是指兴元二年是乙丑年，乙是木的意思，丑是牛的意思，第二天改元贞元年，那年属丙寅年，而丙是火的意思，寅是虎的意思。到这时逆贼已被平定，所以说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迤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人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裹，花谢束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岐陇援师不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闲话》）

天水这个地方，离边陲很近，这里土凉，不出产芭蕉。戎师让人从兴元弄来了二棵种到了亭台中间。每年到了入冬的

时候，就把它连土挖出来，埋藏在地窟里，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把它栽上。庚午辛未之年，有童谣说：“花开来裹，花谢来裹。”而节气变的不寒冷了，冬天和煦，夏天酷热，夏天比南方的中午还热，这时芭蕉就开花了。秦人都不认识，远近的男女前来观赏的人很多，主要的街道都站满了人。不久蜀国人侵犯我们疆界，从那时开始，年年都要来一次，都不错过芭蕉开花和花谢的时候。乙亥年，岐陇的援救的军队还没到，从陇的西面开始，竟然被蜀人所占领。夏天湿热的时候和巴邛一样。这大概是剑外节气先散布到秦城。童谣的话，不可以不考察。

睿陵僧

睿陵之侧，有贫僧居之。草衣芒履，不接人事。尝燔木取灰贮之，亦有施其资镪者，得即藏于灰中，无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车，谓人曰：“此是驷马车，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龙舆凤辇，萃于此地。”居人罔测其由。及汉高祖皇帝，因山于此，陵寝陶器，所用须灰。僧贮灰甚多，至于毕功，资用不阙。又于灰积中颇获资镪。辇辂之应，不差毫厘。因山既毕，僧亦化灭。睿陵行礼官寮，靡不知者。（出《玉堂闲话》）

睿陵的旁边，有个贫和尚住在这里。他穿着草衣草鞋，不接触人间的事。曾经烧木头把木灰都贮藏起来，也有施舍给他钱的，他得到了就藏在灰中，没有使用的地方。出门一定要拉着一辆拖车，对人们说：“这是四匹马拉的车，你们知道吗？有一天，一定有龙车凤车聚集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的人都猜不到他说话的意思。等到汉高祖皇帝，因为这是因山，把陵墓建在了这里，里边的陶器，需要用木灰处理，和尚贮藏木灰很多，到了工程完毕时和尚的灰也没用缺。又在积灰当中找到了很多的钱，龙辇凤辂的说法应验了，而且丝毫不错。因山建陵既毕，和尚也化灭了。去睿陵顶礼朝拜的当官的，没有不知道的。

兴圣观

蜀城旧有兴圣观，废为军营，庭宇堙毁，已数十年。军中生子者，奕世擢甲矣，殊不知此为观基。甲申岁，为蜀少主生日，僚属将率俸金营斋。忽下令，遣将营斋之费，及修兴圣观。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观成。丹雘未晞，兴圣统师而入蜀。嗟乎，国之兴替，运数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见闻录》）

四川城里过去有座兴圣观，废后做了军营。这里的庭宇被毁坏淹没，已经有数十年了。军营里生的男孩，已经一代接一代的穿上铠甲当兵了。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观基。在甲申那年，是蜀少主出生的日子，官属们都拿着薪俸来营斋。忽然传下命令，要把营斋的费用分派来修建兴圣观。左徙藏事官重修建任务，急迫如同星火，不几天就修建成了。还没等颜料干透，兴圣就率领军队进入了四川。（应了兴圣来观的意义）唉，国家的兴衰是先前早就定好的了，那里可以苟且延长呢？

骆驼杖

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人及近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识者以为不祥。明年，北军至，骆驼塞剑栈而来，般辇珍宝，填满城邑，至是方验。（《出王氏见闻录》）

蜀地没有骆驼，人们都不认识骆驼是什么样。蜀将要灭

亡时，有王公大人以及亲近的贵族和有权的被宠幸的来宫省见时，竟然拿着骆驼杖作为礼物。从这时开始宫内外的人都模仿着这个样子做，那骆驼杖有三尺多长，一头弯曲，包上桦树皮。有学识的人都以为这是不吉祥的。第二年，北军到了，骆驼塞满剑阁栈道而来，各种车和珍宝填满了城邑，到这时才得到验证。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
(人臣咎征)

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孔 子

孔子谓子夏曰：“得麟之月，天当有血书鲁端门。”孔圣没，周室亡。子夏往观，逢一郎云：“门有血，飞为赤鸟，化而为书云。”（出《说题辞》）

孔子对子夏说：“得到麒麟的时候，天上会有血书送到鲁国的端门”。孔子死了，周朝也灭亡了。子夏到鲁国去验看，正遇上一个人说：“鲁国的端门有血，那血飞起来原来是赤鸟，又变化成书。”

萧士义

后汉黄门郎萧士义，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数日前，家中常所养狗，来向其妇前而语曰：“汝极无相禄，汝家寻当破败，当奈此何？”其妇默然，亦不骇。狗少时自去。及士义还内，妇仍学说狗语。未毕，收捕便至。（出《续异记》）

后汉的黄门郎萧士义，于和帝永元二年被杀。被杀的几天前，他家中平常养的狗来到萧士义的妇人前面说：“你特别没有福祿相，你家很快就要破败，将怎么办呢？”妇人听了狗的话后沉默不语。也不惊怕。狗不一会自己走了。等到士义回到家，妇人才学说了狗的话，但话还没说完，搜捕士义的人便到了。

王导

晋丞相王导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导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长豫名悦，导之次子也。（出《世说新书》）

晋丞相王导作了一个梦，梦中有人要用一百万钱买长豫。王导觉得很晦气不吉利，便想出各种办法为长豫祈祷。后来盖房子，因挖地基偶然挖出一窖钱来，约有百亿，很不高兴。等到把钱收藏起来。即刻长豫就死了。长豫名叫悦，王导的第二个儿子。

谢安

东晋谢安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安头来。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出《异苑》）

东晋的谢安在后府接待宾客。他的妻子刘氏见一狗衔着谢安的头进来。过了一些时间，那只狗不知到哪里去了。当月，谢安就死了。

庾亮

晋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旒。”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车。”后连征不入，寻薨，还都葬之。（出《世说新书》）

晋庾亮当初镇守武昌时，出石头城以后，看到他的百姓在岸上唱歌谣：“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旒。”又唱：“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车。”意思是说他入军不利，必死然后回扬州。后来果然连连征讨进不了武昌，不久就死了，还尸扬州埋葬。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出《幽明录》）

王仲文任河南主簿，住在缑氏县。有一天晚上回家，经过一大片沼泽地之中，他回头看车后面有一只白狗，很可爱，就想唤过来，可是那白狗忽然变成了人，身長五六尺，相貌倒很象方相（逐恶鬼和出丧开道之神），有时上前，有时后退，好象要上车。仲文很害怕，回到家，拿灯火来看，连一丝踪

影也没有。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仲文带一个奴仆一同走在路上，又看见那只狗变的人，他吓得同奴仆一同趴在路上。结果都死了。

诸葛侃

诸葛侃，晋孝武大和中于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闻有如鸡雏声，甚畏。惊而视之，见有龟蛇之象，似今画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诸葛侃，晋孝武帝大和年间在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听到好象有鸡雏叫的声音，很害怕，惊异就去看看，结果见到了龟和蛇合体之象，很象画的玄武（北方之神）的形貌。诸葛侃那时已位登九棘（朝臣分左右各九），而后竟被杀死。

刘波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悒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后为前将军，败见杀。（出《异苑》）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那年，迁居到京口住。晚上睡觉，听到屏风外有忧愁长叹的声音。他觉得奇怪，打开屏风后，看见一条狗蹲在地上说话，说完就走了。刘波是刘隗的孙子。后来作前将军，兵败被杀。

郑微

晋时信安郑微，少见一老公，以囊与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后密开

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笃，语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朝时信安的郑微，少年时见到一个老头，把一只口袋送给郑微说：“这是你的命，要特别小心不要散失，如果破碎了就是不好的他觉得很神秘，即使是家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遭到卢龙作乱，他也始终保护收藏完好。直到宋永初三年，郑微已经八十三岁了，病势沉重时对他弟弟说：“我已经老了，可以打开口袋看看了。”看见那块炭全碎了，于是死了。

周超

宋初，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遥见屋里有光，人头在地，血流甚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超被法。（出刘义庆《幽明录》）

宋朝初年，义兴人周超任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

家里，很远地看见屋里有亮光，进屋去看，发现地上有颗人头，流了很多血，她又惊又奇，但马上又没有了。后来周超果然被法办。

谢南康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曰：“汝看我背后人！”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耳！”于是婢与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复来。”良久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出《续搜神记》）

宋朝永初三年，谢南康家的婢女外出走在路上，碰到一只黑狗。那狗对婢女说：“你看我背后的人。”婢女抬头一看，只见一人身長三尺，有两个头，婢女又惊又怕急忙往回跑。那人和狗也跟在婢女的背后到了家中，家中人都吓得躲避逃走了。婢女问狗：“你来干什么？”狗说：“想吃食罢了。”于是她就给狗作了食物，狗全吃完了，两头人也出去了。婢女就对狗说：“人已经走了。”狗说：“正已（指时）复来。”过了

一些时候，狗就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后来谢南康家的人都死了。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见北窗外树有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永初年间，北地傅亮任护军之职，他的哥哥子珍住在府西。夜间忽见北窗外边的树上有东西很象人，近看，面广三尺，眼睛横立，形状象方相（见前王仲文篇）。子珍惊慌害怕，用被蒙上脸。时间长了就不见了。后来傅亮被诛杀。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终不入。投地怒，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殒。（出《异苑》）

王徽之在宋文帝元嘉四年任交州刺史。有一天在去任职的路上遇到了客人，命人找酒肉，一会儿烤肉拿来了，他自己用刀割，可怎么也切不进去。王徽之气得把肉扔在地上，再看那块肉已经变成自己的头了，又看见自己的头在空中。王徽之到了交州就死了。

刘兴道

零陵太守广陵刘兴道，罢郡住斋中，安床在西壁下。忽

见东壁边有一眼，斯须之间，便有四。渐渐见多，遂至满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见床前有头发，从土中稍稍繁多，见一头而出，乃是方相头，奄忽自灭。刘忧怖，沈疾不起。（出《续异记》）

零陵太守广陵人刘兴道。罢职住在斋中，在西墙下安了一张床，忽然看见西墙边有一只眼。转眼之间变成四个，渐渐又多，最后到满屋都是，时间长了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向。一会儿又看见床头前面有头发从土中出来慢慢变多，然后出来一个人头，原来是神方相的头，不一会又自消自灭了。刘兴道忧愁恐怖，重病卧床不起了。

郭仲产

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有枇杷树。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桷。竹遂渐生枝叶，条长数尺，扶疏翡翠，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祥。俄而同义室之谋，被诛焉。（出《渚宫故事》）

宋朝郭仲产是南郡王从事。他的宅院有枇杷树。元嘉末

年，修建斋屋，用竹子作支梁的方木，可是竹子很快就生出枝叶，渐渐长到条长几尺，枝叶茂盛，蓊郁苍翠如林。仲产认为这是吉祥之兆。不久同义宣谋变，被诛杀。

沈庆之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曰：“张良名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为圣朝所须？”乃启颡流涕。帝有诏，授开府，便诣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饷绢两疋，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疋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原（按《宋书》：“废帝纪元景和，”“原”疑“景”之误。）和所诛。（出《谈薮》）

宋朝太尉沈庆之要求辞官不作，皇上不准许。庆之说：“张良是著名的贤臣，汉高祖还允许他退归家乡，我有什么用，您必须留我。”说着就掩面哭起来。于是皇帝下诏，授予开府处理，并让他去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能写书，然

而聪慧敏思超过一般人。曾经与皇上对诗，让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随口吟出：“微小的生命多么幸运，能赶这样的好时代而命运昌盛，现在老了不中用了，回到南山冈种地吧。在此圣代辞职荣归，与张子房比也不惭愧。”并慨叹他言词好。庆之曾经在年初的早晨作一个梦，梦到一个人送给他两疋绢，并说：“这些绢足够你用了。”庆之醒后感叹说：“两疋绢八十尺，够用却没有余，老子今年不免一死了。”当年，果然被皇帝杀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 (人臣咎征)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鷟 唐望之

刘德愿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搜觅，了不见人。刘明年被诛。（出《异苑》）

宋朝太始年间，豫州刺史彭城的刘德愿镇守寿阳。住在妻子屋内，门没关严，就发现有个人头从门扇进来，窥看门里。是个成年男子的头，露着发髻圆脸。他的妻子惊慌地把这事告诉他，他拿灯火到处找，根本看不见人。刘德愿第二年被诛杀。

李镇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出《幽明录》）

庐山往南走十多里的地方有座鸡山。山上有个石鸡。雄鸡冠和爪趾很大就象活的一样。道士李镇就在鸡山下住，常常象对宝物一样赏玩这个石鸡。有一天，石鸡忽然毁碎了。李镇就告诉别人说：“石鸡突然这样，我的死期到了。”于是与知己故旧作最后的告别。后来仅一个多月李镇就死了。

柳元景

宋骠骑大将军河东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车行还。使人于中庭洗车，卸轭晒之。有飘风中门而入，直来冲车。明年而阖门被诛。（出《神鬼传》）

宋朝的骠骑大将军河东人柳元景，在太明八年，少帝即位时，元景乘车远行回来。命人在庭院中洗车，然后卸下车轭晒晒车。忽然有一阵风从中门吹过来，一直过来冲车而吹。第二年全家都被杀了。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为南郡太守。其妻煮练，忽烂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阁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

义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于逆。父子并伏法。
(出《渚宫故事》)

宋朝河南的向玄季任南郡太守。他的妻子煮白绢。忽然烂得象粥一样，煮白绢的水红得象血。夜晚有人敲小门招呼说：“太守现在可以走了。”不久，刺史南郡王义宣谋反，玄季力量薄弱，不能使自己坚持正义，随附反叛。父子全都被正法。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声如雷。婢惊白，景直及家人走视，釜声更壮。釜上花数十，渐长如莲花而大，赤色，俄顷萎绝。旬日，景直病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朝人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年间，他让婢女做饭。锅里发出雷一样的声音，婢女惊慌地告诉了滕景直。景直和全家人跑来看，锅中的声音更大，锅上有几十朵花，长得象莲

花又渐渐变大，红色，不一会儿枯萎不见了。十多天后，景直病死。

王晏

齐王晏字休默，位势隆极，而骄盈怨望，伏诛焉。其将及祸也，见屋桷悉是大蛇，就视之则灭焉。晏恶之，乃令以纸裹桷，犹纸内动摇，簌簌有声。（出《广古今五行记》）

齐国的王晏字休默。地位财势都很兴盛，性格骄傲而盛气凌人并满腹怨恨，最后伏法被诛杀。他将有这杀身之祸的时候，曾看见屋的椽子都是大蛇，到近处看则没有影迹了。王晏很讨厌这事，就让人用纸裹起椽子，但裹住之后好象还在纸里摇动，并发出簌簌的声响。

留宠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受命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粳，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丘，为徐龙所杀。（出《法苑珠林》）

东阳人留宠字道弘。家住湖熟。每到夜晚，门前就会有几升血，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象这种情况有三四次。后来留宠任折冲将军，接受了北征的命令，即将出发时军营所做的饭都变成了虫子，他家的人蒸麦米，也变成虫子。灶火愈猛，虫子逾壮实。留宠于是北征，在坛丘失败，被徐龙杀了。

尔朱世隆

后魏仆射尔朱世隆，昼寝。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携世隆头出。奚氏遽往视之，隆寝如故。及隆觉，谓妻曰：“向梦见有人，断我头将去。”数日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魏的仆射尔朱世隆，有一天，他白天睡觉。他的妻子奚氏忽然看见有一个人携带着世隆的头走了，她立刻跑到世隆那里去看，见世隆照常睡觉。等到世隆睡醒了，对妻子说：“刚才梦见有一个人，砍掉我的头拿走了。”几天以后世隆被杀。

刘敏

梁侯景乱。支江人刘敏于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数十围。

敏求以施入寺。陆法和曰：“此木正可与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语。后十余日，敏妇亡，即解用此木为棺。法和曰：“犹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仅足。（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代时侯景作乱。支江人刘敏在江里接得一块豫章木，粗有几十围。刘敏要求把这块木头施舍给寺庙用。陆法和说：“这块木头正好可以给你家自己用。”刘敏没有领悟这句话的意思。过了十多天，刘敏的妻子死了，就把这块木头锯开作了棺材。法和说：“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一个月，刘敏的弟弟死了，用这块木头刚好够。

李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因而惚恍，数日便遇疾，积年而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文宣天保年间。御史李广勤学博闻，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被任命为侍御史。有一天晚上梦见一个人从他身子

里出来，对李广说：“您用心太苦了，不是你的精力所能忍受得了的，我现在辞别您走了。”李广因此精神不振，神志不清，几天以后得了疾，刚一年就死了。

王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为婚，载羊酒，欲就亲家宴会。行不过三里，日没渐暗，见东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来著车轮。牛即不动，见者并怖。其妻遂下车，向而再拜，张裙引之。便入裙下，升车还家，照看乃真金，遂盛于库柜。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后四方异货，毕集其家，田蚕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树，枝叶异于众木。数年之间，遍满一院。奇禽异鸟，莫不栖集。其家大富，将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终。后凌朝有白鸟似鹭，飞至桑树侧，吐血久之，堕地而死。日午后，西北大旋风，涨天而来，绕旋此树，竦上其枝柯，如扫帚形。不经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继，家资略尽。及开柜取金，唯见萤火蚰蜒腐草之余耳。（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后主武平初年。平邑王家与同邑的李家结为亲家。于

是用牛车装着羊和酒等，想到亲家去宴会。走了不到三里多路，太阳被遮住天渐渐暗下来。这时只见东南方向约五十步开外，有个象升那么大的红色东西，象流星闪影，径直落在车轮上，牛立刻就拉不动了。见此情景的人都很害怕，王家妻就下了车，朝那里一再叩拜，张开裙子引那物，那个东西便进入裙下。然后上车回家。回家以后点灯照看，原来是块真金，就装到库房的柜子里。每到良辰吉日，经常供上香火祈祷谢恩。从此以后，四方异货，全集聚在他家里；田蚕等收入每年都比过去增长百倍。到春天，王家的庭院中生出一棵桑树，枝叶和别的桑树不同，几年之间，枝叶遍布庭院，奇禽异鸟没有不来聚集落下休息的。他们家大富起来。将近三十年，王家的妻子因老了病死。后来有一天凌晨，一只白鸟象白鹭，飞到桑树边上，吐了好长时间血。坠下地死了。当天午后，西北面刮起大旋风，满天铺地而来，绕着这棵桑树旋转，一会又上到枝茎上，形状象扫帚。不到十天，王家的奴婢相继逃走，家财几乎光了，等到开柜拿那块真金，只见萤火虫蚰蜒烂草等东西罢了。

张雕虎

北齐末，监吏待诏张雕虎，未死一日前，骑马在路。有

人望，不见其头。俄而见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末年，监吏待诏张雕虎。在未死的前一天，骑着马在路上走，有人望见他没有头。紧接着就被杀了。

强练

后周武帝时，有强练者，岐山人，佯狂，号曰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未败之日，强练执一瓠，到其门前，扑破之，云：“瓠破，怜你子苦。”护被杀，护之诸子皆楚毒而卒。时皋公侯龙思兄弟被冢宰宠遇，燠灼当时。强练度其门，思妻姬等遣婢呼入，为设饮食，察其言语。练谓思等云：“与我作婢。”众姬大笑。练又云：“作婢会不免。他人将去，安能胜我。”未几冢宰诛，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周武帝时，有个叫强练的，是岐山人，装疯，自称大号叫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家没破败时，强练曾拿着一个瓠子，到宇文护的门前，敲破了那个瓠子，说：“瓠破，可怜你儿子太苦。”后来宇文护被杀，宇文护的几个儿子也他们的

门外来回走，龙思的妻子老太太派奴婢招呼他进来，给他准备饭吃，观察他的言语。强练对龙思等说：“给我作奴婢吧。”众老太太大笑。强练又说：“作奴婢正不可避免，其他的人将走，怎么能比我好？”不长时间冢宰被杀，龙思兄弟也一同被杀。

李密

隋李密即会众，屯洛口，设坛，大张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鸣于坛侧。翌日，临行事，大风四起，飞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后果败。（出《感记录》）

隋朝时李密聚会众人起义。屯扎在洛口。设了祭坛，树起很多大旗，上告苍天即公位。那天夜间，有狐狸在坛边上叫。第二天，就要起事的时候，四面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力拔树木，旗竿也有被吹折的。以后果然失败了。

张鷟

唐永徽年中，张鷟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人堕井死。”鷟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没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出《朝野僉载》）

唐永徽年间。张鷟修筑马槽厂，在住宅的正北挖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当时的阴阳书上说：“你的地如果挖开，一定会有人掉到井里死。”张鷟一个家奴名叫永进。因淘井土方崩塌，被压死。还有，张鷟的旧宅，有一棵桑树，高有四五丈，无缘无故枯死了。接着鷟的父亲就死了。死后，有善解阴阳的说：“乔木先枯死，其众子一定会成孤儿。”这就是验证。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选科五品，进止未出。闻有一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云：“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托，能设一顿鲙否？”司户欣然，即处置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此僧云：“既蒜尽，去也。”即起。司户留之，云：“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户无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尽，所以异僧告之。

唐朝咸亨第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在那年冬被选升为五品官。还没有派什么职务时，听说有一个和尚来找他。他们并不相识，请和尚同坐，过一会儿和尚说：“我是出家人，吃过的东西很少，凭你是当今名人，所以我糊涂地想托你一件事：能让我吃顿鱼汤吗？”司户高兴地同意了，立即买鱼作菜。那个和尚又说：“看看有没有蒜？”司户的家人说：“蒜尽”也就是说没有蒜了。和尚又说：“既然蒜尽，我走了。”说着就站起身。司户挽留他，说：“蒜尽，派人去买就有了。”和

尚说：“蒜尽，更不能住，留不得。”当天晚上，司户无病突然死亡。蒜，就是算。年尽。所以不平常的和尚告诉他。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 (人臣咎征)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暉 宋善威 李处鉴 曲先冲 吕崇
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王儼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徐 庆

唐高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已化为羊，为典所杀。觉后悸惧流汗。至晓，此典诣庆，庆问夜来有所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手加屠割。意

甚不愿，为官所使制不自由。”（“所使制不自由”六字明抄本作“则解制使之惑”。）庆自此不食羊肉矣。（“庆自此不食羊肉矣”八字明抄本作“庆慰留之遂不食荤”。）至则天时，庆累加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后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谋，应节（明钞本“节”作“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此丞押狱，庆便流涕谓之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杀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高宗时，徐庆作征辽判官。有一个主管，不知道姓名。徐庆在军营中。忽然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羊，被主管杀了。醒后惊悸恐惧流出一身冷汗。到了晚上，这个主管到徐庆这里，徐庆就问主管昨天晚上作梦没有。主管说：“梦到您变成羊，我亲身杀割，本来我不愿这样作，但被人指使控制不了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徐庆从此不吃羊肉了。到了武则天作皇帝时，徐庆多次被提升官作到司农少卿雍州司马。那时那个主管也已任大理寺狱丞。后来徐庆被诬陷与内史令裴炎有阴谋，响应英公徐敬业在扬州谋反。被抓住送到大理寺。徐庆忽然看见那个狱丞押狱，他痛哭流涕对他说：“征辽那时作的梦，现在该应验了。”等到徐庆被杀那天，竟然是那个狱丞拉他出来的。

周仁轨

唐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也，孝和皇后韦氏母党，累迁金吾大将军，除并州长史。性残酷好杀。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人臂，如新断来，血流沥沥。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数日令看，其臂尚在。时盛暑毒，肉色无变。人威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轨以韦氏党伏诛。介士抽刀斫之，仁轨举臂，承刃所中，其臂堕地，与比见者无异。又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至彼一无所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的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他是孝和皇后韦氏死党。多次升迁，官作到金吾大将军，任并州长史，性情残忍酷毒好杀戮。有一次在并州，忽然由堂阶下见一条人的臂，好象刚砍下来的还在沥沥流血。仁轨令人扔到离州衙二十多里以外。过了几天让人去看，那条人臂还在。当时正是盛夏酷暑，但肉色没有变。人们都感到奇怪。也就在那个月，孝和皇帝死了。周仁轨因为是韦氏同党伏法被判死刑。武士抽刀砍他，他举臂一迎，正被刀砍中，他的一条手臂掉在地上，与以前看见那一条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骑马到先扔手臂的地方去看，

到那里后什么也没有了。

徐敬业

唐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出《朝野佥载》）

唐朝徐敬业兴兵反叛朝廷，有颗蓬蓬如筐笼的大星，经三宿的时间消失了，不久敬业失败了。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出《朝野佥载》）

唐朝司刑卿杜景佺被授予并州长史之职。骑马驰往驿站赴任。当天夜晚，有颗星象斗那么大，落在庭院前，到地上就不见了。景佺到了并州祁县县界而死。群官迎接祭奠，用拿来给他吃的食品作为祭品。

黑齿常之

唐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恶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黑齿常之将军奉命镇守河源军。城很森严险峻。有三只狼进入军营。绕着官舍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军士把它们射死了，黑齿将军很讨厌它们，命人扔到城外。黑齿将军上奏讨伐三曲党项首领，皇上下敕诏准许。就派将军李谨行接替黑齿之任，李谨行列军营，十多天就病死了。

顾琮

唐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僉载》）

唐朝天官侍郎顾琮刚被提升为三品官。有子婿前来拜见。当时大门刚刚建成，琮骑马到了门前，但他的马喷鼻倒地不进门，顾琮用马鞭抽打，那马跳跃着进了门，顾琮的随从们也都是这样。不一会儿，那大门无故倒塌。顾琮便很不高兴。于是病倒了。郎中员外等人前来探病，顾琮说：“不应该升为三品，承蒙你们这些人抬举。我自己知道不会好了。”没过十多天就死了。

路敬淳

唐则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将坏，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鲇鱼尺余，尚活。至数年，敬淳坐罪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著作郎路敬淳的庄园在济源。庄园里有个水碾，碾上的柱子距离水有五六尺。其中有个柱子要坏了，已经换了下来，路敬淳的家人要拿来作柴烧。劈开后发现里面有一条一尺多长的鲇鱼，还活着。几年后，路敬淳犯罪被杀。

张易之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张易之刚建起一座大堂。很是宏伟壮丽，统计用钱几百万。红泥粉墙，柱子用好木料装饰上花纹图案，还有琉璃瓦沉香木豪华典雅。夜间有鬼在墙上写了几个字：“能得几时。”易之让人把字削去。第二天又写上了。如此前后写削六七次。易之就在那题字的下面又写了几个字说：“一月即令足”意思是一个月就满足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现写什么。半年以后，易之并全家都被杀了，收为官有。

郑蜀宾

唐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出《大唐新语》）

唐朝长寿年间，有个荥阳人叫郑蜀宾，他很擅长五言诗。但一直也没有出名作官。到年老时，才被任命为江左一个县尉。临上任时亲朋好友都来到上东门为他饯行。蜀宾即席赋诗留别。说：“坎坷的路途啊万里远，人生一世将近百年，不知不觉就要白头了，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进入黄泉。”酒意正浓，自己咏叹，声调很哀伤。满座的人都被感动得流了泪。后来终于死在官任上。

刘希夷

唐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讖，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出《大唐新语》）

唐朝的刘希夷又名庭芝。汝州人。少年时就有文采才华，好写宫体诗，但诗词的主题悲苦，不被当时的人所重视。他还擅长弹琵琶。曾经为一个白头老翁咏词说：“今年花落了颜色也改变了，明年花开又在哪儿呢？”说完又后悔说：“我的这首诗可能是个预兆，和当年石崇白头归家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又作一个对联说：“年年岁岁花开都相似，岁岁年年人都不相同了。”然后又长叹一声说：“这句还象有什么预兆，然而生死都是命里注定的，怎么能因为这些预兆呢。”就把两首

诗都保留下来。作这诗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刘希夷就被坏人所杀害。有人说：是宋之问害了他。后来孙昱撰写《正声集》认为刘希夷的诗为这诗集中最好的诗了，因此被当时的人所称赞。

崔玄暉

唐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暉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暉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崔玄暉刚被封为博陵王，任职益州长史。受封后，命人造一辆车刚刚作成，有一阵大风把车盖吹折。明白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不多时，崔玄暉的弟弟名暉任云阳县令，被手下的人杀害在雍州府衙内。玄暉的妇人及父子家属长期流落在岭南。这也是预兆的先见吧。

宋善威

唐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饌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暎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个县的县尉。有一天白天正坐着，忽然取过鞋穿上衫拿着笏板，走出门外迎接，拜伏后引入进来，别的人都看不见，只听到说话声。善威命人拿来酒菜高兴地同饮，还作诗说：“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来宋善威果然到申年那年死了。

李处鉴

唐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开元第三年，有一只熊白天进入广府城里，从都督府门前经过。军人追赶了十多里才把它射死。后来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都督李处鉴就死了。从那以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发有谋反罪，囚禁半年，才出狱就死了。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死去。

曲先冲

唐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曲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里厅堂前的两棵桐树，忽然枯死，十多天后，考功的员外郎姓邵的死了。立刻让曲先冲任郎中，审理批阅姓邵的留下的旧案卷。一个多月后，西边的桐树又枯死了，先冲在省悟中很忧虑，没过几天先冲又死了。

吕崇粹

唐开元中，谏议大夫吕崇粹，东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词彩。宅在京永崇坊。于家忽见数个小儿脚胫，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漓，如新截来。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开元年间，谏议大夫吕崇粹是东平人。俊美身材高大、略有文采。他的家在京城东边永崇坊。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发现几个小孩的小腿，从膝以下自踝以上。淋淋漓沥流着血，好象刚截下来一样。十多天的时间，吕崇粹得病身亡。

源乾曜

唐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

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诿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罢。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源乾曜任宰相，移动了政事厅的床。当时姚元崇请假归家休养。等到假期到了回来，看见床被移动了，很气愤，源乾曜恐惧下拜，玄宗听说这件事，让源乾曜停职。原来宰相诿忌移床，移就是改动。乾曜停职后，元崇也被罢免。这就是应验。

毋旻

唐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术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一百疋。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后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尝梦著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出《大唐新语》）

唐朝右补阙毋旻。博学广识有著述的才能。他上表请求修撰古史，先撰写了目录送给皇上，玄宗称赞很好。赐给他一百疋绢。他生性不好饮茶，曾写了一个代饮茶序，大概意思是：解停滞消壅肿，一天的暂时利益很好，等到瘴气侵入精髓，终身的害处很大。获得益处就归功于茶力，遇到祸患则不说是茶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是福临近容易知道，灾祸远离很难看见吗？后来他一直集贤著书，不多久因热疾突然死了。当初他曾梦到自己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上北邙山，亲友们都来相送。等到了山顶，回头看竟没有一人。心里厌恶这件事。等他死了，亲友送葬到北邙山。果然同当初的梦相同。玄宗听说这件事也为他悼念，赠谥号朝散大夫。

杨慎矜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

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於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出《明皇杂录》）

唐朝的杨慎矜，是隋朝宫室的后代。他的父亲崇礼，曾任太府卿，死后葬在少陵原。在他的封地内，草木都流血，守墓的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杨慎矜，慎矜很恐惧。问史敬忠怎么回事。史敬忠会法术，对慎矜说：“可以祈祷免祸。”于是就在慎矜的后花园大摆法事。慎矜上朝回来，就光着身子戴上脚镣和手铐，坐在荆棘丛里。象这样过了几十天，草木也不流血了。敬忠说：“可以免祸了。”慎矜觉得惭愧，就把奴婢明珠赠送给敬忠了。明珠是很有姿色的。敬忠他们经过八姨门、八姨正好登楼，那楼又临近大道，八姨认识敬忠，就派人对敬忠说：“怎么得到一个从车？”敬忠没有回答。八姨就让人去掉车帘看里面。八姨于是坚决让他们留下，邀请敬忠上楼坐一会儿，然后说：“后面车里的美人，送给我好吗？”因此叫人赶那辆车进来，敬忠不敢抗拒。八姨第二天进宫，让明珠以侍婢的身份随从。皇帝见到很奇怪，问明珠是哪里来的。明珠说：“我是杨慎矜家里的人，最近赠送给史敬忠了。”

皇帝说：“敬忠是什么人，杨慎矜就赠送给他奴婢。”于是明珠就把杨慎矜信巫术的事全都告诉了皇帝。皇帝很生气，把这事告诉了李林甫，林甫平常就忌妒慎矜的才能，认为他以后一定会作宰相。便用吉温暗害慎矜，因为林甫曾有憾于慎矜。马上就罗织罪名。下令吉温审理此案。吉温到汝州找到敬忠，诬陷慎矜因为自己是亡隋的后代，暗中密谋反叛，将要恢复祖宗的家业。于是杨慎矜赐自尽死，其家族也未幸免。

王儼

唐太子仆通事舍人王儼，肃宗克复后降官。为人所告，系御史台。儼未系之前年九月，儼与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盎，光明照耀，坠于井中，在井久犹光明。使人求之，无所得。儼惧出宅，竟徙播州。儼殊不意，行至凤州，疽背裂死。（出《纪闻》）

唐朝太子仆通事的舍人王儼。肃宗重登皇位后被降官。因为被人告发，囚禁在御史台。王儼未被囚禁的前一年九月，一天夜晚他与宠爱的妾在堂下坐着，有一颗象盎那么大的流星，光明耀眼，坠到井里，在井里很长时间还很亮。派人到井里

寻求，什么也没有。王儵害怕出了宅院。囚禁流徙到播州，但他却没有想到，走到凤州，背上生毒疮崩裂而死。

崔曙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出《本事诗》）

唐朝崔曙考中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诗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认为是警句，等到来年崔曙死了，只剩下他的一个女儿名叫星星。人们才领悟他自己的预言。

元载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

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家破矣。（出《通幽录》）

唐朝元载作宰相时，大白天有一个书生来求见。接见后，那书生参拜后说：“听说你品格高尚，仁德而喜欢有才能的人。我就献诗一篇，用来寄托我的敬意。诗是这样的：‘城南的路长没有住宿的地方，荻花飘飞好象柳絮。海燕衔泥想要作窝，空屋里没有人又飞走了。’元载不明白他的用意。书生出了门就不见踪影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元载被法办其家也破败了。

彭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多”原作“名”，据明抄本改）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出《宣室志》）

唐朝大历年间，彭偃未作官时，曾经有人对他说：“您会因得到珠而富贵，后来就会有灾祸。”不久他作官有了罪过，被贬官作澧州司马。到了澧州，因江里的蚌很多，他很高兴，认为可以取珠了，立即命人采蚌，结果采到很多。然而以前那句话并没有应验，等到朱泚造反，召彭偃作伪中书舍人，他才领悟得珠是朱泚。后被杀死。

刘沔

唐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不复见烛，乃舆疾归京卒。（出《酉阳杂俎》）

唐朝贞元年间，淮西有战事。当时刘沔仅是一名小将，每次潜伏捉俘虏，沔必定在里面，前后多次受重伤，有四次将近死亡。后来又一次因为月黑风大，又命令他去捉俘虏。沔很气愤激动，深入敌后，心里想这次必死无疑。走了十多里，

因为疲乏坐着休息刚要睡，忽然有人叫醒他，给他两支蜡烛，说：“你将有贵，但心里要想着这两支烛在，就没有什么忧患。”刘沔后来提升为大将，常常见到烛的影子在双旗上。后来不再见到烛了，就得病回到京城死了。

韩滉

唐丞相韩滉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扬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当此时，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闲谈》）

唐朝的丞相韩滉从金陵入朝。一年多后，在扬子江中，有龟鳖满江飘浮流下。正在这时，韩滉在城中死了。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严震

唐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居所靠釜戴山。只要有鹿鸣叫，严家必定有一个人死。有一天，有一个表兄与严震对面坐着。又听到鹿叫，他的表兄说：“釜戴山中鹿又叫。”严震说：“这回多半要应验到表兄身上。”他的表兄立刻说：“我不是严家子弟呀，该是三兄与四兄吧。”没过几天，严家子弟果然有一人死亡。这是多么奇怪啊！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初为太原从事。睹公牒中文水县解牒称：武士護文水县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处，皆镌去之。其碑大高于华岳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经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闭谈》）

唐朝卫公李德裕当初任太原从事。看公文中文水县的呈文中称：“武士護在文水县的墓前有石碑。元和年间，忽然龟头不知去向，碑上有十一处武字，都被刻掉。”那个石碑高大如华山，不是人力所能攀上刻掉的。没过半年，武丞相被人害死。

李师道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唐朝李师道已经凭借青齐而反叛，章武帝将讨伐他。经几年时间皇帝的军队不能得胜。师道更骄傲了。曾有一天，师道在厅堂坐着，他的床前有银鼎，忽然互相撞击，其中一个鼎的耳、足都掉了。一个多月后，刘（概系师道部下）悟亲手杀了师道，青齐之乱立刻平息。大概是银鼎相撞的预兆吧。

韦温

唐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渡浚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唐朝韦温治理宣州，在头上生了疮，因此托付后事给女婿，并且说：“我二十九岁那年，当校书郎，作梦渡浚水，在江中间见到两个官吏，抱着官牒召我，一吏说：“他的坟太大，须万日的功夫，今天还不到。”现在正好万日，我难道能避免吗？”不多几天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 (人臣咎征)

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涯 王潜
韩约 王氏 王哲 杜牧
卢献卿 卢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雍 庞从

吕 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

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旁置二刀。又于坑旁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撻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使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

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囊中所见，如影响焉。（出《河东记》）

唐朝的进士吕群，在元和第十一年离开府第去蜀游览。他性格粗暴偏执心胸狭窄不能容人，跟从他的仆从们没有不切齿痛恨他的。当时离褒斜还有一半路程，他手下的仆从大多都逃走了，只有一男仆还侍奉他。吕群心里很悲伤难过，走到一座山岭前面，又歇马放鞍，拿一根拐杖去探路，不知不觉走出几里地，只见杉松很茂盛，靠着小河有一个小桥，桥对岸有一个草堂，环境很幽雅深邃，好象道士所住的地方，但没发现有人。又进入后斋，发现一个新挖的土坑，坑长可以容纳一个人，有几尺深，坑中插着一柄长刀，旁边放着两把刀。又发现在坑旁边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吕群心里想这大概是术士诅咒祈祷的场所。所以也不觉得奇怪。又走了一二里，问一个砍柴的人；以前看见那个地方是谁家住的处所。砍柴人说：这附近并没有这么个地方。吕群就回来再看，结果却什么也不见了。后来他每到了人多的地方，一定要问一下这件事。有人向他解释说：“两口，就是你的姓，加一口是品字，三刀是州字，也是征象了，你以后可以做到刺史这么大的官，每年二千石的俸禄。”吕群心里想也有道理。走到剑南地界，统计一下到各州郡所得到的钱达了百千，就在成都买了奴仆和马匹好用，他们的行李又宽裕了。成都有个叫竖南的人，凶狠狡猾没个人样，他有些

货很长时间也没卖出去，吕群就用二十串钱买下来，买下后觉得吃亏反而打骂奴仆们，奴仆不能忍受，就和其他的佣人保镖等暗藏着杀吕群的心。寻找时机还没有实行。吕群到汉州，县令给吕群准备了酒宴，当时吕群新做了一件绿色的绫裘衣，很华丽干净，县令正点上蜡烛，要放在烛台上，有几滴蜡滴掉到吕群的绿裘上了，县令开玩笑说：“我先拉一下你的这件衣服。”吕群说：“拉就是盗窃啊。”又到眉州，住了十多天，冬至前一天，留住在眉州西面的正见寺。他的手下人就要害他，正赶上院里有一个老僧有病要死，拿着蜡烛护理的不断，手下人的计谋不能实行。吕群这天晚上忽然不痛快，就在东墙上题诗二篇。其第一首是：“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第二首是：“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览关中。”题完了，还吟诵了很长时间，落下几行热泪。第二天冬至，到彭山县，县令拜访吕群，吕群衣帽不整，也没什么兴趣，对县令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吗？思绪繁乱，心情冷落得很。”县令说：“听说你有能当刺史三品官的说法，完全可以自己宽慰自己。”然后县令为他置办酒席，他很高兴，到了三更天，吕群喝得大醉。被抬回客馆里。他手下那些凶恶的奴仆们已经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坑，象吕群的身体那么大，有几尺深，等吕群来了，就把他抬到坑里。割掉了他的头，又用吕群所带的剑，照心口钉上，把土盖上。各自乘马穿衣而逃。一个多月后。那些奴仆们到了成都，把吕群的衣服都卖光了，有一个人分到吕群的那件绿裘，想要直接向到北方，却到了汉中的街上想卖掉，恰好遇到县令偶然出门看见了，认识那蜡滴污染的地方，就

把那人抓起来审问，那人立刻招供了。当时丞相李夷简巡察西蜀，把贼人全部抓到。然后挖吕群死的地方，同在褒地所见到的，一模一样。

朱克融

唐宝历二年春，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鹿。鹿胆中得珠，如弹丸，黑色，初软后硬，如石光明。或问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请以意推之。”鹿胆得珠，克融以为己瑞。鹿者禄也，鹿死是禄尽也。珠初软后硬，是珠变也。禄尽珠变，必有变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辞轻发。是年五月，果帐下军乱，而全家被杀。（出《祥验集》）

唐朝宝历第二年春天，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到一只鹿。在鹿胆中得到一个珠子，象弹丸那么大小，黑色，起初软后来变硬，象石头还发光。有人问麻安石说：“这是什么吉祥征兆吗？”安石说：“这种事自古以来没有出现过，请让我按我的想法推测一下。鹿胆里得到珠子，克融认为是瑞祥的征兆，鹿就是禄，鹿死是禄尽，俸禄没有了。珠开始软后来硬，是珠

变，禄尽珠变，一定后有改变的事，这是衰亡的征兆。”从此克融轻易不说什么话。这一年五月，果然部下兵变作乱，克融全家被杀。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出《宣室志》）

唐朝丞相王涯，在大和九年掌国家税收，又主管盐铁。他的儿子仲翔曾有一天在山亭上避暑。忽然看见数十个没头的僮仆，他们披着血来到仲翔跟前。仅一顿饭工夫，就不见了。仲翔非常奇怪惊惧，马上告诉了父亲，希望他解职回家，但涯不听。这一年的冬十一月，果然发生了郑注那样的灾祸。

温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新昌里尚书温造的宅院，桑道茂曾住过。庭院里有两棵柏树很高，桑道茂说：“人的住所，古木茂盛的，都应该除去。况且木茂盛就会使土衰败，因此住的人就会有生病的，这是土衰的原因。”于是用数十钩铁，镇压在柏树下，然后告诉别人说：“以后谁来住，挖我镇铁的地方，他们的家长就会死。”唐朝大和第九年，温造住到这所宅院里，因为修建房子，就挖了地，挖出了桑道茂所镇压的铁。后来没过几天，温造果然死了。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出《宣室志》）

唐朝的丞相李宗闵，在大和七年夏天出京镇守汉中，第二年冬，再次当丞相，又第二年夏天，曾有一次退朝回到靖安里宅第。他的床前有个熨斗。忽然跳跃很长时间，宗闵既惊奇又厌恶这件事。当时李训、郑注因为奸诈得到皇帝的宠幸。宗闵把这件事多次给皇帝说，李训知道后，就上奏皇帝使治宗闵有罪。过了十多天，皇帝下诏书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又再贬为潮州司户。这都是那件事的兆应吧。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出《宣室志》）

尚书柳公济，在唐朝大和年间奉旨讨伐李同捷。已经发兵了，不长时间指挥作战的旗杆忽然折断了。外人有看见的感叹说：“大将军发兵，他的门旗以及帅旗折断的，军队一定会失败，不然的话，上将军也得死。”几个月以后，公济果然死了。凡是军队出征，如果有乌鸢跟随在他们后面，都是失败灭亡的征兆。有个叫曾敬云的，曾经当北都的裨将，在李师道叛逆时，他曾率领军队数千人，每次出兵，都有乌鸢跟

随在他们后面。这样他的军队就败。这样习以为常。后来他舍家去当和尚，住在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任京兆尹。有一次因要入朝，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拿来镜子照一下，看不见自己的头。于是告诉了二弟罗约言。后来他果然被李训的事株连，被处死。

王涯

唐（“唐”原作“宋”，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永宁王相涯三怪。浙米作人苏闰，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沥，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出《酉阳杂俎》）

唐朝永宁丞相王涯家中有三件怪事。淘米的佣人苏闰，原来是王家做饭的厨师，到了荆州才知道。因此向他问王家的凶兆。他说：王家宅院南边有一个井，每天晚上常常有沸腾

奔涌的声音，白天看那井，有时发现铜酒卮，有时发现银熨斗，井水腐臭不能饮用。又一件是王丞相内斋有个禅床，用贵重的木料精心制做。作工非常精巧，有一天无故散了架，各自集聚一处，王涯很讨厌，命人在灶房烧毁。还有一件是长子孟博早晨醒了，看见厅堂地上有很多血迹，踪迹直到大门才不见了，孟博马上叫人铲去，王丞相起初不知道。没过几个月就遭到大难。

王潜

唐大和，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途。是岁而潜卒，此近马祸也。（出《因话录》）

唐朝大和年间，王潜任荆南节度使。有一天，有一匹白马无缘无故跑到门前而死，僵卧在路上挡住通道，这一年王潜就死了。这就近于马祸。

韩约

韩约，唐大和中为安南都护。时土产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耆旧相传，其膏不可赍往，犯者则为祸耳。约不之信，及受代还阙，贮之以归。时为执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祸，乃贪利冒货之所致也。（出《补录记传》）

韩约在唐朝大和年间任安南都护，当时有一种土产叫玉龙膏。安南人用它，能化解银液。世代相传，这种膏不可带走，违犯的人就会招来祸患。韩约不信这种事，等到受命回京，贮藏玉龙膏回家，当时任执金吾，后果然遭遇甘露之祸，这就是贪图小利冒险所导致的。

王氏

唐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栽。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阳杂俎》）

唐朝河阳城南的百姓王氏庄。家里有一个小水池，池边有几棵大柳树。开成末年，树叶落到水池里，立刻变成鱼，大小和树叶差不多。吃起来没什么滋味。到了冬天，他们家就有了犯法的事。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

哲。哲意家人情于舂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月哲卒。（出《酉阳杂俎》）

唐朝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修建家里的西偏房。他家的仆奴们挖地，拾到一粒石子，上面有用红笔写的字是：“修这房屋不吉利。”家人擦了擦，那字更加清楚。就呈送给王哲看，王哲认为是那些奴仆不愿干活的借口，就自己研磨那石子，但那红笔的字迹就象石纹一样磨不掉，王哲很讨厌它。当月王哲就死了。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其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后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出《感定录》）

唐朝杜牧从宣城幕任新职入京，写诗留别说：“同来的不

能一同归去，在旧地正逢春天一人多么寂寞。”这以后二十多年，连续主管四郡。后来从湖州刺史再升为中书舍人。题诗汴河说：“自觉可怜流落在外西归得快，不能在二月再见春风了。”从郡守升为舍人，虽然没有流落，但到了京城果然死了。

卢献卿

范阳卢献卿，唐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连年不中第，荡游衡湘，到郴而病。梦人赠诗云：“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献卿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梦者。（出《本事诗》）

范阳人卢献卿，唐大中年间中举进士。诗文被同辈人所推举。作的《愍征赋》有几千字，当时的人都认为仅次于庾子山《哀江南》的文章。但他连年也没有考取功名。于是在衡湘一带荡游。到了彬城就病倒了。曾梦见有人赠给他一首诗说：“我算你将在古郊原上筑屋，四邻只有青山。绕屋的树木枝叶繁茂。你自己归去多么寂寞。”献卿十多天后就死了。郴州太守在近郊埋葬了他。时间果然是夏初，与所梦到的都

相符。

卢骈

唐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僧院，词气凄惨，如蓄甚忧，其呼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辄话其异。（出《唐阙史》）

唐朝有个员外叫卢骈，是个俊美有才能的士人。忽然有一天赴宴到青龙精舍。后在僧院里休息。说话言谈的语气凄惨。好象有忧愁积压了很久似的，长呼短叹往返在门窗间。僧人问他他也不回答。到夜晚就要整鞍备马回去。徘徊着四下看，急忙让人拿来笔砚，在南门框上面题一首诗：“长寿短命虽说在天，要说荣枯也太偏激。不知道雷氏宝剑，在何处冲天而起。”题完后，急忙走了。经过十多天当了官，未过一个月就死了。他的诗到现在还在寺院里，僧人碰到人就说这是怪事。

封望卿

唐封望卿，仆射敖之子。杜邠公惊镇岐下，自省中请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笔洒墨迹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尽掐去之，其色如丧。洎侍儿或问其故，望卿默不应。无何病甚，谓侍儿曰：“记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迹否？吾其时恶之，不能语汝。每点乃一鬼字。数日而卒。（出《玉泉子》）

唐朝的封望卿，是仆射敖的儿子。杜公邠惊镇守岐下，从省中把他请来作判官。他常住的屋墙上有笔洒的墨迹。有一天，望卿忽然用指甲全都把墨迹掐去了，他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等到侍童来了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望卿沉默不语，不长时间就病得很厉害。对侍童说：“你记得我前些天用指甲掐去墨迹的事吗？我那时特别讨厌它，不能告诉你，那每一点都是一个鬼字。”几天后病死了。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墉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也。唐咸通中，庞勋作乱。彦曾为贼执，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牋》）

荥阳郡城西有个永福湖。引入郑水使它充满。平时环绕岸边都修台栽树种上多种花木，这是太守在郊外慰劳饯别用的场所，西南面的空地上多栽竹植树，这是已故徐帅的常侍崔彦曾的副业。唐朝咸通年间，庞勋作乱，崔彦曾被贼人抓获，湖水红得象凝血长达三天。不长时间凶信就到了。过去河间王征讨辅公祐，在江中行船，于船中宴请众帅，命令左右的人用金碗酌取江水，将要饮用。水打上来忽然变成了血。满座的人都变了脸色。河间王慢慢地说：“碗中的血，是公祐被砍头的征兆。”果然打败了公祐。象这样祸福很难断定啰！

崔雍

崔雍起居，誉望清美，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常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么（“么”原作“历”，据明抄本改。）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持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蝶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戮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虚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迹，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予知耶？复偶然耶？（出《唐阙史》）

崔雍这个人的起卧动止等日常生活，追求清奇高雅的环境，特别爱好古书古画。所以钟王韩展的墨迹，都荟萃在他家里，以前收藏太真上马图一轴，认为这是绘画的上品。唐朝咸通戊子年，在和州授俸禄二千石。在庞勋反叛时，丰沛之间贼寇所到之处四处抢掠，达到阳么郡。一个右史儒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抗拒的，于是就命令小将带着酒肉犒劳贼军。

并且请求他们保全城镇免除百姓性命之危。因此竟没有遭到抢掠杀戮的祸患。虽然假托是皇帝的命令，但还是上表书自己陈述当时这样作的理由，当时的宰相有和他不对付的，因此最后还是以法处置了。当时的仁士君子们都来吊唁。后来有得到崔雍所收藏的宝画的人，看见在轴底下题了几行字说：“上蔡的犬叫得很厉害，人生到了这种地步，华亭的鹤也只能空鸣，天命啊，又能怎么样呢？”字虽然真是崔雍的字迹，但没有写时间。有明白此事的人说：“知道自己的命运后，没有闲暇顾及到这些了。”这是自己预知呢，还是偶然呢？

庞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师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师庞从，（旧名“师古”）会军五万于青口。（东晋命谢安伐青州，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其流以利运漕，故谓之青州派，其实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统师莫之能御。（明抄本“之能御”作“敢自主”。）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异，尤多怪惊，刁斗架自行于

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盖多狐妖，故画雕于中。）统未亡之前，家人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衣红，白昼凭栏而立。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鏐之。不数日，凶问至。（出《玉堂闲话》）

唐昭宗乾宁丙辰年，朱梁太祖诛杀那些不依附顺从他的人。兖军统帅朱瑾逃命到淮海，梁祖命令徐州统帅庞从在青口会合五万军队讨伐朱瑾，但他驻扎军队的地方，都是兵书上所说的绝境，山高路窄，人不能并肩而行，行军三十多里，才到了平坦的地方，当时梁祖又命令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在庞从的身边监护他。虽然他统帅军队。但不能自作主张。连宿两夜，朱瑾果然亲自率领几万大军到来。庞从听说朱瑾亲自到来，全军都丧魂落魄，等到战斗开始，庞从的军队都丧失了斗志，有的淹死，有的被俘虏，只有一二个人逃跑了。在朱瑾的军队没有到来以前，部下的兵士们就常闹虚惊，刁斗架自己就跑到军帐前面。家属在徐州，也是多次见到奇异怪象。住宅后面，平常就有妖狐的洞穴。有时主人有灾它就出现，当时让和尚在雕堂前面摆了道场。在统帅庞从的军队没有失败以前，他的家人就看见在燕子楼上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妇人，大白天就靠着栏杆站着，见到人看她，才渐渐后退而消失。当时登楼的门都上了锁。不过几天，坏消息就来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
(人臣咎征)

李钧 高骈 钜鹿守 陕师
严遵美 成纳 刘知俊 田頔
桑维翰 钟傅 顿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李 钧

唐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寡，抗疏闻奏。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

余以登。州人愕眙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枝干皆摺拉矣。钩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出《三水小牋》）

唐朝李钩来到临汝，临汝郡正处在王仙芝的大军到来之后。百姓很警惕。李钩因为兵力太少，上疏奏闻皇上。皇上下诏让他凭昭义的军队三千五百人镇守。是乾符戊戌年，昭义兵到，驻扎在郡西城外。第二年春天，李钩要求上党的人都来报到，于是上党的军队各将领，在州府前面的大道上排队，率领他们的属下进入州衙门，行君臣的礼节。忽然一阵大风扬起尘土，是从军营南门刮起的，盘旋在军营中，拔起十多面大旗直上天空，州里的人都惊愕地瞪着眼看着，直到天边没影了。第二天，州北二十里大牛谷的村人，找到大旗来献上，那些旗的布没有完好的了，都被树枝拉扯坏得不成样子。李钩到上党，统率大兵出了雁门，但兵卒不能严格约束自己，军纪不严，残害百姓。于是很快就被猛虎军所杀了。

高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于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幟画像，皆啗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輶数十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达坊静巷，为之一空。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齏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诸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讖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出《妖乱志》）

唐朝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守淮海时，发现蝗虫只爬不飞，从城西浮过护城河，攀缘着城墙进入内城。聚集在道

路上和庭院中，驱除也不停止爬行。松竹之类的树木，一宿之间象用剪子剪过一样，布幅上的画像，都被它们咬去了头。几天以后，它们又互相咬食。九月中旬，暴雨则晴，沟渠里忽然发现小鱼，大小如手指，都是下的雨鱼。经卜算说有兵丧。到十月，有颗大星在晚上坠落在延和阁前面，声音好象滚雷，迸发出光亮和破碎的响声，光亮照满庭院。自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大雾昏沉，长期不散。有人说：这是以下犯上的征兆。当时米价昂贵，是过去的十多倍，因寒冷和大雨而僵卧倒地的人，每天用车拉出几千口，都扔到城墙外。等到天晴再到里巷和街道里看，全部都空了。这时浙西军队叛变，周宝逃奔毗陵去了。高骈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刻派使者送给周宝一封信，信上说：“你依靠着走马将要到达奔牛，现在附带送上一瓶豢粉和十斤葛粉，用来解决路途上的需要”。这是讽刺他将要成为豢粉。三月。使院请他看花赴宴，并列着一首给诸从事的诗，诗的末句是：“人世间有无限伤心的事，不能在酒樽前折去一枝。”大概是灭亡的预言吧。到了被秦彦幽禁羞辱，算计人口供给食物。从五月到八月，外面围兵围困更加紧急。接着就遭到死难。

钜鹿守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牋》）

唐朝文德戊申年，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个造纸作坊。长长的围墙上都晒着纸。忽然有股从西面来的旋风，几乎把墙上的纸都卷走了，那股旋风直上云霄，远望那被卷的纸象飞雪一样。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事啊。到了五月，郡守就死了。

陕师

唐乾宁末，分陕有蛇鼠斗于南门之内，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陕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

向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出《三水小牋》）

唐朝乾宁末年。分陕地区有蛇和鼠在南门内决斗。观看的人很多，象围墙一样。最后蛇死了鼠也逃奔而去。还没过十天陕军便遭遇灾祸。这时人们才知道城内蛇死郑厉进来，群鼠奔逃造成蒲山灭亡的道理。妖魔是人兴起的，应当作以后的警戒和担心的事了。

严遵美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阉官中仁人也。尝言北司为供奉官，胯衫给事，无秉简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之厅。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乃杨复泰。（“泰”明抄本作“恭”。）夺宰相权也。遵美尝发狂，手足舞蹈之。旁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汉中，寻徙于剑南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李玄为季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官忠佞好恶，盖巷伯之流也，未必俱为邪僻。良由南班轻忌大过，以

致怨怒，盖邦国不幸也。先是路岩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左军容使严遵美。是宦官中仁爱端方正直的人。曾说北司作供奉官时，衣帽不整，没有待人处事的礼仪。又说：“枢密使廨署，三间屋只是书柜而已，也没有办公的大厅，堂屋后帖黄布，办理公事，是杨复泰夺取宰相权位的意向。遵美曾经发疯，手舞足蹈。这时旁边有一只猫和一只狗，猫对狗说：“严军容改变常态了。”狗说：“不用管。”不一会儿停止发狂，对猫狗的话很惊异。正好昭宗要迁到凤翔宫去，严遵美就要求到汉中作个官，然后搬到剑南青城山下，选择一个别墅住下了，年纪到了八十岁才死。他忠正谦和约束自己，与西门李玄结为兄弟。当时追捕诛杀宦官，只有西川不执行宫庭的命令，因此免除了灾祸。他家里有北司治乱记八卷，详细记载了官员中的忠奸好恶之人，所以说太监那一类人，也未必都是奸邪怪僻的人。良由南班二人轻率忌恨这是他的大过错，造成怨怒加深，都是国家的不幸啊。这以前路岩从成都改镇渚宫，他乘坐的马忽然说了人话，说：“芦荻花，此花开路无家。”不久便遭到灾祸。然而畜类的话，难道有什么凭证吗？石头可在晋说话，这也是一样的。

成汭

荆州成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帅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颇有灵验。舫舟而谒之，且以胜负为禱。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杨师厚曰：“公业已行，安可疑阻？”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覆军之败，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梦琐言》）

荆州的成汭，在唐朝天复年间皇帝下诏批准他统帅军队去救援江夏。他帅军到达公安县。寺中有二个金刚神，当地百姓称他们为二圣，很灵验。成汭停舟靠岸去拜谒二神，并且祷告希望此次出兵得胜而归，但求得的征兆都是不吉利的。成汭感到很疑惑。孔目官杨师厚说：“您已经来了，怎么能因疑而受阻碍呢？”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勉强进军了。最后还是全军覆没，自身死了家也灭亡了。这并不是偶然的事。

刘知俊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斤，状若油囊。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饌视酹，复瘞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守同州的时候，因为修筑营墙，挖出一件东西，重有八十多斤，形状很象装油的口袋。刘知俊就召集宾客幕僚和将校们问，哪个知道这种东西。有人说是地囊，有人说是天外飞来的廉石，有人说是金神的七杀袋。只有留源说：“这是冤气凝结成的，自古以来作监狱的地方或许有这种东西。过去王充据守洛阳，修建河南府的监狱，也曾得到过这样的东西，我的太祖记得这件事。这是含冤而死的囚犯，他们的冤魂不散进入地下，凝聚在一起变成这种东西。

经历百千多年，仍然凝结不散。我听说酒能使人忘掉忧愁，请用好酒来祭奠一下，或许可以使它解散消失。然而出现这种东西，也并不是吉祥的征兆。”知俊听说得有道理，就命人准备酒菜祝祷，并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以后又把那东西埋了。不久，就发生了攀城背主跑到秦国的事。这就是验证啊。

田頔

宣州节度田頔，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唯甲兵存焉。頔资以起事，明年遂败。（出《稽神录》）

宣州节度使田頔，将要发动叛乱。一天傍晚，有一只红色的鸟，象雉鸡而比雉鸡大。鸟尾有火光，象无数零散的星星，从外面飞进来，落在兵器库门上就不见踪影了。第二天，田府里燃起大火，马匹武器等都烧光了，只有甲兵保存下来，田頔凭着这些铁甲兵发动叛乱，第二年就被打败了。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懣不已，虽齐（明抄本“齐”作“贴”）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已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之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出《玉堂闲话》）

魏公桑维翰，任开封府尹。有一天，曾经在正房寝室里一个人坐着，突然间很惊慌恐惧的样子，好象看见了什么。他向空中大声喊：“你怎么敢到这里来？”象这样发生了多次，十多天内愤懣不停，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敢问他是怎么回事。不多时，他梦到自己穿好衣服，戴好帽子，车骑严整，好象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就上车坐上去，忽然间所乘车的马又不见了。到处寻找也不知在什么地方。醒了以后，很讨厌这个梦。不到几天的时间就遭到灾祸。

钟傅

南平王钟傅，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岁余，御史中丞薛绍纬，贬官至豫章，傅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于此。（出《稽神录》）

南平王钟傅在江西。他的部下衙门吏有个叫孔知让的，新建了一座宅院。白天有一颗星坠落在庭院里。知让很讨厌这件事，要求到外地作官，这样就会使这所宅院空出来。一年多以后，御史中丞薛绍纬被贬官到豫章，钟傅就搬到孔知让新建的宅院住下来了。然后就死在这里。

顿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烂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录》）

袁州刺史顿金，解除郡中职务回京城去，有人用紫包袱皮包一件东西，到了门前扔下，打开一看，原来是白色的烂衫。马上就追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这一年顿金就死了。

湖南马氏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

倏闪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出《北梦琐言》）

湖南武穆王巡视边境，回船行到洞庭湖宜春江口。忽然刮起暴风，波涛象相连的山峰，只见波涛中发出奸诈嘲笑的怪声，蛟龙鬼妖相继出没，云遮雾罩，天空昏濛一片，有的象武士拿刀持枪，有的象文官穿官衣抱着公文，还有的好象捧盘端盂。有红有绿。只一眨眼的工夫。就变化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穆王左右的人都很害怕，把衣服器皿都投到江里，船上有人提议把姬妾也投到江里请求安定。武穆王没采纳。过了些时候风停了，仅获得生存。以后过了几年，武穆王还在位时死了。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常与亲友游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间太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出《稽

神录》)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在广陵城西有座别墅。慎辞经常同亲友在这里游玩。有一天，忽然看到并爱这隆起小冈的地势，就长叹说：“我死后一定要埋葬在这里。”当天晚上，村里听到狗叫，有人起来看，看见慎辞独自骑马在这里徘徊。走近去就看不见了。从这以后天天晚上都来。一个多月以后，王慎辞就死了，终于埋葬在这里。

安守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因记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年，首颌俱碎，泊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迓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领俱碎之义。周

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出《野人闲话》）

伪蜀的彭州刺史安思谦，儿子叫守范。曾同宾客到天台禅院游览。作一首五律诗。守范说：“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说：“忘机同一组，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说：“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说：“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三人吟完就记在僧院的墙上走了。第二天，有个穷孩子讨饭见到墙上诗，大声说：“人们都说有开始没有结尾，这里却有结尾没有开始，往后五年，首颌两联全碎，反到不如尾句。”说完拍着手大笑，院里的僧人赶他走，那穷孩子边走边告诉僧人说：“这里以后的主人，不远千里，马上就要到来了。”众人都认为他发疯了，没有人猜测出有什么缘由。后过了几年，守范被法办，鼎夫暴病身亡。这就是“首颌两联全碎”的意义。周述与李仁肇，多次升官。这就是“不如尾句”的意思。寺院的住持不久也死了，继承住持的来自兴元。这就是“不远千里也”的含义。穷孩子的说法，没有一点错误。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志 史溥 耿询 尉迟敬德
魏征 娄师德 王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碍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宝 志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出《朝野佥载》）

梁的简文出生了。志公对武帝说：“这个孩子和冤家同年

出生。”这一年侯景也在雁门出生了。侯景后来反叛了梁。几乎把萧氏全家都杀光了。

史溥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史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独异志》）

陈霸先还未显贵时，有一个直阁史叫史溥。他做梦梦见有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手拿玉制的书简，从天降下来，书简上金字写着“陈氏五世，三十四年。”等到后来的皇帝投降了隋朝，史溥还活着。

耿询

隋大业中，耿询造浑仪成，进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检验。三辰度数，昼夜运（“运”原作“不”，据明抄本改。）转，毫厘不差。帝甚嘉之，赐物一百段，欲用为太史令。询闻（“闻”原作“问”，据明抄本改。）之，笑曰：“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论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终。”后宇文化及篡逆，询为太史令。询知化及不识，谋欲归唐，事觉被害，时年六十五。观询之艺能数术，盖亦张衡、郭璞之流。（出《大业拾遗记》）

隋朝大业年间，耿询制造浑仪成功。进献给皇帝。皇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等人检验浑仪。结果是日月星三辰度数，昼夜不停地运转，竟毫厘不差。皇帝特别赞赏他，赐给耿询财物一百段，并想任命他为太史令。耿询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我没得到这个官的原因，是因为活到六十四五不论罢了，然而得到这个官，我的命就没了。”后来宇文化及篡权谋反。耿询任太史令，耿询知道宇文化及不能用人，密谋归顺唐朝，事情被发觉遭杀害了。当时年龄是六十五岁。看

来耿询的技艺和才能，大概也是张衡、郭璞那一类的人。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出《逸史》）

隋朝末年，有个书生在太原居住。家里很穷苦，只好教书养家糊口。他家离官府仓库很近，有一次，他钻了进去，那库内有几万贯钱。他忍不住就拿些钱。这时出来一个戴金甲的人手里拿着枪对他说：“你要钱，可以到尉迟公那里要个公帖，这是尉迟敬德的钱。”于是书生就到处访求尉迟敬德，可一直也没有找到。有一天到了打铁的铺子里，听说有个打铁的尉迟敬德，正在赤着上身蓬着头发打铁。书生等到他休息了，就上前拜见。尉迟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书生说：“我家很贫困，您又很富贵，想要五百贯钱，不知能不能给？”尉迟很生气说：“我是个打铁的，怎么能富贵？你是在侮辱我吧！”书生说：“如果你能可怜我，只要给我写个字条就可以，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尉迟没办法，只好让书生自己写字条。字条上写：“今付某某五百贯钱。”又写上月日时间，在最后署上尉迟的名。书生得到字条拜谢后拿着走走了。尉迟和他的徒弟拍着手大笑，认为这书生太荒谬了。书生得到字条后回到库里，又见到金甲人，把字条呈给他，金甲人看后笑着说：“对”。让书生把字条系在房梁上边，让书生拿钱，只限五百贯。后来敬德辅佐英明的君主，立下特大的功劳，当他解甲归田时，皇帝恩赐给他钱，另加一库财物还未启封。于是就得到了那一库钱，等开库看钱，对帐查点，发现少了五百贯。正要处罚守库人，忽然发现在房梁上的字条，敬德一看，原来是打铁时写的字条。他一连几天惊叹不已，派人暗暗寻找书生，找到后，书生把所见到的事都告诉了敬德，敬德又重重赏了他，又把库中的财物分给了以前的朋友们。

魏征

唐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征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魏征任仆射时，有两个主管为他办事。长参时，魏征刚刚躺下，两个人就在窗前议论。一个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这个老翁决定的。”另一个说：“都是由天定的。”魏征听到后，就写了一封信，派那个说“老翁定的”的人送了侍郎府。信上说：“请给此人一个好官职。”但这个人不知信的内容。不巧，他出了门就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个说“由天定”的人送信。第二天下来批注“由老翁”那人被留放；“由天上”那人被留下。魏征很奇怪，问到他们，他们就把实情全告诉了魏征。魏征于是长叹说“官职俸禄认为是由天定

的，大概不假啊！”

娄师德

唐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洎藏。洎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败。”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娄师德任扬州江都县尉。冯元常也是县尉。有一次两个人一同拜见张洎藏，洎藏说：“你们两个人以后都有大贵，但冯不如娄。冯只要收取钱财多，官职更高；娄如果收一文钱，官职就会失掉。”后来，冯任凌仪县尉。行为放肆暴虐残忍，巡察认为他办事能力强，上奏皇上任命为云阳尉，又因为他搜刮钱财的事得到平反，任命他做了清强监察。娄最终也不敢收取一文钱，官位一直做到台辅，但家里特别穷困。冯的官职一直做到尚书左丞，后来犯了罪，被处以自尽死。娄的官职到纳言才死。

王显

唐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挈褌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出《朝野金载》）

唐朝的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与汉光武帝那样的童年伙伴的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皇帝还没有显贵时，常常开玩笑说：“王显到老也不会作茧。”等到皇帝登基坐殿时王显前往拜见，趁机上奏说：“我现在可以作茧吗？”帝笑着说：“不知可不可以呀。”于是召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五品官职。王显的官职赶不上他们，请皇帝也授给他官职。皇帝说：“你没有贵相，我并不为你可惜。”王显说：“哪怕早晨当官，晚上就死也满足了。”当时仆射房玄龄说：“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作？”于是皇帝

授予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给他。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

张宝藏

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原本无“史”字，据明抄本补。）常因下直，归栢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时太宗苦于气痢，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时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荜拨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荜拨有效，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出《独异志》）

贞观年间，张宝藏任金吾长史，经常因为在朝值班结束，

回归栢阳。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少年打猎，割下新鲜肉野餐。张宝藏靠着树长叹说：“我张宝藏年已七十，未曾吃过一次象这样的酒肉，太可悲了。”旁边有一个和尚指着他说：“六十日之内，官职会升到三品，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说完就不见了。宝藏很奇怪，立刻回到京城。这时太宗得了痢疾很痛苦，很多医生给治都不见效。就下诏书访问殿庭中的左右大臣，有能治这种病的，一定重重赏他。当时宝藏也曾被这种病困扰过，就写了一份奏疏献出用乳汁煎葶拔的药方，皇上服了药以后立刻就好了。下诏给宰相，授予张宝藏五品官。魏征有意为难，过了一个多月也不拟文授官。皇上的病又发作了，询问左右侍臣，：“我以前吃了乳煎葶拔的药很有效。”于是又命令进献此药，一吃又好了。因此皇上想想说：“我曾下令授予进方人五品官，到现在不见提升授官，什么原因呢？”魏征害了怕，说：“奉诏那时候，不知是文还是武的。”皇上生气说：“治好了宰相，不妨授给他三品官，我是天子，难道不如你吗？”就严厉地说：“给他三品文官。再授鸿胪卿官号。”当时正好六十天啊。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

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唐太宗特别健康快乐，太史令李淳风拜见皇上，流着眼泪不说话。皇上问怎么回事，淳风回答说：“陛下你晚上要晏驾。”太宗说：“人生有命，有什么忧愁的？”留淳风在宫里住下。到半夜的时候，皇上平和地没有杂念地躺着。见一个人来说：“陛下暂时该来，一会儿就回去。”太宗问他：“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说：“臣下是活着的人办阴间的事。”太宗就随那人进入冥府，判官问他六月四日的事，然后就让大家回去了。以前见到的那个人又迎送领着太宗出了冥府。淳风立刻看天象，不许哭泣，不一会醒了。到天亮时，寻找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人，令主管的官员给他一个官职，于是才知道他是蜀道上一个县丞。太宗很奇怪，问这件事。选司回奏说：“奉圣旨授给他这个官。”皇上已经不记得了，别人却都听说过。这才知道官职都是由天定的。

王无碍

唐王无碍，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碍捕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碍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碍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碍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碍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王无碍，好赌博的游戏，喜欢养鹰鹞。文武圣皇帝没登位时，与无碍赌博争输赢，有李阳之宿的遗憾。文武圣皇帝登位时，王无碍藏了起来。皇帝就命令给使，把一个小鹞拿到集市上去卖，要价二十千。王无碍当然不知道这件事，给价十八贯。信使把这件喜报告给皇帝，皇帝说：“一定是王无碍。”于是就召到皇宫，无碍惶恐请罪。皇帝笑了，并赏赐他，让他到春明门等待各州来的车三天，并都送给他。王无碍坐了三天，因为灞桥坏了，只得到三车麻，再也没得到

别的东西。皇帝知道他命薄，再也没有赏给他什么。但无碍多次请求要做五品官。皇帝说：“我并不是不想给你，可惜的是你受用不了啊！”无碍坚决请求，皇帝就同意了。那天夜里王无碍就死了。

宇文融

刘禹锡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卢齐卿卒亡。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罢。（出《嘉话录》）

刘禹锡曾说：“官职不是生前定的，为什么叫真宰相呢？”永徽年间，卢齐卿身死，到苏醒后，说见到他的舅父李某，做了冥府的判官，有一个府吏查阅案卷说：“宇文融应该当宰相。”舅父说：“宇文融怎么能胜任宰相？”府吏说：“天府的命令已经下来了。当多少天由判官决定。”舅父就判了一百天。果然宇文融就拜为宰相，到了一百天又被罢免了。

路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慕容连辉事，于新开推鞠，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西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梟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满，一无损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出《朝野僉载》）

怀州与他睦州遂安县令的官职。前几任县宰都死在任内，路潜就想不去上任。他的妻子说：“您若该死，新开那次遭难，早就死了，现在得到县令的职务，难道不是命吗？”路潜认为有理，就到了睦州，由睦州到遂安县水路有数百里以上。遂安县府衙寝堂西边，有三个殡葬的坑，都埋着以前的县令。路潜令坊夫填上了。又发现在屏风上有梟鸟叫，一会又在天花板上叫。路潜并不认为是什么事。每次与妻子对坐着吃饭，就

有几十头老鼠出来，有黄色有白色的，有青色有黑色的，用木杖驱赶，那些鼠就抱着木杖叫唤，其余的妖怪事，不能一一都说出来。到一考任满，没有一点儿损失。后来选授予卫令，任命为卫州司马，又任为郎中，直到做中书舍人。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舆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乡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贴然而终。（出《朝野僉载》）

周代甘子布，博学广识才智出众，十七岁任左卫长史，但官不入五品。登封那年得了病，用驴辇勉强拉到秦岳下，皇天恩赐加两阶，该入五品，但身体虚弱起不来，乡里邻居好友亲戚来祝贺，但又不能穿戴衣冠，只得把红袍覆盖在他身上，安定地死去了。

李迥秀

李迥秀为兵部尚书。有疾，朝士问之。秀曰：“仆自知当得侍中，有命固不忧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诏赠侍中。（出《定命录》）

李迥秀任兵部尚书。有病，朝中官员来慰问他，他说：“我自己知道我应该当侍中，有命在就不用忧虑。”朝中官员退出，还没走出街巷，李迥秀就死了。有司上奏给皇上，皇上有诏赠予李迥秀侍中。

狄仁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

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出《定命录》）

唐朝狄仁杰被贬官，路经汴州，想留住半天治病。开封县令霍献可追赶他当日必须离开县城出县界。狄公含恨很深。等到狄仁杰又回朝当了宰相。霍献可已经作了郎中。狄仁杰想中伤霍献可但没成功。则天皇帝命择选御史中丞，共两次承旨，都忘记了。后来则天又问他这件事。狄仁杰仓猝应对，回答不出来，心中只记得霍献可，就上奏说霍献可这个人可以，则天下旨提升霍献可为御史中丞。后来狄仁杰对霍献可说：“我当初恨你，现在却推荐你，这才知道是天命啊，怎么能由人呢？”

崔元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馁死。”经六十日，

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一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曾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著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县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又赦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思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出《定命录》）

崔元综，唐则天朝时任宰相。令史奚三儿说：“您从现在六十天以内，要被流放到南海；六年之中有三次该死，后最终不能死。从这以后，你将更换官职，最后还会官复原职，寿数是一百岁，最终要饿死。”经过六十天，果然得了罪名，被流放到南海以南，几年后得了一赤痢病长达百日，到了最重的时候非常危险，然而并没有死。遇大赦才得到回京的机会。乘船过海时遇到大风浪船被淹没，一同乘船的人都死了，只有崔元综一个人抱住一块木板，随波漂荡，忽上忽下，漂泊

到一个小岛上，被风浪推到芦苇丛里。但他抱的那木板上有一个大钉子，正好刺到脊背上，扎进身体有几寸深，那带钉的板子在上面压着他，他哪里还有力气，只好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罢了。这时忽然遇到一船人来到这个岛上，听到呻吟声，就可怜他，把他救起来扶着上了船，并给他止血拔钉，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盘问他的姓名，他说是原来的宰相，众人更可怜他并给他粮食，他只好一路讨饭吃。有一天他正在船上躺着，看见一个穿青绿色衣服的官员，后来认出是他当宰相时的令史。他便招呼他和他说话，那官员又周济给他一些粮食，这样他才回到了京城。六年以后。收录司回来。选曹司把原宰相情况上奏，则天下令破格给他官职。等到进宫拜谢那天，他被带到殿堂上问话，因崔元综穿着青绿色的衣服，则天见到后认出来曾见过，问元综得到什么官职，他就把实情说了。则天下诏给吏部，让他们任命元综为赤尉。又等到进宫拜谢那天，则天又特敕给他御史职务。以后，他从御史做到郎官，多次升迁直到当了中书侍郎。这年已经九十九岁了，他的子侄都死了，只有他独身一人，有病卧在床上，唤奴婢拿饭粥，奴婢们欺他年老病重，都笑而不动。崔元综已没有能力责罚他们了，他们也都受不到处分。元综感叹气愤之下不吃东西，几天后死了。

苏味道

苏味道三度合得三品，并辞之。则天问其故，对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则天遣行步，视之曰：“卿实道今得（“道今得”明抄本作“得不合”。）三品。”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后出为眉州刺史，改为益州长史，敕赐紫绶。至州日，衣紫毕。其夜暴卒。（出《定命录》）

苏味道有三次应该得到三品官职，他都拒绝了。则天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我自己知道不应当得到三品官职。”则天让他走几步看看，然后说：“你实在从今天应得三品。”苏味道作了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官。后来出任为眉州刺史，又改任为益州长史，皇上赏赐给他紫袍授带，到了益州，穿上紫袍那天晚上就暴病身亡。

卢崇道

唐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恋，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克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纴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出《朝野僉载》）

唐朝太常卿崇道，因女婿中书令崔湜谋反的事被牵连，羽林郎将张仙与薛介然谈论想要谋反的情状，都被流放到岭南。经过一年，没有一天不悲伤大哭，两眼都哭肿了，不能忍受这凄惨悲凉和眷恋之情，就一起逃回来。崇道回到京城的家隐藏起来，为儿子准备娶崔家的女儿，但这件事没成。有个内给使来说要崔氏女为贵人，崇道就贿赂给使，让他找另一家姓崔的女儿进宫。进宫后事情败露，给使承担了全部责任，掩护了卢崇道，连同给使的三个男孩也被收捉。各判杖刑一百，全都被打得丧命。

刘仁轨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青州刺史刘仁轨，管理海运，损失船舶很多，被免除官职作老百姓。然后到辽东效力，正赶上有病，在平襄城下卧床不起。有一次卷起窗帘看士兵攻城，有一个兵也跑到这里在刘仁轨的前头背对着他坐下了。仁轨大声呵斥他他也不走，反而骂仁轨说：“你想看，我也想，碍着你什么事？”还是不肯走。不一会儿，城墙上放箭，有一箭正中那兵的心窝而死。如果不是有这个兵，仁轨几乎被流箭射中。

任之选

唐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遣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任之选和张说同时应考举人。后来张说当了中书令，任之选竟没有考中。任之选来拜见张说，张说赠给他一束绢，用来填补生活用。任之选拿绢回到家里，没过一两天，得了一场大病，于是卖绢买药，绢也卖光了，病自然也好了。不但这件事是这样，其它的事也是这样，多么命薄啊！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预 王峻 高智周 王儼
裴旻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田 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子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录》）

唐朝的奉御田预自己说：年轻时看到奚三儿得了气管的疾病，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田预就请求给他诊断。结果出了一个饮剂的方子病就好了。三儿很高兴，说：“你既然给我尽心治病，我也应该尽心为你定一生的命运。”留田预住宿，到天亮时，让他拿纸记录一生的官禄，写到第四个征兆，三儿说：“作桥陵丞。”当时根本没有桥陵丞这个官职，田预就追问他，他回答说：“只要到那个时候，自然就会有这个官职。”又说：“你该当作二十四年奉御。”等到皇帝驾崩以后，田预果然任桥陵丞。后任奉御。二十四年后改任别的官职。

王峻

王峻任渭南已数载。白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见峻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剩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出《定命

录》)

王峻任渭南县令已有几年了。他自己说：“早就厌烦在这个县当县令了。只要能作蒲州司马就行。”当时奚三儿从冥府来，见一个鬼说：“送公文去渭南，报告明天县府改官。”奚三儿问：“改为什么官？”鬼说：“改为蒲州司马。”说完奚三儿便同他一块儿来到渭南，见到王峻，说：“您马上就要改任为蒲州司马了。”当时鬼在厅阶下面曲身躬立。三儿说完就走了。果然三天后王峻就改任为蒲州司马了。但改官后二十多天，皇帝的敕令还不到。王峻问三儿，三儿又去见前次那个鬼，问他是什么原因。鬼说：“因为王峻在任上剩有官钱，所以得折草掉，现在已折算完了，等到以后某时才能当上蒲州司马，后来果然象他说的那样。”

高智周

高智周，义兴人也。少与安陆郝处俊、广陵来济、富阳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仲览宣城人，而家于广陵，破产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尝夜卧，因各言其志。处俊先曰：“愿秉衡轴一日足矣。”智周、来济愿亦当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

“丈夫枢轴或不可冀，愿且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素重四人，尝引相工视之，皆言贵及人臣，顾视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官州郡。来济已领吏部，处约以瀛州书佐。因选引时，随铨而注。济见约，遽命笔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之言，亦一时之美也。智周尝出家为沙门，乡里惜其才字，勉以进士充赋，擢第，授越王府参军，累迁费县令，与佐官均分俸钱，迁秘书郎，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拜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举朝无比，日诵数万言，能背碑覆局。淡泊于冠冕，每辞职辄迁，赠越州都督，谥曰定。（出《御史台记》）

高智周是义兴人，青少年时同安陆的郝处俊、广陵的来济。富阳的孙处约同住在石仲览家里。石仲览是宣城人。而在广陵安了家。为招待他们四个人几乎使家庭破产，所以他们几个人交情很深。曾有时晚上躺在床上，趁还没有睡着，各自谈论起自己的志向。处俊先说：“我哪怕只掌权一天就满足了。”智周、来济们的愿望也是如此。处约在被中突然起来说：“大丈夫作一个重要大臣或许是难，我只想作一个通事舍人，在皇宫内跑腿学舌，发号施令就满足了。”仲览平常就很看重这四个人，曾经到相面先生那里去，相面先生都说这四个人都是贵人可当大官，又看了看仲览说：“你会因为他们而发达。后来都各自到州郡里当官了。来济做了吏部长官，处约任瀛州书佐。有一次选拔推荐官员时，随着选官批注，来济见了处约的名字，立刻拿起笔来说：“可以满足他的志向。”就批

注为通事舍人。批注后走下台阶，与处约同叙当年的志向，也是一时的美谈。智周曾经出家作了道士，同乡的人都爱惜他的才学，勉励他考进士，考中了，被授予越王府参军，多次升迁作费县县令，与佐官平均分俸禄，又升为秘书郎，又升为中书侍郎。掌管政事，拜为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过人，满朝大臣无人可比，可以一天背诵几万字，能背诵碑文翻转棋局。但他对官职的事看得很淡泊，经常要求辞职回乡。死后赠给他越州都督的官爵，谥号为定。

王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诚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出《纪闻》）

唐朝的太子通事舍人王儼说：“人生的遭遇都和你的命运

有联系，命运事业早就定好了，所以不是吉就是凶，该什么时候来也是注定的，难道一定守诫谨慎吗？过去太后诛杀皇帝的宗族，宗子被送到大理寺审判应当死刑，宗子长叹说：‘我既然免不了一死，何必污染了刀锯！’半夜时，用自己的衣服领子上吊而死，到天亮时又苏醒过来，立刻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同在家里一样。几天以后被杀，脸色神气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当他刚苏醒的时候说：‘我刚死，冥府的官就生气对我说：‘你该被杀死，为什么自己就来了？快回去受刑！’宗子问什么缘故，冥官把生死簿给他看，因为你前世杀了人，现在要报偿。宗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受害时面没有一点难色。”

裴仙先

工部尚书裴仙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仙先废为民，迁岭外。仙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于朝廷封事请见，面陈得失。天后大怒，召见，盛气以待之，谓仙先曰：“汝伯父反，干国之宪，自贻伊戚，尔欲何言？”仙先对曰：“臣今请为陛下计，安敢诉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妇。先帝弃世，陛下临朝，为妇道者，理当委任大臣，保其宗社。东宫年长，复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

未几，遽自封崇私室，立诸武为王，诛斥李宗，自称皇帝。海内愤惋，苍生失望。臣伯父至忠于李氏，反诬其罪，戮及子孙。陛下为计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复立李家社稷，迎太子东宫。陛下高枕，诸武获全。如不纳臣言，天下一动，大事去矣。产、禄之诚，可不惧哉？臣今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命牵出。仙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仙先至百，长隶攘州。仙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仙先疮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仙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仙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仙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仙先黄金马牛羊甚众。仙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仙先必知之。时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入。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制诰，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与谋发敕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敕既下，仙先知之。会宾客计议，皆劝仙先入胡。仙先从之。日晚，舍于城外，因装，时有铁骑果毅二人，

勇而有力，以罪流。仙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駝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马二，仙先与妻乘之。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即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既明，侯者言仙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仙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仙先于塞，仙先勒兵与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仙先败。缚仙先及妻于橐駝，将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者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仙先以未报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锁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由是仙先得免，乃归乡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后，仙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绩，号曰唐臣，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八十六。（出《纪闻》）

工部尚书裴仙先。十一岁，任太仆寺丞。他的伯父是相国，叫裴炎，被杀害。仙先也被废官为平民，迁到岭外。仙先的性格刚直，痛惜伯父无罪被害，就呈上封事在朝廷前请示接见，以便当着皇帝的面陈述得失利害。皇后很生气，召

见了仙先，以凌人盛气对待他。对仙先说：“你的伯父反叛，触犯国法。自然留下你这个他的亲戚，你有什么话说？”仙先回答说：“我今天完全是为陛下你着想，怎么敢诉冤呢？再说陛下您是先帝的皇后，李家的新媳妇，先帝遗弃的家业，陛下上朝廷主持朝事。我看，作为妇道人家，从道理上讲应该把国家大事委任给大臣们，保护好李家的社稷。东宫年长，应恢复他的儿子掌管朝政，来满足在天上先帝的愿望。现在先帝上天没有几天，你就自作主张册封了自己的私党，并立了很多姓武的为王。诛杀排斥李家宗室，自称为皇帝，这样全国都为你气愤惋惜，百姓深感失望。我的伯父最忠于李家，反被你诬陷有罪。连子孙也不能幸免。为你这样打算，我很痛惜。我希望你重新立李家的国家。迎东宫太子为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各位姓武的也就安全了。如果不采纳我的话，全国都起来，你就会大事已去，吕产、吕禄二人的教训。你能不害怕吗？我认为你现在采纳我的话还不晚。”皇后气愤地说：“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这种话。”命人拉出去，仙先还回头说：“陛下你采纳我的话实在还不晚。”象这样几次。皇后下令把朝中大臣召集在朝堂，给仙先杖刑一百，到襄州做奴隶。仙先解开衣服受打，打到十杖仙先就昏死过去数到九十八又苏醒，又打了两下才结束。仙先满身创伤，又发展为疮痍遍身，躺在驴车里，到了流放的地点，但最终没有死。在南中几年，娶了一个流放的卢家的女儿为妻，生一个男孩叫愿，卢氏死后，仙先带着愿，偷偷地回到家乡，几年后被发现，又杖刑一百，迁居到北庭。在北庭做五年买卖，达到家产几千万。仙先是贤明的宰相的侄儿，往来在河西地界，每年都向当地官

府上缴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少数民族的部落达到上万个帐篷。酋先就投降这个部落了，部落首领对酋先以礼相待，并把他的女儿嫁给酋先，可汗只有一个女儿，特别疼爱，就赠给酋先很多黄金和马牛羊。酋先因此收养了门下的食客常常达到几千人。从北庭到东京，每条道路上都安排了食客，用来探听东京的消息，朝廷里有什么动静，几天以后酋先一定会知道。当时补阙李秦任寓直中书，上奏的封事中说：“陛下自从登上皇位，诛杀排斥李家的人以及各大臣，他们的家人和亲戚门被流放在外的，依我估计，将近几万人，如果一旦他们招集在一起同心反乱，出于你的意料之外，我怕你的天下一定很危险。讖语说：‘代武者刘。’刘就是流。陛下不杀这些人，我怕祸患太大了。”则天皇后采纳了他的意见，半夜时召他入宫。对他说：“你的名叫秦授，是上天把你授给我，亏你启发了我。”立刻拜他为考功员外郎，仍然传达皇帝的命令。并赏赐给他红袍和十个美女，金银财宝更多。他与则天皇后谋密派十个特使到十个道，安慰被流放的人，其实是要全部杀掉那些被流放的人。命令已经下达，酋先就知道了，就聚会宾客们商量，大家都劝酋先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酋先听从了。当天晚上住在城外，化了装，当时有二个铁骑果毅，勇猛而又有力气，因犯罪被流放，酋先对他们很好，要出发时，命令他们率领八十匹驮着财物的马，口袋箱子里全是金银玉帛等，随从的宾客家僮等也有三百多人，备有铁甲兵车，拿着兵器等追随的有一半。有二匹千里马，酋先与妻各骑一匹，整装完毕立刻出发，估计天亮被人发觉时已经进入少数民族的境地了。不巧的是迷了路，天快亮时只前进三十多里，只

好夺路乱跑。天亮了，守候的人说仙先跑了，都护派了八百名骑兵追赶，仙先的妻父又派五百个骑名追来，并告诫追兵说：“放掉仙先和他的妻子，其他同行的人都杀了，缴获的钱财都赏给你们。”追兵在边塞赶上仙先，仙先停下与他们交战，部下都与追兵进行了殊死搏斗，傍晚，二个铁骑果毅战死，杀了追赶的骑兵八百人，然而仙先也失败了，仙先和妻子被绑在口袋里，带到都护府，到了都护府，被戴上手铐脚镣放到一个大坑里，然后都护把情况上报了，正等待回报而使者到了，召集了几百个流放的人，都杀害了。因为没有报上仙先的名而免死。则天皇后考虑被流放的人已经都死了，又派使臣安抚被流放的人说：“我以前派十个特使分十道安抚被流放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使臣不明白我的用意，擅自杀害，太残暴酷毒了，现在追究杀流放人的使臣，并就地逮捕，把他们带到杀害流放人的地方处斩，使亡魂得到快慰。那些没死的流放人，或者因为别的事受牵连的，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律放回。”因此仙先才得免死，于是回到家乡。等到唐朝再次恢复，宽恕了裴炎，赠给他益州大都督的名号，寻找他的后代，仙先才出头露面。授给他詹事丞的官职，一年中四次升迁，直到作了秦州都督，又统管桂广两地，作了一任幽州帅，四任执金吾，一次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共任三品官接近四十年，他任官期间都有政绩，号为唐臣，后来在任工部尚书东京留守时死去，享年八十六岁。

张文瓘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出《定命录》）

张文瓘年轻时，曾经有人给他相面说：“应该作宰相，然而不能在堂上吃饭。”等到他真的作了宰相，每次升堂要吃饭，就会肚子发胀甚至闹霍乱。只好每天吃一碗浆水粥。以后过了几年，因为在堂上吃了顿饭，当天晚上就死了。

袁嘉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未迁。（“官未迁”三字原本无，据明抄本补。）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

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出《定命录》）

袁嘉祚是滑州别驾。在任期间清廉公正，但自从出任这个官也没有升迁。有一次迎接萧岑二宰相时说了希望升迁的意思，二相都呵斥他说：“知道你好追随别人，何必这么急呢？”袁嘉祚惭愧只好退下，靠在路旁的树下休息，这时有两个穿黄衣服的人看见他就笑了。袁嘉祚问为什么笑。二人回答说：“我们笑那两个宰相罢了，三个月以内他们连家都会破败，你将审判他们的案子。”袁嘉祚惊奇地问怎么回事，但那二人忽然间就不见了。几天后，特敕袁嘉祚为刑部郎中。又过了一个多月，二相被收监，果然被袁嘉祚审断。

齐瀚

东京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往。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具尉。僧云：“从今十年，当却回，亦有权要。”后如期，

入为陈留采访使。师尝云：“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今被谪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录》）

东京的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览同行。齐瀚从吏部侍郎贬官到端州任高安县县尉。有个和尚说：“从今十年以后，你还会回去，也会当重要官职。”后来真的如期实现了，被提升为陈留采访使。玩敲师曾说：“侍郎前世曾经打死过两个人，被贬官是抵罪，所以有十年被贬。”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录其官禄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犹谓人曰：“某当为凉州都督，必应未死。”既而脑发疡，疮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必是死后赠凉州都督。”遂与官吏设酒而别，并作遗书，病五六日卒。。后果赐凉府都督。（出《定命录》）

张守珪，曾有人记录他的官禄共十八次任官。后来都象记录那样实现了。等到他当了括州刺史，得了重病，还对别

人说：“我应该作凉州都督，一定会应验所以不会死。”后来头部溃烂，生疮很重。他又说：“我的兄弟们都是得这种病死的，一定是我死后赠凉州都督。”于是与众官吏设酒宴告别，并写了遗书。病五六天以后死了。后来果然赐为凉州都督。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杭州刺史裴有敞得了重病，请钱塘县主簿夏荣来看病。夏荣说：“刺史大人百无一虑，夫人早就应该祭祀祈祷，崔夫人说：“祭祀须用什么东西？”夏荣说：“使君应再娶二妾压祸，过三年以后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夫人气愤地说：“这是那老东西发疯的话，儿在我不会有病。”夏荣边后退边说：

“夫人不信，我就不敢说了，使君命中该有三妇，若不再娶，对夫人不好。”夫人说：“刚好该死的话，这件事也不恰当。”这一年夫人暴病身亡，裴有敞又娶了二妾。夏荣的话是可信的。

王超

王超者，尝为汜水县令。严损之曰：“公从此为京官讫，即为河北二太守。”后果入为著作郎，出为真定太守，又改为京城守，超又谓汜水令严迴云：“公宜修福。”严不信。果被人诉，解官除名，配流身亡也。（出《定命录》）

王超，曾经当过汜水县县令。严迴贬斥他说：“你从这里当到京官就终止了，此后还可作了河北太守。”后来果然入京作著作郎。又出任真定太守，又改任为京城太守，王超又对汜水县令严迴说：“你应该祈祷赐福。”严迴不信，果然被人所告，解除官名，刺配流放身亡。

张齐丘

张齐丘妻怀妊，过期数月不产。谓是病，方欲合药疗之。吴郡尼宝珠见之曰：“慎勿服药，后必生一卫佐。”既而果生男。齐丘贵后，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齐丘奏云：“两侄早孤，愿与侄。”帝嘉之，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齐丘之子，仍与东宫卫佐，年始十岁。（出《定命录》）

张齐丘的妻子怀孕，过了产期几个月也没有生产，说是病，正要配药治病。吴郡有个尼姑叫宝珠的看了以后说：“千万不要吃药，以后一定会生一个卫佐。”不久果然生一个男孩。齐丘显贵后，皇帝恩敕命给他一子奉御官，齐丘上奏说：“有两个侄儿早孤，希望授侄儿官职。”皇帝很赞赏他，命令另外授予两侄六品以下的官职，齐丘的儿子仍然授予东宫卫佐的官职。那年才十岁。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冯七者，能饮酒，每饮五斛，言事无不中者。无何，语郡佐云：“城中有白气，郡守当死。”太守裴敦（“敦”原作“郭”，据明抄本改。）复闻而召问。冯七云：“其气未全，急应至半年已来。裴公即经营求改。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人问得应否？曰：‘未！’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华信之，又遇冯七问焉。冯七云：‘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经数日，沈公以病告，杜华省之，沈云：‘但苦头痛，忍不堪。’数日而卒。（出《定命录》）

陈留郡有个叫冯七的，能喝酒，每次能喝五斗。他说的事没有不说中的，不多时，他对郡佐说：“城中有白气，郡守要死。”太守裴敦听说这件事以后召见他何，冯七说：“那白气还不全，快的话半年就会来。”裴敦马上想办法要求改任。改后韦恒任太守，但韦恒还没到郡就死了。有人问冯七：“应验了吗？”冯七说：“没有。”随即，张利贞主持郡事，死在城中。杜华曾见到陈留的一个和尚叫法晃的说：“开封县令沈庠

命中应改为京畿令，十五日以后作御史中丞。”杜华相信了。又遇到冯七就问冯七对不对。冯七说：“沈庠君不超过十天就会死。”大家都不信他的话。经过几天，沈庠告病，杜华才明白过来提醒沈庠。沈庠说：“只是头痛得很，实在忍受不了。”几天以后死了。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似神”原作“以伸”，据明抄本改。）言。其时有东京缙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焮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缙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桓

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出《定命录》）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己说：“同前任刺史进京考核。走到常州，有个双生的人很会占卜。一连喝了三天酒，醉了，到第四天，拿来拌米和火炷，双生人口含火炷，忽然间象神仙一样说话。那时东京有缙家庄，一奴一婢刚从缙家庄来，桓臣范就问他们庄上的事。双生人说：“这个庄姓卢，不姓桓。”见到那个奴仆，又说：“这个人要走，还要偷两贯钱。”见到那个奴婢，又说：“这个人即将被打得头破血流。”桓臣范问现在到东京将改为什么官职？双生人说：“到东北方向一千里以外作刺史，但要小心马给你带来厄运。走到扬州，那个奴仆果然偷了两贯钱逃跑了。到了徐州地界，那奴婢与别人打架，被打得头破血流。到了东京，改任瀛州刺史，这才相信了双生人的话。于是便常常提防马给他带来厄运。等到了郡守，因为拜跪，左脚忽然疼痛起来。然后就走不了路。有一个人说他会用针刺治疗，用针扎完，他的脚肿得更厉害了，连膝盖以下也发烧肿胀，疼痛难忍，于是请病假，过了一百天被停了官。那个用针给治病的人姓马。那人被上了刑具责问。所说的“马厄”，就是指这个人啊。回到东京，在京兆尹家暂住，那个缙氏庄卖给了卢从愿，这才知道那双生人说的话没有不和事实相符的。桓臣范从此相信命运，不再为名利而奔波劳累了。

张嘉贞

张嘉贞未遇，方贫困时，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嘉贞访焉。老人乃粘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后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将死，乃云：“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岂能即死？今既困矣，试令开视。”乃一卷内并书空字，张果卒也。（出《定命录》）

张嘉贞还没有当官，正贫困的时候，曾经在城东的大道上看见一个老人给人算卦，嘉贞就请他给算命。那算命老人粘纸两卷，从头到尾都封上了，让他不要打开，每次当官满任，再打开看纸卷。后来果然都和那纸卷里话相符。以后到宰相，到某州刺史，直到定州刺史，这时他病重就要死了，就说：“我还有一卷官禄没有打开看，怎么能就死了呢？现在被疾病所困，不妨让人打开看看。”打开一看，卷内并写两个“空”字。张嘉贞果然死了。

僧金师

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琬云：“太守裴宽当改。”琬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琬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录》）

睢阳有个新罗僧，号金师。他对录事参军房琬说：“太守裴宽合当改官。”房琬问：“什么时候？”金师说：“明天中午皇上的敕令一定会到。我将与你在郡西南角相见。”房琬第二天专门等候，午前有一个驿使到，而那个公文不是。房琬认为金师说的不对。到了中午，又一个驿使送公文来，说：“裴公改官任安陆别驾。”房琬马上命人迎接金师，自己又亲自去。果然在郡的西南角相遇了。裴宽召见金师问这件事，金师说：

“官职虽然改了，服饰不改，但你的甥侄将各自分散。”到后来皇上的敕令到了，任命为别驾，紫色的官服和品级还保留。甥侄那些人，各自分散了。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瓘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韦 氏

唐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绷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狂戮。死生命也。”（出《朝野僉载》）

唐平王追杀叛逆的韦氏。崔日用率兵到杜曲，把姓韦的几乎都杀光了，就连摇篮里的婴孩也都被掐死。在杜曲被滥

杀的人不止一个。浮休子说：“这是姓韦的罪过，与小孩有什么关系。就好象冉闵杀胡人，鼻子高的人也遭惨死；董卓杀阉党，没长胡子的也被枉杀。死生真是命里注定啊。”

张嘉福

唐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僉载》）

唐朝韦氏叛乱。吏部尚书张嘉福兼河北道存抚使。到了怀州武陟馆驿。有敕令来令在张嘉福所到之处斩首。不一会儿又下敕令释放。使臣在马上睡了一觉，晚行了一个驿站的路，等到使臣到了，张嘉福已被斩完。命是天定呢？还是天不定命呢？

宋恠

明皇在府之日，与绛州刺史宋宣远兄恠有旧。及登极之后，常忆之，欲用为官。恠自知命薄，乃隐匿外州，缘亲老归侍。至定鼎门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适见宋恠。”上喜，遂召入。经十数年，每欲与官，即自知无禄，奏云：“若与恠官，是速微命。”后因国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诏令随例与一五品官，遂除右赞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录》）

明皇还在州府的时候，曾经和绛州刺史宋宣远的哥哥宋恠有老交情。等到他登上皇位后，经常想念他，想要给他个官作。宋恠自己知道自己命薄，就隐藏在外州，带领自己的亲属老人回家侍奉。有一天他在定鼎门外遇到了皇帝的一个近臣。那人就进宫奏明皇上说：“我刚才见到宋恠了。”皇上很高兴，立刻召见。皇上说：“经过十多年了，常常想给你个官作。”宋恠回奏说：“我自知自己没有禄相，如果让我当官，就是很快地要我的小命。”后来因为国子监丞杜幼奇升为左赞善大夫。皇帝下诏随惯例授予宋恠五品官。升为右赞善大夫。

到了晚上就死了。

房琯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来。房琯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歿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歿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歿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殓於宫中，棺得梓木为之。（出《明皇杂录》）

开元年间，房琯任卢氏县令。邢真人和璞从太山来。房琯虚心相待以礼相迎，并与和璞携手并肩散步，不知不觉走了几十里，到了一个夏谷村，遇到一个废旧的佛堂。这佛堂内松竹茂密，日映斑斓。和璞坐在松树下，用手杖敲着地，让侍从的人挖地深达几尺，挖到一瓶，瓶里都是娄师德给永公

的信。和璞笑着对房琯说：“你明白吗？”房琯立刻显出惊讶的样子。这才记起他当年当和尚时，永公就是房琯的前任。和璞对房琯说：“你死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吃鱼汤。死了以后，应该用梓木为棺材。然而不能死在你的家里，也不死在你的府衙里；还不死在寺院佛堂中，不死在亲友的家里。”以后房琯被派到阆州，寄住在阆州的紫极宫。卧病在床几天了，阆州刺史忽然作了鱼汤，邀请房琯到郡斋赴宴，房琯也很愉快地去了。吃完回来，突然死了。州主下令在紫极宫作了棺材，棺材是用梓木作的。

孙生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赍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

唐朝开元末年，杭州有个叫孙生的人，很会给人相面。有

一次到了睦州，郡太守让他给部下的僚吏们都相相面。当时房琯是司户，崔涣从万年县的县尉贬到桐庐县作县丞。孙生说：“两位的官职都可达到台辅，然而房琯是栋梁之才，应该在皇帝的左右。崔涣以后该当杭州刺史。我虽然见不到，但也能领受到他的好处。”不久，房琯因为宰辅带着册书从蜀地到灵武的机会被肃宗授官，辅佐肃宗。崔涣后来果然当上杭州刺史，于是他下车访问孙生，但孙生已经死了十多天了。就安排孙生的儿子当牙将，并拿了很多粮食布匹赈济抚恤他的家属。

张嘉贞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谁。（“谁”原作“诸”，据明抄本改。）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宫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

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谁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出《明皇杂录》）

唐朝开元年间，皇上急于治理朝政，更注意宰相的人选。常常想用张嘉贞为宰相但忘了他的名字。夜间让宫人持着蜡烛，在各省里寻找今天值宿的是谁。回奏说是中书侍郎韦抗值班。皇上马上召韦抗进寝殿。皇上说：“我想任命一个宰相，常常记得他的举止风采是个重要大臣，这个人姓张名是两个字，现在是北方的侯伯。我不想访问左右文武大臣，这十多天常常想，但还是没想起他的姓名，你说说看是谁？”韦抗回奏说：“张齐丘现在是北方节度使。”皇上就让他草拟诏书，仍然让宫人拿着蜡烛。韦抗跪在皇帝面前，提笔而成。皇上很称赞他才思敏捷，写得规范漂亮。因此急着让他写诏书，又让他回到省中睡觉。皇上不解衣睡觉只等天亮就将下诏书。还不到一个时辰，忽然有个宫中人又催促韦抗入宫见皇帝。皇上迎着他说：“不是张齐丘，是太原节度张嘉贞。”又另写了个草诏。皇上又对韦抗说：“我心里考虑先定下来的，可以说是命啊！刚才我翻阅近几天大臣们的奏疏，拿起来的第一卷，就是张嘉贞的上表，因此而惊讶，才记得他的姓名，这也是上天启发我，并不是人为啊！”皇上很称赞他得到了人才，又感叹任用和舍弃好象鬼使神差似的。

杜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入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袱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出《广异记》）

杜暹年幼时，曾从蒲津过河，河流水势湍急。当时上船的人很多。撑船的人已经解开缆绳，这时岸上有一个老人招呼：“杜秀才可暂时下来！”老人特别诚恳反复要求，杜暹没办法只好下船走过来，同老人说了很长时间。船上的人等杜暹等得不耐烦了，把他的包袱扔到岸上便开船了。杜暹和老人交谈还没完，回头看船已经开走了，心里挺恨这个老人。那天风急浪大，忽然发现水中有几十只手攀船，船被弄翻沉没，同伴们都死了，只有杜暹活着。老人对杜暹说：“您的事业贵重得很，所以才来相救。”说完就不见了。杜暹后来多次升迁

直到公卿。

郑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礼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存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言狎。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年。”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迁谪，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改衢州信安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知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有

章疏上。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温州司户而卒。（出《前定录》）

唐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个叫郑相如的，五十多岁了，从陇南来应明经科考，以侄子的身份拜谒郑虔，郑虔待他也没有特殊的礼节，另一天再拜谒，礼节也同前次相同。相如因此对郑虔说：“叔父知道我能考中吗？夫子说：‘那有能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也是可以预见的。’我虽然现在是平民百姓，若是孔门还在，不敢和颜子比，但要说偃、子夏那些人，我还是不比他们差。”郑虔很惊异，就询问他会有什么应验。他回答得很痛快。郑虔于是闭门谢客，整天和他谈话很投机。趁机对他说：“若象你说的那样，你为什么不早点科考而求进取，到这么晚了才参加科考？”相如说：“我来年才该成名。所以才不早来，是因为时间没到罢了。”郑虔说：“你该当什么官呢？”相如说：“后七年，将被选授衢州信安县尉，到第十年就该死了。”郑虔说：“我今后的事，可以说给我听听吗？”相如说：“从这以后五年，国家将改年号，再过十五年，在幽蓟一带将起大盗，叔父您这时也要被玷污，如果能对国家忠心赤诚，还可以迁谪，不然，就不是我所预料的了。”第二年春天，相如果然考中。以后七年，调动改任为衢州信安县尉，即将去赴任时，来告诉郑虔将永远诀别了，然后就流泪告别了。三年以后，有个考察使来，郑虔问相如还在不在了？那人说，“上任后几个月，得急病死在佛寺。”到开元二十九年，改年号为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在东都

叛乱，派伪署官西京留守张通儒到长安，驱逐唐朝的官员到东都洛阳。郑虔到了东都，作了伪署水部郎中，他想到相如的话，假装疯颠，要求把他拉到街市上让他自己弄污自己。但又偷偷有奏疏上奏皇上，肃宗在灵武即位，那年东京也已平息叛乱，命令三司以法律审理叛乱的人的罪行。郑虔因为身在敌营而心不附合叛贼，被贬职作温州司户后死了。

崔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杖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原本无“曰”字，据明抄本补。）“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

“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遇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蹶蹶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协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颌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

宰相崔圆，少年时代家境贫寒，落迫江湖。家住在江淮一带。他的表丈人叫李彦允是刑部尚书。崔圆从南方来到京城，等候拜见李彦允，准备让他给谋求个小职务。李彦允当时在学院里正与学生们研习功业，对待崔圆很蔑视。一天晚上，李彦允作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被戴上刑具，有二三百个士兵簇拥着他来到一个大官府里，到了大厅前面，都高声念着姓名传呼进去，只见一个穿紫袍的人坐在案前，李彦允一看，原来是崔圆。于是就在台阶下哀声大叫饶命。穿紫袍的人笑着说：“先关押起来。”惊醒后又奇怪又害怕，告诉了夫人。夫人说：“应该好好招待他，怎么知道不应验呢？”从此以后对待崔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让他到另一个院落里住下

来，每天都在中堂请他吃饭。住了几个月，崔圆请求离开，说要到江南一带找个职务。李彦允和夫人趁这个机会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让全家儿女一块儿坐陪。吃完饭，崔圆拜谢说：“您对我恩重如此，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将来怎么报答呢？我常想，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丈人明白地说出来。”李彦允只是笑不回答。夫人说：“亲表侄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只怕招待不周，有什么恩惠呀、慈爱的事。”李彦允这时起来上厕所，夫人趁机说：“你的好丈人昨天作了一个怪梦，说你将来一定会当大官，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丈人受困遭难，事情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能不能网开一面，给予减免呢？”崔圆说：“哪能有那样的事！”李彦允回来，重复说了夫人的话，崔圆惶恐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李彦允说：“江淮离这里太远，并且也是谋求上进的地方，我平常和杨司空较熟，我已经托付他了，到他那里谋个职务吧。”当时杨国忠以宰相衔领西川节度使。崔圆前去拜见，杨国忠很看重他，就奏明皇上任命崔圆为节度巡官，并掌管留后事。临上任那天，李彦允又送给他很多钱财。到西川还不到一年，正赶上安禄山造反，玄宗迁都，就让崔圆当了节度使。又过十多天，拜为宰相。当时京城刚刚收复，投降安禄山的官员陈希烈等人一起都应该被诛杀，李彦允也在其中，已经定罪，崔圆那时是中书令，详细审定，真的全都派兵包围捉了起来，全都过点了姓名，宣判按法治罪。点到李彦允，李彦允高呼：“宰相记得当年的梦吗？”崔圆点了点头，然后就判先关押起来。事过之后，崔圆上表奏明其事，并请求拿自

己的官职赎李彦允的罪过。肃宗批准了表奏，特别下了诏书免除李彦允的死罪，流放到岭外。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曲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曲思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人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曲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

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常怪之要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问之，无不克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会昌解颐》）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与选拔官员的事情，每年选拔官员的府署，按照惯例可以各选拔一个员外。等到议论推

荐自己的亲族，大家都请求推荐。有一个令史叫曲思明的人，二年之内，没听说他推荐自己或别人。冬曦对他说：“选拔官员的惯例。各府署应该得到一个官位，或者推荐别人也有些好处。”思明还是不说，只呵呵答应着就退出了。冬曦更加奇怪。有一天又召他来对他说：“凭我现在的权势，在三千多人的选客中，只要我动动笔，就能从贫到富，丢弃贫贱得到富贵，或饥或饱，都决定在我这支笔上，每个人都有所请求，然而唯独你不说话，是什么原因呢？”思明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来决定的；富贵是由天定的，官职应该来就来了，没有当上何必惆怅呢？三千多人，一官一名，这都是命运决定的，只是借尚书您的笔。我自己知道我的命运还没亨通，所以不敢拿闲事来打扰您了。”冬曦说：“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你真是个贤人，能不能知道自己的祸福呢？”思明说：“贤人不敢当，思明来年，才应当在尚书下被授予一官，所以一直也没有请求。”冬曦说：“来年将当什么官？”思明说：“这个事我忘了。”冬曦说：“为什么这样？”思明说：“现在请让我在这里写下来年在尚书手下授官的月日，以及授俸禄多少，再请尚书一同封存。请你把客厅的墙上挖开一小块，在里面藏上这些字记，再找泥封上，假如来年授官的日期有一字之差，我就死在这阶下。”就拜辞走了。冬曦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怪他太狂妄荒诞了。常常想要另外批注别人作官。忽然有一天，皇上到温泉来了。看见白鹿升天，于是改会昌县为昭应县，敕令下达到吏部，令批注那里的官，冬曦马上就给思明批注到那个县去了。等到这事完结，就召思明来问他说：“昨天皇上去温泉，白鹿升天，改那里的县名叫昭应。那个县和

长安一万年也不会相同，现在我已经为你登记到那里当官，你说的话不是瞎话吗，怎么能预先知道呢？”思明拜谢说“请尚书你把墙挖开检验一下吧！”立刻拆了墙上封记打开验看，只见思明写道：“来年某月日，皇上到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还有所授的俸禄。无一字之差。冬曦非常惊异，从这以后有什么事，都派人问思明，没有不象神灵那样应验的。冬曦被免去吏部尚书的职务，派人去问思明，该再当什么官。思明回报说：向西将在一个大郡作官。过了十多天，皇上召见冬曦，问他江西地方的风土人情，冬曦回答很附合皇上的心意，就说：“冬曦真是豫章的父母啊。”于是提升他作江南观察史。到郡府之后，有事还要派使臣去问思明，没有一次不应验的。又过了二年，冬曦得病很重，派人问思明，思明回报说：“可以部署安排家事了。”冬曦知道自己不会好了，直到疾病越加严重而死。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中，以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铨旧吏。问其所欲，游秦不对。固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之？”游秦不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誌之，

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于楹栋之间，期注唱后而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銮舆亲幸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名，谓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及唱官之日，发栋间所誌之书，则如其言尔。（出《前定录》）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年间，因在任年满应当另选官。当时的侍郎裴光庭，按老规矩从旧官吏中选拔。问马游秦有什么要求，游秦不回答，裴光庭一再追问，游秦才说：“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当什么官了，不敢再说什么了。”光庭说：“你当什么官由我决定，你怎么会知道。”游秦不回答，也没有害怕的神色。光庭气愤地说：“既然知道，可以说说吗？”游秦说：“这事可以记下来，不能说出来。”于是就让他写出作什么官等有关的事，收藏在楹栋之间，等到批注宣布之后再拿出来。后来太上皇到骊山，銮驾车马亲到那个地方，就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认为以前没有昭应县的名，游秦没有办法知道，就补游秦为昭应县录事。等到公布任命官职敕令那天，把藏在楹栋里所记下来的文书打开一看，则与马游秦所说的完全相同。

萧华

萧华虽陷贼（“贼”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李泌尝荐之。后泌归山，肃宗终相之。唯举薛胜掌纶诰，终不行。或问于泌，泌云：“胜官卑，难于发端。”乃置其《拔河赋》于案，冀肃宗览之，遂更荐。肃宗至，果读之，不称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齿对金钱荧煌乎？”他日复荐，终不得。信命也。（出《感定录》）

萧华虽然陷入贼人的队伍中反抗过朝廷，但李泌曾经推荐他到朝廷作官。后来李泌上山隐居，肃宗终于请萧华作了宰相，萧华只推举薛胜掌管吏部，始终没有用。有一次萧华去问李泌，李泌说：“薛胜官运太低，很难作大官。”后来萧华就把他写的《拔河赋》放在书案上，希望肃宗能看到，就再一次推荐。肃宗来了，果然读了《拔河赋》，可是不符合皇帝的心意，说：“天子好比你们的父亲，而天子的玉齿怎么能听凭你们这些人的摆布呢？”以后又一次推荐，最终还是不同意，于是信命了。

一行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出《传载》）

一个和尚叫一行，在开元年间曾经上奏玄宗说：“陛下如果走到万里，就会圣福无疆。”所以在天宝年间，到了东都，百姓达到上万，等他到了蜀地，走到万里桥，才领悟了一行的话。

术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

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桔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教（“教”明抄本，陈校本作“敕”。）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原本“米”下有“糕”字，据明抄本删。）得糕糜，卿且唯（“唯”字明抄本，陈校本作“住”。）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桔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桔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出《逸史》）

玄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术士，有一种特殊技能。他说：“判断别人吃什么东西，全都能预先知道。”宫中的公卿大人们都争着请他。只有大夫李栖筠不信他的话。把术士召来问他说：“你看看我明天吃什么东西？”术士思考了半天才说：“你吃两盘粘糕。二十碗桔皮汤。”李大夫笑了，就让厨师准备饭菜，第二天请朝中大臣作客。第二天天一亮，有诏书下来让李大夫进宫。皇上对他说：“今天京兆尹刚进献了新糯米，做了粘糕，你只管吃吧。”好半天，用金盘盛来了，李大夫拜谢就吃，面对皇上勉强吃下去。皇上很高兴，说：“我看你吃得挺香，再给你一盘。”又吃光了。吃完回府，肚子痛得很厉害，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只有喝桔皮汤才行，直到半夜才好。突然想起术士的话，对左右侍奉的人说：“我喝了多少桔皮汤？”回答说：“二十碗了。”李大夫长吁短叹了很长时间，命令马上邀请术士，送给了他很多财物。

杜鹏举

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原本无“父”字，据明抄本补。）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于柱上。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视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字，当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出《集话录》）

宰相杜鸿渐的父亲名叫鹏举。父子的名象兄弟的名，这是有缘由的。鹏举的父亲曾作过一个梦，在梦中他要出门，出去后看见一个大碑，说是宰相碑，已经被作者填上了金字，碑文和末尾写了很多姓名。他就问：“有杜家的子弟吗？”回答说：“有。”让他自己随便看，他就看起来，只记得姓的下面有鸟，偏旁拽脚，但忘了是什么字，这个名的儿子是鹏举。那人就对他说：“你不是宰相，这是代代流传的名字，应该是鸟字旁边有拽脚。”鹏举生下鸿渐。然而连名字也是以前定下来的，况且官职和寿命呢？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藜塞径，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华煊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颢。（出《逸史》）

大夫李栖筠还没有作官时，将要进京参加选官。当时扬州有个姓田的山人，是很出名的隐士，很有预见的能力。李栖筠就去拜访他。问他自己将得到什么官职。田隐士回答他说：“可作宣州溧阳县县尉。”李栖筠说：“我在朝廷的大臣里

面也有亲戚和朋友，所希望得到的官职，实在不仅仅是这么个小官。”田隐士好半天才说：“官太大不行。不过我也没有仔细思考，我写封信给楚州白鹤观的张师父，师父能知道。”李栖筠到了楚州找到白鹤观，那里蒿草和榛柴堵塞了道路，好象没有人住似的，敲门敲了半天，才有人答应，开门人把李栖筠领进去，见张师父是个年岁很大的老人。老人说：“姓田的无缘无故，胡乱讲了一些话；你不是要知道将当什么官吗？他怎么说的？”李栖筠说：“他说我将当宣州溧阳县尉。”老人说：“不对。将作魏州馆陶主簿，但是以后就会当大官，声名显赫，不要介意现在的小官。”等到了京城，被授予溧阳县尉。李栖筠惊奇怪异，以为张道士的话不准。过了几天，皇上下敕令废除以前的批注，改为馆陶主簿。这才明白田张两个都有道理。后来两个人都不知道去向。田的弟弟作江州司马，名叫士颢。

杜思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荀家翬。中夜山月如画，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

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绝。然慎勿为武职，当有大祸，非襁所免。誌之誌之。”言讫，遂不见。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辟反叛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录》）

贞元初年，有一个太学生叫杜思温。很擅长弹琴。多半时间都在公侯门馆里游乐。每次在宴会上弹奏，都得到赞赏。有一回曾随着宾客们在城外的苟家觜夜宿，夜晚山林幽静月光如银，真是美丽如画。这时游客们都醉了，唯独思温带着琴在水边弹琴。忽然有一个老人手支面颊来听。思温以为是

以前听琴的游客，根本不回头看，等到曲子弹完，才知道那老人并不是以前的游客。马上放下琴站起来。老人说：“少年不要慌，我是秦朝时的河南太守梁陟。遭遇祸患，隐没在这里。我这一生也喜欢弹琴，以前听你弹琴，声音清新悦耳，所以才来听。人这一生很难遇到知音，请不要推辞再给我弹奏一曲。”思温又给他弹了一首《沉湘》。老人说：“这支曲子刚写成时，我也曾试着弹过，其中有些音符指法和你弹的稍有不同。”思温就请他指出不同的地方，接着就纠正了。这支曲古朴曲雅，又含有凄怨的情调，当时的人是没有听到过的。老人就问思温说：“你不是太学生吗？”回答说：“是。”老人说：“你为什么不求点功名，反而常常给王侯们演奏呢？”思温显出恭敬的样子说：“请指教。”然后又问有关穷富官运等事。老人说：“我的小儿子主管人间俸禄名册。我应该给你问问，这以后二天，咱们再在这儿相会。”到了那天。思温去会见，老人也到了，就告诉他说：“太可惜了，你最终不能成名，也当不上真正的官，但是有假俸禄在巴蜀。共十九年，收入不断，但要小心不要作武官，该当有大祸，并不是祈祷就能免除的。记住记住！”说完，立刻就不见了。思温第二年又没考中，于是不考了，往西游览到达成都。凭他弹琴的技艺拜见了韦令公。韦令公很看重他，多次把他的名写在主要官员的名册上，随军十七八年，所得到的各种俸禄，每月都不少于二万。又娶了大将军的女儿，车马房子都很多。但他的妻父常想让思温在军队里谋个职务，思温牢记老人的话，坚决推辞不干。过了两天，大将军偷偷地请求韦令公，于是就给思温补了个讨击使的职务，公文已经发出了才告诉思温。思温也不敢再推

辞了，但他还是常常害怕大祸到来。要求作远方的讨击使，竟不答应。等到刘辟反叛朝廷时候，思温正好在鹿头城，城被攻陷，思温也被官军所杀，家属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柳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缙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甌甌。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会公事之郡，独沈氏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满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曾权禄驱使。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闲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

尚正辞诘之，乃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致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其名。时甌甌已闻呼父名也，辄给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爷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羨。”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歔歔而去。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出《前定录》）

柳及是河南人，贞元年间的登科进士柳殊的儿子。家在澧阳，曾经到南海游览，元帅因为他父亲在官僚绅士中很有名望，就让他广州作了个假署员。不久，娶了会长岑家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甌甌。柳及以亲戚老人离家太远，不能接来一起住的名义，带着妻和子回到澧阳安居。还没过第二年，又以家里供给不足的名义，自己乘一辆车重游南海。到了以后谎说家在蒙山。在武仙又娶了沈氏。柳及在郡府作会计，独有沈氏和她的母亲在县里的公馆住。当时正是秋天，

夜幕降临之后，天晴月皎。忽然在窗户里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招呼沈氏说：“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你丈夫的孩子。”他说的话和表情态度，都清清楚楚。沈氏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她母亲就问那小孩是什么人，有什么要求。小孩回答说：“我叫甌甌，去年七月死的，所以来辞别。凡是未成年死的人，没有满七岁，因为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罪过，就不受什么报应。即使不能马上托生，大多数被天曹有权势的人所驱使。我也当了差役，只送文书来往于地府间，天曹记录人间的善和恶，每月都送给地府一次。这期间有空暇的时间，也可以闲溜一会儿。沈氏就告诉他说：“你父亲在郡里当会计，马上就要回来了。”不一会柳及回来，沈氏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柳及。柳及不信，说：“荒郊野外，该是有妖怪假托人事，怎么知道不是山精鬼魅干的事呢？”有天晚上，又在窗户里看见那小孩用手招呼柳及。柳及开始还怀疑，一本正经地盘问他，等那小孩把来龙去脉都说出来，才知道他不是别的鬼，就哽咽涕泣，又问他夭折的原因。回答说：“去年七月，我玩耍得了痢疾。医药都没有用，所以才死了。这也是命啊。现在被天曹收我作差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托生。”柳及说：“你既然属于冥司，那么人生先定的事就会知道了，能不能给我检看一下穷富命运生死的事，知道了就来告诉我。”小孩回答说：“好。”后来一天晚上小孩来了。说：“冥府有一座大城，贵贱等级，都有自己的位置，好象棋子那样分布。世间的人将要死时，或者半年，或者几个月内，就先在城中招呼他的名，当时我已经听到呼叫父亲你的名了。”就哄骗他走了。然后小孩偷偷地对沈氏说：“我父亲的名已经在冥府里被招呼了，不能

在人间活多长时间，以后有人求娶你的人，特别小心不要答应，如果有姓周的，职务在军队里，就可以答应，一定会白头偕老，衣食充足美好。”小孩所说的近来的事，没有不应验的。后来有一天晚上又来说：“我已经拘役有限，不能再到人间来了，从此永别了。”言语凄惋悲怆，哽咽着走了。过了四个月以后，柳及果然死了。沈氏也在不久后漂泊在南海一带，有时也有求婚的，都没有答应。后来长沙有个小将姓周，拿本郡部队的钱财，在广州作买卖，请求娶沈氏，一说就同意了。到现在还在。平昌的孟弘微与柳及认识。把他的事都记录下来。

韦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入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

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于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杨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录》）

韦泛，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大历初年，罢去润州金坛县尉的职务，到吴兴来游览。在兴国佛寺水边缆了船。当时正是正月十五，善男信女们都来聚会。韦泛刚要游览一番，忽然死去。县吏和捕快来验尸，但还有气息，过了一宿苏醒了。他说：看见一个官吏拿着公文来到，说：“府司让你去。”于是就和他同行，估计走了十多里地，忽然来到一座城市，兵士警卫很严，进城以后见到的大多是亲戚旧友来来去去，韦泛吃惊地问那官吏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官吏说：“这不是人间。”韦泛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不一会儿见到几个骑马的人呵斥着跑过来，其中有一人衣服新鲜华丽，容貌高大英俊，韦泛走上前一看，原来是老朋友。那人吃惊不小，说：“你来到这儿干什么？”韦泛说：“被官吏所追。”那人说：“我的职务是主管召魂。怎么不知道追你？”就思考了一会儿说：

“哈！错了！要追的人并不是你，是兖州金乡县尉韦泛。”马上呵斥官吏赶快送韦泛回去。韦泛很高兴能返回，并倚仗他是老朋友，就趁机要求他说说自己的官禄和寿命怎样。那人没办法，告诉一个官吏，把韦泛带到另一个院落，让韦泛站在门边。一个官吏进来，拿着一枝红笔，在韦泛的左手写道：“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写完后韦泛就出来，以前追韦泛的那个官吏又送他回来。醒了以后，韦泛就把他经历的事一一叙述出来。一个和尚叫法宝很喜欢听怪事，这些事他都听全了，就传开来。六年后，韦泛被调授太原杨曲县作主簿。十年任满回到京城，正好遇到自己的亲属同盐铁使有老交情，就推荐韦泛作了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备赴京选官，因为得了急病死在广陵旅舍。那天正好是立秋。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祔 裴谕 李揆
道昭

玄 宗

唐德宗降诞三日，玄宗视之。肃宗、代宗以次立（“视之”九字原本作“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德宗色不白皙，龙身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德宗（德宗二字原作是不及也。后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岩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授命，享国年深，岂是徒然。（出《嘉话录》）

唐德宗生下来三天，玄宗去看他。肃宗和代宗依次站在旁边。保姆用儿衣裹着德宗抱给他们看。德宗肤色不白，身体向前倾。肃宗和代宗看了都不喜欢。他俩依次捧着德宗给玄宗看。玄宗一看说道：“真是我的儿子呀！”然后对肃宗说：“你不如他。”又对代宗说：“你也不如他，他仿佛像我。”德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六十三岁死去。肃宗做了五年皇帝，代宗做了十五年皇帝，的确不如德宗。后来唐明皇避难四川，走到途中说：“岾郎也要到这里走一趟。”以后德宗果然到过陕西韩城（也就是玄宗路过的地方）。就是验证。因此可以知道，玄宗是应了上苍的旨意，来统治国家时间很长，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乔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佣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申屠生者，善鉴人，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客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

尝见先生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与之言，盖为君结欢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处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其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遂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琳后擢进士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微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朱泚构逆，琳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出《前定录》）

乔琳在天宝元年冬天，从太原出发赴京城应试。走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住在旅店里。当时天寒雪大，他的马死了，奴仆也都离他而去。乔琳听说浚仪尉刘彦庄喜欢结交朋友，便前往求助。彦庄的朋友中有个名叫申屠生的人。精通相术。他自称自己已经八十多岁了，待人轻慢踞傲。彦庄的朋友宾客中虽然有许多达官名流，但他从不与人礼貌谦虚。乔琳来了，他态度却非常亲热，彦庄感到很奇怪。乔琳出去时，彦庄对申屠生说：“我的宾客中，无论是无才能的人，都未曾见过你同他们说一句话。乔琳只是个布衣平民，你为何对他异常客气？”申屠生笑着回答：“此人哪里是个平常的人呀！日后会成为你的上司。你应该好好地对待他，日后必能得到他的

报答。我同他结交，也完全是为了你。可惜观察他的面相，有反叛的征兆。如做高官，不会超过百日，并且过了七十岁，必然死于非命。你记住我今天说过的话。”彦庄于是款待乔琳数日，并赠送车马，使其安全到达长安。而申屠生也准备告辞，临行前对彦庄说：“我得到你的恩惠，今天已经有了报答，让我们从此分手吧。”申屠生走后，便再也不知其去向。乔琳后来果然考中进士，累次做了高级官府的幕僚。大历中期，被任命为怀州刺史，彦庄正在怀州所辖的修武任县令，因其断案中有误判致人屈死的情况，家属上诉要求申冤，皇上下诏命御史调查弹劾。等乔琳到了怀州，竟使彦庄获免。建中初年，乔琳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上任后只有八十七天，就因病辞官。后来朱泚谋反时，乔琳已削发为僧。朱泚知道了，竟逼迫他接受其任命，参与了反叛，待叛乱被平息后，乔琳陈述了被逼参与叛乱的经过。太尉李晟欲免其死罪，皇上不准，于是乔琳被诛杀。死时七十一岁。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一日，弟兄同猎渭

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赶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踪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既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震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登止。俄复聚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纪闻》）

唐肃宗张皇后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的姨母。玄宗的母后死的比较早，窦氏对玄宗有养育之恩，景云年间被封为邓国夫人，皇帝对她很敬重。她的儿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靠皇帝的恩宠，享尽荣华富贵。一天弟兄们一同打猎在渭河河曲。忽然有一条两丈长的大蛇在草上穿行如飞，去逸策马弯弓，一箭射中巨蛇，便叫随从将蛇挂在马上继续行猎。顷刻大雾弥漫，咫尺间看不清景物，随后天降雷雨，荒野上无处遮蔽。偶然间遇到一座寺庙，去逸弃马躲了进去。谁知霹雳闪电也云集到庙上，正当雷电交加之时，忽然听到天空中说：“不要惊吓了仆射。”雷电随即散去，顷刻又至。又听到空中说：“不要惊吓司空。”雷电立刻停止，随后又重新聚集，又听到空中说：“不要惊吓太尉。”阴云雷电全都散去，去逸

丝毫也没有损伤，但是射死的巨蛇以及随从和马匹却不见了。去逸对坐享富贵非常自负，过了不几年，去逸患病而死，死时所做的官是太仆卿。天宝中期，他的女儿被选送到东宫做良媛。后来肃宗收复两京时，良媛有辅佐的功劳。至德二年，被册封为淑妃。乾元元年，皇帝下诏中书令崔圆持符节册封淑妃为皇后。而去逸则以皇后父亲的身份，前后三次被追封官职，其职衔全都同当日天空中所说的一致。

李泌

天宝十四载，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衷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供待备至。明日请去，

且言归颍阳庄。廷芬坚留之，使人往颍阳，为致所切，取季父报而还。如此住十余日，方得归。自此献遗不绝。及禄山乱，肃宗收西京，将还秦，收陕府，获刺史窦廷芬。肃宗令诛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贼，固囚诛戮。泌因具其事，且请使人问之，令其手疏验之。肃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说。肃宗大惊，遽命赦之。因问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芦生已卒。肃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录》）”

天宝十四年三月三日，李泌自洛阳乘驴回别墅，随行的仆人落在后面。路旁有一个大门，毛驴竟自行走了进去，李泌无法制止。这时遇到了这家的人，各自把乘坐的驴和马牵出来。李泌因这家的主人相问，便和仆人走进屋去。主人请李泌进屋里坐下，李泌坐下后，主人的妻子出来同李泌见礼，李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怀疑自己遇见了妖怪鬼魅。李泌问其姓氏，主人回答姓窦。李泌暗中派仆人去附近的人家证实，知道主人确实姓窦。李泌又详细询问，主人回答叫窦廷芬，并请李泌留下住宿，以便继续交谈。其态度诚恳得叫人无法推辞。于是李泌便住了下来，但是心中非常害怕。窦廷芬对李泌说：“中桥有个算命的人叫胡芦生，因为算得极准，所以非常出名。昨天他为我算命后告诉我，不出三年，我们家有灭门之祸，必须找到黄中君才能幸免。我问他如何才能找到黄中君，他回答说，去问鬼谷子，我又问怎样才能找到鬼谷子，他说的就是您的姓名呀！他又告诉我，应该在三月三日，全

家出城寻找。如果找不到您，我们全家到时候必死无疑。如果找到了您，一定要全家人出来哀求祈祷，则一定能免除灾祸。刚才我们全家人出访寻找，而终于遇见了您，真是苍天解救我们全家的性命啊！”窦廷芬对李泌招待得十分周到。第二天，李泌告辞，并说要回颍阳庄。窦廷芬坚持挽留，并派人去颍阳为李泌送信。并代其拿取他关心的东西，李泌接到叔父的回信后，又住了十多天才告辞回家。自从这以后，廷芬不断地给李泌赠送礼物。后来安禄山叛乱，肃宗收复西京后回师长安，收复陕府，抓获了刺史窦廷芬。肃宗下令诛杀其全家，并将家产没收入宫。又气愤地说：“玄宗的外家亲戚反而替反贼做事，真是该杀。”李泌因为知道窦廷芬命运的前因后果，所以派人拿着自己所写的奏章去朝见肃宗说明情况。肃宗派人去调查，回奏同李泌说的一样。肃宗非常惊奇，随即下令赦免窦廷芬的死罪，并问黄中君和鬼谷子是什么？窦廷芬也说不知道，而此时胡芦生已死。肃宗感叹说：“天下的事，都是以前就定下来的呀！”

刘邈之

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郡陆康，自江南同官（《前定录》无“同官”二字，疑应在

“来”字下）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关”原本作“门”，据《前定录》改）。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刍米于馆。琮曰：“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从容，亦有所献。”邈之闻之而喜，遂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做。时康以醉卧于东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后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为谁，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膋。至暮，胀腹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既拜景为长史，领郡务。而颖果常与不叶，及此因事陷（陷原作答。据明抄本改）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掾（“掾”明抄本作“禄”）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出《前定

录》)

刘邈之在天宝年间调任岐州陈仓尉，他姨母家的表弟吴郡的陆康从江南来到官府看他。主簿杨豫、县尉张颖听说陆康来了，都来向刘邈之祝贺。当时正是寒冬季节，他们喝酒正热闹畅快的时候，有个叫琮的魏山人求见。刘邈之叫人放下门帘，起身迎到院子里，并问琮有什么事。琮说：“我要入关，请安排一顿饭，我吃完就走。”刘邈之叫左右的人安排饭菜于客房。琮说：“安排到客房我等不及了，请让我就在这里吃吧。”刘邈之因为正在饮酒，觉得很为难。琮说：“我会给人看相，如果你们以礼待我，我也会有所贡献。”刘邈之听了很高兴，便叫人撩起帷帘。而座上的几位客人也都想听他能说些什么，全都请其入座。这时陆康因为喝醉了躺在东边的床上。刘邈之添置杯筷菜肴招待琮吃完饭，然后请琮为自己看相。琮说：“你以后还有功名，能做两任邑宰，但不主持政务，还可以做官二十五年。”说完要走。杨豫和张颖请他留下，向他问各自的前程。琮对杨豫说：“你从现在起八个月内，不能吃驴肉，如果吃了必然得病，并且无法医治。”又对张颖说：“你以后做官，应当与同僚搞好关系，否则必受其害。”杨豫和张颖听了都不高兴。琮知道他们的心意，便说：“我虽然能够事先知道以后的事，但却不能决定你们的祸福。”又指着陆康说：“比如醉酒躺着的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我却知道，他明年可成功名，当官十多任，官大寿高，诸位都赶不上他。”说完便走得不知去向。第二年，安禄山叛乱，两京陷落，玄

宗去蜀郡，陈仓是必经之路。这时杨豫管理驿站，他常常想起琮说过的话，并将其记在自己的手心上。一次，一个骑马传送公文的人与杨豫有旧交，请杨豫一同吃饭。杨豫误吃了几小片驴肠，当晚胀肚而死。张颖后来做了临濮丞，一次贼兵攻城，郡守无力抵抗，被围困。临濮县令薛景元率领兵丁将贼兵打退。节度使接到报告后，任命薛景元为长史，主持郡务。而张颖果然常常与其不和，因此受到陷害，不久蒙冤而死。刘邈之后来考中进士，官拜汝州临汝县令，后又转任润州上元县令。在任职期间没有主持重要政务，均以太平官结束任职。第二年，陆康考明经入榜，先后做秘书省正字，又任陇右巡官，任期满后调任咸阳尉，后又改任监察御史、周至令，比部员外郎。接连担任重要官职，历任二十二年。

张仁祔

唐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祔延坐问曰：“明公看祔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祔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祔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沈君亮，能推算人的未来过去。上元年中的一天，吏部员外张仁祎将他请到上座后问道：“明公看我什么时候能够升迁？”沈君亮回答说：“您不会等到把席位坐热，何愁不升官呢！”过一会张仁祎上厕所去了，沈君亮对大家说：“张员外最多还能活十几天了，怎么还有时间考虑升不升官呢？”果然七天后张仁祎死了。

裴谕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谕出为卢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谕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谕方与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谕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谕，谕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谕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发问。谕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

已前定，某（原作“其”，据许本改）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顾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出《前定录》）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谔出任卢州刺史。卢州有两个被贬谪来的官员。一个叫武彻，从殿中侍郎史降为长史。一个名叫于仲卿，从刑部员外郎降为别驾。裴谔到卢州府三天，两人前来拜见。裴谔刚同二人坐下，忽然衙役呈上一张名帖禀报：“寄居在这里的前巢县主簿房观拜见。裴谔正与二人谈论

以前的交往，不愿意接见房观，便对衙役说：“你去对房观说感谢房主簿来访，我正在接待两位客人，请他改日再来。”衙役回复房观后，房观对衙役说：“我与刺史有老关系，应当今日拜见，所以不能从命。”衙役进去禀告，裴谕说：“我家族内外没有与姓房的人有交往的。”传话叫房观写出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房观全都写上来了，并从怀中拿出一封旧信，请衙役转交裴谕。裴谕看了信后脸色大变，立即命令仆人取来丧服换上，请房观一同去堂下东边的屋子里凭吊亡灵，神情非常悲哀。出来后没来得及换下丧服，便对左右的人说：“还有没有空缺的职位，每月的俸禄为七八千的？”左右的人说：“拿出花名册一查就知道了。”裴谕立即叫人取来花名册查阅，并注上房观的名字。这时两位客人在旁边观看，心中非常惊奇，但没发问。裴谕就势坐在床上叹息，并对两位客人说：“两位不必再为遭贬的事烦恼，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在开元七年，被免除河南府文学的职务，走到大梁，因为陆仕佳正在那里任浚仪尉，我顺路前往探望。当在陆仕佳那里做客吃饭的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随后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也来了。在座的客人听说他很会相面，都请他入座，房安禹毫不谦让。他对陆仕佳说：‘您的官职还会变动，还可做十三年官。’又对崔器说：‘您二十年后，可做郡国的长官，有权位而不见曹局，并且高寿。’再对李揆说：‘您今年能得到皇帝的重视，十三年里，可做到最大的官。以后的十二年，会失意丢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然后又对我说：‘您以后能历任重要官职，但达不到将相那样的高位，可以活到八十岁。’说完要走，并私下对我说：‘一会儿我有事相托。请你到我住

的旅馆去一下。’房安禹回去后，我立即跟着去了，到了那里，我二人言谈非常亲密。房安禹对我说：‘您以后二十八年，能从正郎调任江南郡守。我明年能有一个儿子，长大后注定会成为您所管辖的郡里的一名官员。您到任后三天，我会叫他去拜访。但是我这个儿子命薄，不能给他太高的待遇，能够给他十千以下的俸禄。’方才我去会见的就是安禹的儿子。”武彻等人都觉得这些事很奇怪。陆仕佳后来调任监察御史，就死了。崔器后来当了司农丞，肃宗在灵武时，他的策对很合皇帝的旨意，破格任命为大司农。等到肃宗回到长安，崔器多次奉命出使，后来十多年，竟不至本曹局。李揆当年被授予右拾遗，逐渐升到宰相。后来他与皇帝当时的意见不一致，被贬流放到南中二十年。又起用为国子监祭酒，任出使吐蕃的使臣，即将出发时死了。这些人的命运全都如房安禹所说的一样。房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最后做的官是南阳令。

李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

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缄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缄，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冰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于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乃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道无所遗限，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及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出《前定录》）

相国李揆当年考中进士，被调集在京城，听说宣平坊有个叫王生的善于抽签算命，便前去询问自己的前程。王生每算一卦，就要收取五百文钱，但前去算卦的人仍然很多，每天都从辰时算到酉时，仍然有挨不上号而白跑一趟的。李揆

带着一匹细纱作为礼物，很早就赶去了。王生为他算卦后说：“您是问您的文章，能选授什么官职吧？我算您能得河南道的一个县尉。”李揆自负才华出众，不应当做这样一个小官，神色气愤要走。王生又说：“您不要不高兴，几个月以后，还能当左拾遗，前途正是不可限量的。”李揆仍余怒未消。王生又说：“若同我说的一样，希望您能来一趟。”果然李揆考书判未中，补缺被派到汴州做陈留县尉。这时才知道王生的话有了验证，又赶到王生那里求教。王生从书案下取出封好的信，大约有十几张纸那么厚，交给李揆说：“您官拜左拾遗时，可拆开此信，不然会有灾祸。”李揆收起信后赶往陈留。采访使倪若冰因为李揆有才华，又出身名门望族，留他在府中帮忙。正赶上郡府有事需要向朝廷请示，想找一个和朝中有交往的人，没有比李揆更合适的，于是就派他去了。唐玄宗开元中期，各郡府姓李的官员向上呈报文书，都先拜见宗正。当时李璆是宗长。正逢朝廷百官为皇帝上尊号，李揆拜见李璆。李璆早就听说李揆有才华，就请他代为起草三篇上报给皇帝的文书，一篇一篇地向上呈报。皇帝召见李璆说：“百官上报的文章，没有能赶上你的，我非常欣赏。”李璆磕头谢恩说：“这三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侄子陈留尉李揆所写的。”皇帝下令召见李揆。当时李揆正寄居在怀远坊姓卢的姑姑家，听说皇帝召见，不敢出来，直到知道皇帝是要选拔重用他，便去见皇帝。皇帝命令大臣考其文章诗词。当时陈黄门出了三个题目，一个是《紫丝盛露囊赋》，一个是《答吐蕃书》，另一个是《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李揆自午时做到酉时完成。封好后又请示说：“前两篇没有什么遗漏，后一篇或者还有遗漏

和疑问之处，我想写得再详细明白一点。遂允许其拆封，李揆又涂改了八个字，在旁边加了两句注释，然后呈报给皇帝。第二天被授予左拾遗。十天后，他拆开王生给他的信一看，自己写的三篇应试文章都在里面，并且连涂改加注的地方也完全一致。立即驱车赶往宣平坊去见王生，然而王生已不知去向。

道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妇求为宾者，因得疾，服姬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

也。（出《前定录》）

唐代宗永泰年间，有个和尚叫道昭。他自称是兰州人，俗家姓康，少年时得病无法医治。一天睡醒后说：“我看见了阴间的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太行山修行四十年，苦守佛家戒律，经常讲述别人未来的事情，说得比较隐晦，但过后都一一得到了证实。曾经有两位客人来访，一个叫姚邈，有明经的功名。一个叫张氏，有世袭官职的资格不知叫什么名字。道昭和尚对张氏说：“您能做四任官，但千万不要去范阳做官。如果在范阳，四月八日得病将无法医治。”又对姚邈说：“您不适合做文官，如果能够投军，也有三十年事情做。有病不要找胡人医治。”这一年张氏当了官在襄邓一带，并多次调任新的职务。要求到江南一带做官，也都如愿了。后来又被选中，做了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天就死了。死的日子果然是四月八日。以后才明白范阳就是卢氏的郡望。姚邈后来考举人不中，到容州去跟随他的一个熟人，从了军，三十年间不断升任重要官职，后来因为另外娶了媳妇，并要抛弃原来的媳妇而得病，吃了一个黄氏老太太的药而死。以后有人查访黄氏的来历，原来是个外族洞主所放逐的婢女，正是个胡女。